
武俠世界
第31年
3
$10.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著「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蛇影龍踪」在今期和大家見面，尋龍大俠賴布衣被禁錮在金國，司馬福、李二牛以及史超兄弟等趕去救援，途中正好看到一伙人截劫華麗篷車，衆人見義勇爲，伸出援手擊退劫匪，篷車中竟是金國的昭陽公主完顏萍，原來公主身懷玉佩，玉佩內藏有太祖遺詔，得到遺詔者便可左右金國的皇位，宮廷內不少皇親均覬覦這玉佩而想劫奪之……後來更揭發出主謀者竟是兩太子，他們不擇手段把父皇擄禁，更請大漠蛇妖施法術，嫁禍兄弟等，幸得賴布衣出手相助，這場宮廷內變方可平息，故事情節緊張曲折，高潮迭起，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溫瑞安先生所撰寫的「說英雄，誰是英雄」之「金風細雨樓」在今期開始連載刊出，逍遙客所著武俠長篇故事「江湖情仇恩斷消」也在今期刊出，連篇佳作，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所著之「龍虎恩仇」。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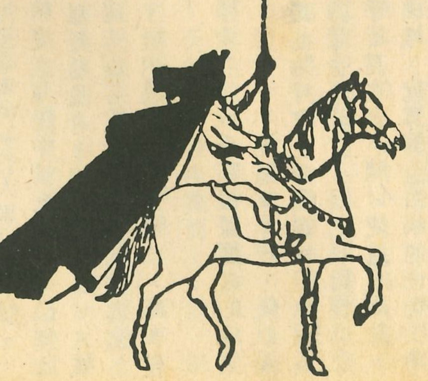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期
（總號 1551）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

蛇影龍踪

蕭玉寒・文
可飛・圖



幪面怪客

雄峙的峭壁，夾住了蜿蜒的咸陽古道。

這是一條通往金國京師中都的必經之途。

雖仍是中午時份，但山間已瀰漫着一種不可言狀的陰森。

一陣叮叮噹噹的車鈴聲遠遠而來，在這通往金國大都的古道上，顯得格外淒清悠長。

但車鈴卻一直固執的響着而來，漸而山腳處便轉出一輛華麗的篷車。

半人高的鐵皮車輪在緩緩轉動，駕轅的駿馬踏着快步。車前，寶藍色的綢轎簾低低嚴密的封閉着。

車轅上，一位青衣小帽、看似老家人的精瘦老頭跨坐着，縮着頭，隨着車身的顛簸打着瞌睡。

車後緊隨的兩名中年武士似的漢子也勒着馬繮，緩緩走着，一副從容冷靜的模樣。

攔截篷車

平靜的古道，華麗的篷車，似是尋常的車馬，尋常的過客，頂多不外是內坐一位富商，又或者是一位千金小姐。

但這一行人在鬆懈中卻透着無比的緊張，平靜中分明隱隱內含强烈的詭秘。嚴密封閉的車簾，更不知隱藏了什麼。

叮噹的車鈴，吱吱的輪響，馬踏石板的沓沓蹄聲，一路響來，向大金國的京師大都進發，就如蜿蜒迤邐的咸陽古道一般漫無盡頭……

倏地，車轅上的老頭身形微微一動，忽睜雙目，登時精光四射，他似乎已發現了什麼。

但他什麼也沒有發現，至少沒有發現任何的危機眺兆。

前面山峯上確有什麼東西在他頭頂倏忽閃過，但那只是一隻孤雁在半空悲鳴而過。

老頭搖搖頭，那眼神又變得黯淡，他輕輕歎了聲道：「縱橫大漠數十載，竟被悲雁嚇了一跳！吱，老囉！」

老頭在駿馬臀上加了一鞭，駿馬奔跑起來。尾隨的兩條漢子也催馬疾奔起來。

這一行人似乎急欲穿出這條陰森古道，過了這條古道就是金國京師中都的永定河，大金國天子腳下，那等毛頭小賊若敢作祟，豈非壽星公吊頸嫌命長麼？

卻就在此時，身後山路上突地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

精瘦老頭神色一變，抬頭揚聲示意。左右兩條漢子會意，一勒馬繮，伸手握住腰間刀柄。

呼的一聲，兩匹駿馬風馳電掣般的已從篷車旁邊疾馳而過。馬上的人一律黑衣勁裝，腰佩長劍，卻用黑布蒙住了口臉。

來急去快，眨眼人和馬便已順山道轉過前面的山腰，留在路上的，只是幾團旋翻的灰塵而已。

精瘦老頭猛地伸手勒住馬繮，駿馬雖在急馳，但被這猛地一勒，竟就紋絲不動，可見精瘦老頭的膂力驚人。

兩條護車漢子亦駐馬護在車前，嚴陣以待以防不測。

山路的前後同時起了塵埃及蹄聲，剛剛馳過的兩匹馬撥頭兜轉，後面也趕上兩騎同樣打扮的人馬。呼的一聲急響，前後的黑衣蒙面人已如疾風撲面，把篷車的一行人馬夾在中間。

精瘦老頭眼中精光一閃，已知此行萬難輕易脫身。他挺立車上，大聲發話道：「朋友！未知來自哪條道上，若缺了盤川銀兩，只管開口，萬事有商量！」

精瘦老頭似乎不懼蒙面人的前後夾擊，但身子不離篷車半步，便似篷車才是他的身家生命所在。但也顯然並非內藏金銀珠寶，因老頭對錢銀之事似乎不甚在意，開口便道有商量，瞧他模樣，就算貞金白銀他也樂於奉上，只求保住篷車裏面的東西安全。

前面的蒙面大漢左面的一位微一揚手，前後四騎便凝立不動，這蒙面大漢冷冷的道：「來自何方？欲往何處？若非正主兒，大可輕鬆走過！」

精瘦老頭略一沉吟，便朗聲道：「好說，我等來自黃龍府！正要赴大金國京師中都！此地已是大金國天主腳下，朋友可切莫打錯了主意麼！」他此言已微露一股氣派，大有威嚇之意。

因爲黃龍府乃大金國的祖宗地，來自黃龍府的人，大多是大金國完顏一族的皇親國戚，在這天子腳下，若仍有人敢動黃龍府來客主意的，除非是吃了獅子膽的白痴毛賊！

蒙面人一聽，卻嘿嘿一笑，道：「好極！再請問車上可是一位千金小姐？」

精瘦老頭一聽，神色驟變，凜然道：「朋友似乎已知車上人身份來歷！既然如此，尚敢妄爲麼？」

蒙面人仰頭哈哈一聲冷笑，道：「正因如此，我等才要妄爲！否則，任何滿車金銀珠寶，於我眼中不外糞土而已！」

護車的兩條大漢眼見蒙面人出言不遜，大怒，雙雙疾撲而上，欲一舉先把前面的蒙面人解決。

但兩條大漢策騎只向前馳了數丈，右面的蒙面人右手一揚，嗤的一聲尖嘯，兩條大漢竟連驚呼亦未及發出，便翻身摔下馬來！

精瘦老頭往兩條落馬的大漢一瞧，但見他們的眉心之處，竟赫然添了一個豆粒大小的血洞！血洞前面，隱隱有兩粒寒光閃閃的銳物！這銳物竟能遙隔數丈，射穿人腦而出！這等暗器功夫，簡直駭人聽聞！而且被殺的兩條大漢顯然並非平庸之輩，卻連一聲驚叫亦被疾如電閃的死神堵在喉嚨裏！

饒是精瘦老頭久歷江湖，亦不禁

聳然動容，失聲道：「……蛇鏢！閣下是大漠蛇妖……」

「大漠蛇妖」是北地一位極兇極邪的魔頭，他到底有多厲害，誰也不知道，因爲見過他的人全部是死人，死時全部嘴巴緊閉，因爲臨死之時他們連驚叫亦不及發出！唯一知道的是「大漠蛇妖」使用的暗器中，其中一樣是見血封喉、細如豆粒、快如蛇信的蛇鏢！

精瘦老頭顯然也非等閑之輩，因此他一見地上暗器，便叫出「大漠蛇妖」四字。但他無論如何亦想不通，普天下有誰竟可驅策此人爲他效勞！

發鏢的蒙面人卻寂然無聲，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左面發話的蒙面人嘿嘿冷笑道：「閣下既知厲害，何不把車上之人和物乖乖獻出？如此或可有一條生路！」

精瘦老頭嘿嘿道：「就算老夫肯，你等便放一條生路？」

蒙面人微微冷笑道：「不錯！但尚有一個條件！」

精瘦老頭似乎欲拖延時間，以期有萬一的轉機，便道：「是甚麼條件？」

蒙面人亦已窺知精瘦老頭心意，微微冷笑道：「先把車上人和物交出！然後與我等一同上路！你既已是同道中人，自然就可保住你的生命！」

精瘦老頭略一沉吟，便點點頭道：「人且不論，但未知要交何物？」

蒙面人大笑道：「當今大金國皇帝乃奪海陵先帝而立，皇帝爲了名正言順，自然須從其祖宗地黃龍府打主意！因此太祖若有任何遺詔，必在車上人身上！閣下又何必明知故問！而且你亦休要打拖延待救之念！本座行事謀定然後甫動，一切已在本座算計之中，此時休道救兵，便連一隻蒼蠅亦難飛進此地矣！」

精瘦老頭一聽，已隱隱猜破對方的身份，心中不禁冷了半截，心道若是此人，則今日之事已然兇多吉少了！又轉念道，此事眼見重大如天，對方謀定而動，萬難善罷甘休，罷罷罷，老夫今日說不得亦須一拚，就算命喪當場，也莫負了世宗知遇之恩便了！

精瘦老頭心念甫轉，便一聲低吼，身子平平掠起，疾如飛鷗戲水，十指如鈎，向發話的蒙面漢子直撲而下！

精瘦老頭既已斷定蒙面人的身份，便欲先把此人擒下，若一擊得手，則其餘三人便不敢妄動，就算「大漠蛇妖」亦不例外！

蒙面人亦非易與之輩，雖猝不及防，料不着精瘦老頭正打話間便發難向自己進襲，猛然間微一錯愕，但未待精瘦老頭身影撲到，手中長劍一抖，便正正的迎着了精瘦老頭撲來的身形要害！

精瘦老頭雖疾如飛矢，但蒙面人的長劍卻後發先至，招式未發，劍氣森森便已直逼精瘦老頭的胸前大穴，他若然撲下，如鈎十指雖可擒住蒙面人脖子，但他自己亦難逃開胸剖腹的厄運！而他若一死，車上的人和物就更難倖免於萬一！

此時精瘦老頭身在半空，無從借力變招，眼見只能與蒙面人同歸於盡！千鈞一發之際，老頭倏地抖出腰間絲帶，向劍鋒上裹去。

腰帶利劍相交，錚然一聲，腰帶被削爲三截。精瘦老頭卻藉對方劍勢之力，凌空變招，身形一轉，如鈎十指改擊蒙面人的背面！

這一招當眞險極！若非如此，被削爲三截的，便非抖出的腰帶，而是精瘦老頭的身子！

但這般一緩，蒙面人卻已避過精瘦老頭的猝然一擊，他身形急轉，長劍依然指向精瘦老頭的身上各處大穴。

精瘦老頭自知先機已失，無奈只好先行着地避開長劍的致命一擊。

雙方這一照面，便互知雙方均是勢均力敵，誰也休想沾得半點便宜！

但精瘦老頭只得一人，對方卻有四人，而且其中還有一位莫測高深的「大漠蛇妖」！精瘦老頭自知這一戰簡直連半分的勝算也沒有，他唯一能夠做的，只是捨命護主這一條絕路而已！

但雖然如此，精瘦老頭依然沒有半點退縮，他眼見一擊無功，身形暴退，反而翻身向後面的另外兩條蒙面大漢撲去！

原來後面的那兩條蒙面大漢趁着精瘦老頭與前面的蒙面人糾纏之際，似乎意料再也不須自己出手，便向篷車逼近。

精瘦老頭撲近，兩條蒙面漢子欲挑起車篷的長劍便猛然撤出，改而向精瘦老頭迎去，兩柄長劍疾如電奔，毒如蛇舌，呼的一聲便把精瘦老頭捲住了！

精瘦老頭被兩柄長劍逼得左支右絀，稍一遲緩，便被劍鋒穿透了手臂！他大喝一聲，頭髮如戟直立，形如瘋虎，帶血的雙拳挾着呼呼的風響奮力擊出，招招均是不要命的絕招！

兩條蒙面大漢被他這瘋虎般的打法，居然被逼出半丈！

精瘦老頭護在篷車前面，向篷車嘶聲叫道：「……公……小姐快逃！對頭厲害！老夫今日唯有一死謝主矣！」

話音未落，精瘦老頭便反身猛力一拍駕車的駿馬屁股。駿馬便似訓練有素，吃這一拍，不向前反向後疾奔而出！

這一下猝不及防，後面的兩蒙面人要待追趕，卻被精瘦老頭拚死纏住！

眼看篷車已向後疾奔而去數十丈遠了！這時前面的蒙面人突然咬牙嘯叫道：「殺！」

他的話音未落，「大漠蛇妖」的身形已電射而起，快如電閃，「殺」字之音剛落，精瘦老頭正與前面的兩蒙面人苦纏，待他有所驚覺背後殺氣臨體，欲轉身御敵，「大漠蛇妖」的手臂突如蛇信疾吐，在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距離，呼的一聲搭上精瘦老頭的脖頸！

只聽「喀！」的一聲脆響，「大漠蛇妖」已落在精瘦老頭身旁一塊卧石之上。

精瘦老頭似乎毫無異狀，他跟蹌的向「大漠蛇妖」逼進了一步，就在此時，他的身子猛地一晃，他的身子前衝，脖子以上的頭部卻如斷藤葫蘆向後倒去，猶如倒掛葫蘆的懸在肩頭上面！

原來「大漠老妖」一照面間，竟已硬生生的把精瘦老頭的脖子扭斷了！

精瘦老頭倒掛肩上的頭部怒髮衝冠，眼珠依然怒瞪着前面的蒙面人，身軀依然挺立不倒！

前面的兩名蒙面人見狀亦不禁爲之目瞪口呆！似被精瘦老頭的雖亡猶勇氣魄震懾住了！

「大漠蛇妖」桀桀嘯笑，他微一作勢，單掌抵住腳踏的卧石，運口氣，「嘿」的一聲，數百斤重的卧石竟被他的掌力逼起，平飛而出，把精瘦老頭雖亡猶立的屍身壓翻在地！

然後大漠蛇妖身形如矢，向篷車飛奔的方向射去，快，比急馳的駿馬猶快一倍！僅一個起落，他的身形便在駕車的駿馬身邊疾閃而過，駿馬剛向前再跑出數步，便悲鳴一聲，噗的倒地不起，篷車撞到馬身，立地停住了！

倒地的駿馬馬頭多了一個血洞，顯然已着了「大漠蛇妖」的奪命暗器——歹毒無比的蛇鏢！

大漠蛇妖連斃三人一馬，人算得上一等高手，馬亦是百中選一的駿馬，但大漠蛇妖的出手之快，竟連同道來的蒙面人亦未能瞧清！

大漠蛇妖在華麗的篷車前面凝立不動。後面的三名蒙面人此時亦已電射而至，緩緩的向篷車逼了過去。

自始至終，華麗的篷車內未有絲毫的動靜。直到此時，一場血肉橫飛、生死相搏的劇鬥已然過去，篷車內若然有人，此刻已面臨生死關頭，但篷車內依然毫無動靜，車簾低垂，紋絲不動。

蒙面人向篷車步步逼近，但車簾依然寂靜不動。

蒙面人的腳步不禁一緩，方才面對生死之搏，他們尚可冷然相迎，但此刻面對這架寂然不動的篷車，卻不知爲甚麼，反而顯得惴惴不安？篷車內必定有人，而且必定是一位小姐，因爲方才精瘦老頭已出聲示警呼叫過。

但三位兇如煞星的蒙面漢子，明知車內有人，而且是一位小姐，反而神色惴然不安？是車內藏有什麼殺人機關，令四煞望而生畏？還是車內之人隱濳某種無上的氣勢，連四煞的兇焰亦被其壓懾？

* * *

此時，不但在場中人惴惴不安，在古道的峭壁上面，六個人十二隻眼珠亦閃出强烈的疑惑。

這十二隻眼珠的主人，竟然便是曾與尋龍大俠賴布衣一道參與奪寶的史超、徐方玉、阮碧娘、唐清平、司馬福、李二牛等六人！

史超等人爲救被劫去金國的賴布衣，連日火速趕路北上，經近月的奔波，才濳入這條直通金國京師中都的咸陽古道。

史超等發覺前面有異，便連忙濳伏於古道上面的峭壁，向下窺探。但這時方才慘烈的一幕已然完結了。史超等人只見到古道上面的三條漢子的屍身，及這時正緩緩向篷車逼近的三名蒙面人。

這時，鬼靈精唐清平沉聲對史超道：「大師哥！上呵！」

史超未及答話，徐方玉卻接口道：「四師弟，上什麼？」

唐清平道：「下面眼見無辜路人，慘遇剪徑强盜！三位男的已不幸命喪，車內的家眷應已危在旦夕，我等既路見不平，不上怎的？」

徐方玉沉吟道：「此事不對！此地已是金國中都之域，天子腳下，豈有剪徑毛賊敢如此狂妄？看來此事必大有蹺蹊，我等志在救人，實不宜貿然而動！」

史超亦點點頭道：「二弟心思縝密，他既如此認爲，四弟休要魯莽！」

唐清平正欲發話，但一聽史超之言，便把話狠狠咽回肚裏，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最怕大師哥沉起臉孔說話，因爲他深知碰上他這副面孔，便有十條牛也休想扯動他改變主意。因此只好悶聲不語，但眼珠卻滴溜溜的盯着下面，片刻也不放鬆！

這時那蒙面人已越走越近了，那片低垂的車簾已然伸手便可觸及。

爲首的蒙面人抱拳當胸，沉聲發話道：「請公主現身相見！」

那車簾似乎微微一動，左面的蒙面人有點焦燥，五指箕張，伸手便欲扯落車簾。手到半空，卻被爲首的蒙面人抬手阻住。

爲首的蒙面人又沉聲道：「……請公主現身相見！否則，便休怪我等冒犯矣！」

終於，車簾動了，車簾縫隙中露出一隻纖纖玉手，綠袖、皓腕、手指尖指甲還塗了脂紅！

左面的蒙面人一見，右掌急出，劃了個半圈，猛扣那玉手的脈門，他已料定車簾中必隱有什麼驚天兇險，因此一見玉手伸出，豈敢疏忽，五指上已凝聚了八分眞力。

但豈料卻一抓得手，而且綿軟嬌

嫩，柔若無骨，哪有絲毫相抗的內力外功？蒙面人察覺有異時，卻待收力卻哪得及？只聽咯吱咯吱的幾聲脆響，那隻纖纖玉手的腕骨竟被他捏得粉碎。

一聲慘嚎，篷車中骨碌碌的滚出一個年約十五、六的少女，她戰抖着，早就痛得昏了過去。原來卻是個下人打扮的使婢。

蒙面人一見，心中大定，便向爲首的蒙面人瞥了一眼，意欲詢問怎地處置？

爲首的蒙面人冷然道：「今日之事萬難外洩！獨留公主一人已然足矣！」

蒙面人一聽，便明白其中含意，猛起一掌，朝使婢的天靈蓋上輕輕一按，一陣頭骨碎裂之聲，接而使婢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便緩緩冒出七條赤黑的血水！她身子一挺，又一抖，連一聲驚叫也沒有，便像一堆破布似的攤在篷車前面！

爲首蒙面人踏前一步，嘿嘿冷笑道：「公主！到這時難道還不肯現身露面麼？」

「……金國强盜果然兇狠！竟連弱質女流亦不肯放過！嘿嘿！」

就在此時，篷車頂上，四條人影突地電射而下，尚在半空，便發出一聲怒叫道。

原來此時史超等人目睹蒙面人竟對一位毫無武功的少女痛施殺手，也沒有聽清蒙面人沉叫什麼，哪裏還按捺得住，史超先就電射而下，片刻前他還制止唐清平休得魯莽，但此時他卻比任何人更憤怒十倍！

蒙面人驟然遇變，微一怔間，史超等四人已射落爲首蒙面人與大漠蛇妖之間的一塊巨石上，蓄勢以待，只要爲首的蒙面人稍有異動，立刻便陷前後受敵的險境！

而且射落四人身手之疾，快如電閃，尤其最先電射而至的一位，光瞧他的一手絕頂輕功，便知已達化境！

這時不但爲首的蒙面人識貨，就連高深莫測的大漠蛇妖亦不禁神色一變，暗道就算老夫全力施展，速度或可比擬，但若論身法之輕靈敏捷，便只怕有所不及！

爲首的蒙面人一見眼前情勢，便知若硬來難以討好，便不敢妄動，與其餘兩位蒙面人疾速而退，先行離開篷車數丈，以免腹背受敵，然後才向史超等抱拳道：「朋友請了！未知有何見教？」

史超怒道：「什麼見教？不如說討個公道！替喪命的弱質女流討回公道！」

爲首的蒙面人道：「如何方算公道？」

史超未及答話，鬼靈精唐清平已哈哈一笑，道：「也沒什麼，只須方才動手之人亦拍自己一下天靈蓋子，或者由我等代勞，如此便公之道極矣！」

爲首的蒙面人冷然道：「方才之事，實情不得已！四位若要橫架樑子，那也沒甚麼好說！但四位若撒手而過，此事便可各得其利！」

唐清平道：「我等若然不理，你這剪徑便大功告成，金銀珠寶全屬你等，我等卻有甚麼利益可言？」

蒙面人微微一嘿道：「你若以爲我等乃剪徑强盜，那就大錯特錯矣！金銀珠寶於吾眼中不外糞土而已！這樣便了，若你等撒手不理，這車內之物，人歸我等帶走，車上的所有金銀珠寶全任你等帶走便了！」

徐方玉一聽，沉吟接話道：「閣下此言好不奇怪！若你等只爲人不爲珠寶，爲何方才又痛施殺手，已令四人一馬命喪當場？難道車上之人，竟比金銀珠寶更有價值麼！」

徐方玉此言一出，便似戳破了蒙面人的心事，他眼中立地射出一縷兇光，直逼徐方玉道：「此事與你等毫無相干，因此尚可容你等全身而退！你等知道的越多，生命就越危！條件已然開出，是否答應只是一句話便了！」

徐方玉沉吟不語，正欲設法多套出幾句話來。

就在此時，一直低垂的篷車車簾，卻於此時嘶的一聲被人在裏面扯落！然後車內便露出一位嬌俏的千金小姐打扮的人兒出來！

蒙面人一見，饒他從容鎮靜，此時亦不禁神色一凜，不由自主的俯身向少女道：「……情非不得已！尚請公……見諒！這便請隨我等上路！」

車上的少女卻格格一笑，打斷爲首蒙面人的話道：「四位公子小姐休聽此人胡說八道！方才他還口口聲聲要本……小姐獻出車上的金銀珠寶，小女子不答應，他們便把小女子的四位伴兒殺了……嗚嗚！」這時少女又突地悲叫道：「他們分明是萬惡的剪徑强盜，如何肯把金銀珠寶分給你們？你們若中其奸計呵，不但小女子死無葬身之地，你們亦休想生出這條古道矣！嗚嗚！福……伯呵，你死得好慘呵！竟被這等强盜活生生扭斷了脖子！」

這少女哭哭啼啼，帶着驚怕，恰似桃花遭暴雨，又比方才的鎮靜更惹人憐愛，再加上她一番言語，處處把人打動，先就把同是女兒身的阮碧娘激怒了！

阮碧娘怒道：「是誰如此歹毒？竟出手便把人脖子扭斷！」

大漠蛇妖一直冷冷的注視着，不言亦不動，因此史超等人倒把他忽略了。

這時大漠蛇妖一聽，便桀桀一笑，道：「是老夫把他的脖子扭斷，怎樣？你這娃娃若再多事，老夫從不扭斷女娃脖子的規矩只怕便要改一改了！」

大漠蛇妖這一發聲，史超等人便立感耳鼓一陣鳴響作痛，這才知此人雖一直寂立不動，但若論功力，只怕遠在其他三位蒙面人之上！

阮碧娘與大漠蛇妖的眼神相觸，不禁身子微微一抖，情不自禁的往史超身上偎近了點！因爲她發覺，此人雖亦用黑布蒙面，但那眼神卻射出一道令人心悸的寒光！

阮碧娘自在白雲寺與史超的一幕後，便已打定終身相侍的主意，此刻驟然受大漠蛇妖的兇光震懾，豈有不向史超偎近之理？

史超一見心上人受驚，心中更添恨怒，他與徐方玉交換了一下眼色，意思道我獨鬥此兇煞，你等三人合力對付其他三名蒙面人！但徐方玉卻微一搖首，意思道不可！兇煞厲害，你一人獨鬥太險，你與三師妹合鬥兇煞，三名蒙面人我與四師弟對付足矣！

史超師兄弟心意相通，各自維護對方，不顧自身的安危。史超心道二師弟與四師弟聯手，雖不勝亦足可自保，自己與碧娘合力先行除去兇煞，其餘則無足慮！他心意既定，便微一點頭，沉聲道：「三師妹！上！」

話音未落，史超與阮碧娘已如電矢，直向大漠蛇妖射來！

徐方玉知此事已不能不發，便與唐清平一道，向爲首的蒙面人撲去，一開始便是捨次求主，向爲首的蒙面人作合擊之勢！

徐方玉這一着果然厲害，因爲他深知自己以二敵三，若分而擊之，勢必陷入對方三人合擊之局，但此時二人合擊對方主兒，先把對方的主兒陷入絕境，其餘二名蒙面人勢必要救主，而且對裏面的主兒大有顧忌，動手之時便不敢放膽施展，如此，對手三人的優勢便被徐方玉這一着「圍魏救趙」的妙着化解了。

果然，徐方玉、唐清平出乎意料的聯手合擊之下，威力本就非同小可，爲首的蒙面人因此立時便陷入左支右絀的險境。

在外圍的兩名蒙面人一見，果然不得不救，但又顧忌被合擊蒙面人的安危，不敢放膽進擊，猶豫心怯之下，進攻的威力便大減，徐方玉、唐清平雖然以二敵三，但應對起來卻大感輕鬆自如。

鬼靈精唐清平哈哈一笑，道：「二師哥！這一着卻叫甚麼？」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此乃乾坤册上的圍魏救趙之計也！」

唐清平大笑道：「好！好！二師哥果然是諸葛孔明的得意門徒！短短數日功夫，便把孔明的兵法用到臨陣對敵之上，好教北地强盜識得厲害！」他大笑着，隨手便併起一指，狠狠的向爲首的蒙面人胸前大穴點去！

爲首的蒙面人一見，知道厲害，欲待閃避，後面的徐方玉卻已向他的背部揚起一掌！爲首蒙面人立時陷入前後遇險的絕境，被逼得以一招倒地葫蘆才險險避開了二人合擊，但他甫翻身彈起，又立陷二人的前後夾擊！外面的兩名蒙面人只能隨着徐方玉、唐清平二人的合擊之勢走動，猶猶豫豫才敢刺出一劍，但又被徐方玉故意露出空門，誘他直刺裏面的蒙面人，嚇得他急忙收劍，冷不防又挨了徐方玉趁空擊出的一掌！

三名蒙面人被徐方玉、唐清平二人弄得手忙腳亂，直氣得三人哇哇大叫，因爲三人均明知就算以單對單尚足可一戰，何況對方只得二人，自己這一面明明佔了絕對優勢，卻反而被逼得左支右絀、不知所措！

金人哪兒知道，此乃諸葛孔明畢生心血乾坤册上的妙着？雖然是牛刀小試，將此化於對敵的招式之中，但金人雖强，卻已立陷不利的險境。

這時篷車上的少女卻高興得拍手大叫道：「是啦！是啦！好極！好極！便是這般打也！三條大男子漢竟然不敵二位後生哥也！羞之極也！」

這少女這般一叫，三名蒙面人登時氣得滿面漲紅，似乎這少女有甚麼天大的魔力，他們雖與她處於敵對地位，但也巴不得她稱讚幾句似的，這時不但聽不到她的稱讚，反被她肆意譏嘲，心中這口氣如何懲得下去？但又毫無辦法，因爲對手斷非平庸之輩，二人合擊之勢既成，便有如天羅地網，一任他如何騰挪，亦休想脫出分毫！

三名蒙面人心中越急越氣，便越發忙亂，片刻間，三人已分別挨了徐方玉、唐清平的一指、一掌！雖未致命，但也立感氣血翻騰，眞氣竟有衝衝欲洩之勢，三人越打越心驚，明知這般下去必敗無疑，但卻又毫無解救之法！

爲首的蒙面人無奈地向大漠蛇妖瞟上一眼，此刻他唯有寄望大漠蛇妖的驚世絕俗的魔功，早早把那對男女解決，然後騰出身來施救了。

唐清平知蒙面人心意，嘿嘿冷笑道：「你休打有人施救之念！你這兇煞碰上我大師哥、三師姐算是他倒了十八輩子大霉，普天下能在他二人合擊之下脫身的，只怕尚沒出世也！」

爲首的蒙面人怒道：「你怎知他不敵？此刻你那見鬼的大師哥，三師姐已被逼開！不消片刻便是大漠寃魂矣！」

唐清平卻不氣，哈哈一笑，趁蒙面人稍一分神，狠狠的又戳了他一指，一面道：「你知道甚麼？他二人絕招未出而已！那惡煞若把他二人的絕招逼出來，便是他的死期到矣！」

果然大漠蛇妖與史超、阮碧娘的拚鬥，已到生死相搏的關頭！

三人片刻之間已來回打了數個照面，雙方均知對手的厲害，已萬萬不敢稍存輕敵！

史超突見大漠蛇妖神色有異，但見他的腹部突然鼓脹，百忙中一扯阮碧娘的手，兩人便會意疾退半丈！

史超以眼色示意道：「對方殺着將出！」

阮碧娘會意道：「放心！你小心自己！」

史超見阮碧娘已蓄勢以待，又知她的「救命一刀」的厲害，便大爲放心，他長嘯一聲，忽然平地拔起，凌空向大漠蛇妖擊去，此時他忽然身輕如飄絮，隨風而動，雙掌如彩蝶翻飛，呼的一聲便把大漠蛇妖罩住了！

大漠蛇妖正欲施出殺着，突見史超凌空拔起，直擊而下，看似輕飄飄的，心中一喜暗道，如此毫無斤兩的軟招，在老夫面前施展，豈非等於放屁？但立刻他又感不對了，因爲對方的掌影未及體，大漠蛇妖便立感一股無形的氣勁已把他渾身罩住！他不但立感窒息，而且連片刻前積蓄的內力亦被逼得倒退回體！

大漠蛇妖這才知厲害，忙猛提口氣，運力與對方的氣勁相抗，但已遲了一步，因爲史超的雙掌已然擊臨頭上！大漠蛇妖被逼接了這一殺着，但立刻史超的雙掌卻疾連幻化，一掌化二掌，二掌化四掌，四掌化八掌，八掌化十六掌！大漠蛇妖每接一下，對方的掌勢又化多了一倍！

漸而但見漫天掌影，猶如穿花蝴蝶，密如絲絲巨網，把大漠蛇妖重重困鎖，大漠蛇妖擋左露右，架上空下，前避後擊，左支右絀！但不擋不架不避亦萬萬不能，因爲他的全身三十六處絕穴，竟全數被罩，雖未及穴，但如針氣勁，已把他的三十六處絕穴刺得隱隱作痛，若然擊實，饒大漠蛇妖一身絕世神功，亦自知禁受不住，非死即傷！

大漠蛇妖手忙腳亂，哇哇大叫，甫一分神，耳後的瘈脈穴便中了史超一掌，他護有護體神功，反擊去大半氣勁，但入穴的一小半氣勁已猶如刀戳耳鼓，令他耳鳴心跳，打了個踉蹌，幾乎不支一跤摔倒！

這時不但身受其苦的大漠蛇妖知道厲害，就連在一旁凝神戒備的阮碧娘亦暗暗驚喜道：「好一套落葉飛花蝴蝶掌！他竟然把瘋酒怪師伯的一指化三千瘋酒絕學融滙進掌勢去了！在如此威猛的氣勁、陰柔的點穴神功夾擊之下，活該此煞倒霉，逼出了這套絕學！」

史超施展的，果然是他融滙師門絕學而自創的一套落葉飛花蝴蝶掌！他自悟出這套蝴蝶掌以來，一直未有機會施展，因爲這套掌式的唯一缺點是先要碰上極强的對手，否則便不能發揮其威力，就算喜、怒、哀、樂、怨、痴、癲七怪亦不能，他滿心以爲可與金紇烈試掌，但一直苦無機會，豈料今日甫入金朝，便碰上大漠蛇妖這倒霉鬼，正好拿他來一試掌法的厲害！

落葉飛花蝴蝶掌唯一的缺點亦是其最大的長處，因爲要對手極强才能發揮其威力，因此對手越强，這套掌的威力就越大，便似大鐵鎚打橡皮鼓，大鐵鎚的力度越猛，橡皮鼓的反彈力就越强！

大漠蛇妖不愧北地第一兇煞，他與史超糾纏了一會，吃了幾次小虧，便已悟出其中的玄奥，深知自己若繼續拚命反擊，無疑是自尋死路，於是登時把身法放緩，擊出的掌力亦若有若無，便似毒蛇吐舌，擇人而噬，謀定而後動！如此下來史超的掌勢果然便漸而緩了下來！

大漠蛇妖一見，心中大喜，深知所料果然不差，碰上這種掌法，若欲憑反擊取勝，無疑自陷絕境，他便立即以陰應陰，以柔接柔，與史超週旋；一面又暗聚眞氣，看準機會便立施殺着！

史超這時已在掌影中發覺大漠蛇妖神色有異，以爲他正欲施厲害殺着，心中暗喜道，他若欲以絕頂神功反擊，那就死期到矣！

豈料大漠蛇妖並沒施出甚麼絕頂神功反擊，他暗聚的一口眞氣並非迎向史超，反而呼的一聲向半空噴出！

但見「噗！」的一聲，大漠蛇妖這口眞氣在半空中竟然爆裂，然後發出破空的尖嘯厲叫，向四面八方射去！

史超正暗暗驚疑間，阮碧娘忽然失聲驚叫道：「……哎呀！有蛇！不得了！四面八方均有毒蛇湧來了！」

話音未落，在篷車上的少女亦見鬼似的驚叫道：「蛇，蛇，我的媽呀！毒蛇爬上車上來了！」

少女大叫着，也不知打哪兒來的勇氣，跳下車子，便猛奔起來。但說也奇怪，她身後的毒蛇竟似通靈，她向左向右向後跑都作勢欲噬，但若向前，便跟在她後面緩緩而進，倒似欲把她逼到一個甚麼地方似的！

少女哇哇的驚叫着，不一會，便被毒蛇逼前了幾十丈了！

阮碧娘的處境亦好不了多少，女人怕蛇，她是女人，因此也不例外，她一見身前身後爬湧而上的毒蛇，早就嚇得手軟腳軟，這時就算她有一身精進的武功，也無從施展！就算她的「救命一刀」亦救不了她，因爲「救命一刀」只有一刀，一刀只能殺掉一條毒蛇，千百條毒蛇湧來，殺掉一條尚有九百九十九條，她如何對付得了？

徐方玉、唐清平二人亦已兇險百出！他二人的「圍魏救趙」妙着，本來已穩操勝券，但大漠蛇妖的嘯聲一響，已處下風的三名蒙面人便突地精神一振，倒似救兵便在眼前！

果然片刻之後，便先後響起阮碧娘和少女的驚呼，接而徐方玉、唐清平便發現前後左右的地上皆有毒蛇環伺！毒蛇也甚作怪，只向二人作勢欲噬，但對蒙面人卻避之不及，二人只須稍微行差踏錯一步，立刻便有被噬之危！

因此二人的步法便爲之大滯，轉動騰挪大受制肘；原來二人穩佔上風，但如此下來形勢便立轉，變成四面

受敵，被蒙面人內外夾擊！

史超的處境亦好不了多少！他雖以絕學「落葉飛花蝴蝶掌」把大漠蛇妖困住，但一來大漠蛇妖的功力非凡，二來他已漸漸摸透了掌法的奧秘，以柔制柔，以陰應陰，「落葉飛花蝴蝶掌」的威力便難以發揮，一時間二人僵持住了。

但此時毒蛇卻已出現，千千百百伺機襲噬，史超必須分心應付，他這套掌法講求一個「靈」字，一旦步法受制，威力便即大減，大漠蛇妖應付起來便更覺綽綽有餘！

史超雖然明知此乃大漠蛇妖的招蛇妖法，但竟無力制止！

眼看這般糾纏下去，史超等四人均難逃毒蛇噬體的厄運！

* * *

徐方玉亦知危機將臨，但他臨危不懼，處境越是不利，他的心緒便越發冷靜。他心念電轉，忽猛起一掌，把爲首的蒙面人逼得疾退三尺，然後徐方玉便突然高聲叫道：「暗渡陳倉！暗渡陳倉！此其時也！」

「暗渡陳倉」是孔明與曹操週旋時善用的兵法，當時孔明出兵關中、漢中，便是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攻了曹操一個措手不及。

徐方玉自得孔明的「乾坤册」後，早已把其中的心得妙着，與衆師兄弟論析，因此他此時一聲高叫「暗渡陳倉」，史超、阮碧娘、唐清平等便均心領神會。

但大漠蛇妖等蒙面人卻根本不知其中的奧妙，一聽此言盡心中一凜，以爲這四名後生娃娃又有甚麼驚人殺着！

就在蒙面人微一分神之際，徐方玉與唐清平已首先發難，兩人各出一掌一指，以無比凌厲之勢向爲首的蒙面人合擊而下，二人對腳下的毒蛇倒似渾然不顧！

這拚命的一招登時把爲首的蒙面人陷入險境，其餘二名蒙面人見狀不得不捨命相救，徐方玉二人又突然變招，攻勢由內轉外，呼的一下向外面的蒙面人擊去。

外面的蒙面人猝不及防，唯有疾退以求自保。就趁此時，徐方玉與唐清平已雙雙電射而出！

在半途二人又突然分開，唐清平向篷車的少女電射而去，僅一個起落，便已落到正被毒蛇逼走的少女身邊，他把少女攔腰一抱，迅即電射而去！

爲首的蒙面人一見，猛吃一驚，當下連忙率二名蒙面人向唐清平疾追。

徐方玉在半空一個大鵬展翅，向大漠蛇妖這面電射而至！他低叫一聲：「三師妹！退！接應四師弟！」

話音未落，他已向大漠蛇妖作極其凌厲的一擊，在師兄弟三人中，徐方玉本就以凌厲的外功見長，再加他智計過人，因此搏得一個「鐵手判官」的名號。這時他作全力的一擊，當眞非同小可，掌力未到，其聲已如風雷震鳴，猶如電閃雷轟，狠狠的向大漠蛇妖的天靈蓋上砸來！

大漠蛇妖見徐方玉一出手便是一記斬釘截鐵的硬着，他若不以神功相抗，根本就無法抵御！其勢已逼得他不得不發，只好猛咬牙，雙掌向上一推，一股威猛而又腥臭無比的氣勁向徐方玉的掌勢襲來！

徐方玉深知大漠蛇妖這莫測高深的「蛇功」的厲害，不敢硬接，正欲變招，但史超卻不但不避，雙掌如穿花蝴蝶，硬生生的向大漠蛇妖的氣勁迎去！

大漠蛇妖立時便感自己的氣勁似已掉進一個無底深潭，一任他拚命催發，依然有去無回，多多容納！他驟然驚道：「如此下去，豈非正中了這小子之計？他盡吸老夫內力，一旦反彈而回，老夫說不定便栽在這娃娃手下也！」

大漠蛇妖心念電轉，他根本就顧不得甚麼面子不面子了，保住老命要緊也！他突然拚力尖嘯一聲！

千百毒蛇聞此尖嘯，竟似瘋了似地，紛紛直射而起，就似一道屏障，把史超、徐方玉與大漠蛇妖隔了開來，史超久蓄的掌力這時已不得不發，只見他雙掌一推，方才迴旋吸納的大漠蛇妖的腥臭「蛇功」，就如一頭千斤巨蟒，向面前的毒蛇屏障撞去！千百毒蛇登時血肉橫飛！

但大漠蛇妖因這一阻，卻已失了踪影。

史超欲追，徐方玉忙道：「救人要緊！」

史超一聽，登時醒悟，與徐方玉一道，反身向唐清平飛奔的方向疾射而去。

史超與徐方玉的輕功均比唐清平略勝一籌，而且唐清平懷中還抱了那位少女，因此不消片刻，二人便見前面樹林處有拚鬥聲傳了出來，原來正是唐清平與阮碧娘正與三名蒙面人苦苦糾纏。

史超與徐方玉電射而至，見唐清平與阮碧娘一面對敵，一面要分神保護那少女，左支右絀，險象百出，幸而蒙面人似乎不敢對少女妄動，因此二人雖說保護少女，但少女也反過來成了二人的屏障，因爲每當二人危急之際，少女就失聲驚叫，拚死向蒙面人的劍尖迎去，蒙面人忙縮劍不迭，少女又格格的連聲嬌笑。

一時間，唐清平與阮碧娘倒成了個不勝不敗的僵局。

唐清平眼尖，遠遠便見史超與徐方玉電射而至，便大喜叫道：「好極！兩位師哥來得好極了！快幫小弟收拾這三條剪徑强盜！」

爲首的蒙面人見史超二人電射而至，心道此人連大漠蛇妖亦不敵，如

今再趕來助戰，今日之事必敗無疑！再糾纏下去便連生命亦得丟在此地矣！

這般轉念，他歎了口氣，便道：「退！保存實力，再作打算！」

爲首的蒙面人一聲「退！」其餘的二名蒙面人迅即退到他的身前，挺劍保護，待爲首的蒙面人安全退出數丈，二人才疾速退走。一進一退間，竟甚有法度，唐清平因此欲進擊亦無從下手。

待史超、徐方玉二人趕到時，三名蒙面人早退遠了。

若史超、徐方玉追下去，或許可以趕及截殺，但徐方玉卻忽然道：「算了！這伙人斷非剪徑强盜！」

唐清平奇道：「二師哥難道已瞧出破綻來麼？」

徐方玉微微一笑，又目注那位少女道：「蒙面人既非剪徑强盜，姑娘亦斷非民間的尋常女子！」

那少女這時已輕輕鬆鬆的站在史超等人面前，就好像片刻之前因她而起的慘酷廝殺與她毫無瓜葛似的。少女聞徐方玉之言，便格格一笑道：「他們如何不是剪徑强盜？我又如何不是尋常的民間女子？」

徐方玉微笑道：「蒙面人行事雖然兇狠，但對姑娘卻甚爲恭謹，而且果然志在於人而不在於金銀珠寶，試問普天下豈有這等胸襟的剪徑强盜？他們既非剪徑强盜，姑娘自然亦非尋常的俗家女子！如徐某所料不差，姑娘在此地的身價地位非同小可，倒是我等狗捉耗子多管閒事矣！」

少女微一怔，又格格笑道：「就算他們並非剪徑强盜，也斷不能證明我並非民間女子，又怎說得上身價地位非同小可？更何來多管閒事？難道你們這些俠義之士，連一位弱質女子亦不肯伸手援救麼？」

徐方玉微笑不語。鬼靈精唐清平似對少女甚有好感，聞言便忙道：「是呵二師哥！你怎的又說我等是多管閒事了？」

徐方玉微笑望了少女一眼，道：「此地已是金朝天子腳下，豈有强盜如此斗膽出沒？能令這些絕世高手如此畏懼之人，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人必定是朝中的達官貴人！而姑娘又絕非爲官之人，那就只有一種可能，姑娘的身份不是郡主便是公主！而圍攻姑娘的人，不是姑娘的仇家，便是別有所圖的朝中大臣！」

徐方玉此言甫出，少女的神色先是一變，但隨即微露讚許之意，接而便格格一笑，道：「這位大哥倒甚有見地呵！但若眞箇如此，請問大哥又將如何處置我這弱質女子？」

徐方玉一聽，沉吟不語。他雖已瞧出少女的身份絕非尋常，但若眞如此，該如何處置，他倒也沒有想過。

唐清平與阮碧娘一聽，驚奇道：「聽姑娘口氣，莫非竟被二師哥他一言道破麼？」

少女略一沉吟，便坦然點點頭道：「不錯！這位大哥果然猜中了！但他沒想到，我便是當今金國皇帝完顏雍的親生女兒昭陽公主！各位大俠相救之恩，我先向各位謝過了，待各位送我入宮見父皇，定必重重有賞！」

少女此言一出，史超、唐清平、阮碧娘均感心頭一震，就連徐方玉亦神色一變，他雖已窺破她的不尋常的身份，但卻絕未想到，眼前這位少女竟是當今大金國皇帝金世宗的親生女兒昭陽公主！

但徐方玉卻不能不信，因爲在這天主腳下之地，若有人敢冒認皇帝女，豈非拿自己的九族生命開玩笑？再加上他把此事的前後一對證，心中更恍然大悟，暗道怪不得她在蒙面人的眼中竟有如此的氣勢！

這一判定，心中登時又一動，暗道：我等潛入金朝，本志在救出賴先生，與金世宗勢成水火，但豈料誤打誤撞，卻救了他的寶貝女兒！這卻如何處置……而且爲甚麼那四名蒙面人竟敢欲劫擄這堂堂的金國昭陽公主？

徐方玉心中轉念，一時間竟怔怔的沒有話說。鬼靈精唐清平不禁苦笑道：「這下好了！拚生拚死的救人，不料卻先救了這位大金國的大公主。」

昭陽公主聞言嬌笑，她望了唐清平一眼，甜甜的道：「這位小兄弟方才抱着我跑得可輕鬆呵！你若如此這般抱着我跑上父皇的金鑾殿呵，我擔保父皇必賞你與我同樣重量的金銀珠寶。」

唐清平苦笑道：「我方才若知道你是金朝的昭陽公主，只怕跑得就更輕鬆了。」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爲甚麼？」

唐清平道：「因爲我絕不會救你，一個人跑自然就輕鬆得多了。」

昭陽公主微一咬唇，卻又笑道：「爲甚麼？難道你不想得到大筆賞賜麼？」

唐清平頭一昂，道：「剪徑的强盜尙視金銀珠寶如糞土，我若以此爲念，豈非連强盜也不如麼！你是堂堂大金國公主，在你金國土上，還需我等救你麼？倒是我等多管閒事也。」

昭陽公主已聽出唐清平的話中甚有敵意，但卻不以爲意，微笑道：「好呵！小兄弟不以金銀珠寶爲念，這很難得呵！小兄弟若求甚麼其他賞賜，我擔保父皇會答應，只要小兄弟等把我安全送入中都便可以了。」

唐清平哼了一聲，並不答話。但徐方玉這時卻忽然接口道：「姑娘若是昭陽公主，那方才敢向你動手的蒙面人，自然就大有來頭啦？但不知爲了甚麼事，竟敢如此斗膽，公主能否坦白直告？」

昭陽公主望了徐方玉一眼，微笑道：「能又如何？否又如何？」

徐方玉亦微笑道：「也沒甚麼，若公主說否的話，那足證你的對頭太厲害，你堂堂一位公主尙如此畏懼，我等草野之人，自然就更須望風而逃啦！至於公主的事，只好由公主自行了斷也。但若公主說能，那我等就從長計議，看看是否可以助你打發掉你的對頭！」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如此說，我除了說能，便沒有其他選擇了？」

徐方玉斷然道：「不錯，生與死之間從來沒有第三種可能。」

昭陽公主大概是平生第一次碰上徐方玉這般心思縝密而又斬釘截鐵的人，因此不禁怔了怔，瞧怪物似的看着徐方玉，好一會，終於幽幽的歎了口氣，道：「這位大哥好厲害呵。這事告知你本沒甚麼大礙，但如果我事先向你聲明，但凡知道此事的人必定陷入死亡的絕境！你是否相信？而且你若知道這點，還敢不敢知道？」

徐方玉呵呵一笑道：「公主請說，我倒極欲知道，陷入死亡絕境到底是甚麼味道。」

昭陽公主又歎了口氣，便道：「既然如此，我便只好直說啦！方才四名蒙面人中的一位，便是金國兵馬大元帥旄下第一勇士阿骨烈，你信不信？」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信，因此他們所謀的，自然並非甚麼金銀珠寶。」

昭陽公主道：「我父皇金世宗乃取代海陵廢帝而立，朝中尙遺有不少海陵廢帝的舊臣，當今兵馬大元帥完顏尹便是其中最有權勢的一位，由於他手握重兵，因此連我父皇對他亦只好忍讓三分，這次他竟敢派旄下第一勇士阿骨烈出馬，顯然是謀定而動，對父皇甚爲不利。」

徐方玉沉吟道：「公主雖然貴爲皇帝女，但若關乎朝廷大事，似乎亦難左右大局，因此完顏尹欲劫持公主，必定另有圖謀。」

昭陽公主讚許的點頭，道：「完顏尹不但手握重兵，還是我金國太祖的宗親，因此對皇室之事知之甚詳。此次父皇派殿前侍衛，不遠千里，把我從黃龍府接返中都，就是因爲我身上有一件太祖遺物，據說上面有太祖的親筆遺詔，誰能得到太祖的遺詔，誰就可以左右金國的皇位……」

徐方玉道：「你父皇坐上帝位不久，根基未穩，而完顏尹亦極欲窺伺這皇帝寶座，因此你父皇與完顏尹均極欲得到金太祖的親筆遺詔，你父皇是欲保住自己的帝住，完顏尹却是欲得到這皇帝寶座，而其中的關鍵，便是金太祖的遺詔，不幸這件遺物據說就在公主身上，因此公主不幸就成了拚死爭奪的焦點。」

昭陽公主點點頭道：「是呵！我眞的不幸極了，但你由此可以想到，若父皇知道你等把我安全護送到中都，他必定視你等爲他的第一大恩人，況且亦只有我才能揭穿完顏尹欲謀奪帝位的天大陰謀。」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然則公主身上是否眞有其物？」

昭陽公主歎了口氣，道：「此事連我自己亦百思不解，因爲我出世時，太祖僅賜我一件玉佩，但這件小小的玉佩，如何藏得下一幅遺詔？但近日皇室中忽然傳聞，太祖的遺詔便在這塊玉佩之上，就因爲這塊玉佩，先後已送掉幾十條人命了……」

昭陽公主說着，隨手便在脖子上解下所繫的一塊玉佩，向徐方玉遞過去道：「大哥聰明過人，便請過目，看看這該死的玉佩，可能藏有甚麼見鬼的遺詔。」

昭陽公主言語間，似因這塊玉佩引起的殘殺極爲反感。

徐方玉動容道：「如此重大之物，公主竟敢輕易示人麼？你不怕我搶了去換大批金銀珠寶？」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好呵！這就送給你吧了，誰希罕這塊惹殺身之物？況且我知道大哥若眞爲了金銀珠寶，也不必要這不祥之物，大可把我安全送入京師，那時還愁沒有金銀珠寶餽贈麼？更何況……」昭陽公主看了徐方玉和史超、阮碧娘、唐清平四人一眼，抿嘴一笑道：「四位並非金朝中人，若身藏這塊玉佩，我敢擔保，你們必定不能生離金朝國土。」

徐方玉一聽，不禁暗暗點頭道：「這刁蠻公主倒甚有心計，她說的果然丁點不差，她的對頭此時已知我等獲悉了他們的驚天大陰謀，豈能容我等存於世上，她的對頭手握重兵，只須一聲令下，捉拿宋朝奸細，我等便有三頭六臂，也萬難抵擋對方的千軍萬馬，嘿嘿，豈料我等衝着她的父皇而來，卻反而被陷入她父皇的危機四伏的絕命馬車之上。」

徐方玉已知自己四人處境的險惡，但卻從容鎮靜的笑笑，他不但沒流露丁點的驚惶，反而仔細的端詳起這塊「奪命玉佩」來。

這塊「奪命玉佩」雖然晶瑩透綠，一眼便知是碧玉翡翠中的極品，但玉佩太美太完整無瑕了，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內藏甚麼遺詔，因爲它身上就連一條微細的裂紋也沒有。

這時就連智計過人的徐方玉亦不禁愕然，他把玉佩遞給史超、阮碧娘、唐清平等過目，三人仔細審視了好一會，亦是無奈的搖頭，顯然根本就沒能發現甚麼，最後這塊玉佩又回到徐方玉手上。

徐方玉歎了口氣，把玉佩交還昭陽公主，道：「你就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敢相信這玉佩裏面藏有甚麼見鬼的遺詔。」

昭陽公主接過玉佩，重新繫在脖子上，然後格格一笑道：「是呵！我也不信，但父皇與他的大對頭卻相信極了，因此若你們把我連同這塊玉佩護

送回宮呵，雖然你們並非金國中人，但我保證，父皇一定當你們如手足兄弟般看待，因爲父皇把玉佩瞧得比他自己的生命還更重要。」

徐方玉沉吟道：「公主怎瞧出我等並非金國中人？」

昭陽公主微笑道：「你們四人的身手智計均教人敬畏，金國中甚少這等人才，況且你們的個子雖不太矮，但比起此地金國中人，便差了一截，再加上你們的膚色黝黑，此乃南人的典型特色，綜而析之，便知你們並非金國中人啦。」

徐方玉道：「然則公主以爲我等乃何方之人？」

昭陽公主微笑道：「身具上述數點特色者，唯宋朝南人而已。」

徐方玉一聽，不禁與史超等面面相覷，暗道甫入金地，自己的身份竟連一位深宮公主亦瞞不過，若在金國都城行走，豈非連三歲娃娃亦難瞞過麼？若如此，卻如何查探賴先生的下落？

徐方玉與史超交換了一下眼色，便忽然向昭陽公主點頭道：「公主果然甚好眼目，實不相瞞，我等果然是宋朝南人，因爲一宗私人的糾葛，潛入金朝，欲私下了斷此事，不想驚動官府，若公主答應替我等守秘，彼此便可同路，共入中都。」

昭陽公主一聽喜道：「好呵！我也不管你們是何方來客，也不管你們有甚麼仇家對頭，你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天大的事我都站在你們一邊便了。」

徐方玉在心內苦笑道：「你太天眞了，你若知道我們的對頭便是你的爹爹皇帝老子，只怕你就沒這般爽快了。」他心內這般轉念，卻絕不說破，心道正好利用你的超然身份，掩護我等潛入中都，然後是敵是友屆時再說。

當下徐方玉等，與隱在山壁上半天的司馬福、李二牛兩人會合，史超殿後，阮碧娘伴着昭陽公主，自然也隱隱有監視之意，徐方玉自己則在前面探路，唐清平居中接應，一行七人，分撥停當，便向金國的京師中都走去。

* * *

史超、徐方玉等人不惜奔走千里，急欲援救的尋龍大俠賴布衣，此時卻在金國京師中都城內來寧館中默默沉思不語。

來寧館是全中都內的一座有名的會館，乃金朝招待各方貴客的場所。外面設有重兵守護，裏面舒適豪華，所有上等的待客設施一應俱全，甚至還有歌女可以任客隨意召喚消遣。

因此賴布衣自被迎進來寧館後，倒絕無難受之處，唯一令他不滿的，是他所居的廂房前後皆有高手守護，外人固然無法接近，他亦無法與外界接觸。

如此這般，賴布衣每日吃了睡，睡了吃，已整整困悶了月餘，直到此時，他根本不知道金人把他劫來之意，甚至連當日劫他來此的金朝國師金紇烈，自進館之日露一露面外，連日來也彷似失了影踪。

這種幽禁式的生活，起初尚不覺甚麼，因爲賴布衣正好趁機把他有感迷惑的「七星伴月大龍圖」天下大勢氣運仔細印證了一遍，他雖手中無圖，但心中有圖，這段時間的印證，倒令他弄通了其中不少疑難之處。

但逐漸賴布衣便大感焦燥，因爲他從「七星伴月大龍圖」的印證中，已察覺當今天下大勢之所以分成南北兩朝鼎立的奧妙之處，其中竟與金朝的京師中都的建立大有關連。但他此刻身在金朝中都城內，卻苦於寸步難移，每日的活動，便僅限於來寧館內，要想踰越半步，當眞比登天還難。

這幾乎把賴布衣氣個半死。要知他平生以尋龍追脈爲念，一旦萌動探究之念，便刀山火海也擋他不住，但如今他雖已察知金朝中都隱潛主宰南北鼎立朕兆，但卻無法實地印證，這便似缺奶的娃娃明明已見着親娘，卻被人硬生生隔開一般，這教賴布衣如何不心焦如焚？

他若非深知在這重重深閉的來寧館內吵也白費，早就忍不住要破口大罵了。

就在此時，賴布衣幽禁的廂房外面，忽然走進三位男子，爲首一位是年過四十的中年人，神定氣閒，甚有風度；他後面則是兩名外披朱衣，內罩勁裝的大漢，一望而知是中年男子的貼身侍從。

賴布衣朝中年男士掃了一眼，心中便猛的一跳，但迅即淡然的目注來人，沉吟不語。

中年男子卻不以賴布衣的倨傲爲意，反而走前數步，向賴布衣微作一揖，微笑招呼道：「賴先生於此地過得尚好麼？在下乃專責奉旨款待賴先生之人，若有任何怠慢之處，賴先生只管道來，在下必洗耳恭聽便了。」

賴布衣一聽此人自稱是負責款待他之人，心中便有氣，但眼見此人溫文爾雅，言語中不卑不亢，甚爲得體，心中這股氣兒自感不便發作，便輕輕的哼了一聲，道：「醇酒美人，大魚大肉，吃了睡睡了吃，悠哉游哉，但卻重兵禁守，難行半步，形如囚徒！如此待客之道，一張一弛，賴某尚有甚麼話說。」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道：「因深知賴先生乃人中之龍，對我金人亦素有成見，若非如此，只怕連在下亦無緣與賴先生相見，此舉實屬情不得已，尚望賴先生見諒。」

賴布衣嘿嘿道：「你就算留住賴某的人，留不住賴某的心亦是枉然。」

中年男子並不以賴布衣的頂撞爲意，反而含笑點頭道：「好！賴先生果然甚有風骨氣度，在下佩服的正是這

種人才，賴先生久處南朝，對我金國似乎大有成見，此點在下不便申辯，但賴先生學究天人，胸藏乾坤大氣，難道不知先入爲主，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察世玄機麼？」

賴布衣一聽，心中不禁又一動，他所料的似乎又已證實了一分，暗道：「觀色察言，此人果然不同凡響……賴某倒不可輕覷了。」心中這般轉念，卻不點破，趁機微微一笑道：「好一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閣下之意，似欲着賴某仔細比較南北兩地利弊，但卻把賴某困於斗室之中，難道這是供人任意考究之途麼？」

中年男子一聽，先是一怔，隨即恍然，微笑道：「賴先生畢生以尋龍追脈爲念，自然不慣此醇酒美人生活，倒是在下一念之差，令賴先生受苦矣。好，既賴先生欲出外走動，在下正好有空，便陪賴先生走一趟吧。」

賴布衣見他答允得如此爽快，不禁微一怔道：「賴某行動可受限制？」

中年男子微微一笑，慨然道：「在下敢擔保，但凡金國地域，海闊天空，皆任由賴先生馳騁指點便了。」

賴布衣亦微笑道：「閣下難道不怕賴某趁機逃脫麼？」

中年男子大笑道：「賴先生一言驚醒夢中人，在下若然用强，能留住賴先生的人，卻留不住賴先生的心，既然如此，何不示以大度，一任賴先生考察印證，然後定奪是否可助我金朝一臂之力。」

賴布衣一聽，不禁暗暗點頭，心道此人胸襟寬宏，委實不失王者氣度，但也不加點破，卻欣然答允，隨這中年男子出外一道遊察中都。這時賴布衣才知此人自稱複姓完顏，他也不去深究，便以完顏先生稱呼。

賴布衣由完顏先生導引，果然毫無阻攔，便施然出了來寧館，守衛來寧館的官兵，見了完顏先生倒沒甚麼，但見了完顏先生後面緊隨的兩名朱衣漢子，卻均神色一凜，肅然恭送。

這一切賴布衣已有所察覺，但卻神色自若，與完顏先生施然而出。

出了來寧館，才知這來寧館緊靠中都大內宮城。賴布衣登高向宮城遙望，但見城內殿分九重，樓分三十六，均隱含九九吉祥、六六無窮的大吉氣數。心中不禁暗暗點頭稱許。

離開宮城不遠，便是城內的商肆市集，平民百姓均可自由行走集上，各商號公平買賣，價錢甚爲便宜，貨品亦較宋朝京城臨安不遑多讓。賴布衣見了，又不禁暗暗點頭稱道。

走過市集，便是風景遊覽區。但見遊人如鯽，雖是平民百姓，但也衣飾合體，臉上亦沒甚饑寒之色。

再向前走，便出了內城。內城分四門，各有兵丁把守。但賴布衣隨完顏先生及他的兩名侍從走近時，守城門的官兵不但不敢阻攔，反而立即肅立兩旁，鴉雀無聲，任由賴布衣等四人大步而過。

完顏先生微笑道：「在下常於此出入走動，官兵見慣見熟，便免去盤查的規例矣。」

賴布衣亦微微一笑道：「完顏先生禮賢下士，官兵亦是人，自然你對大爲感佩也。」

完顏先生大笑道：「是極，是極，天下之大，莫非皇土，皇帝是人，官兵百姓亦是人，若皇帝視兵民如糞土，兵民自然亦視皇帝爲野草矣。」

賴布衣不禁點頭微笑道：「好，完顏先生此論，實道出賢君處政之本也，但不知賴某此言，能否達於天下做皇帝的耳中？」

完顏先生一聽大笑道：「你南宋的皇帝在下不敢斷言，但我敢擔保，金國的皇帝必能聽到。」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是麼？如此甚好。」便再沒說甚麼，由完顏先生領着，向前走去。

不一會，一行四人竟出了外城，輾轉在郊野前行十里，便抵達一座建於山水交滙處的陵墓前面。

陵墓上書：「金太祖阿骨打御陵」八個金漆大字。

賴布衣一見陵墓碑上的文字，便心中一動，卻沉吟不語。

完顏先生指着面前的陵墓，含笑向賴布衣道：「此乃金朝開國皇帝金太祖之墓也，其時我女眞族尚未有正式文字，因此太祖之名以音稱之，阿骨打即現今完顏之意也。」

賴布衣沉吟道：「賴某素聞金太祖於天輔七年，伐遼途中病逝，葬於黃龍府西側斬將台，號稱寧神太祖廟，爲何眼下卻又見陵墓位於此地？」

完顏先生微笑道：「此乃十年前自黃龍府移葬於此……但不知此墓運勢如何？尚請賴先生不吝賜告。」

賴布衣一聽，微微一笑，也不推卻，便繞墓走了一匝，沉吟不語，默默思忖。

然後他抬起頭來，朝陵墓的四週一瞧，但見陵墓恰處一水之畔，水從前面出山，經六、七、八、九渡到此，河谷突見寬闊，流水潺潺，谷壁峭立，如刀削斧砍。兩岸山石嶙峋，在霧中隱隱可見。河旁更有一座寺廟，背卵石砌墻，碎石舖路，前臨河灘，背倚青山，奇峯翠巒，倒映河面；既有北地的嚴峻風光，更添南國山水的秀麗。

賴布衣不禁暗暗點頭，暗道此墓左屏右幛，山水交滙，紫霧騰升，端的一派龍氣吞吐之象，難怪此墓的後人，能育出一代眞命君王矣，心中這般轉念，卻不點破。

賴布衣目注前面寺廟，道：「未知前面寺廟，建於何時？可有名號？」

完顏先生道：「此廟先於太祖墓多年，便已建下，當地土人因寺廟落成之後，每到晨昏之際，必有白霧罩於廟頂，其狀有如白龍盤旋其上，因此

便命名為白龍廟。」

賴布衣點點頭，又道：「然則此墓可有着人勘穴？」

完顏先生一聽，先是一怔，然後才道：「據聞建此墓前，太祖阿骨打的孫子完顏雍夢見太祖引路，上了一處有廟叫白龍的地方，太祖以手朝白龍廟一指道：白龍廟側，即吾安身之所。後來太祖的孫子完顏雍便力排衆議，說服其叔海陵廢帝，把太祖的陵墓移葬於此矣……但一直未得高人指點，未知此地運勢端的如何？」

完顏先生道罷，目注賴布衣，神態甚見恭謹。

賴布衣沉吟不語，好一會方微笑道：「如賴某所料不差，此墓的後人如今已成一代君王矣，但可惜仍有隱憂，常常因此而生煩惱。」

完顏先生一聽，神色立時一變，忙道：「為甚麼如此？又有甚麼煩惱？」

賴布衣微笑道：「白龍護體，左屏右幛，文佐武輔，萬民朝拜，已自成天子格局，若不出帝王，便是賴某眼瞎矣。再者墓前山水雄峻秀麗，所出帝王必心胸寬宏，能以寬仁治世，但可惜墓前山石嶙峋，巨浪崩雲，是以必主帝王之家內起爭鬥，無日無之，除死方休，此乃格局天成，半點避免不得。」

賴布衣此言甫出，完顏先生的神色登時又一變，道：「據賴先生所言，那所出之帝王既然份屬眞命天子，為甚麼他的兄弟尚要窺伺他的帝位？這豈非有點自相矛盾麼？」

賴布衣嘿嘿一笑，道：「龍穴所出帝王固然份屬眞命，但龍穴之氣非僅帝王一人承之，但凡墓中主人血脈，皆受其氣陶冶，此乃內鬥之根由也，風水尋龍一道，既屬人謀，亦屬天意，半點勉強不得，若非如此，那眞命天子便人人皆可做得矣。」

完顏先生一聽，登時神色大變，額上亦滲出汗來。他怔怔的半晌不語，好一會才又道：「是！賴先生之言果眞至理名言也……但不知道賴先生有何指教？」

賴布衣眼見完顏先生意態甚為誠懇，他默默的思忖半晌，終於目注完顏先生，坦然道：「若賴某所判不差，這帝王不但其兄其弟窺伺其位，就連他自己的親生骨肉，因受此龍氣感染，亦會因此而骨肉相殘，拚死爭鬥儲君之位！但望這一代眞命天子好自為之矣！」

完顏先生一聽，額上冷汗更如雨而下！他執着賴布衣的手，意態誠懇道：「賴先生既已瞧破此中奧秘，未知可有破解之法？萬望賴先生相告。」

賴布衣又目注完顏先生一會，沉吟半晌，終於又微微一笑，悄聲道：「這一代眞命天子便在龍穴身畔，難道尚不能從中領悟應變之法麼？」

完顏先生一聽，先是一怔，隨即恍然而悟，含笑道：「原來賴先生已瞧破我的行藏矣！但不知道賴先生如何便判定朕乃金世宗是也？」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賴某甫見陛下，便發覺陛下印堂隱露紫氣，普天之下萬千衆生，唯眞命天子有此異兆！是以賴某才肯隨陛下遊城察墓！再者陛下氣度不凡，大有王者之風，因此若不能瞧破陛下的身份，那賴某就算瞎眼之人矣！」

完顏先生一聽，不禁搖頭歎道：「素聞宋朝出了一位不世奇人，號稱尋龍大俠，上通天運、下窮地理、中悉萬千衆生，朕尚生疑，只道盛名之下其實難符，豈料今日果然令朕大開眼界！」

完顏先生果然便是金世宗完顏雍，他的兩名隨從，便是金世宗的殿前侍衞左右兩大將軍，官兵雖然認不得便裝出遊的金世宗，但卻認得這兩位左右大將，因此忖料他一行人必非同小可，因此肅立以待。

金世宗完顏雍乃金太祖阿骨打之孫，與當今朝中兵馬大元帥完顏尹是胞生兄弟。太祖於伐遼路上病逝，金太宗完顏晟依金朝慣例以弟繼兄為帝。但金太宗晚年改例，立其子金熙宗為帝。金太宗的弟弟完顏亮不服，殺了金熙宗，自立為帝。但於年前被金世宗趁其南侵宋朝敗北之際，在金人祖地黃龍府即位，完顏亮被自己的部屬殺死，轉而效忠金世宗。

金世宗完顏雍即位如今已有二年，但外憂內患無日無之，更令金世宗寢食不安的，是完顏一族皇室中，有人窺伺他的帝位，方才便被賴布衣一口道破他的心事。金世宗在震驚之餘，對賴布衣因而更為拜服。

而賴布衣亦因查勘金太祖的陵墓，知金世宗乃完顏一族中唯一的眞命天子；再加實地印證，發覺金朝金世宗治下，果然另有一番氣象，其精明之處，比南宋的孝宗趙昚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心中頓生愛才之念，暗道天下莫非皇土，誰做皇帝沒甚麼關係，只要能令黎民百姓過好日子，免受饑寒之苦，便是一位好皇帝。因而暗萌助金世宗一臂之力之念頭，只是心中尚有未決疑念，才暫時隱忍，不向金世宗明言。

賴布衣聞金世宗感歎之言，便微微一笑，也不作聲。

金世宗完顏雍果然聰明過人，見賴布衣依然有不豫神色，略一沉吟，便坦然道：「賴先生方才所判，雖未全中，但亦所差不遠！朕正為此而寢食不安，但未知有甚麼解救之法？請賴先生教朕！」

賴布衣微笑道：「龍氣格局所致，尚有甚麼解救之法？」

完顏雍道：「若因此墓格局所致，朕就下旨重修陵墓，改變陵墓格局便了！如此豈非可以把危機消弭麼？」

賴布衣大笑道：「憑陛下之力，自

然可以下旨重修陵墓，改變格局，消弭危機！但一變百變，只怕陛下難下這等決斷！」

完顏雍一怔道：「朕為甚麼不能下此決斷？」

賴布衣道：「陛下乃此龍穴所出眞命天子，若改變此穴格局，危機固然可以消除，但眞命天子亦因此無所憑依，只怕與危機一道被消弭而沒！」

完顏雍一聽，恍然點頭，隨即亦坦然一笑道：「是極！是極！朕與欲反之人同出一脈，若變其格局，則危機雖除，朕之氣運亦勢將不保，朕委實難下此決斷，倒是朕一時魯莽矣！但除此之外，難道便再無他法挽回麼？」

賴布衣沉吟道：「龍氣格局已成，其勢已成水火，萬難改變，此事唯有隨機應變，或可挽狂瀾於不倒。一切但請陛下好自為之矣！」

完顏雍一聽，心中又多了幾分憂慮。他本欲趁機向賴布衣請教他那「七星伴月大龍圖」內藏的天下運勢玄機，但如今危機逼在眉睫，只好先行按下，只待日後再說。

完顏雍此時忽然醒起一事，便再無心逗留。他與賴布衣一道離開金太祖陵墓，匆匆返京城而去。

完顏雍把賴布衣送返來寧館，臨別之際，完顏雍問賴布衣道：「賴先生指點之恩，朕斷不敢忘，賴先生希望朕如何報答先生？」

賴布衣微笑道：「賴某適逢其會便了，何必言報！但蒙陛下恩準賴某人能隨意走動，便足感皇恩矣！」

完顏雍一聽，更不猶豫，當即親摘一珮，付與賴布衣，道：「此乃朕御前信物，賴先生持此可自由出入，但凡金國之土，無人敢加阻攔！」

賴布衣微笑道：「陛下不怕賴某草野之人，一去不返麼？」

完顏雍大笑道：「朕以誠意待先生，先生定必不會負朕！況且先生的寶圖尚在朕手上，容朕改日再向先生請教，賴先生斷不會就此捨寶圖而去吧！」

賴布衣一聽，亦不禁莞爾一笑，心道此人果然不同凡響，處事得體而決斷，雖有狠辣之嫌，但難得以坦誠相待。這般思忖，便微笑不再言語。

完顏雍當即與賴布衣作別，神色匆匆的返宮城去了。

賴布衣與完顏雍突然相見，又忽然從階下囚變成座上客，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他目送完顏雍匆匆而去的背影，暗暗歎了口氣道：「豈料賴某雖然有氣，但在此人面前，竟無從發作，更被逼露了一手！此人果然是眞命天子之才！可惜其危機已逼在眉睫，是否能安然渡過，就要看其運數如何了！」

互爭帝位　宮廷內變

金世宗完顏雍醒起一宗急逼之事，暫時再無心與賴布衣週旋，出了來寧館，便匆匆返入內宮。

其時金國的中都內宮宮城，與唐代的格局大致相同，宮城內分四門，分別是南宣陽門、北拱辰門、東宣華門、西玉華門。

完顏雍從宣陽門入城，經過千步廊，直到拱辰門，便是內宮的所在。裏面亦有太安殿、仁政殿等宮城命脈，是皇帝處政之所。

完顏雍此時卻不走太安、仁政二殿，反而直入內宮昭寧院，昭寧院乃完顏雍的皇后蕭娘娘的寢宮。

蕭娘娘見完顏雍神色匆匆而進，忙接了駕，道：「皇上為何如此匆忙？」

完顏雍也沒坐下，站着便向宮女傳旨道：「若昭陽公主進宮，着其逕直進入昭寧院見朕！」

宮女領旨，匆匆走出昭寧院。

蕭娘娘奇道：「皇上為何如此着忙？黃龍府抵中都沿途均是大金地域，還怕有人敢對公主不利麼？」

昭陽公主並非蕭娘娘所出，昭陽公主出世時，皇后娘娘便駕崩，因此金世宗才另立蕭妃為后，也因此昭陽公主自出世後便一直留在黃龍府，只偶爾返中都省親。

金世宗歎了口氣，道：「娘娘有所不知，昭陽公主身上有件信物，乃太祖所贈，其中牽連重大，朕不得不防，此物窺伺者大有人在，這教朕怎不焦心？」

蕭娘娘慰道：「皇上不是已派殿前侍衞親自護送公主返京麼？有此等重臣護衞，公主必能安然無恙。」

金世宗苦笑道：「若尋常的剪徑強盜，自然應付綽綽有餘，但若朕所慮不差，則對頭厲害之極，就算朕親自出馬，亦難奈他何……」

金世宗完顏雍話音未落，宮女便匆匆進來稟報道：「稟皇上，昭陽公主已安然返宮，正在昭寧宮外候旨見駕及拜見皇后娘娘！」

金世宗一聽，大喜道：「如此甚好！快傳朕口喻，着昭陽公主入宮見駕！」

「遵旨！」宮女又轉身匆匆而出。

不一會，一陣細碎的脚步聲由遠而近，昭陽公主在宮女的引領下，一溜風似地來到金世宗和蕭娘娘面前，正欲行叩拜大禮，金世宗已急不及待，一手扶住，道：「皇兒不必行此大禮！你安然返宮便是天大幸事……但為何不見殿前侍衞先行入宮覆旨？」

昭陽公主果然便是遇劫篷車的那位少女，昭陽公主一聽，便苦笑道：「啟奏父皇！周侍衞只能於地府中向皇上覆旨矣！」

金世宗一聽，嚇了一跳，道：「此話怎的說了？」

昭陽公主道：「臣兒自由周侍衞接出黃龍府，一路上頻頻遇襲，數十衞士到中都郊外時已僅剩周侍衞等三人

矣……豈料就在天子脚下，周侍衞等人仍然難逃厄運！」

金世宗驚怒道：「誰敢如此斗膽？竟敢劫殺殿前侍衞？但皇兒爲何安然無恙？難道劫殺之人對皇兒網開一面麼？」

昭陽公主歎了口氣，道：「他們爲何不敢？這對頭太厲害了，若臣兒所料不差，他們甚至敢對父皇不利也！臣兒若非萬幸碰上四位少俠，拚死相救，此刻只怕已落入彼等魔掌中矣！」

金世宗一聽，似乎已料知甚麼，神色登時一凛！但卻不欲在此時深究；卻急忙問道：「如此總算萬幸！皇兒身上太祖所賜玉珮可有閃失？臣兒速告朕知！」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似嗔似嬌的看了金世宗一眼，道：「父皇是掛心玉珮，臣兒的安危便不放在心上了麼？」

金世宗苦笑道：「皇兒錯怪父皇矣！父皇豈有不顧皇兒安危之理？但父皇深知，若玉珮安在，則皇兒必然無礙，這便是彼等網開一面的道理所在！」

昭陽公主笑道：「父皇說甚麼總有其理麼！不過對頭雖然厲害，果然不敢對臣兒有甚傷害之意，臣兒對此亦甚覺奇怪。」

金世宗道：「此皆因妳乃朕的唯一女兒，更重要的是你擁有至關重大的太祖遺物！彼等爲了得到這件遺物，以及探出這件遺物的秘密所在，雖然不擇手段，但也絕不敢於此時輕易傷害皇兒的生命！」

昭陽公主道：「臣兒聞說太祖遺物上，隱有太祖遺詔，但小小一塊玉珮，如何可以藏下一幅遺詔？」

昭陽公主說着，便摘下脖頸上所掛玉珮，向金世宗皇上道：「這便是太祖贈與孩兒的玉珮，請父皇過目。」然後又格格嬌笑道：「此乃惹殺身之物，臣兒再不敢留在身邊矣！父皇乃太祖之孫，就承接這件遺物亦不爲過。」

金世宗接過玉珮，苦笑道：「朕又何嘗希罕這件殺身之物？但此物若然落在奸徒手上，竊出太祖遺詔的秘密，則立惹殘酷宮廷內鬥，朕這皇位勢將不保，因此朕不得不有所防範，其中關節厲害之處，尚望皇兒鑑諒。」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何況父皇是一國之君。臣兒便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嗔怨父皇啦！母后娘娘你說是麼？」昭陽公主自幼喪母，蕭娘娘以皇妃身份代母之責，處處照護昭陽公主，昭陽公主自幼便視蕭娘娘爲親生母后一般，這時見了面，便忍不住在蕭娘娘面前撒起嬌來，畢竟昭陽公主年方十八，此地金人少女，大多性格開放，不似南人諸般繁禮褥節。

金世宗此時也無暇理會昭陽公主與蕭娘娘的體己私語，逼不及待先就仔細的端詳起手上的這塊玉珮。

但金世宗越瞧，眉頭就皺得越緊，因爲他無論如何也瞧不出，這小小的玉珮如何可以藏得下金太祖的遺詔。

玉珮雖然碧綠晶瑩，一望而知是碧玉中的極品，但若然不是太祖的遺物，裏面又據說隱藏太祖遺詔的秘密，金世宗根本就不屑一顧。

金世宗亦非等閒之輩，他經仔細端詳玉珮，便斷定玉珮根本不可能內藏遺詔，但爲甚麼皇室中人，卻傳聞這件玉珮與太祖的遺詔有關？而且這件玉珮太祖又爲甚麼偏偏贈與昭陽公主？而不贈與金世宗？或者贈與金世宗的三位兒子？遺詔到底與皇位有甚麼重大牽連？

這種種疑團，卻就令金世宗百思莫解，因此好一會默默的沉吟不語。

蕭娘娘奇道：「這小小玉珮，竟能內藏遺詔麼？好不教人迷惑。」

金世宗苦笑道：「朕亦因此百思不解，但皇室之中，卻言之鑿鑿，均道此玉珮關係太祖的遺詔，豈料因此而惹來連番仇殺搶奪！委實大大出人意料！」

蕭娘娘道：「未知欲得之人是何居心？」

金世宗未及答言，昭陽公主卻格格一笑，搶先道：「母后啊，這不是明擺着麼？皇室之中，有人極欲圖謀父皇的皇位，而取得太祖的遺詔，則是其中最有力的武器，若太祖遺詔一旦落入奸人手上，父皇之皇位便勢必危之極也！父皇說，臣兒所猜是也不是？」

蕭娘娘驚訝的不敢置信，但金世宗的神色卻虎地一變，沉吟道：「皇兒此話千萬不可輕言，在朕面前說說不妨，但若傳出朝中，勢必引起羣臣汹動……」

昭陽公主奇道：「父皇難道尚不相信，皇室中有人欲對父皇不利麼？臣兒敢確信，途中劫殺臣兒車駕之蒙面人，其中一位便是皇伯完顏尹的旄下第一勇士阿骨烈將軍！」

金世宗臉色一沉道：「皇兒如何便敢斷定此人乃阿骨烈？此事非同小可，皇兒切勿貿下斷言。」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臣兒曾在皇伯完顏尹府中見過阿骨烈將軍，劫車之時他雖用黑布蒙面，但他的眼神與阿骨烈將軍相似極了！臣兒敢斷定，世上絕沒任何人有阿骨烈將軍的狠辣眼神！」

金世宗一聽，心頭不禁爲之一震！心道皇兒自幼便有過目不忘的異能，她既然確信此人是阿骨烈，那就起碼有七分事實，但如此一來，事態顯見就極不尋常了！但阿骨烈到底是何人指派？他是皇兄完顏尹兵馬大元帥的旄下大將，自然最值得懷疑，但皇兄當日卻助他在黃龍府登帝位，因皇兄之助，他才能一舉擊破皇叔海陵廢帝的反撲，而因此他登帝位後，即欽封皇兄爲全國兵馬大元帥，本來他

雖然手握重兵、權傾朝野，但對自己卻仍能克盡臣下之責，不敢放肆。因此金世宗不敢相信，皇兄完顏尹是欲圖不軌的主謀！

但除了皇兄完顏尹外，皇室之中再無重臣有敢萌不軌的份量，除非是金世宗自己的親生兒子完顏光、完顏璟、完顏祿等三位小王爺！而其中又特別是完顏璟二王爺！

因爲二王爺完顏璟自小足智多謀，他曾親自潛入海陵廢帝的營中，利用海陵廢帝的親信，一舉擊殺海陵廢帝。因此金世宗的帝位，完顏璟的功勞至巨，金世宗幾次欲立完顏璟爲儲君太子，但「廢長立幼，取亂之道」的唐、宋史鑑金世宗常引爲自警，因此又把此念打消，無奈只好改立才智均遠遜於完顏璟的大子完顏光爲太子儲君。因此一來，完顏璟手下的臣僚均感不滿，種種傳言時有所聞。雖然完顏璟本人尚不致有所圖謀，金世宗亦斷信此點，但完顏璟是否經不起手下臣僚的教唆，萌爭奪帝位之念，這就連金世宗自己亦不敢斷然排除了！

這般反覆衡量沉吟，這事的主謀顯然只有兩人的嫌疑最大，其一是金世宗的皇兄兵馬大元帥完顏尹，其二便是二子完顏璟都元帥！

但確認了此點後，金世宗的心境卻更感沉重，因爲一位是他的護國重臣，一位是他的護宮血脈，任何一人的背叛，都將是他的沉痛損失！

思忖及此，金世宗不禁歎了口氣，道：「玉珮沒有失去，此事朕自會裁處，不提也吧！」

昭陽公主奇道：「事關重大，父皇難道不欲根查幕後的主謀麼？」

金世宗苦笑道：「皇兒知道甚麼？此事的主謀無論是誰，都將是朕的一大痛心之事，朕寧願此事就此了結，從此相安無事，如此便是社稷幸甚矣！」

昭陽公主不以爲然道：「但只怕此事與父皇的善意相違！」

金世宗決然道：「若樹欲靜而風不止，朕自有決策處置……」

卻就在此時，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和女人的哭泣聲，傳進昭寧院來，然後門外有人說話，又有人求請進內，守門的不許，雙方低聲爭執着。

「誰在門外喧吵？」金世宗的思緒被打斷，不悅道。

昭寧院外衞太監連忙跑過來啟奏道：「彭、郝兩位娘娘求見萬歲爺。」

彭、郝二妃是金世宗唯一的妃子，他平生不大喜歡女色，但彭、郝二妃卻是他偶爾選中並驚爲天人的愛妃。

如今，她倆並未奉旨，卻闖來昭寧院蕭娘娘處求見駕作甚？金世宗這般轉念，便道：「宣二妃進院！」

「遵旨！」太監總管轉身而出。

頃刻，脚步聲便由遠而近，彭、郝二妃在宮女的攙扶下，一溜風似地到金世宗和蕭娘娘面前，仆的跪下，道：「陛下萬安！娘娘陛下鈞安……請陛下、娘娘替臣妾等作主定奪呵！」

金世宗與蕭娘娘定睛一看，均驚疑萬分，但見郝妃此時衣裙破碎，秀髮蓬鬆，大紅兜肚飄在胸前，露出雪白酥胸，金簪脫落，玉臉帶血，模樣甚爲狼狽。彭妃雖然稍爲齊整，但也臉色鐵青，驚恐萬狀。

金世宗與蕭娘娘不禁同聲道：「你等爲何成了這般模樣？平身賜坐說話。」

郝妃與彭妃爬起來，卻不坐下，反又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到底爲的甚麼？你二人倒是說呀！」金世宗急得一拍龍座道。

彭、郝二妃似有難言之隱，秋波閃動，往四周瞧了瞧，金世宗會意，向宮女、太監一擺手，道：「你等下去吧！」

太監、宮女連忙退了出去。此時昭寧院內室，便只剩下金世宗、蕭娘娘、昭陽公主三人。金世宗道：「此地再無外人，你二人只管從實說出便了！」

* * *

只聽郝妃惶恐道：「臣妾不敢直言，請陛下恕罪！」

金世宗雙眉一揚，道：「好！恕你二人無罪便是了。」

蕭娘娘亦道：「兩位妃妹，既陛下恕罪，便有天大隱衷，只管從實道出便了。」

郝妃點了點頭，又仆咚跪下，向金世宗、蕭娘娘爬行幾步，哀聲道：「昨晚二更之後，臣妾替陛下祝福畢，便欲寬衣就寢，突然有朱衣人闖進妾的寢宮，自稱是奉旨查宮，妾知他地位身份非同小可，便不敢阻攔，豈料此人查來查去，卻突然把臣妾抱住，欲行無禮。妾竭力反抗，拚命呼救，無奈妾軟弱無力，終被他撕破衣裙，扯掉兜肚，眼看貞節難保，幸好這時彭妃妹妹破門而入，妾才免遭恥辱。那人眼見再難得手，才恨恨而去，臨走，還惡狠狠的道：「此事倘若被父皇知道，我就扒了你等二人的皮！妾姐妹抱頭痛哭，不知所措。有心不講，又怕犯欺君之罪；待要講時，又怕陛下不忍心治他的罪。想來想去，自覺不能向萬歲隱瞞此事，故而才來求見萬歲，一旦此人得逞，臣妾等必死無葬身之地！尚望萬歲爺、娘娘陛下替臣妾作主！」

彭妃又接口道：「臣妾等死事小，陛下安危事大，若不將此人治罪，後患無窮！」

金世宗這時眼欲噴火，怒道：「此人是誰？你二人快從實道來。」

郝妃猶豫道：「他是……他是……」

「他是誰人？說！」金世宗咆哮道。他平生不好女色，但正因爲如此，才對此人的無恥倍添憤恨。

郝妃終於道：「他，他就是權傾朝野，在陛下面前說一不二的都元帥二王爺完顏璟！」

「你說是誰？」金世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不但金世宗，此時就連蕭娘娘和昭陽公主亦驚得失聲叫了一聲。

蕭娘娘是婦人心性，對彭、郝二妃的不幸大爲同情，因而對二王爺完顏璟竟敢汚辱父皇的妃子感到震驚。

昭陽公主亦大感震驚，但她的震驚大半是替二王兄擔心所致。她在三位王兄中，與二王兄完顏璟的感情最好，也最了解二王兄的稟性，因而她無論如何不敢相信二王兄竟會做出此等大逆不道的醜事。

昭陽公主忙道：「兩位妃娘娘是否眼花錯認了二王兄？此事非同小可，萬望仔細想清才可斷言！」昭陽公主言下之意，是欲替二王兄開脫了。

金世宗亦但願此事是兩位愛妃看錯，因此亦點點頭，道：「公主之言不差，你二人是否一時神志錯亂，瞧錯了面貌？」

彭妃道：「那時雖燈光昏暗，此人袍袖掩面，但臣妾見過二王爺，憑其身形言語，確信是二王爺無疑！」

郝妃含羞、欲言又止，但終於從衣袖裏取出一塊玉珮，向金世宗呈了上去，道：「臣妾不敢斷言那人是否二王爺，但那人欲行亂汚辱臣妾時，糾纏間不愼丟下這塊玉珮在床上，玉珮想必能證實此人身份，請萬歲爺過目驗證！」

金世宗接過玉珮，仔細一瞧，登時氣得雙眼發直！因爲他已然認出，這塊玉珮正是他爲了表璋完顏璟輔政有功，特別賞賜的皇室信物！此乃完顏一族皇室中的最高榮耀！三位王兒中，亦只有二王兒完顏璟獲此殊榮……如今人證物證俱在，金世宗如何還能不信？

昭陽公主一見這塊玉珮，亦大吃一驚，登時啞口無言！因爲她亦知道，只有二王兄完顏璟才有這塊象徵完顏皇族最高榮耀的玉珮！此時她就算不信，亦不能言語了。

金世宗的臉色由灰轉青，又由青變紫，終於咬了咬牙，問彭、郝二妃道：「此事可有外人知道？」

彭、郝二妃忙道：「此事臣妾絕不敢向外人洩露！」

金世宗歎了口氣，道：「此事萬不能外洩，你二人要爲朕的顏面着想！」

彭、郝二妃道：「萬歲爺放心，臣妾等明白。」

金世宗把手一擺，道：「如此就好！你二人回宮去吧，朕一定替你等出氣。」

「謝萬歲爺！」彭、郝二妃叩頭謝恩，含淚走了。

昭寧院又重復平靜，但座上的人却絕不平靜，非但不平靜，簡直就有如沸了的湯鍋。

蕭娘娘歎了口氣，雖然她不說話，但對二王子的無恥，却已恨形於色。

昭陽公主替二王兄捏了把汗，她已知二王兄必然凶多吉少了，因爲她從沒見過金世宗露出這種恨怒決絕的神色。

金世宗此時已然恨怒攻心，再不能以他平素的冷靜來思想此事，他恨恨的心道，豈料自己最爲着重的兒子，竟是最大逆不道的畜牲！若不加以嚴懲，如何對得住祖宗神靈。

金世宗想到此處，又轉念道，這畜牲既然如此大逆不道的事亦敢做出，哪還有甚麼事不敢做？這奪太祖遺詔，欲謀皇位之事，幕後主謀人九成是此人無疑！他必定是不忿自己立大子完顏光爲太子儲君，積怒之下，竟連自己的皇位亦欲一舉謀奪。

這般判定，金世宗便再難控制自己了，他霍地一揮手，把太監總管宣進來，道：「傳朕口諭，馬上升殿！」

昭陽公主一聽，拚着冒犯盛怒的父皇，忙道：「父皇打算如何處置二王兄？」

金世宗咬牙切齒道：「他幹出此等大逆不道，難道還欲朕寬恕麼？若然如此，朕如何面對祖宗神靈……但凡求恕言保其人者，朕必治以同謀之罪！」金世宗言下之意，是明白告知昭陽公主，不必亦不能代逆子求情，否則，便一道論處。

昭陽公主冰雪聰明，如何不明白父皇之意，但她咬了咬牙，還是拚死道：「二王兄幹出此等大逆不道，固然該死有餘，但此事僅彭、郝二妃娘娘一面之辭，尚請父皇三思而後定奪處置！」

金世宗恨恨道：「人證、物證俱在，朕難道還不能下判斷麼，你休得再替逆子求情，否則，休怪父女亦無情面！」

金世宗說罷，恨恨的拂袖而去。

他要立刻出仁政殿升座，以便當着文武百官面前處置二王子完顏璟，一來這是完顏璟罪無可恕，二來也向羣臣示知自己治國的決心，雖王子犯法亦與民同罪，絕無寬恕。

金朝到世宗完顏雍時，朝制便大多依循唐朝的例制。

金世宗「升殿」的旨意傳出不久，升殿的大鐘便在宮城內迴鳴，文武百官一聽此催命鐘聲，便不管忙着甚麼，趕快準備上殿見駕。

不一會，高大的宮門大敞而開，金鑾殿猶如一座雄峻的大山，聳立在文武百官面前。

朝臣們按文東武西，官級品位大小，自動分成兩列，排於殿前脚下。

金世宗大步走上丹墀，他頂冕霞冠，身披龍袍，高坐在九龍雕花寶座上面，羣臣三跪九叩參拜畢，分兩班排列在金世宗眼前。武班以兵馬大元帥完顏尹爲首，他下面便是都元帥二

王子完顏璟。文班則以太子儲君完顏光爲首，他下面是三王子完顏祿。

此時文武百官眼見金世宗神色極其嚴峻，均不知發生了甚麼大事，人人心中均感惴惴不安。金鑾殿上，鴉雀無聲，靜得教人可怕。

金世宗這時極力按捺自己的心緒，從容的道：「宣完顏璟上殿！」

一名宣旨太監往前大跨幾步，面向南，高聲喊道：「宣都元帥完顏璟見駕。」

「臣遵旨！」

二王子都元帥完顏璟跨步出班，正冠抖袍，跪倒在金鑾殿前。

金世宗往下看着完顏璟，但見他頭頂三叉束髮紫金冠，身披大紅袍，腰束絲帶，面如冠玉，鼻似春山，額如廣庭，眼神不怒而威，很有一股殺氣。

金世宗想起彭、郝二妃稟報之事，此時他恨不能一把將完顏璟抓過來，扯破撕爛。

完顏璟拜道：「兒臣完顏璟恭請聖安，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金世宗哼了一聲，緩緩的叫道：「完顏璟，朕有話問你。」

完顏璟忙應了一聲道：「兒臣在。」

金世宗道：「昨晚你往那兒去啦？」

完顏璟道：「啓奏陛下，兒臣只去過宮中，向父皇請安後，便回返府中，再沒上別處。」他的神色甚是坦然。

金世宗盯着完顏璟，鼻子哼了一聲，忽然問道：「你的玉珮何在？」

完顏璟聞言身子一震，沉吟不語。

金世宗怒道：「就是朕賜給你的皇室信物玉珮！哪兒去啦？說！」

完顏璟猶豫了一下，終於回道：「回皇上，兒臣罪該萬死，日前與大王兄、二王兄狩獵時，不愼把玉珮丟失了，請父皇恕臣死罪。」

金世宗看在眼裏，先就信了自己的判斷大半，心中更氣，又問道：「玉珮果眞丟失了？」

完顏璟斷然點點頭道：「確是丟失了！父皇不信，可詢問大王兄、三王弟，他倆當時均在狩獵場上。」

金世宗目視文臣班中的太子完顏光及三子完顏祿，道：「可有其事？你二人從實道來，休得半句慌言！」

太子完顏光、三王爺完顏祿一聽，忙出班跪下，奏道：「回父皇，那日兒臣等與二王弟狩獵，確曾聽他說過不愼丟失了一塊玉珮，但是否便是父皇所賜的那塊皇室信物，兒臣等便不得而知矣，請父皇明察，却休要錯怪了二王弟也。」

太子完顏光這番言語，不偏不倚，話中含意還隱隱有替二王弟完顏璟開脫之意，於是滿朝文武百官，包括完顏璟的部屬，均認爲太子與完顏璟果然兄弟情深，甚有情有義。

豈料金世宗一聽，便點點頭，沉聲道：「好！你二人退下了，朕已知其中關節矣！」

太子完顏光及三王爺完顏祿起身退下。

金世宗又盯着完顏璟道：「朕賜你的玉珮果眞丟失了麼？」

完顏璟斷然點頭道：「不錯，兒臣確是在狩獵時丟失了。」

金世宗嘿嘿冷笑，道：「丟失倒是丟失了，但並非在狩獵場上，是在甚麼地方丟失，你自己心知肚明！」金世宗說到此處，一伸手從袍袖中取出那塊玉珮，朝完顏璟一晃，道：「你道玉珮在狩獵場上丟失，但爲甚麼却落在朕之手上？」

完顏璟一見，那塊欽賜的玉珮果然在父皇手上，心中突突一跳，迷惑道：「這……兒臣委實不明白其中究竟。」

金世宗哼了一聲，吼道：「到底是甚麼回事？從速講來！」

完顏璟見金世宗似乎已動了眞氣，心中一凜，不知這塊玉珮爲甚麼引起如此嚴重的後果，但這塊玉珮又的而且確是他唯一擁有的欽賜皇室信物，但爲甚麼却落在父皇的手上？他想起當日狩獵時，只有大王兄太子光和三弟完顏祿在場，心中一動，他已意識到甚麼了，但又不便在這殿上當衆明辯，便無奈回話道：「請父皇開恩，容兒臣單獨向父皇稟報。」

金世宗此時已失了平素的冷靜，他誤以爲是完顏璟做下這等醜事不敢啓齒，怒火中燒，冷笑一聲，咬着牙道：「你不必自作聰明，也無須對朕講了，你幹下之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就算做了刀下鬼，也休怪父皇無情！朕若非如此措處，教朕如何面對祖宗神靈？」

接而，金世宗霍的站了起來，宣道：「從即時起，朕解除完顏璟都元帥兵權，貶去一切封賜官職。」

金世宗稍停，又突地吼道：「錦衣尉何在？速出聽令！」

「有！」滿身戎裝的金甲錦衣尉應了一聲。

金世宗怒拍龍案，吼道：「把完顏璟架出午門斬了。」

「兒臣冤枉！」完顏璟委實不明事態竟嚴重到如此地步，連忙叫道。

但金世宗此刻已如怒虎，一聽又猛地一拍龍案，吼道：「把他的嘴堵了！拉出去，殺！」

金甲錦衣校尉遵旨照辦，把一塊鷄蛋大的栗木塞進完顏璟嘴裏，推了出去。

金世宗要處斬完顏璟，立刻在朝臣中引起軒然大波。

武班中爲首的兵馬大元帥皇伯完顏尹，與文班中的太子完顏光對視一眼，便越班而出，跪下求情道：「請皇上開恩，赦免二王爺完顏璟死罪。」

金世宗見是太子光和皇伯完顏尹

求情，心中一動，暗道他二人於此時尚敢替逆子求情，顯見並未萌野心，否則，大可閉着眼不作聲，任由朕除掉他二人為達不軌企圖的眼中釘！這般思忖，便沉聲道：「皇兒、皇伯不必替這逆子求情，若你等知悉內情，便知此人死有餘辜。」金世宗說到此，又高聲道：「往下再有敢替叛逆求情者，決與叛逆一道論處。」

太子光與皇伯完顏尹對視一眼，起身重入文武班中。

這下子金鑾殿上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靜。羣臣均心道，連太子、皇伯求情尚且不允，皇上今日似已鐵了心肝，若等閒人等再求情，豈非自招殺身之禍麼？

太子光與皇伯完顏尹的求情，固然令人深佩二人重情重義，但也令人肅然自警，不敢再有任何微言。

完顏璟手下的得力愛將僕散癸眼見此等情勢，心中着忙，他咬了咬牙，終於還是不顧一切的越班而出，跪下求道：「請陛下聽微臣一言。」

盛怒中的金世宗，已失去平日的從容大度，他用兇狠的目光盯着僕散癸道：「你要替完顏璟求情麼？」

僕散癸道：「臣不敢！只有一事不明，請陛下賜教。」

金世宗咬咬牙，道：「講！」

僕散癸道：「回陛下，都元帥未知身犯何律，法犯哪條，陛下為何要將他處斬？臣位列朝班，不敢不問。」

金世宗自然知道僕散癸是完顏璟都元帥府中最得力的大將，現時位列副都帥之職，亦是朝中的重臣之一。當年就是他隨完顏璟潛入海陵廢帝軍營，說服海陵廢帝的部屬，把殘暴的海陵廢帝擊殺，金世宗才能坐穩目下的帝位。這般轉念，金世宗對僕散癸的恨意登時消了一點。但其中的內情又委實難以在羣臣面前言宣，金世宗略一沉吟，便稍微放軟了口氣，道：「卿以為朕是否瘋？是否傻？」

僕散癸忙回道：「陛下聖明，豈有瘋傻之理？」

金世宗點點頭，道：「卿既知朕不瘋不傻，豈會錯殺無辜？又豈會殘殺自家骨肉的？其中的因由，卿日後自然清楚，下殿去吧！」

金世宗對僕散癸因念他昔日的大功，算是夠客氣的了。但僕散癸却被金世宗這種隱而不露的回答弄昏了。他不甘心就此看着完顏璟命喪刀下，便又叩頭說道：「陛下既然不肯講，臣就不必再問了，但臣以為，就算都元帥犯下彌天大罪，陛下千不念萬不念，尚請念都元帥有功於朝廷，從輕發落……」

「放肆！」金世宗一拳砸在龍案上，吼道：「朕歷來賞罰分明，有功則賞，有過則罰，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何用你在此囉唆！速速退下殿去！否則休怪朕反臉無情！」

僕散癸知已難挽回完顏璟的厄運，就算自己賠上一命，亦是徒然，但又不忍坐視完顏璟喪命，便乾脆長跪不起，但也不再言語。

金世宗大怒，喝道：「僕散癸！汝竟敢居功自傲，蔑視朕旨意麼？」

僕散癸拜伏於地，也不抬頭，却道：「微臣無力挽救都元帥生命，唯有以此表達微臣對他忠心為國的一點敬意！」

金世宗見僕散癸竟肯以生命來替完顏璟求情，心中不禁一動，又驚又疑，驚的是僕散癸素以忠肝義膽著稱朝野，他既肯不顧生命求情，足見他對完顏璟的信任及忠心，若完顏璟當真是如此好色無恥之徒，又豈有如此忠肝義膽的臣屬？莫非此事另有內情？但疑的却是，完顏璟既有如此忠心於他的臣屬，若萌反意，也就易如反掌！

金世宗這般忖料，已動的殺機又復熾烈，他也不理僕散癸，向下面喝道：「內府督堂何在？」

「臣在！」立刻一名圓滾滾的肉球滾出班來，跪在龍案前面。他便是內府督堂，是專管皇室宗親事務的大臣。

金世宗道：「朕命你任監斬官，從速把完顏璟斬了。」

「臣遵旨！」內府督堂接過聖旨，挺着圓肚子便欲下金殿。

內府督堂這一奉旨出午門監斬，都元帥完顏璟便有十條命也必喪無疑。

* * *

金世宗這時不理副都元帥僕散癸依然長跪金殿，拂袖而起，便欲宣旨退朝。

就在此時，文武班中大半朝臣呼啦一聲，一齊走上金殿，呼喊着替完顏璟求情道：「陛下開恩，陛下開恩……就算皇上決斬都元帥，亦須依斬王朝例，寬容三日，以便臣等拜癸！望皇上明鑒。」

金世宗閃眼一看，跪下的羣臣中，除僕散癸外，尚有十位八位朝廷重臣，接而，武班中的首位兵馬大元帥完顏尹皇伯，文班中的太子完顏光、完顏祿等，互視一眼，似乎略一猶豫，亦跟着跪了下來。

本來金世宗之意是欲速斬完顏璟的，但他眼見朝臣的情緒竟因此大受刺激，若自己一意孤行，說不定會有意外麻煩。這般思忖，金世宗只好稍作讓步道：「好吧，朕就依了你等，不許再得寸進尺了。」

羣臣無奈，只好叩頭道：「謝主龍恩！」

金世宗拂袖而起，宣示退朝，他便退入內宮去了。

都元帥完顏璟的部屬僕散癸等，均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僥倖寬斬三日，但三日後若無解救之法，都元帥完顏璟依然難逃一死的厄運。



昭陽公主完顏萍與史超等人商討對策。

但金世宗眼下似已鐵了心，完顏璟不知犯下甚麼彌天大罪，金世宗非斬他不可了，短短三日，如何能尋出妙策相救？

退朝後，僕散癸等一班忠心的都元帥府臣屬，連忙趕赴候斬王犯天牢，向都元帥完顏璟慰問。

僕散癸等趕入候斬天牢的斷頭台，但見完顏璟身披朱紅皇室罪衣，腰紮白布罪裙，亂髮披肩，雙臂倒縛，低着頭，閉着眼，令見者心碎。

僕散癸瞧着，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他不顧三七廿一，大步上前，一把摘出塞住完顏璟口中的栗木，急道：「都元帥！求你快把實情道出來，有甚難言之隱？此處並無外人，何必顧忌。」

完顏璟緩緩的搖了搖頭，沉吟不語，不知為甚麼，到此生死關頭，他依然難下決心，是否把他心中的懷疑坦白道出來。

僕散癸等人狂怒了，因為他們斷信自己的都元帥必定無辜，便發聲大喊道：「都元帥！你若下令，我等就反了！」

完顏璟抬頭張目，大喝道：「我看你等哪個敢妄動！」

眾人都被他這句話驚呆了。

完顏璟又續道：「你等皆金國忠臣，豈可因完顏璟一人而成金國罪人？況且你等這般一鬧，顯見無私變有私，完顏璟的欺君之罪，便跳進黃河亦洗不脫矣。」

僕散癸流淚道：「這又不成，那不成，難道要我等坐視殿下被斬麼！」

完顏璟自然亦不想就此而喪命，他沉吟了一會，便低聲對僕散癸附耳道：「孤王之危，唯有王妹昭陽公主或可相救！但此事切勿讓大王兄及皇伯完顏尹等人知悉，否則，孤王便必死無疑矣！」

僕散癸一聽，便拍手大叫道：「是呀！我怎的就忘了此人也。」

眾大將亦喜道：「如此，都元帥有救矣！事不宜遲，我等這便立即返府中設法營救。」

僕散癸等人迅速離開王犯天牢，返回都元帥府中，商議營救大計。最後確定，當務之急，是把此事速速秘密告知昭陽公主，以便她在金世宗皇上面前設法解救。

就在僕散癸等人在都元帥府秘密商議如何營救完顏璟時，昭陽公主也在苦苦思索，如何救她的二王兄了。

昭陽公主本名完顏萍，排行第四，是金世宗唯一的親生女兒。她自幼喪母后，與她最投契的，便是這位二王兄完顏璟。

依完顏萍的心意，就算二王兄完顏璟犯了欺君的彌天大罪，她也不願他就此命喪。完顏萍的性子最是恩怨分明，別人對她好的，她至死不會忘記，但若別人對她不住時，她亦會記恨在心，非要狠狠報復方才滿意。

她覺得完顏璟是唯一待她最好的王兄，爲了救他，所以就算要她欺君犯上，她也絕不會皺一皺眉！

但昭陽公主完顏萍並非魯莽之人，她雖年僅十八，但却已極有算計。她知悉完顏璟天牢候斬的消息後，便暗暗鬆了口氣，因爲她知道只要二王兄的人頭尚在，就有轉迴之機。

完顏萍又知二王兄因何事被斬，因此心中暗道，若要解救二王兄，關鍵中的關鍵便在父皇的彭、郝二妃身上。

於是，完顏萍便親赴彭、郝二妃的慶衍宮，不着形跡的套取二妃的言語。

在二妃的言語中，她竟然窺探出一個秘密，就是二妃與太子完顏光、三王兄完顏祿有密切交往，因爲彭、郝二妃竟連大王兄腿上的一塊黑痣、三王兄背上的一塊胎記亦知悉，而且這是二妃在嘻笑中無意透露的。

在宮禁森嚴的內宮中，若女子知悉男子的隱蔽特徵，這通常便只有一種解釋，就是此女子與那男子有超乎尋常的神秘關係。

這般忖念，完顏萍又暗道：「如此看來，大王兄與三王兄，與彭、郝二妃必定有某種極不尋常的關係！而因此二王兄此次遭危之事，大王兄與三王兄就必然有所牽連。」

雖然到底是甚麼牽連，完顏萍未能判定，但她確證此點，也就夠了，她料定此事必然出在太子府上。但如何方能證實自己的推斷？完顏萍却又極感爲難了。因爲她深知大王兄素知她與二王兄最爲投契，她若然在此時出面查探太子府，大王兄必定嚴密防範，況且她一個女子，亦絕不可能暗中查探。

這般思忖，昭陽公主完顏萍便立刻想起四位人物，這四位人物並非金朝中人，絕無可能偏袒任何一面；這四位人物武功超卓，若由他們出馬查探太子府，那簡直是易如反掌。

完顏萍打定了主意，便絕不猶豫，她化裝成普通民女模樣，獨自一人偷偷的潛出皇宮，來到外城，在一間客店的住客房門前，輕輕的扣了三下。

這似乎是一種暗號，本來緊閉的房門便忽然打開了。裏面的四位少年男女，均略帶驚異的盯着完顏萍。原來這四位人物，便是曾救過完顏萍一命的史超、徐方玉、阮碧娘、唐清平。

史超他們意料不到，遇劫篷車上的那位少女——昭陽公主還會前來找他們。

但他們已確信她是金國的昭陽公主無疑，因爲當她領着他們入中都城時，別的來人均要接受嚴厲的搜查，但昭陽公主只消低低說了一句甚麼，守城門的官兵竟然就碻的一聲肅立在兩旁，任由她領着他們大步而進。

而且，史超他們也相信昭陽公主對他們並無惡意，因爲她把他們極安全的引進都城，還小心謹慎的把他們安頓在這間舒適的客店裏，還說待她向父皇稟報了，就把他們領去晋見父皇，以便領受父皇的賞賜。

臨分手時，她格格一笑，目注唐清平，饒有深意的道：「你們別出去亂跑呵！讓人知悉你們是宋朝來的，那就凶多吉少，我們就很難再見面了。」

唐清平道：「爲甚麼我們還要再見面？你是堂堂的公主，我們不過是草野小子，而且你已經安全返回你的深宮啦。」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道：「不爲甚麼，但我眞想你抱着我再拚命跑一次啊！」昭陽公主說罷，又悄聲說了一個再見的暗號，便格格的笑着走了。

鬼靈精唐清平被她弄了個滿臉通紅。

史超等人在昭陽公主走後，曾在夜裏摸入中都內城，試圖打探賴布衣的下落，但內城實在太大了，史超等人雖然輕功絕佳，但整整一個晚上，竟連內城的一角也沒跑完，賴布衣的影踪根本就毫無着落。

徐方玉對史超道：「不必再白費勁了。」

史超道：「爲甚麼？」

徐方玉道：「中都太大了，欲僅憑我等四人胡亂搜尋，便再搜一年，亦難尋着賴先生影踪。」

史超道：「二弟有甚麼妙計？」

徐方玉沉吟道：「依小弟之見，昭陽公主似非奸詐之人，她既然說再見，便必定會出來與我等見面，到時再憑她之力，打探賴先生的下落。」

史超一聽，亦點頭喜道：「若打探出賴先生的下落，要救他脫險就並非難事矣。」

徐方玉微笑道：「小弟正是此意，但只怕是時仍須藉助昭陽公主之力。」

史超猶豫道：「萬一昭陽公主一去不返，這又如何是好？」

徐方玉未及答話，阮碧娘已格格一笑，道：「我擔保昭陽公主必定返回。」

史超奇道：「你又不是她，你怎知道？」

阮碧娘嬌笑一聲，道：「你呀，你哪會明白姑娘家的心意？昭陽公主已喜歡上四弟啦！她這位北地姑娘，不似南人的嬌嬌作態，敢恨敢愛，她既然喜歡上四弟，還會不巴巴前來相會麼？」

阮碧娘這一挑明，登時把鬼靈精唐清平又弄得漲紅了臉皮，就連不知內裏究竟的司馬福、李二牛亦哈哈一笑。

史超、徐方玉等人商議的第三天中年，昭陽公主果然依約潛出皇宮，與史超他們相見。

徐方玉一見昭陽公主，便微笑道：「公主果然守信。」

昭陽公主完顏萍走了進去，格格一笑道：「別公主長公主短的，我叫完顏萍，而且我並不是帶賞賜給你們，反而向你們求助來了。」

史超等一怔。徐方玉微微一笑，道：「完顏姑娘貴爲大金國公主，又在大金國的都城，一呼百應，還用得着我等草野之士相幫麼？完顏姑娘只怕是說笑了。」

完顏萍歎了口氣，道：「世人皆以爲王孫公主貴如天人，但其中的苦處豈是外人所知？就拿我的二王兄來說，他爲父皇的江山立過汗馬功勞，貴爲中都都元帥，但一旦開罪了父皇，便是欺君犯上的死罪，世人皆道虎毒不食子，但皇宮內苑中，根本就沒有世人的溫情。」

徐方玉微笑道：「完顏姑娘如此感慨，莫非又碰上甚麼不如意事麼？」

完顏萍點頭苦笑道：「不但不如意，簡直就是要命的事兒，若在三日之內無法可想，我的二王兄完顏璟便要做刀下冤鬼矣。我正因爲此事前來向你們求助，但不知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接而，完顏萍把二王兄完顏璟之事說了一遍。

史超、阮碧娘、唐清平、司馬福、李二牛等人一聽，均爲之聳然動容，暗道這金國皇宮內苑，亦如宋朝一般，淫亂不堪，因爭風呷醋，便弄至父子骨肉相殘。

徐方玉沉吟道：「你二王兄既然幹下此等大逆不道之事，你父皇自然決意殺他，連公主亦無法令你父皇回心轉意，外人又豈有此迴天解救之力？」

完顏萍歎了口氣，道：「就因爲我那父皇認定二王兄幹了那事，所以鐵了心肝，非斬二王兄不可，但此事經我查探，卻發覺內裏另有內情……因此我才來求你們相助。」

史超奇道：「是甚麼內情？難道那奸情是假的麼？」

完顏萍苦笑道：「不！是眞的！但奸情的主角不是二王兄，而是我的大王兄完顏光和三王兄完顏祿。」

唐清平訕訕的接口道：「既然是你大王兄和三王兄做的，那你父皇該斬他們才是，怎的卻要斬你二王兄？」

完顏萍搖頭苦笑道：「這我就不清楚了，或許是大王兄、三王兄嫉忌二王兄的才幹和地位，便使用這條借刀殺人的毒計吧。但一個是我的二王兄，另二個是我的大王兄和三王兄，無論是誰幹的都非死不可，這眞教人好不爲難也。」

唐清平苦笑道：「哎呀我的大公主，那你到底打算怎樣？你倒是坦白說呵。」

完顏萍見唐清平爲她着急，心中歡喜，便望着他微笑道：「你猜呢？你猜我會怎樣？」

唐清平歎了口氣，苦笑道：「在這要命的節骨眼上，虧你還有心情去玩捉迷藏。」

完顏萍眼珠一轉，道：「如何處置麼？我倒已有了主意啦，但看你們是否願助我一臂之力？」

唐清平微笑道：「那麼，是捨一還是捨二？自然是保二捨一啦。」

完顏萍卻斷然的猛一搖頭道：「不，我的主意是捨二保一，因爲二該死，一卻是清白無辜的。」

眾人一聽，也就明白，完顏萍的意思，是爲了保住她二王兄，就顧不得她大王兄和三王兄的死活了！由此可見她與二王兄的兄妹感情之深。

徐方玉忽然道：「聽公主之言，你的二王兄精忠衛國、禮賢下士，大有功於朝廷，但大王兄卻是偏激淫蕩的庸材，那爲甚麼你父皇卻捨精英而取庸材，立你大王兄爲太子儲君？令你二王兄鬱鬱難舒其治國大志？」

完顏萍苦笑道：「此乃父皇的心曲，誰能明白？但聽說文武百官中，多有替二王兄不值，只有一位皇室重臣是唯一的例外……」

徐方玉立刻抓住不放道：「此人是誰？」

完顏萍道：「此人便是兵馬大元帥，手握重兵，唯一可以左右我父皇的皇伯完顏尹，他曾向父皇力主立大王兄爲太子，果然不久大王兄便被立爲太子了。」

徐方玉點點頭又道：「然則金朝除皇伯完顏尹外，尚有誰出掌朝廷兵權？」

完顏萍道：「金朝兵制，由父皇確立，分爲內外兩大元帥掌管，負責征戰討伐，專門對外的兵馬大元帥，亦即皇伯完顏尹掌管；負責守衛國土，及保衛京都朝廷的是都元帥，此職由二王兄完顏璟出任。金朝中，手握兵權的，唯皇伯完顏尹及二王兄完顏璟而已。」

徐方玉沉吟不語，他思忖半晌，便猛然醒悟其中的諸般利害關節，心道若有人圖謀不軌，欲奪帝位的，最大的障礙，自然是手握重兵而又精忠爲國的都元帥完顏璟，亦即完顏萍拚命營救的二王兄，若她的二王兄一死，則她父皇的帝位，便就崩塌一半了……這顯然並非皇宮內苑淫亂爭風如此簡單，其中必定牽涉一宗謀奪帝位的天大陰謀。

這般判定，徐方玉的心就突突的一跳，不知如何處置。因爲這是敵國內部的訌變，形勢上對南宋大爲有利，他若然助昭陽公主平息這場內變，豈非反助了敵國一臂之力？這勢難答允！但若然拒絕昭陽公主所請，解救賴布衣的重任又極難辦成。因爲若不藉昭陽公主之助，要救出賴布衣簡直有如鏡中取花水中撈月，不說皇宮內苑禁衛森嚴，高手雲集，單是金朝的第一國師金紇烈和他手下七怪，他師兄弟四人就斷非其敵，更何況偌大中都，他等六人行動不便，休道救出賴

布衣，便連他的影踪亦勢難尋着。

這般思忖，徐方玉就斷定，他們無論如何亦不能與昭陽公主翻臉，只能與她着意週旋，於是，徐方玉忽然便微笑道：「完顏姑娘若以爲這只是一宗宮廷淫亂之案，哪就大錯特錯了。」

昭陽公主一怔道：「此事分明是大王兄和二王兄與父皇的二妃淫亂，卻反而嫁禍給二王兄，若非宮廷淫亂，卻是甚麼？」

徐方玉微笑道：「若如此簡單，那在途中劫殺公主的主謀人是誰？主謀人爲甚麼要得到據說有你太祖遺詔秘密的玉珮？又爲甚麼突然又發生了這宗同樣是因爲一塊玉珮而起的宮廷淫亂之案？而這兩件大事又爲甚麼發生在同一時間？若然對方的陰謀得逞，公主以爲會發生甚麼後果？」

昭陽公主完顏萍冰雪聰明，她想了想，便接口道：「如此以來，不但內藏太祖遺詔秘密的玉珮落入對方手上，而且二王兄又被對方除去，金朝的兵權盡歸一人手上，此人屆時便可以爲所欲爲矣……徐大哥，我猜的可對？」

徐方玉點頭微笑道：「公主果然冰雪聰明。」

完顏萍又接道：「如此一來，若此人圖謀不軌，他不但重兵在握，父皇又失去二王兄這位護國中堅，此人欲謀帝位，那當眞是易如反掌矣……啊，幸虧徐大哥一言提醒，此事果然是一宗欲謀作反的驚天大事。」完顏萍失聲驚叫道，她驚惶的看着徐方玉，又道：「可惜父皇已鐵了心肝，就算我拚死向他進言，但無憑無據，他如何會信？這卻如何是好？二王兄的斬期只剩二日二夜時間矣。」

凝神捕音　驅蛇殲妖

徐方玉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如今之計，唯有請一人出馬相助，或可挽狂瀾於不倒。」

昭陽公主完顏萍一聽，又驚又喜，忙道：「這位能人是誰？徐大哥只管道出來，我完顏萍就算是爬，也必然爬去求動他出手相助。」

徐方玉苦笑道：「若他肯相助，公主也不必苦苦求他，若他不肯，公主就算封個王侯他做，也難令他心動，一切但看你運氣如何了。」

完顏萍急道：「此人端的是誰？現在何處？請徐大哥直說無妨。」

徐方玉苦笑道：「此人目下是你金朝的階下囚，因爲是你父皇下令國師金紇烈把他擄劫來中都，但目下他到底在何處被囚，便連我等亦不知道，此人便是名震四方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你只要尋着他，他又答允相助，徐某敢擔保，此事必定可以逢凶化吉，但不知公主能否尋着，賴大俠又是否答允相助吧了。」

昭陽公主完顏萍一聽，便得意的格格一笑，道：「既然賴大俠身在中都，我就必定可以把他尋到，屆時我自然有辦法令賴大俠出手相助，事不宜遲，我這就立刻回去設法行事，但徐大哥等既已答應相助，屆時可莫反悔呵。」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好，一言爲定，若你尋着賴大俠，他又答允相助，我等自然樂於相助。」

昭陽公主忽地伸出掌來，與徐方玉輕輕一擊，道：「這就定啦，徐大哥切莫四處走動，只管在此地等候消息便了。」

昭陽公主完顏萍說罷，轉身就走，甚是乾脆俐落。

完顏萍一走，唐清平便歎了口氣，苦笑道：「此人若非生於帝王之家，又毫無武功，倒是江湖的一把辣手貨色。」

阮碧娘格格一笑，道：「但她雖貴爲公主，卻似乎對你情有獨鍾哩。」

唐清平搖頭擺手苦笑道：「天呵，若眞箇要我鬼靈精娶這等公主爲妻呵，我不如立刻進地獄也。」

阮碧娘格格一笑，道：「爲甚麼？四師弟，完顏姑娘不但貴爲公主，而且嬌俏無比，與你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唐清平扮了個鬼臉道：「三師姐此話爲甚麼不向大師哥說呵？他大概不怕進這冷酷無情的皇宮地獄也。」

阮碧娘臉一紅，微咬唇道：「他敢？」

唐清平大笑道：「他有甚麼不敢？這明擺着是威風八面的大金國駙馬爺麼。」

衆人意會史超與阮碧娘的親暱，均會心一笑。

史超臉上微紅，但明知這是唐清平的玩笑，也不理他，反而對徐方玉道：「二師弟，難道我等果眞要助這敵國公主麼？」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小弟此乃敵營借箭之計，如小弟所料不差，完顏萍此行必可尋着賴先生，既已尋着賴先生，一切便有主意。想賴先生必定不會答允相助敵國之事，到時我等立助賴先生逃出中都，完顏萍也不能怪我等言而無信。」

衆人一聽，又仔細商議了小半天，均感徐方玉此計，確是唯一可行的妙着。

但就在此時，史超忽然悄聲道：「外面有三人上來，是二男一女，嘿，女的是完顏姑娘，一位男的身懷武功，另一位男的卻到底是誰呢？」

衆人均知道史超「凝神捕音」的絕頂功夫，他既如此說，事實就絕無差錯。

因此衆人心頭均感一凜，暗道完顏公主爲何如此快速便折回？她帶了二人上來有甚麼企圖？其中一人還是懂武功的，莫非她已窺穿他們的算計，要來要脅他們就範麼？

唐清平先就沉不住氣，道：「莫非這刁蠻公主找來高手，要對付我等麼，嘿，我等這就先殺出去，把這刁蠻公主擒了，還怕她不乖乖就範麼。」

史超目注徐方玉，卻不再作聲，徐方玉略一沉吟，便道：「此時尚不宜妄動，若彼此撕破面皮，事情就更加棘手了，暫且沉住氣來，瞧清對方的來意再作打算。」

衆人一聽，均佩服徐方玉的冷靜，因爲若對方有備而來，就算搶先殺出去，亦必定討不了好，因爲這是金朝的京師重地，他們就算有三頭六臂，亦難殺出千軍萬馬的重圍，更何況賴布衣尚在金人的手中。

衆人沉住氣，等來人上來，但也凝神戒備，以防不測。

客房門外，又有人輕輕的扣了三下，果然是昭陽公主完顏萍，因爲只有她知道這見面的暗號，而且只有完顏萍才能如此拍門，任何聲音一經入史超的耳中，就甚難有所遁形。

史超神色一凜，便猛地把房門拉開了，他忽然就又驚又喜的猛地一怔。

因爲外面果然是昭陽公主完顏萍和一位勁裝男子，一望而知此人必身懷上乘武功，但另一位男子，卻神色自若的望着衆人微笑，原來他便是衆人苦苦追尋月餘的尋龍大俠賴布衣。

一見賴布衣終於現身，史超、徐方玉、司馬福、李二牛等人均感心頭一寬，神色就自然多了。

賴布衣領先大步走了進來，完顏萍跟在賴布衣後面，最後是那位勁裝男子。

完顏萍剛走進來，便格格一笑，道：「如何？你們的賴大俠不是安然無恙被尋回了麼？」

衆人也不理完顏萍的逗笑，先就搶着與賴布衣相見。賴布衣把他與昭陽公主相見的事先略略說了，然後他指着那位勁裝男子，向衆人引介道：「這位便是金朝副都元帥僕散癸將軍，他正爲了營救公主的二王兄完顏璟四出奔走呢。」

衆人一聽，這才明白，昭陽公主有這位負責中都守衛的副都帥相助，自然可以輕易尋着賴布衣了。

史超又驚又喜道：「天幸賴先生安然無恙，但賴先生果然已答允相助完顏姑娘麼？這卻是大金國宮廷內變的事。」

史超的言外之意，是暗示賴布衣，此事是敵方金國之事，若他不答允相助，便相機逃走可也。

但賴布衣卻神色自如，倒似甚爲樂意出手相助。

徐方玉亦沉不住氣了，坦然道：「賴先生之意到底如何？我等只等賴先生一句話，便可決斷。」

完顏萍格格一笑，搶先道：「賴先生已答應出手相助矣，徐大哥還有甚麼話可說？」

徐方玉急道：「此事當眞？賴先生當眞答允出手解救金人之危？」

賴布衣含笑點頭，道：「賴某果然已答應了。」

徐方玉奇道：「但這是我等大對頭金國之事，賴先生難道改變了助宋抗金的宗旨了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賴某經月餘靜思，又經實地勘查，已然勘破七星伴月大龍圖天下運勢矣，但此事非細說之時，目下勢必先行解救金國此番危變，然後一切再作打算。」末了，賴布衣神色甚是決然，顯見他對此事並非神思錯亂，而是胸有成竹了」

徐方玉、史超等人一聽，便不再發話，因爲他們深知賴布衣所決之事必有其理，而且他一旦決定，便勢難改變。

徐方玉略一沉吟，便道：「既賴先生主意已決，便不必再行猶豫，如何下手，請賴先生定奪便是。」

賴布衣含笑目注徐方玉，道：「徐兄弟目下已領悟乾坤册上眞傳了麼？」

徐方玉苦笑道：「乾坤册博大精深，徐方玉愚昧，至今尚僅悟得其中一、二而已，徐某正欲向賴先生仔細聆教哩。」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此時非論此時機，但你既能領悟其中一、二，已足見甚有天資，日後再加努力，不難盡吸精華，目下此事，徐兄弟有甚麼見解？僕將軍乃忠肝義膽之士，不必有甚麼猜疑。」

徐方玉聞言目注僕散癸，他雖然不懂相人之術，但見此人果然滿臉正氣，心中便大生好感。他略一沉吟，便道：「依徐某之見，此事牽連重大，內情極爲兇險，對方既已搶佔先機，我等只能來個釜底抽薪，先行撲熄最危險的火頭再作打算。」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好，就先來個釜底抽薪便了。」

完顏萍急道：「這釜底抽薪是甚麼妙計？二王兄的生命只有二日時間了，千萬拖延不得。」

賴布衣微笑道：「無妨，因按公主所道你二王兄的時辰八字，斷非夭折之人，雖一生中有三大災劫，但均可逢凶化吉，並無大礙，再者賴某亦已細勘你完顏一族祖墳陵墓，金世宗已得祖墓龍氣，乃完顏一族唯一的眞命天子，目下雖災星臨頭，但不久便復清明，在他手下斷不會錯斬無辜，此亦賴某答允相助公主的原因之一。」

完顏萍又驚又喜，道：「賴先生便能這般肯定麼？」

司馬福這多日來憋了一肚子話，這時雖與賴布衣重見，但又苦於無暇說話，忍不住便插嘴道：「他如何不敢？若他願意呵，把你大金國過去、現在、將來上下三百年大事點透，亦並非甚麼天大的難處。」

完顏萍輕輕一吐舌頭，格格一笑，看着賴布衣道：「賴先生，眞的如此

麼？」

賴布衣微笑道：「完顏姑娘休聽我這兄弟胡誇，實不相瞞，賴某其實早與你父皇見面矣，若非如此，賴某亦不敢如此判斷。」

完顏萍一聽大喜，連僕散癸臉上亦露笑容。但史超、徐方玉等人卻又一怔，暗感此行的遭遇越來越神機莫測了。

完顏萍大喜道：「那好呵，父皇既然肯帶賴先生上太祖墓，必定心中極爲信賴，若賴先生當面向父皇揭露大王兄、三王兄的毒計，二王兄就必可沉冤昭雪矣。」

賴布衣苦笑搖頭道：「完顏公主之言差矣，若你父皇如此輕信片面言辭，他如何治國？如何是一位眞命天子？若無眞憑實據，就算賴某說得天花亂墜，你父皇亦斷不會輕易相信。」

徐方玉接口道：「因此目下最緊逼的，是要取得你大王兄、三王兄與彭、郝二妃淫亂的鐵證，若鐵證在握，那你的父皇就不得不信，起碼亦會先行打消斬你二王兄的旨意！」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這便是徐兄弟的釜底抽薪之計！但皇宮內苑禁衛森嚴，太子府更是龍潭虎穴，若非大智大勇之士，如何偵悉彼等奸情？」

徐方玉歎了口氣，道：「既然賴先生已決意相助，我等尚有甚麼好說？說不得便上皇宮內苑闖一闖便了。」

完顏萍、僕散癸一聽，均驚喜道：「難得徐兄弟等如此仗義相助，我等必全力照應便了！昭陽宮、都元帥府隨時歡迎徐兄弟等大駕光臨！」

徐方玉卻微笑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要探皇宮，必先熟習地形。」

完顏萍一聽便道：「既如此，我設法引徐大哥等入內苑便了。」

賴布衣卻搖頭道：「此事不可，完顏姑娘到底是公主身份，若平白多了男子在身邊，必引起對方的懷疑，若對方早有防範，要偵悉彼等奸情就難上加難了。」

完顏萍到底是公主王孫，如何有這等闖陣探險的經驗？聞言之下，登時便沒了主意。她焦急的瞪着賴布衣，道：「依賴先生說，這如何是好？」

與完顏萍同來的副都元帥僕散癸忽然道：「公主，末將倒有一計，就是請徐兄弟等，扮作都元帥府中兵士，隨末將出入巡皇宮，如此，定可瞞過太子等人的耳目。」

衆人一聽，均覺此法甚是妥當，便決定依計而行。

僕散癸先差人弄來兩套將校服飾，由徐方玉、唐清平穿戴妥當，然後即隨僕散癸先行返都元帥府。

史超、阮碧娘則留在店中，負責保護賴布衣、昭陽公主等人週全。

昭陽公主完顏萍堅決不肯返宮，定要在店中等候消息，以便一旦取得證據，便趕入宮中，向父皇金世宗稟奏。

* * *

一天一夜過去，皇宮裏面毫無動靜，亦沒任何消息傳出，徐方玉、唐清平二人倒似乎白失踪了。

二王子完顏璟的斬期便是明日正午，距此刻僅剩一晚半日的時光了。

這時已是晚上初更時分。賴布衣、昭陽公主完顏萍、史超等人呆在店中，半步也不敢離開，苦等着皇宮裏面的消息。

完顏萍越等越心焦，不禁急道：「莫非徐大哥他們出了事，被大王兄先下手爲强，被困在太子府中麼？否則一日一夜已過，怎的尚毫無動靜？」

史超微微冷笑道：「普天下間，能把我二弟、四弟困住的地方，只怕尚未降世！況且他二人又有僕將軍鼎力相助，史某敢料必無大礙。除非……」

完顏萍急道：「除非甚麼？史大哥爽快人，此時怎的反而吞吞吐吐？」

史超沉聲道：「除非我等所信非人，僕將軍中途變卦，那二弟、四弟就險之極矣！」

完顏萍一聽，便失聲笑道：「史大哥多慮矣！依我所見，僕將軍與二王兄乃生死之交，若教他替代二王兄去死，他也絕不會稍爲皺眉！他深知此事乃爲了救二王兄，必拚死以赴，豈會中途變卦！史大哥不信，可請教賴先生便了。」

賴布衣點點頭道：「僕將軍果然是忠肝義膽之人，此人絕對可以信賴！」

既賴布衣亦這般斷定，史超等就放心了。於是衆人不再異議，雖難免心焦，但也只好靜待二人的消息。

此時，在皇宮中，正有兩條蒙面黑影疾如箭矢的在黑暗中飛射。

一來是兩條黑影動作太快，二來今晚皇宮的禁衛似乎特別鬆懈。因此兩條黑影在皇宮內苑中竟可來去自如。

這兩條蒙面黑影，便是徐方玉和唐清平。他二人由僕散癸安排，先行扮作皇宮禁衛軍士，經一日一夜的巡察，早已熟悉了皇宮裏面的地形。

今晚，僕散癸又冒險減少了皇宮禁衛軍的人數，因此防範便顯疏落，大增了徐方玉、唐清平前去窺查皇宮的方便。

在黑暗中，徐方玉、唐清平已疾速的繞皇宮飛巡了一遍，但只見金世宗入了昭寧宮後，便再無任何動靜。太子宮亦一片黑暗，似乎太子完顏光早早便安歇了。

徐方玉與唐清平在黑暗中對視一眼，徐方玉朝前面一呶嘴，唐清平會意的點頭，於是兩人又向皇宮的西面射去。

兩人將近彭妃的慶衍宮時，剛要挨近窺探，突見又有兩條黑影，甚快的竄到宮門前，然後又回頭，往四周掃視了一遍，才伸手在角門上輕輕扣了三下。

突然，慶衍宮的角門便移開了一條縫，兩條黑影便鑽了進去。

徐方玉與唐清平隱在黑暗中，又屏息靜氣，憑二人的功力，就算在身邊三尺，亦休想發現。

徐方玉與唐清平在黑暗中交換了一下眼色。唐清平示意道：「莫非是賊？」徐方玉搖搖頭：「不對！豈有賊會叫門？」

唐清平示意道：「莫非辦事串門？」徐方玉擺手道：「正經辦事，豈會賊頭賊腦、鬼鬼祟祟？而且，這兩人必是男子。」

唐清平失笑示意道：「難道男子便該死麼？你我亦是男子！」

徐方玉回道：「禁宮內苑，除非奉旨，否則嚴禁男子出入！但奉旨又何必閃縮？可以斷定，兩條黑影必有不可告人之秘！」

唐清平領會徐方玉之意，便欲電射而起，上前窺探動靜。

就在此時，角門又開，燈光閃處，有個小太監探出腦袋，舉着燈籠，東張西望，似在窺探外面的動靜。

徐方玉心中一動，便朝小太監那面一呶嘴，作了一個「擒活口」的手勢。

唐清平一見，即一閃而出，猶如電射的黑貓竄到小太監面前，小太監根本尚未看清唐清平的身形，便被他的「一指化三千」點穴絕技連點了兩處啞穴，然後把他一揪而起，連人帶燈籠竄回徐方玉這面，扔在徐方玉的面前。由於速度太快，連燈籠亦給疾行的勁風刮熄了。

在黑暗中突被揪着飛了數十丈，這小太監以爲碰上甚麼鬼怪，幾乎被嚇昏了，但他被點了啞穴，便連一聲驚叫亦喊不出來，只見他張大嘴巴，模樣甚是可笑。

徐方玉趁小太監驚魂未定，伸手拍開了他被點的啞穴，劈頭便沉聲道：「我乃金紇烈國師手下，奉旨秘密查宮。方才已見二人進了彭妃宮中，說！這二人是誰？若有半句虛言，先斬掉你的手脚，然後丟去餵狗。」

俗語道：「太監的肉酸，連狗也不咬。」因此丟去餵狗是懲治犯事太監的一種內宮酷刑。

小太監一聽，他本已驚魂未定，被徐方玉這一嚇，而且他也聽說過國師金紇烈的厲害，因此更被嚇得三魂不見了七魄，搗蒜似的點頭道：「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奴才說！奴才一切直說……」

徐方玉又好笑又好氣，沉聲道：「好！你若然直說，便不難爲你，方才那兩人是誰？」

小太監驚惶道：「……是……是兩位千歲爺……太子和三王爺……」

徐方玉與唐清平一聽，心中便突突一跳，徐方玉又沉聲道：「你見過他們進宮多少次？」

小太監道：「…… 奴才記不清了……但總有十數次了！」

徐方玉又道：「他們進宮幹甚麼？」

小太監驚惶失措道：「奴才只管在外面守門，如何敢知道二位千歲爺進宮幹甚麼！」

徐方玉與唐清平交換了一下眼色，唐清平明白徐方玉之意，便伸指疾點小太監的啞穴，嘿嘿微笑道：「你既已供出兩位千歲爺，在此地便只有死路一條，我帶你去一處安全的地方先行隱身再作打算。」

唐清平說罷，揪起小太監即電射而起，眨眼便失了踪影。

徐方玉在黑暗中略一沉吟，心道：「雖已弄到一個活口，但只怕那皇帝老兒偏幫太子，不信這小太監之言！嘿，爲人爲到底，徐某就替那刁蠻公主再取一件物證便了。」

徐方玉心念甫動，便一竄上前，悄悄推開角門往裏面一瞧，但見裏面偌大的庭院空無一人，靜悄悄的。

徐方玉閃身進去，先把角門關好，然後轉假山，過太液池，挨近彭妃的寢宮前面。但見裏面燈光半明半暗，隱約傳出男女的笑聲。

徐方玉一步竄到窗前，運力於指，朝緊閉的宮窗沙玻璃上一點，厚厚的沙玻璃便被他的指力射穿一個小洞。

徐方玉的眼珠貼近小洞往裏面一瞧，饒是在黑暗中，徐方玉自感臉皮亦突地漲紅。

原來在華麗的寢宮中，竟有兩對男女，精赤條條的坐在紫藤床上，摟作一團，不斷的嘻哈調笑。

只聽左面的一位男子哈哈一笑，道：「大王兄果然好計！不但坐穩了太子位，帝位也不日到手，連父皇的愛妃亦一併先行享受了！」

這男子懷中的裸女嘻笑道：「按理太子殿下不會想出如此妙計，莫非是郝妃妹妹教他的麼？」

右面男子懷中的裸女嬌笑道：「妹妹豈敢相教太子千歲？該道是太子千歲洪福齊天，該享帝位，才由他自己想出這條嫁禍東吳、一石二鳥的絕頂妙計。」

左面的裸女又浪笑道：「這還是多虧郝妹妹你精於演戲，把個老皇帝哄得鐵了心肝，立刻要斬那不識時務的二王爺完顏璟麼！」

左面的男子接口道：「說眞的，大王兄！小弟眞不明白爲甚麼那黑面神似的皇伯父完顏尹，竟忽然處處護着大王兄你？」

右面的男子呵呵大笑道：「皇伯父大概已料定王兄已坐定了帝位，他雖然是兵馬大元帥，但終究是王兄的臣下，他這是識時務者爲俊傑，搶先一步討好朕麼！呵呵！」

這男子此言甫出，左右兩面摟作一團的四名男女隨即一陣嘻哈浪笑。

在外面的徐方玉此時已確定無疑

，左面的那對男女就是三王子完顏祿和彭妃；而右面的一對，則是太子完顏光和郝妃。此時大概料定完顏璟必死無疑，因此摸入彭妃的宮中，與父皇的彭、郝二妃肆意淫亂。

徐方玉心中一陣惱怒，暗道：「這等無耻的男女，休論別的，光是如此淫亂一條，便死有餘辜矣！」

徐方玉略一沉吟，暗道：「如何方可取得太子身上的證物？若這般硬闖進去，雖或可得手，卻難免打草驚蛇，況且萬一驚動宮中的禁衛，便連自己亦難以脫身矣！」

想到「驚動宮中禁衛」此點，徐方玉忽然微微一笑，心道：「徐某何不來個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妙着？也好教金人見識見識諸葛孔明的妙計厲害！」

這般轉念，徐方玉便忽然電射而出。他繞慶衍宮轉了一匝，便悄悄的摸入慶衍宮的御厨，不管三七廿一的把火水、食油往柴薪上澆去，然後向柴薪上扔了一把火。

一會後，厨房便騰起了冲天大火！整個慶衍宮登時亂作一團。整個皇宮的禁衛亦被驚動了，紛紛大叫失火。

此時徐方玉卻已竄返寢宮這面，但見寢宮裏面的四名男女正亂作一團。徐方玉見機不可失，立刻以石擊滅寢宮中的紗燈。趁着黑暗，徐方玉即猱身而進，疾如電閃的在四名男女身上各點一指，四名男女登時僵坐床上，摟抱着，口能言，但身子卻動不了分毫。

徐方玉即探手在太子完顏光的服飾上摘下一塊飾物，用手指一按，知是一塊印章，心中大喜，隨即電射而出。

此時，宮中的禁衛大多趕去救火，徐方玉大可從容而退。他心中暗笑道：「四人身上的穴道不消一個時辰即行自解，到時這四人只怕以爲碰上鬼怪矣！」

徐方玉不敢再稍逗留，疾速出宮，在皇宮後面的都元帥府中與唐清平、僕散癸會合，便即向僕散癸告辭。

僕散癸道：「徐兄弟、唐兄弟請速向昭陽公主稟報，然後請她立即進宮，待明晨一早，皇上臨朝之前，先行向皇上奏知太子與彭、郝二妃的奸情。小太監暫留末將府中，待時機成熟，便押他入宮見駕，到時人證、物證俱在，還怕太子不乖乖伏法麼！」

徐方玉點點頭，道：「那宮中的這場火卻不能任其蔓延，否則事情就鬧大了。」

僕散癸呵呵一笑，道：「兩位兄弟放心！末將這就全力督率士卒救火，不然，火燒皇宮之罪，末將便有十個腦袋也承擔不起！」

徐方玉略感歉意，道：「是徐某一時情急，爲取得證物，替將軍增添了痲煩！」

僕散癸呵呵大笑道：「兩位仗義救二王爺，末將感激還來不及，尚敢言甚麼痲煩！兩位兄弟放心，一切末將自會妥爲處置。」

徐方玉亦微微一笑，心中暗佩僕散癸的忠心爲主，便不再說甚麼，與唐清平一道電射而去。

不一會，徐方玉、唐清平便一先一後掠回賴布衣等人落脚的客店，他兩人也不打正門而入，掠上屋檐，然後來個燕子投林，越窗而進。

賴布衣、完顏萍、史超等人正自心焦難奈間，猛見徐方玉與唐清平猶如天兵降臨，完顏萍也管不得甚麼公主身份，一步趨前，執着唐清平的手，便連聲道：「怎的了？怎的了？你們快說呀！」

鬼靈精唐清平被完顏萍當衆執着雙手，他到底是初懂男女情事的大孩子，馬上便臉紅了，苦笑搖頭道：「哎呀，我的大公主……你總得讓我喘口氣再問不遲。」

阮碧娘與完顏萍相處時日，二人無話不說，已甚投契，完顏萍還一口一句「阮姐姐」，直把成了孤兒的阮碧娘喊得心都甜了。這時她一見完顏萍緊執着唐清平的手硬是不放，唐清平被她弄得臉也紅了，便笑道：「完顏妹妹眼見四師弟無恙而歸，心中高興，樂極忘形，因此便連二師哥這主謀人也不理了！不然，完顏妹妹爲何捨主求次，不問二師哥，反而纏着四師弟這鬼靈精？」

衆人一聽，雖在焦慮中，亦不禁莞爾一笑。

昭陽公主完顏萍卻丁點沒臉紅，反而格格一笑道：「是又怎樣啦？誰叫徐大哥老是高深莫測的教人生畏？我眞的喜歡唐哥哥的鬼靈精嘛！但先不說這些，天快亮了，救人要緊，探皇宮之事，到底如何了？」

＊　＊　＊

唐清平這時已抽出被完顏萍揑着的手，訕訕的笑道：「一切均是二師哥的主意及功勞，你問他去吧！」

完顏萍見自己把唐清平弄得滿臉通紅，覺得很有趣，便格格一笑。她想起二王兄即將斷頭的事，便無心再與唐清平糾纏了，她向徐方玉轉過身來，一派正經的道：「如此，請徐大哥指教便了。」

阮碧娘笑道：「好啊，面對二師哥，完顏妹妹忽然正經經八百起來了。」

完顏萍嘴下不饒人道：「這叫做進甚麼廟燒甚麼香也！誰像阮姐姐你，對着史大哥，只敢偷偷的笑，不讓人知道你甜在心裏……徐大哥請說呵，我在洗耳恭聽着呢！」

徐方玉微微一笑，把夜闖禁宮的事扼要的對衆人說了。末了，徐方玉取出那塊玉印，遞給完顏萍，道：「完顏公主認得此物麼？」

完顏萍略一端詳玉印，便失聲叫道：「好呵！這便是大王兄獨一無二的

太子府玉印！如今人證、物證在手，我倒要看看大王兄如何向父皇交待……這下大功告成矣！」

衆人一聽，均感一喜。因爲如今小太監被扣在都元帥府中，人證穩如泰山；這塊玉印是淫亂現場所得，而且是太子獨一無二的信物，人證、物證俱在，鐵證如山，完顏光、完顏祿便有十張嘴，亦洗脫不了罪名了。既然淫亂禁宮的事並非二王兄完顏璟所幹，他自然就回復清白之身，免了殺身之禍。

但唯獨賴布衣卻沉吟不語。

衆人一見，又感驚疑。徐方玉深知賴布衣料事如神，便忙道：「此事莫非有何不妥之處麼？」

賴布衣默默沉思半晌，方道：「徐兄弟此行並無不妥，不過，只怕因此而觸發金世宗運命中一大災劫。」

衆人一聽，大爲驚奇，暗道事情看來甚爲順利，怎的便會觸發金世宗的災劫？

完顏萍雖已知賴布衣身具絕學，不然爲何連父皇金世宗亦對他如此厚待？但她到底並沒目睹，因此對賴布衣一口判定她父皇面臨大災劫便甚不以爲然。

完顏萍格格一笑，道：「賴先生莫非眞有神仙之能，未卜先知麼？不然，怎的遠隔皇宮，竟料定父皇面臨天大災劫？」

衆人均感完顏萍此言雖稍嫌唐突，但也暗有同感，急欲知悉答案。

但司馬福、李二牛卻互視暗笑，他兩人自到高要郡地域，迭遭奇事，竟連插言出主意的機會亦失去了，心中正大感納悶，這時一聽昭陽公主完顏萍之言，便在肚子裏暗笑道：「你雖然貴爲公主，但如何知悉世上的奇人異士？再碰上我等這賴先生呵，還不把你弄得頭昏腦脹麼！你也不想想，賴先生既已親臨你家太祖陵墓勘察，你完顏一族上下三代運命便盡在他掌握計算中，更休道你區區一個金世宗的運數矣！」

司馬福、李二牛到底是賴布衣的心腹，賴布衣的心事竟被二人猜中了八九。只見他微微一笑道：「賴某與你父皇有一面之緣，且曾臨你太祖陵墓查察，一來你父皇形格已露災危，二來你太祖陵墓雖可出眞命天子，但礙於格局，引致皇室殘酷爭鬥，無日無之，目下太子淫亂之事，不外是誘發災危的契機吧了！」

完顏萍驚道：「那災危是否可免？」

賴布衣搖頭道：「應發必發，勢不可免。」

完顏萍道：「憑賴先生之能亦不可以麼？」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非神，實難有回天之力！」

完顏萍急道：「既如此，我等所做一切，豈非徒勞無功，反招其禍麼？」

賴布衣微笑道：「這又不然，福中禍所伏，禍中福所待；無福豈有禍？無禍又焉有福？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等所能做的，不外是促發禍福交替便了。」

完顏萍迷惑道：「然則我等該如何行事？」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且按原計，應做便去做是了。」

完顏萍想了想，到底不甚明白賴布衣言中之意，她心性爽快，想不通便不去想了，反而格格一笑道：「是極！是極！我這便立即返宮，趕在父皇早朝之前，向父皇稟明大王兄、三王兄與彭、郝二妃的奸情！如今人證、物證俱在，還怕他們抵賴不認麼！若父皇因此早作定奪，這場災危豈非可以立刻消弭麼？到時，賴先生之言只怕便不靈驗矣！」

賴布衣微笑道：「果然！果然！完顏公主只管盡速行事便了，此乃消弭災危的唯一可行之法，賴某今回亦委實不欲所料靈驗！」

昭陽公主完顏萍一聽，眼見此時已是三更時分，距五更早朝只有短短兩個更次，便不敢再稍逗留，立即便要潛返內宮，以便立刻向金世宗稟報。

阮碧娘擔心道：「完顏妹妹孤身一人，路上只怕會出甚麼事兒！爲人爲到底，四師弟呵，你既已熟悉內宮地形，就辛苦多一次，送完顏妹妹回宮便了。」

唐清平臉上一紅，忙道：「要送，三師姐送便了。孤男寡女，成甚麼樣子？」

阮碧娘正欲再取笑，徐方玉卻接口道：「四師弟但走一遭吧！你只要把公主送返宮中便可折回，若諸事順利，我等便要求公主設法取回賴先生的七星伴月大龍圖矣！」

完顏萍格格一笑道：「好說！好說！若大功告成，賴先生的大龍圖便包在我身上便了！」說罷，又扭頭衝着唐清平一笑道：「唐哥哥，走呵！你師哥、師姐均要你送我入宮，你還猶豫怎的？」

唐清平眼見史超及賴布衣亦點頭微笑，知道他二人亦要自己護送公主，便沒法推搪，無奈苦笑道：「我鬼靈精今日算是碰上尅星了！走呵，我的大公主！」

唐清平果然護送完顏萍返宮去了。

兩人走後，徐方玉才微笑對賴布衣道：「賴先生似已瞧出完顏姑娘必定無功而退，但爲何卻不加阻勸？以便另想他法？」

賴布衣苦笑道：「完顏姑娘此行，乃爲他二王兄的災危，並非爲他父皇的災危，因此非要走到底不可，否則她二王兄的災危便不可消退。至於他父皇之危，卻絕非人事所能挽救，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便了！」

就在此時，門外闖進一人，神色倉惶、滿額冷汗，原來卻是副都元帥僕散癸！

徐方玉等未及開口詢問，僕散癸已驚慌失措的叫道：「昭陽公主何在？大事不好！」

徐方玉與僕散癸這時已甚爲投契，見他如此失態，便忙道：「昭陽公主由唐兄弟護送，已潛返皇宮，向她父皇稟報！到底甚事？僕將軍如此驚惶？」

僕散癸一聽，頓足道：「皇宮已成龍潭虎穴！公主此行危之極也！」

徐方玉道：「何來如此嚴重？皇宮不是由僕將軍禁衛麼？莫非那場大火惹來禍事麼？」

僕散癸苦笑道：「徐兄弟弄的那場大火倒被末將救熄了！但在末將全力督率救火之時，皇宮卻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金世宗陛下竟然被人擄去，末將搜遍了皇宮亦無踪跡！如今早朝將近，若在五更前依然不能尋着陛下，金朝的帝位便非太子完顏光莫屬了！」

衆人一聽，亦不禁聳然動容，均知此事果然極爲嚴重！金朝皇宮之內，顯然已發生一場殘酷的宮廷內變了，事態到此地步，竟與賴布衣預料的絕無差異！

徐方玉歎了口氣，道：「豈料賴先生竟一言中的，金世宗果然難逃此劫！但不知把金世宗擄去的人是誰？」

僕散癸苦笑道：「此事都元帥完顏璟事前早有警覺，曾與末將細談此事，當時末將尚感半信半疑，豈料今日果然便發生了這等驚天大事！幹此事的，除了皇伯完顏尹外，滿朝中根本就沒人有此能耐！完顏尹是兵馬大元帥，與都元帥府雖各主內外，但按統制，都元帥府尚逮屬兵馬大元帥帳下，因此，完顏尹若繞過都元帥府轄下的禁衛隊行事，簡直是易如反掌！而且他若與太子完顏光聯合，則皇宮之內，就全屬他們的天下了！」

徐方玉沉吟道：「皇伯完顏尹牽涉此事，事前徐某亦有所料，但想不到他竟然搶先發難，令人猝不及防！如今皇帝被擄，對外自然不會宣佈，他們大可由太子代父傳出聖旨，只道皇帝或病或老，暫不臨朝，朝政自然便歸太子儲君代理，而完顏尹則以皇伯身份攝政，彼等一個是太子儲君，一個手握重兵，唯一可以與之抗衡的二王子都元帥完顏璟又是待斬之身，滿朝文武，誰還敢有半句異議。」

僕散癸驚急道：「依徐兄弟所料，五更早朝將至，太子必定以儲君身份臨朝處政，那二王爺完顏璟就決不會倖免矣！這卻如何是好？豈料一塊玉珮，竟引發了這場彌天大禍！」僕散癸情急之下，便緊執徐方玉雙手，流淚道：「末將如今亦已危在旦夕！太子及皇伯兵馬大元帥的下一個目標必定是末將的人頭！但末將死不足惜，只是

二王爺若不幸歸天，金國臣民便必定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一切但望徐兄弟等援手相助！」

徐方玉苦笑道：「事勢到此地步，徐某亦感茫然！普天下間，若能挽此狂瀾於不倒的，唯賴先生一人而已……僕將軍爲何不去向他求教？」

僕散癸忙又滿臉希冀的轉向賴布衣。

賴布衣自僕散癸闖進，報知皇宮內的驚變，便一直沉吟不語，苦苦思索甚麼。這時也不待僕散　開口相求，便決然道：「僕將軍不必驚惶，若賴某所料不差，金世宗已屆運轉之時矣！」

僕散癸驚疑參半道：「陛下此時已被人擄去，生死未卜，如何卻是運轉之時？」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大亂爲可大治，大禍方有大福，此金世宗祖墓龍格所致，亦是他運命天成！」

僕散癸怔怔的作聲不得，他委實不明賴布衣言中之意。

徐方玉亦感迷惑道：「然則我等只可坐待其運數轉機麼？」

賴布衣道：「這又不然！我等須做的，只能順其運勢而促發之，因勢利導，可望大成！」

僕散癸歎了口氣，道：「賴先生別打謎語矣！如何行事便請賴先生直言！就算要僕某人赴湯蹈火，只須賴先生一句話便可矣！」

賴布衣點頭道：「好！金世宗有僕將軍如此忠心臣屬，正是他的眞命天子形格所致！事不宜遲，我等可分三路而行！目下二王子完顏璟處境最爲兇險，非要馬上搶在對方前面，把他先行營救出來不可！此是第一路，亦是最艱辛的一着。第二路是追尋金世宗的下落，只要二王子完顏璟被救出，對方就不敢對金世宗下毒手，他雖歷災劫，但生命必可無恙！第三路則由賴某出馬，替金世宗的太祖陵墓改形換格，消弭宮廷災劫的根源……第二、第三兩路均可從容而行事，但第一路距早朝僅剩一個更次，而且此事斷不能拖延，否則，經早朝太子正式攝位處政，對方必定加緊防範，那救完顏璟之事便比登天更難矣！」

僕散癸一聽，便決然道：「既然如此，末將就自告奮勇，行這第一路便了！拚將血灑天牢，亦要先行救出二王爺！」

賴布衣點點頭，道：「這第一路的確只有僕將軍方能勝任！但亦不必先存死念，宜以智計取勝！此刻唐兄弟已伴送完顏公主入了皇宮，僕將軍可速與唐兄弟及公主會合，然後立即行事！事成之後，二王子切勿留於京中，可速領他上太祖陵墓，與賴某會合進行第三路功夫。事不宜遲，僕將軍這便速去便了！」

僕散癸猛一點頭，便欲離去，但忽然想起甚麼，不放心道：「末將謹遵賴先生法旨……但解救世宗陛下之事，賴先生卻如何下手？」

賴布衣斷然道：「金世宗目下並無生命之虞，可放在最後行事，如此方可望一舉而達大成！此事賴某已有全盤措置，僕將軍不必憂慮，只管放心速速進行便了！」

僕散癸一聽，雖心中仍感迷惑，但此刻他已毫無主意，只好依賴布衣之計行事，便不敢再說甚麼，向衆人拱拱手，便疾速而去了。

徐方玉目注僕散癸背影沉吟道：「僕將軍似乎對金世宗之事仍然心存疑慮！」

賴布衣微笑道：「此點賴某早已知悉矣！僕將軍以爲目下的危局只能寄望於金世宗脫險復出，但他焉知金世宗運轉之機，全憑陵墓改形換格及救出二王子完顏璟這二步？二王子一日健在，對頭人便一日有所顧忌，不敢向金世宗遂下毒手，因爲彼等不得不替自己留一條萬一的退路！而只有替金世宗的太祖陵墓改形換格，方能徹底保住金世宗眞命天子的運命！只要此二步成功，金世宗就必可脫險復出，而他一旦復出之日，便是金國大治之時矣！」

史超在旁聳然動容道：「賴先生爲他大金國如此大費心血，豈非便宜了我宋朝的對頭麼？」

賴布衣苦笑道：「此時並無金人在此，不妨直道，賴某此番施爲，表面乃爲金朝出力，其實乃爲我大宋百姓着想而已！」

史超奇道：「怎的卻是爲大宋百姓着想？」

賴布衣微笑道：「史兄弟乃聰明人，想想便可明白其中的奧妙！」

史超想了想，雖大感驚奇，但他糾纏於「漢賊勢不兩立」的思緒，因此不能參透其中的微妙，怔怔的瞪着眼珠，卻作聲不得。

徐方玉卻忽然接口道：「是！賴先生果然是一番苦心，徐某明白矣！」

史超奇道：「二弟明白甚麼？有益於金國之事即於我大宋不利，此乃明擺之理，豈有奧秘？」

徐方玉微笑道：「若敵我雙方已成鼎立之勢，那你願與強盜對峙，還是與豁達之士打交道？」

史超笑道：「那自然是強盜殘暴，豁達之士較爲寬容啦！」

徐方玉微笑道：「這便是其中的微妙之處！你想想，宋金的數場大戰，死傷無數、血流成河，挑起戰事者是誰？便是金朝的廢帝海陵王呵！但自金世宗登位後，即勤於自治，兵災頓熄，不但南宋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便連陷入金人轄下的北地大宋百姓，亦能漸過和平日子！但若然金世宗被殺，那太子臨朝，再加上那陰狠毒辣的皇伯完顏尹，還不把天下鬧個天翻地覆麼？宋金亦必再起戰禍，戰禍一起，受苦的便首先是宋朝的平民百姓！

如此看來，保住金世宗的帝位，豈非保住宋金兩國的和平相處？保住和平，豈非保住兩國的平民百姓生命麼？」

史超一聽，沉思半晌，便霍然悟道：「是極！是極！賴先生此番施爲，果然是爲大宋的平民百姓着力！」

賴布衣微笑道：「徐兄弟之言雖然不差，但亦僅道破一半而已！」

史超忙道：「那其餘一半卻是甚麼？」

賴布衣肅然道：「賴某自親臨高要七峯，目睹七星伴月大龍圖，又經在金朝數月，於天下運勢，已然大徹大悟矣！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宋金兩國併分中土已久，已屆復合之期，但可惜宋金兩國皆非此中合一之國，而是被第三者從中取利！宋金兩國自經連場大戰，彼此皆元氣大傷，恰正陷入黃雀伺蟬之局，天下大勢之變，必陷此局中，目下兩國僅在苟延殘喘而已！於此時候，但能令百姓稍過安穩歲月，不致滅種滅族，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亦是賴某唯一的心願矣！」

史超等人一聽，才明白賴布衣的一番苦心，更知他因徹悟七星伴月大龍圖隱示的天下大勢，對世事亦開始萌發灰心之念。因此衆人一時間竟怔怔的作聲不得。

賴布衣見衆人迷惑神色，卻忽然微笑道：「賴某所言，雖乃已成的大勢，但亦並非三數十年間的事！你等正值英年，大可不必爲此而耿耿於懷，處世做人但求於心無愧，應做的便決然而行便了！是呵！我等這便趁天亮之前，趕去皇帝的太祖陵墓便了！」

徐方玉道：「目下城中已然危機四伏，我等此時出城，萬一被守城金兵阻攔，卻如何是好？」

賴布衣微笑道：「徐兄弟放心！賴某身上有金世宗所贈的御前信物，賴某憑此，大可在中都自由出入！不然，昭陽公主亦斷不能如此輕易便領賴某上店中相見！」

史超、徐方玉等人一聽，便不再猶豫，當下護着賴布衣，走出客店，一路向外城而去。

＊　＊　＊

守城的官兵果然比平日大爲嚴厲，但賴布衣憑他那塊御前信物，竟可以大搖大擺輕易而出了外城。

徐方玉不禁微笑道：「金世宗當日贈賴先生御前信物，乃向賴先生示以恩惠，但豈料今日卻變成金世宗自己的救命靈符！」

賴布衣亦微笑點頭道：「不錯！世事的恩恩怨怨，便是這般微妙奇特也！」

當下衆人出了外城，便一路向郊外的金太祖陵墓趕去。

這一路行去，天色漸已大明。

衆人雖急着趕路，但沿途所經均是中都名勝，其景色的瑰麗雄峻，不愧爲歷代的帝王之都。

衆人由賴布衣引領，先經瓊華島東側半山，但見島上雲氣浮空，繽紛五彩，飄忽幻化，莫測其妙。

賴布衣忽然興緻大發，便在瓊華島的碑石上揮筆題道：「王岳福來石岌峨，千秋遺跡感慨多。倚巖松翠龍鱗蔚，入目飄忽鳳尾娑。樂此豈因求官爵，賞心端爲得祥和。當春但見耕犁急，臨碑觸景發浩歌！」

司馬福一見碑上詩文，便笑道：「賴兄，此段鈐記卻有甚麼名堂？若留傳後世，倒不失爲一段千古佳話！」

賴布衣略一沉吟，便道：「此島龍氣郁郁，便稱龍島煙雲吧！」

衆人一聽，均讚道：「果然是龍島煙雲！其名貼切極了！」

從此，這「龍島煙雲」便留傳下來，成了宋金年代「燕京八景」之一。

但後人並不知道，此乃當日賴布衣因感觸天下大勢的無窮變幻有感而發，碑上的鈐記，其實隱含了他心中的萬千感慨。據說若能參透，便可得瓊華島上的一座龍穴，但千百年來是否有人參透因而獲益？這到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

當日賴布衣一路上連題了八道大地鈐記，日後便留傳下來，成了著名的宋金年代「燕景八景」，其一便是據「龍島煙雲」演化的「瓊島春雲」。

其二是「太液秋波」，碑立於北海金鰲玉蝀橋南，以及中海東岸的水雲榭亭中。碑上有賴布衣的鈐記道：「微見液波萍初生，鏡瀾玉蝀影中橫。非聞細雨頻傳響，何事平流忽有聲？誤入金都索龍表，卻萌去意赴台瀛。高秋留文傳佳話，但悉鈐記頓飛昇！」

其三是「玉泉垂虹」，便是今日的玉泉山，但見玉泉山山勢中豁，泉噴躍而出，雪湧濤翻，彷似天外飛虹。賴布衣於玉泉山上的大地鈐記至今清晰可辨，鈐記道：「若將玉泉比垂虹，史筆誰眞感慨中，不改千秋翻白雪，幾曾百丈落雲空！廓池延月溶溶白，倒壁飛花淡淡紅，笑吾亦嘗人間食，未能免俗且雷同。」

以下其四是「西山晴雪」、其五是「薊門煙樹」、其六是「盧溝曉月」、其七是「居庸疊翠」、其八是「金台夕照」。各處均留有賴布衣當日的碑文鈐記，可惜自宋金年代傳至今日，大多已失傳。此乃後人的一大損失，因爲據說賴布衣的八道大地鈐記，每一道均隱示一座大發的龍脈，但既已失傳，後人便極難參透其中的隱秘了。

這一路趕來，賴布衣等一行六人，抵達金太祖房山陵墓時，已是當日的日上三竿時分。

史超等人放眼一看，但見在朝陽下面，一座陵墓聳立於前，雖不甚雄峻，亦沒人守陵，但墓周山明水秀，白雲繚繞，倒也令人精神一振。

李二牛直到此時，才有機會發話，便道：「此墓甚有格局，未知是誰人所點？莫非金朝亦有尋龍道上的高人

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此墓並非生人所點也！」

李二牛一怔道：「並非生人所點！難道是死人所點？但死了的人如何點穴？」

賴布衣微笑道：「生人生點，死人自然靠夢點啦！此墓乃金世宗完顏雍夢見太祖指點，才把太祖的陵墓，從其祖宗發祥地黃龍府移到此處！賴某仔細勘查，果然不失爲一座眞龍聚穴，金太祖能在異族重壓中崛起，果然大有來歷！」

司馬福接口道：「然則此墓的龍氣如何？承此龍脈的後人，是否千年不敗？」

賴布衣苦笑道：「休道千年不敗，若賴某所料不差，只怕連百年也未必可及！」

司馬福驚道：「既是眞龍穴，爲何如此短促？」

賴布衣道：「所謂眞龍者，又分幹龍、枝龍、虛龍、實龍、浮龍、輕龍、堅龍、天龍、地龍、水龍、山龍、金龍、木龍、火龍等十四大龍，但凡龍穴者，合幹龍、實龍、堅龍、天龍、地龍及五行龍中，百中無一，上述可稱爲實龍，因其堅實豐厚無比，龍氣綿長，上上者甚至千年不敗，如唐代李淵在太原的古陵龍穴，堪稱天龍，因此千年不敗。但其餘則只可稱爲浮龍，因其龍氣雖盛，但根基不穩，於基業上言不過是曇花一現，例如眼前此金太祖陵墓，便是基業不穩，時日短促的浮龍地脈。因其看似龍氣郁郁，其實浮而不堅、虛而不實，表面山明水秀，貌似北地江南，但秀而不雄，麗而不峻，乃浮龍無疑！」

司馬福奇道：「既是浮龍，爲何又可出眞命天子？」

賴布衣微笑道：「浮龍亦是眞龍，既爲眞龍聚穴，自然可出眞命天子！但僅此一代而已，餘則不足論道，因此此穴只能出金世宗完顏雍這一代眞命天子，逾此一代，則立如殘花敗柳，無足依傍矣！」

衆人一聽，均感肅然，半晌無語。

當日賴布衣在金太祖房山陵墓前的一番評點，是爲金世宗大定五年，金朝在金世宗治下，果然另有一番氣象，但七十年後，金朝即迅速消亡，被元人所滅，其太祖龍脈延續竟不及百年。賴布衣當日所判，竟悉數靈驗。由此可見，賴布衣自登臨高要七峯腳下，參透七星伴月大龍圖的天下大勢氣運後，他的堪輿尋龍之術，已達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這時司馬福又道：「既如此，賴兄助金世宗祖墓改形換格，是否可延長其龍脈的氣運？」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龍脈氣運天然而成，就算大羅神仙臨凡，亦斷不能延其氣運！否則，天下豈非成了一人之天下，賴某替其陵墓改形換格，只是順其脈勢，去其惹亂的戾氣，以保其一代龍運吧了！事不宜遲，我等先作準備，以便僕將軍領二王子到此時，便即行事可也！」

徐方玉道：「賴先生算定僕將軍必可救出二王子完顏璟麼？天牢乃金都重地，守衛森嚴，僕將軍只怕難以成事！」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徐兄弟大可放心！賴某敢斷定，完顏璟稍後必臨此地！」

徐方玉奇道：「賴先生爲何如此肯定？」

賴布衣道：「按完顏璟的時辰八字所示，他不但斷非夭折短命之人，更有太子儲君名份，既然如此，他必可逃過被斬災危……」

賴布衣話音未落，史超便忽然驚喜叫道：「果然！果然！賴先生神機妙算！僕將軍果然已領着一人到此矣！隨行的竟還有四師弟和昭陽公主！」

衆人一聽，深知史超「凝神捕音」神功的厲害，他既如此確定，便必無差錯。但卻不知僕散癸將軍領着的那人到底是否金朝二王子完顏璟？

僅一會，衆人果見僕散癸將軍伴着一位青年素服，以灰帽遮住頭面的人，走在前面，向這邊疾速奔來。二人後面是一男一女，正是鬼靈精唐清平和昭陽公主！

史超與徐方玉對視一眼，暗道：「賴先生料事何太神也！」

僕散癸領着那灰帽人快步走到賴布衣面前，灰帽人不待僕散癸將軍引介，便即向賴布衣俯身一揖，衷誠的道：「落難人完顏璟拜見賴先生！賴先生的威名在下久聞矣，豈料今日卻要賴先生鼎力策劃，在下才得以逃過一死的大難！亦幸得衆位漢家兄弟的鼎力相助！在下向各位誠心謝過！」

灰帽人說罷，即把灰帽脫下，賴布衣但見他神清目朗，雖劫後餘生，仍不失王者的氣度，心中便不由暗暗點頭道：「果然是一位儲君太子人選！」

灰帽人果然是二王子完顏璟。他剛由天牢逃出，爲避人耳目，化裝成平民百姓，更須以灰帽遮蓋頭面。

賴布衣含笑與完顏璟寒喧了幾句，又問僕散癸將軍道：「僕將軍爲甚麼竟如此神速？倒甚出賴某意料之外。」

僕散癸道：「末將遵賴先生法旨，返都元帥府後，便與唐兄弟、昭陽公主會合，共商劫天牢大計。天牢果然禁衛森嚴，末將與唐兄弟硬闖陷入絕境之際，幸得國師金紇烈及他手下七名弟子之助，才僥倖救出二王爺！然後便全速護送二王爺趕來太祖陵墓矣！」

史超、徐方玉、阮碧娘等人聽金紇烈與七怪竟相助救完顏璟，均大感驚異，徐方玉道：「金紇烈及他手下七名弟子，如何肯聽從僕將軍之令？」

僕散癸微笑道：「按理金國師倒大可不聽末將之令，因為他乃御前國師，地位超然，只聽令於皇上一人。但他們聽說皇上已被人擄去，有人欲謀皇上的帝位，出於自身的利害關係，自然只好聽令於末將！況且不知為了甚麼，金國師與他手下七名弟子，聽末將說此事乃賴先生居中策劃，便兇性頓斂，竟馴服的乖乖聽令！賴先生倒似是他們天生的剋星似的！」

史超、徐方玉等一聽，才恍然大悟，心道高要七峯腳下的一役，果然令此等大魔頭亦懾服了！

徐方玉微笑道：「金國師及他七位弟子既肯相助救人，怎的不同上此地？」

僕散癸笑道：「末將也不知為甚麼，金國師和他七位弟子，一聽說賴先生在此候駕，便死活不肯跟來，呼的一聲向後逃了！」

眾人一聽，唯有史超等人明白為甚麼，因為他們想起賴布衣以「七星伴月龍氣」懲治金紇烈及七怪的情形，便不禁莞爾一笑，心道彼等出師未捷心先死，還如何好意思與賴先生相見？

賴布衣笑笑，卻沒說甚麼，他心性厚道，見金紇烈及七怪已兇性漸斂，便不想再在人前揭他們的傷疤。他略一沉吟，便決然道：「好！既然第一步已大功告成，我等便可免後顧之憂！這便速行第二步便了！」

眾人均無異議，依法而行。賴布衣便令僕散癸將軍先行調來他手下的心腹將士，秘密趕赴太祖陵墓。又着史超等人於四周嚴密警戒。

待人手齊集，賴布衣便依「去蕪存精」的法度，決然而行「改形換格」的大法。

行事之人皆精英力大之士，因此不消半日功夫，改建金太祖陵墓的工程便已接近完工，只剩下原來的太祖陵碑尚未重新豎起。

賴布衣見諸事順利，心中欣喜，便決然朗聲道：「金太祖曾孫完顏璟聽令。」

完顏璟忙趨前一步，俯身道：「完顏璟恭聆法旨。」

賴布衣見完顏璟其意甚誠，心中又添欣慰，便道：「完顏璟速移陵碑，自南改向正北，然後向陵碑誠心叩拜，不得有誤。」

完顏璟一聽，也是他福至心靈，當下更無半點異議，答應一聲，走上前去，輕舒猿臂，一把拎起陵碑，豎於陵墓的正北面。然後培土畢，便跪在碑前叩拜起來。

賴布衣肅然佇立不語，待完顏璟拜到第七十拜，便突生異事。

但見金太祖陵墓頂上，忽然飄起一道紫氣，似煙似雲，聚於陵墓頂上片刻不動。一會後，又再飄起一團赤煙，向紫氣罩來，兩者糾纏間，陵墓頂上又接連飄起黃煙、綠氣、青雲、藍霧、黑氣，輪番向佇立不動的紫氣撞去。

紫氣初則屹然不動，但經不住赤、黃、綠、青、藍、黑煙氣的輪番撞擊，竟晃動起來，漸而變厲，竟有搖搖欲倒之勢。

賴布衣一見，暗吃一驚，忙發聲疾叫道：「太祖曾孫完顏璟速破指以血噴之！快快，遲則大事不妙！」

完顏璟一聽，不敢猶豫，當即舉起中指，猛咬一口吸血向陵墓頂上七彩幻變的煙氣噴去，只聽丁丁的鏗然有聲，完顏璟的一口鮮血竟化作一團血霧，射穿黃、綠、青、藍、黑、赤煙氣的重重圍困，與核心處的紫氣遂然相會。

就在此時，核心的紫氣遇紅其勢忽然大增，竟猶似一尾紫龍，在墓頂上翻騰撲躍，其尾勢如千鈞，凌空連掃，竟把黃、黑、藍、青、赤等煙氣掃光蕩淨，然後紫龍繞陵墓頂上轉了一匝，便忽然一沉而下，竟一頭鑽入陵墓中去了。

直到此時，賴布衣才暗地鬆了口氣，他伸手一抹額上冷汗，道：「可矣！勉為其難，總算大功告成。」

完顏璟翻身躍起，道：「賴先生神技驚人，令人拜服。但不知方才在下叩拜之時，陵墓之上升冒的煙氣，到底主甚異兆？」

賴布衣微笑道：「紫者眞龍之氣，餘則為權為利為慾爭鬥的各種戾氣，完顏王子於此便知其中主甚徵兆矣。」

完顏璟略一思忖，便悟道：「依賴先生之言，莫非陵墓原來眞龍與戾氣混聚，但經此改形換格，眞龍之氣便盡掃戾氣麼？如此當眞天大幸事。但不知眞龍之氣是否便可保長盛不衰？尚請賴先生坦然直告。」

賴布衣一聽，登時沉吟不語，但見完顏璟意態甚為懇切，又知他有太子儲君的本命，便不忍峻拒，微露口風道：「完顏王子方才於陵碑之前，拜了多少次數？」

完顏璟想了想，便道：「在下依稀記得，好像拜了七十次，便見陵墓頂上騰起煙氣，驚詫間便停了叩拜矣，但不知這與金朝氣數有甚麼關連？」

賴布衣歎了口氣，欲言又止，但終於道：「有道九九歸眞，但你方才只能拜到七十，這七十之數，便是你金朝的氣數所在矣。」

完顏璟一聽，悚然而驚道：「這七十之數當主何意？是七十天或是七十年？或是七十個甲子之年？」「七十個甲子之年」，便是七百年之數，在完顏璟心目中，自然是極希望這個「七十」之數矣。

但賴布衣却微微一笑，只道：「大功告成，大局已定，一切日後自會應驗，完顏王子又何必於此時過於執着？一切但盡了人事，便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地矣！」

完顏璟一聽，雖仍感迷惑不解，

但也不敢再苦苦追問。他略一沉吟，便坦然的大笑道：「是極，是極，一切先盡了人事便了，往下如何行事？尚請賴先生賜示。」

賴布衣見完顏璟心胸甚有乃父遺風，甚為豁達，心中不禁暗暗讚許，便道：「第一、第二兩步既已大功告成，現下便已屆決戰決勝之時，可以逕行救駕之事矣，但如何策動，賴某一時間亦沒甚麼主意，這要由完顏王子你調度。」

完顏璟沉吟道：「要救皇上，必須先知其行踪，我等便先由此入手如何？」

僕散癸道：「據末將掌握的蛛絲馬跡，此事與太子及皇伯兵馬大元帥甚有牽連，二王爺欲探皇上行踪，便需由此兩面尋查。」

完顏璟點點頭道：「據徐、唐二位兄弟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大王兄、三王兄果然與父皇的彭、郝二妃有淫亂之事，四人因此串通勾結，欲陷本王於死地，其目的顯然是欲斷父皇的臂膀，以達彼等謀奪帝位的目的。但大王兄既已是太子儲君，帝位早晚非他莫屬，他為甚麼還要行險謀奪？」

這時，久不發話的昭陽公主完顏萍走過來，向完顏璟道：「二王兄呵二王兄，莫非這數日天牢，便把你的智謀決斷磨掉了麼？你可知你自己乃都元帥，手握重兵，隨時可取代大王兄的太子儲君地位，大王兄因此勾通彭、郝二妃，在父皇面前先陷你於死地，若你一死，大王兄便可高枕無憂矣。但此計並非大王兄所出，而是完顏尹皇伯，因為你是朝中唯一可以與他抗衡之人，他所欲殺也是二王兄你！」

完顏璟一聽，便悟道：「於是他們便串通勾結，製造了一個陷阱，欲陷我於死地，但此事因賴先生等人的鼎力相助，偵破大王兄與彭、郝二妃的奸情，大王兄當晚暗知大事不妙，便立即先下手為強，把父皇擄走，然後再假傳聖旨，以儲君的身份臨朝處政……但皇宮禁衛森嚴，大王兄如何可以輕易得手？」

完顏萍歎了口氣，道：「若此事有皇伯完顏尹之助，其時禁衛皇宮的都元帥府又僅剩僕將軍坐鎮，你想想，他們要擄走父皇，是否易如反掌？」

完顏璟一聽，霍然大悟道：「此事看來果然如此，但如今苦無眞憑實據，大王兄又早已太子儲君代父皇臨朝處政，天下幾乎已歸彼等掌握，父皇已危在旦夕，這却如何是好？」

賴布衣微笑道：「此點完顏王子大可放心，賴某保你父皇生命斷無大礙。」

完顏璟一聽，便決然道：「好！既賴先生這般判斷，我等就先行救出父皇，再作打算。」

當下，完顏璟與賴布衣一道，就在太祖陵墓側的白龍廟內，權作指揮營帳，令僕散癸先行返都，秘密調集都元帥府舊部，全力追查金世宗的下落。

同時，賴布衣又請徐方玉、唐清平二人協助，往來傳遞訊息，並再度潛入皇宮，仔細偵查一切可疑線索。

當下僕散癸、徐方玉、唐清平等均領令去了。白龍廟內，便只剩下完顏璟兄妹，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及史超、阮碧娘等數人。

史超見精壯的都已派了出去，但獨剩他留在白龍廟內，便有點按捺不住，自告奮勇道：「賴先生，有甚麼差遣只管吩咐，莫要只剩了史某沒事幹也。」

賴布衣微笑道：「目下白龍廟已成中軍營帳，這護衛一職，責任難道尚不重大麼？」

史超道：「此地遠離京城，奸人如何便會發覺？史某於此只怕是白坐着便了。」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史兄弟休要如此大意，若賴某所料不差，完顏王子災危只去其一，眼下便有一危逼在眉睫，若史兄弟一去，中軍營帳便須唱空城計矣。」

史超聽賴布衣這般說，深知他料事如神，不敢大意，便不再發話。

完顏璟感歎道：「各位為我父皇之事，仗義勇為，當眞難能可貴。」

史超大笑道：「彼此各為其主罷了，你為你父皇之事，史某却只為了賴先生，於史某而言，賴先生言出便如山，史某豈敢不遵也。」

完顏璟此時已知史超等人，與賴布衣一般，均是南宋的江湖俠客，他見史超如此坦率，便也大笑道：「是極，是極，彼此各為其主。但幸而父皇萬幸結識了賴先生，因此史兄弟便不能不全力相助，好，爽快極了，若此危過去，本王定與史兄弟你痛飲三百杯。」

皇帝脫險　太子伏法

匆匆又半日過去，此時已是當日的傍晚時分。

僕散癸、徐方玉、唐清平等人一去，便再沒任何訊息傳回。

白龍廟內，不但完顏璟兄妹焦慮不安，就連史超、阮碧娘亦開始暗暗為他們的師兄弟擔心起來。司馬福、李二牛陪在賴布衣身邊，因事情進行以來根本就不容他二人插手，因此倒不覺什麼，賴布衣雖仍神色自若，但心內却也漸漸有點不安。

雖然賴布衣斷定金世宗的生命並無大礙，而且他身上的災危亦已屆運轉之機，因此事情的進行大致尚在他的算計之內。但目下已是傍晚時分，而金世宗運轉災退之期却應在正午，但到此時仍然毫無訊息，此點因而亦大出賴布衣意料之外。

賴布衣雖然不說，但心內已逐漸

生疑，暗道：「莫非金世宗的運命再度逆轉麼？但按其形格及祖宗龍脈，他終生的大災危只有一次，斷無可能再度反覆，除非有人以移星大法，犯其帝王命宮，或會有此不測，但經賴某多日暗察，金國之內，似乎並無此能人異士，然則爲甚麼其災危依然牢附不退？好不教人迷惑。」

就在此時，在寂靜的晚籟中，忽聽史超一聲低叫道：「不好，有異物向白龍廟竄近……咦？到底是甚麼東西？竟遍佈四面八方疾竄而來。」

史超話音剛落，正欲出廟外察看，就這時，白龍廟外的數丈遠處，忽然悄沒聲息的飄落一人，只聽他陰惻惻的一聲長笑。

史超閃目一瞧，與廟外那人的目光相觸，登時心頭一凜。

原來史超憑這人的眼神便斷定，此人竟是他曾交手的「大漠蛇妖」。雖然那時他用黑布蒙面，但他極之陰寒的目光却遮掩不了，憑史超的「凝神捕音」神技，任何人的眼神聲音一經落入他的耳目，便休想再在他面前蒙混。

而且廟外此人也似乎並不打算掩飾他的身份，因爲到此時他似乎已有恃無恐。

但完顏璟並不認識此人，因此他與賴布衣及司馬福、李二牛等並不知道此人的厲害。

完顏璟雖然貴爲王子，但他的武功根底亦甚爲紮實，他見那人佇立廟外，雖已知不懷好意，但眼見他孤身一人，心道憑自己和史兄弟師兄妹三人之力，要對付此人必可勝任。

完顏璟霍的站了起來，疾射而出，史超欲加阻攔已然不及，無奈只好與賴布衣等人一道緊隨而出。

完顏璟果然是久歷戰陣，一眼便瞧出眼前此人不懷好意，便微微冷笑道：「來者是誰？若是衝着完顏璟而來，便請坦白直言。」

但那人一身灰白，頭臉昂起，並不理睬，也不答話。

史超一見此人神情，便嘿嘿冷笑道：「莫要裝神弄鬼藏頭露尾了，旁人認不得，難道史某還不知道你大漠蛇妖的大名麼。」

史超此言一出，完顏璟便猛地打了個寒噤，因爲他雖然沒見過大漠蛇妖，但多年前便聽說此人的厲害，在金國上下，「大漠蛇妖」這四字，簡直比魔鬼更爲可怕，因爲與「大漠蛇妖」相連的全部是死亡，而且被他殺死的人嘴巴緊閉，因此被他殺死的人連最後的一聲驚呼也來不及發出。

完顏璟凜然道：「閣下便是大漠蛇妖？但未知上此地有甚麼用意？」

大漠蛇妖終於發話了，却並非向完顏璟，而是面向史超，陰惻惻的一聲長笑道：「你這娃娃果然有兩下子，僅憑一面便過目不忘，你那手掌法也還過得去，竟連老夫亦有點手忙脚亂……但此時不比彼時，你那套掌法絕對起不了作用，因爲你根本就沒機會出掌。」

史超眼見大漠蛇妖竟敢獨自現身，便知他必有一套極厲害的殺着，不出則已，一出必然驚天動地，但他天生傲骨，就與他那套「落葉飛花蝴蝶掌」一樣，對手越强就越强。

史超冷笑道：「若我立刻出掌呢？你自問應付得了麼？」

大漠蛇妖哈哈一聲怪笑，道：「娃娃，你最好別試。」

史超冷然道：「我爲甚麼不敢試？我若一出掌，你那法寶也就不靈，因爲你根本沒機會施展。」

大漠蛇妖仰天大笑道：「老夫平生只吃過一次虧，就是碰上你這娃娃，老夫豈會再吃第二次？你若仔細瞧瞧前後左右，便不敢妄動了，你最好乖乖的站着不動，不然，你身邊的所有人便不會動了。」

史超其實亦深知大漠蛇妖絕非虛言恫嚇，因爲他在廟內大漠蛇妖未現身前，便察覺有無數輕微物體急促竄近。起初他尚不能判定是什麼，但一見大漠蛇妖露面，便知那是什麼了，因爲他立刻想起在咸陽古道上的一幕，面對萬千毒蛇的環伺下，就算他史超有通天本領，亦難維護賴布衣等人的週全。

史超果然不動了，他並非不敢動，而是不能動，因爲他一動，毒蛇必動，毒蛇若動，除他自己外，在場的只怕無一倖免。

就連靈隱大師的高足阮碧娘亦不能倖免，因爲她怕蛇，見了毒蛇手足便會發軟，手足若一發軟便更好的武功亦難施出。再說她就算能施出她的「救命一刀」亦無濟於事，因爲這是「救命一刀」，一刀只能斬掉一條毒蛇救一次命，但還有千千萬萬毒蛇，她仍須面對千千萬萬次死亡。

而賴布衣等人就連一次救命的機會也沒有，甚至完顏璟也沒有，因爲他只精於指揮韜略，於武功一道，他甚至還比不上阮碧娘。

唯一可以自救的只有史超自己，因爲他的「落葉飛花蝴蝶掌」可以把大漠蛇妖困住，主人被困，萬千毒蛇自然不敢撲進圈來。

但史超空有一身超絕的武功，却先被大漠蛇妖困住了，因爲史超絕不會爲自救而不顧衆人的生命安危，因此史超只能不動。

但史超亦知道，就算自己不動，大漠蛇妖亦絕不會手軟，衆人最終仍是難逃一死。而且時間越拖長，對大漠蛇妖就越有利，因爲此時天色已漸灰暗，黑夜即將降臨，在黑暗中被萬千毒蛇環伺，就連史超想起亦打冷顫。

但完顏璟似乎不知道逼在眉睫的危機，他似乎要用緩兵之計。完顏璟自然已察覺史超的猶豫不決，大漠蛇妖所畏懼又恰恰是史超，因此完顏璟

只能以緩兵之計應付，因爲他已意料大漠蛇妖必有極厲害的殺着，因此連史超亦不敢妄動，對方雖只有大漠蛇妖一人露面，但他背後不知隱伏多少凶險。

這般思忖，完顏璟便冷冷一笑，故意不理會大漠蛇妖的狂傲，道：「閣下既敢獨自現身，自然有恃無恐，難道連來意亦不敢道明麼？」

大漠蛇妖直到此時，才把陰寒的目光移到完顏璟的臉上，嘿嘿道：「你就是什麼都元帥完顏璟二王子麼？嘿嘿，還道你有三頭六臂，原來不過爾爾，有人求老夫道：完顏璟已從天牢死裏逃生一次，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老夫來此，就因這句話而已。」

完顏璟微微一笑，道：「這人該說是聘你殺人的主人，是麼？」

大漠蛇妖冷冷道：「是又怎樣？老夫殺人平生只爲兩樣東西，他既然兩樣都滿足老夫的要求，老夫自然就答應了。」

完顏璟道：「是那兩樣？」

大漠蛇妖怪笑道：「自然是錢銀、女人啦！你想想，世上還有什麼比這兩樣寶貝更可愛的？」

完顏璟微笑道：「假如本王亦能滿足你兩樣要求，你也會答應替本王去殺人？」

大漠蛇妖却斷然搖頭道：「不能！」

完顏璟道：「爲什麼不能？你得到的是一，我給你的是二，這不能令你心動？」

大漠蛇妖道：「不能，因爲老夫殺人亦有個規矩：快者先得，絕無反悔，我既然答應彼等在先，你便把皇帝讓給老夫也不能再改變。」

賴布衣這時忽然接口道：「然則要你殺人的人，便是當今金國皇帝麼？」

大漠蛇妖並不認識賴布衣，聞言呵呵笑道：「原來不是，但很快就是了，因此他不能容完顏璟再留在世上，就連在他身邊出現的人也絕無例外！你是誰？看來像個臭道士，但也沒法，只能陪葬，你要怪的，就怪自己不幸站在完顏璟身邊便了。」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賴某生死自知，倒不必閣下費神！但賴某尚有一事未明，若明白此事，便死而無怨了。」

大漠蛇妖大概是第一次碰上賴布衣這等滿含玄機的話語，他根本不明其意，眨眨眼道：「有甚麼話只管直說，吞吞吐吐作甚麼？」

賴布衣見此人雖兇狠，但也不失爽快，便劈頭道：「然則差遣閣下奪劫公主玉珮的人，便是要你殺人的同一人麼？」

大漠蛇妖道：「不錯，是同一人又怎樣？」

賴布衣微笑道：「那賴某就明白了，聘你的主人，必定是金朝兵馬大元帥完顏尹，因爲當日與你一起的首領是他帳前第一勇士阿骨烈，是麼？」

大漠蛇妖怪笑道：「你這道士似乎有點妖術，怎的便把老夫的底也揭開了？」

賴布衣又微笑道：「然則你的主人又如何便知二王子完顏璟藏匿此地？」

大漠蛇妖嘿嘿冷笑道：「你等自以爲聰明，先劫天牢，後派人救駕，但你等的行踪却被彼等瞭如指掌……」

完顏璟一聽，按捺不住道：「既然如此，彼等爲甚麼尚容本王安然逃出天牢？」

大漠蛇妖笑道：「這不外是主人家欲擒先縱，故意網開一面，以便把你的心腹一網打盡罷了。」

完顏璟咬牙道：「如此工於心計的人，除完顏尹外，尚有何人？」

大漠蛇妖呵呵大笑道：「除了你的自家兄弟，普天下還有誰敢動你和你的皇帝老子！如今一切已成定局，你的大王兄已臨朝做了代理皇帝，你的皇伯奉旨接管你的都元帥禁衛隊，大金朝廷，已盡落彼等二人手上了，而且你也絕不會生離此地，你一死，你的皇帝老子立刻隨後人頭落地，事勢已到此地步，完顏璟呵完顏璟，你還存甚僥倖之念？怪只怪你的皇帝老子瞎了眼珠罷了。」

完顏璟一聽，登時滿臉漲紅，搖搖欲倒，因爲他雖已知悉此事必與大王兄及皇伯有所牽連，但他委實估料不着，事勢竟落到眼下完全絕望的地步。

昭陽公主完顏萍這時雖亦感惶恐，因爲她曾經目睹大漠蛇妖的厲害，更遑論他那根本沒法對抗的厲害的殺着，不然，大王兄及皇伯亦不會如此藉重此人，但完顏萍眼見完顏璟滿臉絕望的神色，似乎已支持不住，便忍不住怒道：「你這人不知好歹！你也算是金國子民，眼看朝廷落入奸人手上，却助紂爲虐，難道不怕天下人恥笑麼？」

大漠蛇妖哈哈大笑道：「老子管你誰個做皇帝！老子只論誰付的聘金貴，天下人恥笑有甚麼關係？若有人出得起價錢，便天下人皆可殺也。」

賴布衣一聽，心中一凜，暗道江湖上竟有如此兇狠絕倫的冷血殺手。

他趁大漠蛇妖與完顏璟兄妹對話之際，悄聲問史超道：「史兄弟可有把握制服此人？」

史超苦笑道：「史某曾與他交手，若論單打獨鬥，勉强可以辦到，但若然他的殺着一出，史某就不敢自誇了。」

賴布衣道：「他有甚麼殺着？」

史超苦笑道：「此人極精於招蛇，發動之際，萬千毒蛇盡聽其驅遣，任你三頭六臂，亦休想倖免，就算史某把他殺掉，但在場中人，亦無一倖免，此乃史某猶豫不敢動手之故。」

賴布衣一聽「毒蛇」二字，便猛地打了個寒顫，因爲他不但因此想起數

度被毒蛇弄致生死不得絕境，更因此忽然醒悟，爲何金世宗將退的災危又再度逆轉的原因。

此時天色已漸灰暗，白龍廟四周的山野一片沉寂，但林間的蟲鳴却顯得格外響亮，因此更添山野的靜穆。

賴布衣咬牙道：「可否趁他未發動之時衝殺出去？」

史超歎了口氣道：「絕無可能，因爲這老妖已搶先一步，調動毒蛇在四周環伺，根本不容我等生離此地。」

賴布衣一聽，亦不禁苦笑道：「賴布衣呵賴布衣，枉你自負已參透玄機，却竟陷入這般束手無策的絕望境地！」

＊　＊　＊

賴布衣此言甫出，司馬福、李二牛便知今回眞箇完了！二人隨賴布衣行走江湖以來，甚麼兇險事沒碰過，但從未見賴布衣如此驚惶絕望，既然連他亦感絕望，他二人如何還敢有僥倖之想。

此時不但司馬福、李二牛完全絕望，就連唯一可與對方一拚的史超亦感絕望了，因爲他發覺，大漠蛇妖已突然把他的殺着發動。

但見大漠蛇妖先是昂首向天，雙手合什，似在祈天；然後低頭向下，雙手下垂，似在祈地。他的神色極爲虔誠，就好像信徒突然召喚他崇拜的神祇。

接而，大漠蛇妖又抱拳向東南西北依次敬禮致意。

史超、賴布衣、完顏璟等人，到此地步似乎已被震懾，因此誰也不敢聲張移動，因爲誰也明白，除了不動尚暫時可以保住性命，任何的反抗都將是更殘酷的死亡！

這時，大漠蛇妖一個金鷄獨立，右手食指指向地面，迅速地旋轉了一圈，在地上虛劃一圈，然後忽地靜立，雙肩鬆垂，腳如肩寬，雙目平視，含胸拔背，兩手交疊腹下，護住丹田，似在凝神運功。

突地，大漠蛇妖猛一抬頭，雙目如電，烱烱射向前方，他的肚腹劇烈的起伏，便似發怒的大蝦蟆。

突地，大漠蛇妖撮起嘴唇，猛力呼出一口眞氣，「嘯……」的一聲尖銳的哨音從他唇間衝出。

嘯音越來越急，越來越響，令人震耳欲聾，令人毛骨悚然！嘯音衝出草坪，衝出山谷，越過山坡，越過樹林，向無垠無際的遠方飄蕩而去。

嘯音過後，忽然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靜，就連鳴叫的蟲鳥也恍惚預知即將到臨的兇險，寂伏起來。

寂靜，死一般的寂靜，意味死亡的寂靜，一種比地獄更可怕的寂靜。

賴布衣等亦已深知這是意味死亡的霎那寂靜，但又毫無反抗能力！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前夕的等待。

但嘯音入耳，竟又令人在痛苦驚悚絕望中，又突地萌生一種緊張亢奮，竟充滿了莫名奇妙的期待，一種對非塵世所能有的奇跡的焦慮的期待！

突然，松濤靜止了，林木間的蟬鳴鳥語也最後完全停寂，代之而來的，是從遙遠的甚麼地方，傳來一陣如江濤如海潮的鳴聲。

這江潮海濤聲越來越近，夾雜了呼嘯和奔騰咆哮，以排山倒海，以雷霆萬鈞之勢，洶湧澎湃，滾滾而來！

近了，近了，呼嘯咆哮的海潮聲近了……原來竟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毒蛇，從樹木林間，從谷地低窪，從上下左右，從東南西北，如海潮、如煙霧、如濃煙，穿出林間，撲向谷地，湧來山野大地，直向中央的白龍廟湧來！

到底有多少條蛇？幾萬條？幾十萬條？幾百萬條？

誰也不知道，因爲誰也數不清。就算有神眼也沒有神膽，因爲到此時，普天下間不被嚇死的，只怕沒有多少個了。

但湧來的毒蛇似乎仍然漫無止境，大蛇小蛇、長蛇短蛇、黑蛇白蛇、綠蛇黃蛇，昂着首，吐着信舌，向白龍廟撲過來、衝過去、湧進來。如長江巨浪，如東海狂濤，洶湧澎湃，奔騰不息，蛇連着蛇，蛇疊着蛇，鋪滿山野，鋪滿林地，密密麻麻，前仆後繼，絕無反顧的朝白龍廟奔騰而來，白龍廟四周已成了一個毒蛇世界。

完顏璟、完顏萍、阮碧娘、司馬福、李二牛等人已如痴如醉，在極度驚惶中已失去害怕的感覺。

史超也幾乎失去抵抗的勇氣，因爲連史超也不得不承認，此刻欲憑血肉之軀去與這蛇陣對抗，那簡直是痴人說夢！

賴布衣雖然手足發軟，但神智依然十分清醒，他往四周漫湧上來，越逼越近的蛇浪驚濤瞥了一眼，不禁仰天長嘆道：「如今賴某終於明白，爲甚麼金世宗會久困於災危矣！」

史超苦笑道：「賴先生於此地步，尚有心思去根究這些事麼？」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正是！正是！眼下之局，竟大出賴某意料之外，賴某乍聞大漠蛇妖之名，已然暗生警覺，如今目睹此驚天蛇陣，更霍然而悟！」

史超道：「賴先生領悟了甚麼？」

賴布衣道：「萬物皆有靈氣，眼前這萬萬千千毒蛇匯集，便是萬萬千千的靈氣凝聚！這就非同小可，竟連太祖陵墓的龍氣亦衝動了，陵墓的龍氣一旦受衝動，後人便立有反應，因此金世宗原來該退的災星竟因此牢附不去，因此亦連帶其子女及我等亦一併受此浩劫，這當眞是但見蛇影不見龍蹤矣！」

史超道：「賴先生既已勘破根由，可有辦法破之？」

賴布衣苦笑道：「在此萬萬千千絕毒之物面前，就連大羅金仙亦束手無策矣！目下唯一的一線希望，就看完顏璟及金世宗的本身命宮是否靈應矣！」

史超道：「若靈又如何？不靈應又如何？」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若然靈應，不但完顏璟父子可安然脫困，連帶我等亦免陷蛇腹。若不靈應，賴某今回就全盤落敗，金朝亦因此而提早消亡，天下從此戰禍連綿，無日無止，萬千平民百姓勢必落入萬劫不復之境地。豈料賴某一生自負，今日竟敗在蛇陣之下。」

「咦！那是甚麼？」

賴布衣話音未落，史超忽然失聲驚叫道，到此地步，就連史超亦失去平日的豪氣了。

原來此時在蛇圈浪濤外面的大漠蛇妖的嘯聲突轉，萬千成團成堆的毒蛇突地蜂湧攢動，呼嘯跳躍，就似是蛇的汪洋，蛇的波濤，蛇的巨浪。

史超歎了口氣，道：「大漠蛇妖已催發蛇陣，只要蛇浪湧到，便是我等命喪金太祖陵墓之時矣！賴先生所料的，只怕已無靈應之日矣。」

四周洶湧的蛇浪果然已緩緩的向賴布衣等人逼近翻湧而來！十丈！八丈！五丈……眼看蛇浪已湧到衆人不到五丈遠的地方了。完顏萍早已軟軟的不支倒在地上！她這位皇帝公主，就算做夢也絕不敢想到世間竟有如此凶險的陣仗。

賴布衣的眼睛亦緩緩的閉上了，心道：「罷！罷！罷！賴某今日竟一敗如此，閉上眼睛總勝過目睹萬蛇噬體的慘象。」

就在這時，山野林間，突見一人捷如猿猴，手持一竿長竹，藉樹掛竹，竹攀樹躍，三幾個起落，便似天神突降於蛇陣中央。

此人甫一降落，正洶湧逼近的蛇浪竟似遇上一股反衝的巨浪，互相一碰，竟霍的凝住不動，接而此人又大聲叫道：「救難仙師賴布衣可無恙麼？」

司馬福、李二牛一聽此言，在昏迷中忽然便清醒過來，但因過度的驚喜却連話也說不出來。

史超等根本就不知此人是何方神聖，是敵是友？爲甚麼又喊賴布衣爲「救難仙師」？

賴布衣一見此人降落，先是一怔，隨而驚喜的叫道：「是岩智兄弟麼？我等有救矣！但岩兄弟爲甚麼會在金朝現身相見？」

原來此人正是海南黎族善於驅蛇的高個子岩智，只聽岩智朗聲道：「小子奉岩雄頭人之命，赴粵川拜訪賴先生，但小子循蹤抵達高要郡時，却聽說賴先生竟被金賊擄走！小子一聽大怒，便不惜千里跋涉，潛入金朝，打探賴先生的下落，以便相機援救。可惜遍尋不訪，直到今日，才向路人打探到有一人類似賴先生形貌的已上金太祖房山陵墓，於是小子便沿路打探，天幸及時趕到，否則，若賴先生有甚麼閃失，岩智便是百萬黎人的大罪人了！」

賴布衣等人一聽，才明白其中的底蘊。賴布衣見岩智對金人的成見甚深，也不便於此時解釋，便含笑向岩智點頭道：「岩兄弟忠肝義膽，何罪之有？倒是賴某眼下要勞動岩兄弟費力施救矣！」

岩智朝蛇堆外面的大漠蛇妖凝視片刻，便問賴布衣道：「便是此人欲以此毒物加害賴先生麼？賴先生但請放心，放着岩智在此，此人毒計絕難得逞，但岩智只請教賴先生一句話，此人該殺不該殺？」

賴布衣尚未及答話，司馬福已咬牙切齒的叫道：「該殺！該殺！該殺極了！此人極欲置賴先生於死地，岩兄弟快使出你的本領，令此人亦嘗嘗萬蛇噬體驚嚇的滋味也！」

岩智呵呵一笑，道：「司馬伯伯既道該殺，岩智就絕不會讓他活着罷了！」

大漠蛇妖初見岩智降落，萬蛇便似碰上尅星似的僵住不敢再向前移動半步，心中一凜。接而又聽原來是賴先生的甚麼兄弟，又在算計是否殺他，不禁哈哈大笑道：「你這娃娃，不知打哪兒學得些許驅蛇的三腳貓功夫，便敢在老夫面前自賣自誇麼？你簡直活得不耐煩了，你也不向人打聽打聽，大漠蛇妖是何等樣的人！嘿嘿！太可笑了。」

岩智微笑道：「你便是大漠蛇妖？岩智在海南研習驅蛇術時，師傅便已說下了，驅蛇之術分南北兩家，彼此各有所長。你既是大漠蛇妖，想必是北地驅蛇術的高手，岩智今日正好以南地驅蛇術與你北地驅蛇術好好鬥上一鬥。」

大漠蛇妖怪笑道：「娃娃你已入地獄，還如何鬥上一鬥？」

岩智微笑道：「這也未必！這樣吧，岩智如今就在這蛇陣中央，若你的毒蛇攻得進來，便算你北地驅蛇術勝了！」

大漠蛇妖怪笑道：「勝了又如何？」

岩智笑道：「若你勝了，岩某自然就只好陪着賴先生下地獄了。否則，便是你大漠蛇妖下這蛇獄。」

岩智說罷，他心思極細，不待大漠蛇妖答應，便先自暗行運功，然後向上高擎一指，向下凝垂一指，突地，岩智一上一下兩指左右手齊動，在上面及地上虛劃了一個一丈方圓的圓圈；在第一個圓圈之外，又劃出一個兩丈圓圈；接而，左右手忽然暴長，在第二個圓圈之外，再劃了一個三丈的圓圈，賴布衣等人便恰恰與岩智一道，身處第一個核心圓圈的正中之處，外面更有兩個圓圈保護。

此時岩智忽然悄聲道：「待會毒蛇進攻，全衝岩智而來，各位千萬不可妄動，各位只須凝立不動，便可保無恙矣！」

賴布衣擔心道：「岩兄弟欲憑一人之力，與這萬千毒蛇對抗，這太兇險了，難道沒有其他辦法解圍麼？」

岩智苦笑道：「驅蛇之術亦分地域，北地之蛇不服南地驅蛇者，南地之蛇不服北地驅蛇者；再者更有先後之分，羣蛇一經匯聚驅動，後來者一來無蛇可驅，二來已經發動的羣蛇只聽令於先發動者；因此只能以防蛇之術抵擋毒蛇之進攻，捨此別無他法！」

賴布衣又道：「若羣蛇進攻無效，後果又將如何？」

岩智微微一笑道：「驅蛇之術不外一攻一防，攻防均盡全力，防者失守自然屍骨無存，但攻者無功必然反招其敗，因此攻防之間立判勝敗，勝敗則立決生死，其中絕無迴旋餘地。」

賴布衣沉吟不語，史超道：「岩兄弟自忖有多少勝算？」

岩智目注史超，見他至此地步尚能按捺心神，知必是武功高絕之人，便微微一笑道：「勝算僅伯仲之間而已！但五五之間便足可一戰，這位兄弟認爲如何？」

賴布衣指着史超道：「他姓史名超，是賴某新近認識的兄弟，武功超卓，但面對毒蛇亦束手無策。」

岩智一聽，便向史超含笑點頭。

史超見岩智面對萬千毒蛇竟似閒庭信步，單是這種膽色便教人佩服，便決然道：「岩兄弟只管放膽施爲，岩兄弟萬一有甚麼不測，史某在命喪之前，必替你殺了那老妖報仇。」

此時，大漠蛇妖眼見岩智甫現身便把羣蛇進逼的勢頭阻住，又見他一派從容鎮靜，談笑自若，心中更爲一凜，知道已碰上平生僅見的勁敵。

大漠蛇妖不敢輕敵，趁岩智與賴布衣、史超對答之際，突發一種刺人心魄的嘯聲，本被逼住的羣蛇一聽見這種嘯聲，便似突發的海嘯，成堆成團如浪如濤的翻騰躍動。

岩智歎了口氣，苦笑道：「羣蛇已被激怒而動矣，成敗生死立刻便可判決！」

* * *

果然，翻湧躍動的羣蛇，僅一霎間後，便像瘋了似的，向岩智爲核心的中央地帶滾滾而來，眨眼已向前逼進了一丈。

四面八方的羣蛇已逼近岩智的中心地帶三丈距離了！

但令人驚奇的事却就在此時發生了！千千萬萬的毒蛇拚命的向中心地帶猛撲，但剛觸及三丈距離便立刻寸步難移，倒似三丈範圍的方圓是一個銅牆鐵壁。

原來羣蛇已抵達岩智虛劃而成的第一層三丈方圓的防禦圈，羣蛇一旦逼近，防禦圈竟便在無形中立刻引發強大的威力。

前面的毒蛇被阻，但後面的萬千毒蛇仍在洶湧而來，便似澎湃的江河，後浪推趕着前浪，前浪被阻，後浪就一竄而上，三丈外面的蛇層越來越厚，僅一會便堆積成近三尺高的毒蛇小山峯。

前面逼近三丈防禦圈的毒蛇在狂舞跳躍，猛撲猛衝，發瘋似的欲突破防禦圈，衝入圓心，把敢於阻擋牠們的人吞沒。

但這道三丈防禦圈却堅如鐵壁，固若金湯。萬千毒蛇衝得越猛，跳得越高，便撞得越重，跌得越慘。

但這又更加令瘋狂了的毒蛇激怒，萬千毒蛇更亡命的跳躍衝鋒。

面對這些發了瘋的毒蛇，不要說千千萬萬條，便是三兩條也足令人膽戰心驚了。

但突然間，「嘯……」的一聲，大漠蛇妖的嘯聲又再响起，穿過山嶺，向不知名的遠方蕩去。

這嘯聲一起，片刻後，瘋狂進攻的萬千毒蛇，突然靜止不動，寂然無聲，不論跳躍的、呼嚷的、推擁的、奔跑的毒蛇，都似突然中了催眠曲，沉沉入睡了。

賴布衣和史超在岩智身邊，兩人互視一眼，史超鬆了口氣道：「莫非大漠蛇妖已知不敵，發聲令羣蛇寂伏停止進攻麼？」

岩智不答，這時他的神色比片刻前的萬蛇廝殺更見凝重、緊張，岩智的額角開始滲出汗珠來了。

賴布衣知道，岩智必是已察覺更大的危機凶險轉瞬即至。

但這是甚麼樣的凶險危機？有甚麼比萬蛇進攻更可怕？

賴布衣不知道，史超及在場中人更不知道，因此他們只能默默的等待，等待一種比萬蛇噬體更可怕的死亡。

岩智知道，因爲他是南地驅蛇者中的精英，所以他一聽到大漠蛇妖的嘯聲突轉，羣蛇寂伏，就意識到即將來臨的是一種甚麼樣的兇險。

但岩智深知，這時他已再無退路，因爲他一萌退意，環伺的羣蛇就可以蜂湧而上，片刻之間，在圈內的所有人勢將屍骨無存。

岩智絕不會退，他猛一咬牙，暗運驅蛇絕學，決心以他自己的功力和意志，與大漠蛇妖較量。

岩智忽然昂起頭來，向北面的莽莽羣山眺望，那面山巒綿延起伏，蒼蒼茫茫，根本就沒甚麼異像。

但岩智的神色却已一凜，因爲他已捕捉到一種異樣的聲音。

接而史超憑他的「凝神捕音」絕學也聽到了來自北面的異響，那似乎是一種極凌厲的暗器飛行的嘯音。

再片刻後，在場中衆人，尚有知覺的便全都聽到了，那是一種來自遙遠的山巒深處，從無邊無際的羣山峻

嶺中，傳來的一種令人血液爲之凝固的呼嘯。

尖銳的呼嘯聲剛剛響過，「霍……」一枝赤黑色的箭矢一般的物體已呼嘯而來，掀起一股狂風，把圈內的衆人刮得搖搖欲倒。

隨着這股狂風刮起，那赤黑色的箭矢已激射過來，原來這竟是一條赤黑色的小蛇。

小蛇長僅一尺，赤黑色的蛇身閃閃發光，蛇頭上赫然現出三條黃色的橫紋，一條黃色的豎紋，分明是一個醒目的「王」者。

王蛇並非貼着地面爬行奔跑，而是在離地三尺的空中飛掠。

圈子外面的萬千毒蛇此刻全部匍匐在地，不敢抬頭，似臣民恭迎他們的皇帝。

王蛇騰空飛射，直撲岩智等人所在的中心地帶。

「砰！」的一聲轟響，第一道防禦圈竟被牠一衝而過。

牠立即向第二道方圓兩丈的防禦圈發起進攻，但連衝三次，都被反撞而回。

王蛇激怒了，牠以尾尖點地，筆直的端立在第二道防禦圈之外，血紅的蛇信一吞一吐，發亮的眼珠直瞪着圈內的岩智。

千萬條毒蛇仍被堵在第一道防禦圈外，但王蛇一旦破了這道防禦圈，萬千毒蛇便一湧而上，越過了第一道防禦圈。牠們呼嘯騰跳起來，便似爲自己的王蛇吶喊助威。

賴布衣眼見萬千毒蛇竟隨王蛇向前面逼進了一丈，心中大驚，又見羣蛇又被擋在二丈開外，難越雷池，這才鬆了一口氣。

但這時岩智却歎了口氣，苦笑道：「此地驅蛇術果然厲害，連萬蛇之王亦被人請動了。」

賴布衣道：「但王蛇亦到底被岩兄弟你擋在防禦圈外也，岩兄弟足見比大漠蛇妖勝上一籌。」

岩智苦笑道：「此刻言勝尚嫌太早也！若岩智所料不差，更兇險更厲害的殺着只怕尚在後頭。」

岩智話音未落，「霍……」一聲更響亮的呼嘯響起，震耳欲聾，壓住了山野間所有的喧嚣。

所有毒蛇，包括已衝進第一道防線的王蛇，無不惶恐的伏在地面，不敢抬頭。

就在此時，一條烏黑色的小蛇已在呼聲中飛射而至，牠通體漆黑明亮，額頭上也是一個醒目的「王」字，唯一不同的是黑得發亮，首尾也比第一條王蛇長了二寸。

烏黑王蛇激射而來，「砰！」的一聲轟鳴，一下子就撞開第二道防禦圈了。

羣蛇登時又蜂湧而上，向岩智等逼進了一丈。距離最後的防禦圈竟僅距一丈了。

但就是這一丈的距離，羣蛇却有如撞上了山壁，渾厚無比，萬千毒蛇又被逼在第三個一丈方圓的防禦圈外面，難以逾越。

賴布衣及史超雖見羣蛇受阻，但心中却惴惴不安，因爲萬千毒蛇距他們的中心圈子已僅距一丈，毒蛇的惡形怒態活靈活現，腥臭之味更令人作嘔欲吐。

這時，岩智的目光更見嚴峻，神色更顯陰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已屆生死關頭。他神情緊張的盯了那一連衝破兩道防線的王蛇一眼，又極目向北眺望傾聽，神色越來越緊張了。

就在此時，更響亮的一聲呼嘯，更巨大的一聲轟響，立刻又射來了一條藍黑色的王蛇，牠却又比前一條長了兩寸，首尾共是一尺四寸。

這條王蛇也與前面的兩條王蛇一樣，王蛇額有王字，懸空飛射，排空而來。

但這條王蛇却如入無人之境，砰砰的連破岩智的三道防禦圈，一下子就筆直的豎立在岩智的腳前。

岩智一見，極神速的在自己腳下又劃了一個小圈，但圈外的史超、賴布衣等人却立陷危機之中。

但說也奇怪，第三條王蛇雖然衝進第三道防禦圈，却對史超、賴布衣等人渾似不覺，只認準岩智射至，向他筆直的豎起身子，帶「王」字的腦袋搖了搖，似乎在說：「你已徹底失敗了。」

一丈方圓的第三道防禦圈外面，萬千條羣蛇雖然沒能撲進來，這時却歡欣雀躍，在第一、第二兩條王蛇的率領下，狂跳亂舞，爲牠們的「王中之王」吶喊助威，毒蛇的海洋掀起了狂翻怒湧的波濤。

在一丈方圓圈內的史超、賴布衣等人，眼見「王中之王」的毒蛇已撲到岩智的腳下，雖然仍在與他對峙，未敢遽然發令羣蛇進攻，但這時誰也明白，只要岩智稍萌怯意，他的護體防蛇氣勁一消失，王蛇立刻就會電射而上，狠狠的咬着岩智的咽喉。而岩智一旦倒下，他設的防禦圈立刻就會失去任何威力，羣蛇一湧而進，排山倒海般的蛇的怒濤就將把史超、賴布衣等人淹沒，頃刻之間，所有人的一縷頭髮、一根骨頭勢將不存。

岩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眼下的情勢，他已處於生死一線的絕望境地！

要麼是他的決心與意志嚇退「王蛇」，要麼就是連帶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屍骨無存！

千鈞一髮的時刻！

岩智忽然猛一咬牙，他的左手「察」的拔出一柄匕首，按在右手中指上，斜斜的指向他脚下筆直豎立的「王中王」王蛇！

這便是驅蛇者最後的一招殺着，只要岩智劃破中指，把手一揮，他的

鮮血所到之處，立刻就會騰起烈焰，羣蛇一旦遭此烈焰，便即發瘋，再也不聽任何人的驅策，甚至連「王中王」的王蛇亦失去無上的權威，牠們不但會把在場的任何人毀滅，同時亦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同類全部毀滅！

岩智與王蛇四目相對，拚死僵持，雙方都在尋找先發制人的機會，但誰也不敢首先輕易發難！

兩軍相逢勇者勝，岩智的雙腳雖然已在顫抖，但他依然毫無懼色，決心以最後的殺着與眼前一族毒蛇同歸於盡！

終於，岩智發覺，「王中王」王蛇的綠眼珠已露出怯意！岩智知牠已在猶豫，牠沒有毀滅自己及一族的勇氣！岩智猛一咬牙，左手的匕首疾如電閃的向右手中指就要揮去……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突地響起一聲震撼大地、震懾人心的呼嘯，如同來時一般，「霍！」的一聲，第三條「王中王」王蛇拔地而起，騰空向圈外飛去了！

接着，又一連兩聲呼嘯，第二條、第一條王蛇亦緊隨「王中王」王蛇之後，轉身飛射！萬千毒蛇，亦紛紛掉頭疾奔！

毒蛇的驚濤惡浪竟反而向驅引牠們現身的主人翻滾着，狠狠的淹過去，其勢有如千軍廝殺、萬馬奔騰，直向大漠蛇妖撲去……

大漠蛇妖作夢也想不到竟出現這種情勢，他這時就算要設抵禦的蛇圈也已太遲了！他甚至驚得連逃的勇氣也失去了！因爲他深知一旦驅蛇者被反叛時的下場是什麼。普天下絕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這種比死更慘酷千百倍的結果發生！

就在賴布衣、岩智、史超等人眼下，毒蛇的怒濤已呼的把大漠蛇妖淹沒了，當這股怒濤再向前移動時，大漠蛇妖已從這世上全部消失，甚至連一根髮絲，一根骨頭也沒有留下……

直到毒蛇的怒濤捲過去許久，在場中人才忽然醒悟；自己已在鬼門關上跳回來了！

直到此時，史超才搖頭苦笑道：「天地浩浩，當眞臥虎藏龍，可笑江湖中人，還去爭什麼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刀，若此等人面對這般蛇陣，只怕連皇帝老子亦再不願爭做了！」

賴布衣含笑問岩智道：「方才的羣蛇，爲甚麼竟有三王之多？」

岩智歎了口氣，道：「這是北地中毒蛇的一族，豈料竟被招引傾巢而出，第一條乃王子，第二條是王后，第三條才是眞正的蛇王，亦即北地毒蛇一族中唯我獨尊的蛇魁！」

賴布衣見岩智神色鬱鬱不樂，便微笑道：「岩兄弟連大漠蛇妖亦消滅了，難道尚不感滿足麼？」

岩智苦笑道：「賴先生有所不知，大漠蛇妖並非岩智打敗，而是他自招毀滅吧了，但凡驅蛇者均須自戒，切勿輕招蛇中王者，但大漠蛇妖不知與賴先生有甚麼深仇大恨，竟連這禁忌亦不顧，不但招王，而且連北地蛇魁亦驅引出來，蛇魁一出，必不肯無功而退，牠天幸被我嚇退，一口惡氣無處發洩，便全數傾瀉在招引牠出來的大漠蛇妖身上了！」

這時昭陽公主完顏萍被阮碧娘施以眞氣救護，已然甦醒過來，她失聲的驚叫道：「我這是掉進蛇獄中去了麼？」

完顏璟歎了口氣，苦笑道：「皇妹已在地獄邊緣爬回矣，豈料因完顏璟一人，幾乎連累了賴先生等數條人命！幸得這位兄弟現身相救，不然，我等數人，只怕已在鬼門關上相會矣！皇妹，你還不快向這位兄弟拜謝麼？」

完顏萍怔怔的望着岩智，她這時才敢相信，羣蛇終於去了，自己也還好端端的活在世上。但她却連一聲多謝也說不出來，因爲她根本不敢相信，世間上還有人能以血肉之軀去與毒蛇的驚濤駭浪相抗！

* * *

這時，天色已漆黑如墨，衆人重新進了白龍廟中，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這時，岩智才明白賴布衣連番凶險的因由。他不禁微歎道：「金朝皇帝竟會如此善待賴先生，若非賴先生親口言証，便殺了岩智的頭亦不敢相信也！」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幸好如此！否則，賴某縱橫江湖半生，只怕今番這一觔斗栽到家矣！這卻要多謝岩兄的適時現身。」

岩智道：「既金世宗甚有治國之材，乃眞命天子，爲甚麼卻遭此浩劫？」

賴布衣微笑道：「眞命天子亦有災危之日，此乃其運命所致，斷難逃避，再加他祖宗陵墓隱含肅殺戾氣，連番的爭奪便不可避免了！」

岩智亦微笑道：「既賴先生如此判斷，憑賴先生之能，想必已替其陵墓驅除戾氣，爲甚麼其危未退，其子女反差點命喪祖墓之地？」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此點委實大出賴某意料之外，因此差點鑄成平生大錯！因爲賴某估料不着，萬蛇的邪氣，竟會把金太祖陵墓的龍氣衝得晃搖欲墜！因此而令金太祖的後人運命亦橫生逆轉，遭此連番凶險！」

岩智一聽，恍然而悟道：「如此，岩智明白了，也是大漠蛇妖奉金世宗對頭之命，爲取金世宗二子完顏璟生命，預先在此地伏下萬千毒蛇大陣，而因此連金太祖的陵墓龍氣亦衝動了！」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岩兄弟所言不差，這果然是萬蛇動眞龍！如今蛇影已現，龍踪仍渺，若尋龍踪，只怕尚需在『蛇』上做功夫也！」

完顏萍一聽，大喜道：「如今不但

尋龍大俠在此，還加上岩大哥這位驅蛇大俠，這蛇影龍踪便必定有佳妙的結局矣！」

岩智目注完顏萍微一怔道：「這位姑娘既是公主，便非江湖中人，爲何會出現在這凶險之地？」

完顏萍格格一笑道：「我雖是公主，但如今卻只願爲江湖人士！」

岩智微笑道：「公主爲甚有此一說？」

完顏萍道：「我若非公主，便不會被人追劫，更不會隨時隨地陷入比死更可怕的慘酷爭殺，世人皆恨自己爲何並非公主王孫，卻又知否我只恨自己生於帝皇之家！二王兄你說是麼？」

完顏璟歎了口氣，苦笑道：「王兄雖有此念，但亦無可奈何！因爲若王兄就此撒手不理，金朝便從此落入奸徒手上，臣民百姓的處境，那就立陷水深火熱矣！」

賴布衣點點頭道：「此言不差，大丈夫處世，有所爲有所不爲，這才合順時勢守本命的做人之道！」

完顏璟苦笑道：「我雖有此志，但只怕狂瀾壓頂，已無力挽救矣！父皇至今尚毫無踪跡，若父皇一旦被害，那天下就盡歸奸人掌握矣，屆時尚有甚麼辦法可想！」

賴布衣沉吟不語，他自見岩智忽然現身，心中一動，便已料定「蛇影龍踪」之局已有轉機，但何時方可出現，卻連他亦毫無把握。

史超與阮碧娘互視一眼，兩人心意相通，無須言語，便已明白彼此心境，兩人均暗暗爲徐方玉和唐清平擔心起來。

因爲二人闖的是皇宮禁地，雖然已熟路徑，但初闖皇宮時，有副都元帥僕散癸作內應，這次再闖皇宮，僕散癸卻忙於追尋金世宗的下落，哪有餘力在皇宮內照應？

而且此時太子完顏光及兵馬大元帥完顏尹已正式臨朝處政，朝廷兵馬盡歸兩人所掌，任何人與之相抗，簡直就如以卵擊石！

史超和阮碧娘如何不爲二人擔心？

因爲直到此時，徐方玉和唐清平依然毫無動靜，就連僕散癸也毫無訊息。

目下成敗的關鍵繫於金世宗的生死，若金世宗健在，則事情便有轉機，但若金世宗被害，則一切便凶險萬分，剩下一個完顏璟，只怕絕難與太子及皇伯抗衡。

完顏璟自己亦深知此點，因此他越來越憂急如焚，更令他難受的是，他此刻仍是戴罪之身，朝廷欽犯，根本不能出面活動！只能眼睜睜的瞧着奸黨得逞！

就在此時，史超忽然大喜叫道：「二師弟和四師弟來矣……」

史超的話音未落，在漆黑的夜色中，兩條人影已電射而至，衆人一看，果然是徐方玉和唐清平二人。

令人微感驚奇的是，徐方玉手上竟執着一個包裹，不知裏面是甚麼物事。

鬼靈精唐清平卻已搶先苦笑道：「你等休眼巴巴的瞪着我，此行八成是徒勞無功，但二師哥卻跌倒抓把沙，說好歹亦得帶件皇宮信物，好教衆人辨悉其中究竟！你等要問什麼，便只管問二師哥好了！」

史超亦微感驚奇道：「二師弟帶來的是甚麼信物？」

徐方玉笑笑，手中的包裹扔在衆人面前。又亮起一物，笑道：「這粒夜明珠乃金世宗正宮娘娘蕭后昭寧宮之物，徐某心想黑暗中或許有用，便連帶一起順手牽羊了，如今物歸原主！」

衆人一看，發光之物果然是一粒夜明珠，環境越黑，此珠就越發光亮，果然是皇宮中的稀世之寶。

完顏萍格格一笑道：「我認得此珠是父皇賞賜蕭娘娘之物，若父皇他日能復位，徐大哥功勞不少，這顆夜明珠我一定求皇上賞賜給徐大哥！」

徐方玉笑笑道，也沒理會完顏萍，他就着夜明珠的光明，把包裹解了開來，包裹裏面竟是一件九龍盤繞的龍袍！

徐方玉道：「各位請仔細看看，龍袍可是金世宗穿着之物？」

完顏璟仔細瞧了瞧，便斷然的點點頭道：「不錯！果然是父皇上朝時候穿的龍袍，但不知如何卻留在昭寧宮內，按理父皇這件龍袍，退朝後便交由侍朝太監掌管的！」

徐方玉笑笑道：「這件龍袍被發現時，竟是在昭寧宮一張便床的床底下面，徐某因此斷定，這必是金世宗在被人劫走的前夕，已察覺有異，因此匆忙之間脫下上朝的龍袍，扔在便床下面，亦因此才沒被劫走他的對頭發現！」

完顏萍笑道：「徐大哥怎的如此肯定？」

徐方玉微笑道：「你若知道龍袍裏面內藏什麼寶貝，便明白徐某之言了！」

完顏萍聞言，果然捏着龍袍，仔細的搜了一遍，但毫無發現，她微一怔，忽然想起什麼，便伸手向龍袍衣袖的夾層探去，果然被她摸到一件物件！

完顏萍抽出來一看，便失聲驚叫道：「這是太祖賜給我的玉珮！即是父皇急着得到的玉珮……哎呀，我明白了！當時父皇必定是發覺有人欲對他不利，爲了保住這件玉珮，便連忙把龍袍脫了，扔進便床床底下面！劫走父皇的人，大概根本想不到父皇有此一着，因此這件龍袍和玉珮便得以保住，不致落入奸徒手上！」

完顏萍此言一出，衆人均感動容，卻未知是否如此。

徐方玉卻點點頭道：「公主果然聰

明，此事徐某亦判料如此！因為龍袍上面的那張便床只供午憩之用，但金世宗被劫之時卻是凌晨五更欲上朝之時，按理絕不可能在這張便床下面，這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龍袍是被人匆忙間有意塞進去的，而且，這與龍袍衣袖所藏的玉珮有極大牽連！」

完顏萍連忙點頭道：「徐大哥說的一點不差！因為不但父皇急欲得到這塊玉珮，而且作亂的人亦急於得到這塊玉珮！因為皇室中人都傳說，太祖有一份遺詔的秘密就在這玉珮身上隱藏！」

賴布衣一聽，心中一動，便接口道：「然則當時你父皇是否已探出玉珮遺詔的秘密？」

完顏萍想起那日她把玉珮交與金世宗的情形，便斷然的搖搖頭，道：「當時父皇揑着玉珮左瞧右瞧，苦思瞑想，但始終毫無發現，父皇說，雖然他未能勘破玉珮遺詔的秘密，但玉珮亦無論如何不能落在皇室中有不軌企圖的人手上，因為若然太祖的遺詔落在彼等手上，那天下就勢將大亂了！因此父皇決定玉珮由他自己收藏，豈料在危急關頭，父皇首先要保存的並非他自己的生命，反而是這塊見鬼的玉珮！」

完顏萍親口証實，衆人不能不信，因此就更令人聳然動容，這塊小小的玉珮，到底有甚麼超凡的價值，竟連皇帝的生命亦蓋了過去？

誰也沒法破解玉珮上遺詔的秘密，因此，玉珮最後落到賴布衣的手上。

賴布衣仔細審視了一會，便移開目光，仰頭沉吟了半晌，又再審視了一會，忽然面露微笑，目注徐方玉，道：「徐兄弟可有甚麼發現？」

徐方玉亦正在沉思間，聞言便笑道：「方玉愚魯，所知者不外一、二而已！玉珮上玉紋，似乎隱隱構成數行文字，但這是什麼意思，方玉便不明白了！」

賴布衣微笑道：「是甚麼文字，此處並無外人，徐兄弟但直言無妨。」

徐方玉點點頭，道：「依方玉之見，玉珮橫放豎放似是：欲求眞跡先求宗，左移右行三百中；不識玉珮眞面目，只緣身在玉珮中……便是這數行文字，但方玉苦思不解，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玉珮之秘，徐兄弟已窺其半矣，由此足見你已得諸葛孔明乾坤册上眞傳。玉珮上橫紋豎紋，果然是此數行字，至於為甚麼多人未能破解，其中因由便是『只因身在玉珮之中』，因為若以玉珮本身就藏有遺詔，那就先墮其圈套，再也不能自拔，自然就不會想到玉珮上意構的文字，這就是『不識玉珮眞面目』了！」

賴布衣此言一出，衆人心中均大為震動，因為聽他的口氣，似已破解了玉珮的秘密！

賴布衣又微微一笑道：「若能跳出玉珮本身的困局，自然就可以發現玉紋成字，『欲求眞跡先求宗』一句，『宗者』，祖宗之意也，其意即道：若求取其遺詔，當在祖宗身上着眼，而祖宗之所在，除了陵墓，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若明白此點，則『左移右行三百中』一句便不言而喻了……」

完顏璟、完顏萍這時忍不住輕叫道：「賴先生此言，莫非遺詔便在此太祖陵墓中麼？但此處陵墓是太祖死後，父皇才力主南移至此的，太祖如何會預知此處陵墓？」

賴布衣微笑道：「金世宗曾告知賴某，此地陵墓乃太祖夢中所示，但依賴某看來，其實此乃太祖故佈的疑局，他先有遺旨留下給你父皇，着他十年後便把他的陵墓移葬於此，金世宗才藉附夢之說，說服族人，把金太祖的陵墓移葬此地。其實金太祖在生之時，必已得異人授以此地龍穴，但他其時已沒有一一部署後事的時間，因此才把遺詔先行收藏，再把玉珮授予完顏公主！太祖的佈局委實令人匪夷所思，不愧為一代開國帝祖！」

完顏璟聳然動容道：「然則『左移右行三百中』是甚麼意思？」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你欲求眞跡，便依吾之言行事可也！」

完顏璟一聽，那敢怠慢？當即站起，道：「請賴先生指點！」

賴布衣微笑道：「你可於陵墓東面起步，左移三步，右行六步，兩者相加是三百之數便即停步！」

完顏璟一聽，果然依言而行，走到金太祖的陵墓東面，面向西方，先左行三步，再右行六步，這般走下去，他的身子便逐漸偏向北面的白龍廟，待如此這般左右步數合共三百時，他的人已然返回白龍廟內，面向神案……

賴布衣一見，大喜道：「可矣！停……若賴某所料不差，金太祖的遺詔，便在此廟的神案下面！」

衆人一聽，均一擁上前，相助完顏璟在神案上仔細搜索。

但搜索了半天，依然毫無發現。衆人正驚疑間，徐方玉一躍而上，上了神案，微一用力，便把神案後面的神像移開了！

就在此時，但聽喀勒一聲輕響，神像下面的案板竟然露出了一個小洞，徐方玉先用夜明珠湊近小洞一照，裏面只三尺見方，正中赫然是一個黑沉沉的箱子。

徐方玉把箱子取出，跳下神案，在夜明珠的光亮下一看，箱子上面竟有一行文字，道：力達箱自開。

衆人均不明其理。賴布衣微笑道：「各位可隨意試試弄開箱子，便知端詳矣！」

於是衆人除完顏萍外，果然依次上前試試可否弄開。

鬼靈精唐清平哈哈一笑，先上前

道：「我先試試看！」他言畢向箱子運力猛劈一掌，但箱子卻絲毫不動。

接下是阮碧娘、徐方玉上前試試，但也弄它不開。完顏璟咬咬牙，也走上前去，運起神力，猛的一腳向箱子踹去，但箱子只跳了一下，依然紋絲不動。

完顏璟歎道：「太祖的機關何太妙也！此箱只怕再也無人可開矣！」

此時只剩史超、岩智沒有動手。岩智自知非此之長，便含笑向史超道：「此舉便看史兄弟了，岩智實非此中所長！」

賴布衣向史超點點頭，含笑道：「此箱隱隱有考驗後人武功之意，史兄弟便上前一試也罷！」

史超一聽，呵呵一笑道：「若如此，便教金人見識見識我南人功力便了！」

史超大步上前，他猛提一口眞氣，竟默運神功，視箱子為強敵，運起他的「落葉飛花蝴蝶掌」，漫天的掌影竟把箱子繞住，掌力發揮得淋漓盡緻！他這套掌法不怕強只怕弱，箱子越是堅固，反彈之力越強，他掌法中的威力便越能發揮出來！

終於，只聽喀勒一聲響，史超的掌影稍開處，箱子竟已裂開兩半，原來竟是重鐵灌鑄而成，根本就沒有蓋子，若非史超的掌法神妙，普天下只怕再無人能開！因為就算把它燒熔，箱子是破了，但箱子裏面的寶貝亦同樣被烈火毀滅！

箱子裂成兩半，裏面竟只有一幅絲綢製成的布帛！這就是金朝皇室中人，為得之而爭個你死我活的金太祖遺詔！

* * *

史超等一見，便向後退開，好讓金太祖的後人完顏璟親手捧起其太祖的遺詔。

完顏璟先跪下，向遺詔叩拜了，再捧了起來，又向賴布衣呈上道：「太祖遺詔得重見天日，全憑賴先生等鼎力之助，完顏璟亦不外叼光而已！這便請賴先生先行過目！」

賴布衣微微一笑，也不推辭，接過遺詔，舉目一看，但見金太祖的遺詔上親書道：「吾自登極稱帝立國為金，力抗遼人，血戰一生，幸得半壁江山，但已感筋疲力盡矣，自知不久於人世，再無力進取，唯退而思其後世。吾金國以殺伐立國，戾氣太盛，吾雖欲斧正，但惜已時日無多，只好留以後人自警，吾死後自知皇室必然大亂，眞命天子須從災危中誕現，若後人有識者，當以和平為念，再莫以殺伐求國，而應以祥和治世，如此國運或可保一、二甲子之年！皇室中人，唯吾孫完顏雍或能體察吾意，當寄望於汝，汝兄完顏尹深藏不露，隱忍而不發，一發即不可收拾，汝當時刻戒之，若其終萌反叛之意，當以吾遺詔示知天下，替吾決然除之，耿耿此詔，餘復無言……」

賴布衣閱至此，歎了口氣，又見遺詔上還有一行小字道：「三元九運，我生者生氣，生我者退氣，我剋者死氣，剋我者鬼氣，此乃吾遇泰山奇人面授之異兆，吾亦不得全悉，附錄於後，以供汝自警。」

賴布衣至此，已明白金太祖阿骨打的一番良苦用意，不禁歎道：「豈料以殺伐立國之帝，竟也醒悟立國須以和平為念，以祥和治世，傳之後世，當足以發人深省！」

賴布衣把遺詔重新付與完顏璟，語重深長道：「遺詔上乃你祖肺腑之言，切莫等閒視之，他日當以此為念，時時自警，則賴某保你金國必有一番和平氣象！」

完顏璟恭謹道：「完顏璟當依賴先生所訓，以太祖遺詔為治國之本，力保父皇長治久保，矢言金、宋兩國和平相處，不再交戰！」

賴布衣一聽，大喜道：「好！好！有此一言，賴某便心滿意足矣！」

史超、岩智等人暗暗欣慰，心道若如此，亦不枉衆人辛苦拚戰！

完顏璟把遺詔小心收藏好，又道：「如今太祖遺詔已得，若昭示於天下，則奸黨無所遁形矣！」

賴布衣搖頭道：「眼下尚非昭佈遺詔之時！因金世宗尚在彼等手上，若二王子公佈太祖遺詔，彼等狗急跳牆，必定孤注一擲，拚死一戰，先殺你父皇，再殺朝中敢於反抗的大臣，你縱有復國之志，亦必然難免一場慘酷血戰！如此，則天下百姓苦矣！」

完顏璟道：「賴先生之言甚是，但父皇至今下落不明，卻如何打算？」

賴布衣微笑道：「如今轉機已現，若賴某所料不差，金世宗的災危已即將消弭矣！」

完顏璟猶豫道：「奸黨行事神出鬼沒，彼等劫持住父皇，必然極其隱蔽，我等毫無線索，卻如何解救……」

就在此時，岩智忽然接口道：「依岩智之見，尋皇帝下落線索，眼前便擺着一條矣！」

岩智此言一出，衆人均大感驚奇，心道此人從天而降救了一場大難，莫非此時又有妙法從天而降下皇帝來麼？

完顏璟、完顏萍兄妹一聽，忙齊聲道：「岩兄弟若有解救父皇妙策，萬望岩兄弟速速直言！」

岩智微笑道：「岩智此法乃以蛇尋踪之法！若皇帝依然活在世上，便決無尋找不着之理！」

衆人一聽，更感驚疑，連賴布衣亦大感好奇道：「天地茫茫，蛇類如何可以尋着金世宗的下落？」

岩智笑笑道：「賴先生放心，此法必可行也！蛇類最善辨味，若一旦聞悉某人身上氣味，哪怕遠隔百里，亦必可循味而至！」

鬼靈精唐清平笑道：「但眼下皇帝

老子已然不知下落，卻如何有他的氣味可聞？」

岩智微笑不語。

徐方玉忽然恍然大悟道：「有了！金世宗有味可聞，因爲他的龍袍便在此地！」

岩智一聽，呵呵一笑，道：「徐兄弟果然聰明！一下子便窺破此中奧妙矣！岩智此法，果然是欲先讓蛇類嗅聞皇帝龍袍氣味，然後驅其循味尋蹤，我等再緊隨其後，有靈蛇引路，就算皇帝的被囚之處是絕密的密室秘洞，亦一樣難不倒循味而尋的靈蛇！」

賴布衣一聽，亦恍然而悟道：「好！果然是一條靈蛇尋蹤的妙計！」

這時司馬福笑着接口道：「依老夫之見，這辦法不叫靈蛇尋蹤，該叫蛇影龍蹤妙計！因據賴兄所說，蛇影既能衝動眞龍之氣，令金世宗災危未消，但他最終還須依靠靈蛇救援，因此有蛇影便有龍蹤，這豈非就叫蛇影龍蹤麼？」

賴布衣及衆人一聽，均大喜道：「好！好！這果然該叫蛇影龍蹤！」

當下岩智不再遲疑，即行施展他的驅蛇神技。但見他盤膝坐下，把金世宗的龍袍置在他身前二尺之處，默默的低聲吟頌。

一會後，岩智突然猛吸一口眞氣，氣聚丹田，肚腹鼓脹，形似蛇類發怒，然後忽又把嘴一張，一聲清厲的呼嘯聲隨即響起，呼嘯聲源源不絕，似乎漫無止境，音波便以綿綿不斷之勢，向四野傳去！

岩智此時與大漠蛇妖招蛇之法亦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大漠蛇妖以口發音，但岩智的嘴唇不動，卻以腹音逕直飛出，其技之高下，便立可見其優劣。

清厲的呼嘯越來越響，越傳越遠。一會後，白龍廟外，黑暗中的樹林草叢，便突然傳出晰晰而動的飛竄聲音！

白龍廟內衆人，這時連忙退到岩智的背後不敢妄動，因爲誰也知道這驅蛇術的厲害！

驀地，白龍廟外，已閃出無數綠點！衆人均知這是無數蛇頭上的眼珠！但無數綠點只在廟外徘徊，不敢闖進半步！

忽地，無數綠點呼的一下子散了開來，立刻排行兩行，閃閃爍爍，似在迎接牠們的至尊貴者！

就在此時，兩點綠光疾如飛矢般的射來，在兩排的綠點中穿越而過，直射入白龍廟內，一下子在金世宗的龍袍前面停住！

衆人仔細一瞧，原來這竟是一條頂上有一團肉冠的赤紅小蛇，牠以尾豎地，身子直立，蛇首向岩智凝注不動！

岩智神色一凜，猛一吸氣，肚腹更見鼓脹，突地把口一張，一股眞氣直衝向前，把赤紅肉冠小蛇罩住了！

赤紅肉冠蛇筆直豎立的身子劇烈搖晃，但依然不肯伏倒，似在頑抗，但終於不支伏地，只把肉冠蛇頭低下，朝着岩智連連點動，便似向岩智臣服叩拜一般！

岩智見狀，便把手朝金世宗的龍袍一指，肉冠赤蛇隨即一竄上前，鑽入龍袍裏面，牠在裏面蠕動好一會，忽然一竄而出，肉冠蛇頭朝岩智連點三下，便即電射而出，後面的兩排綠點亦即緊隨於後，就似一隊搜索的斥候兵，向東面疾游而去！

岩智一見，忙一躍而起，道：「靈蛇已循踪而動，各位請緊隨吾後，切勿走失方向！」

岩智言畢，亦接而電射而出，緊隨羣蛇後面，疾奔而行。

賴布衣一見，忙發聲道：「史兄弟，徐兄弟可保護二王子，隨岩兄弟伺機救援！事成之後，便即潛入城中老店，彼此會合行事！」

史超、徐方玉一聽，不敢遲疑，當即與完顏璟一道，隨岩智疾奔而去！

白龍廟內，此時只剩下賴布衣、完顏萍、阮碧娘、唐清平、及司馬福、李二牛數人。

完顏萍格格一笑，望着賴布衣和唐清平道：「賴先生，我等如何？難道白坐在廟中等候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完顏公主不怕返城中行險？」

完顏萍目注唐清平道：「若有唐大哥隨我而行，便天塌下來也不怕！」

鬼靈精唐清平無奈的咧嘴一笑道：「哎呀我的大公主！求求你切莫處處把唐某扯上！實不相瞞，鬼靈精只有在師哥們身邊，才有膽氣，若在公主身邊，便鬼不起來矣！」

完顏萍笑道：「那不要緊！我到底還是公主身份，諒那大王兄還不敢把我怎樣！我可以保護你呵！」

鬼靈精唐清平一聽，不禁歎了口氣，苦笑道：「要你保護？若你的大王兄翻起臉來，連皇帝老子也敢殺，還會顧得你這位王妹麼！」

賴布衣見兩人鬥嘴，心中一動，暗道：「完顏公主似對唐兄弟已生情愫，但此乃鏡中花水中月，到底難有結果！因爲唐兄弟根本沒有此中的富貴運命！」但也不加說破，心道：「一切但看其順勢發展便了！」

這般轉念，賴布衣便微微一笑，道：「完顏公主所言甚是！我等亦該進城準備了！」

唐清平驚道：「賴先生剛脫虎口，又欲入龍潭麼？目下城中凶險非常，萬一賴先生有甚麼閃失，卻叫我如何向師哥們交待？」

賴布衣笑笑道：「但凡人之處世，務須愼始愼終，此事賴某既已插手，便斷不能半途撤手不理，就算是龍潭虎穴，亦只好冒險一闖了！況且此行亦未必毫無勝券，若賴某所料不差，

事勢已到轉機之時，只要我等順勢而行，當可保無恙！」

完顏萍道：「賴先生眞的欲一道入城？唐大哥所言不差，賴先生此行果然甚爲凶險！因目下朝廷已爲奸人所掌，萬一被他們發現賴先生行踪，便連父皇的御前信符亦救不了賴先生了！」

賴布衣微笑道：「此事勢所必行！不但賴某要入城，公主亦務須入城！」

完顏萍道：「爲什麼？我其實再不欲與奸王兄相見矣！」

賴布衣道：「公主此行，並非與你大王兄相見，而是與朝中大臣暗中聯絡！以便時機成熟，便一擊而收全功！復國重責，公主難道不想肩承麼？」

完顏萍見賴布衣滿臉肅然，便一吐舌頭道：「怪道連父皇亦拜服賴先生，單憑賴先生這一點見義勇爲的氣慨，便把朝中有等大臣比下去了！完顏萍謹遵賴先生法旨便了！」

賴布衣微微一笑，當下不再猶豫，率衆人趁夜深無人，全速趕返金朝中都城去，以便暗中早作安排一切。

此時岩智等人，已緊隨羣蛇之後，向東南方向疾奔了數十里路。

前面的道路漸而崎嶇起來。原來一行人已轉入了峭壁陡立的山谷。

完顏璟緊隨岩智後面，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四人的功力相較，完顏璟稍遜一籌，在黑暗崎嶇山路，自然是他最感辛苦。不一會，他便氣喘吁吁，但又不敢聲張，因爲他深知此行是爲他父皇，若他自己也叫苦，那岩智、史超、徐方玉等三人豈非更覺冤枉？

但岩智、史超、徐方玉三人卻絕無異議，在黑暗中疾奔趕路，循踪而進。完顏璟心中不禁感慨道：「豈料宋人中竟有這等異能忠義之士！光憑此點，便教金人不敢輕侮矣！日後但教完顏璟有一口氣在，必不令金兵再踏入宋境一步！」

這般思念，完顏璟便忽然道：「岩兄弟可有把握尋着父皇的踪跡？」

岩智也不回頭，在前面斷然道：「放心！只要你父皇尚活在世上，便必可尋見其踪！」

史超笑道：「請教岩兄弟，方才你請來的是蛇中的那一族？」

岩智道：「此族名叫肉冠赤蛇，乃蛇類中最有靈性者！但最難馴服，若經馴服，便永不反叛，克盡職守，不眠不休，直至功成爲止！」

徐方玉歎道：「豈料蛇類中亦有此忠勇之士，世人但把奸惡者稱之毒如蛇蝎，豈料今日所見，此等人卻比蛇蝎更有所不如了！」

史超呵呵一笑道：「二師弟經此一役，似已大徹大悟，大概只差遁跡空門矣！」

徐方玉歎道：「自出道以來，所歷凶險，當以與賴先生相遇爲最！但亦因此而獲益非淺，只感世人爲那名、利、權三字爭鬥，到頭來仍是難免孤墳一堆，能不令人感觸麼！」

此時，在前面緊隨蛇踪而行的岩智已轉過一道山壁。完顏璟雖然甚感疲勞，但依然咬緊牙關，追了上去。

四人轉過這道山壁，忽然是一道兩面石壁陡立的夾道。夾道筆直，後面的史超等人亦可見到前面，果然正有一羣綠點，正急速向前竄動！

岩智見肉冠赤蛇的竄行速度已越來越快，心中一動，便扭頭悄聲道：「靈蛇已快接近目標，凶險隨時光臨，各位仔細了！」

岩智說罷，他的身形越來越快，後來便似電射飛矢，筆直的向前掠去！

史超、徐方玉、完顏璟等三人連忙疾馳飛縱。

突地，前面的岩智身形一緩，接而便驀地凝立不動，眼望地面，似在思索什麼。

史超、完顏璟、徐方玉見狀一躍而上，正欲問話，岩智卻把手一指地上，輕聲道：「靈蛇已示帝踪！但可惜未能參透其中含義……」

史超等朝地上一看，在山路上，但見羣蛇散伏，繞着中間的肉冠赤蛇，恰恰成了「三十六」等三個數目字！

完顏璟一見，便皺眉道：「三十六是甚麼意思？是三十六尺？三十六丈？三十六里？而且不知起始方向，這卻如何參破其中的隱兆？」

史超亦苦笑道：「玉珮上的文字已令人費解，豈料靈蛇所示的更令人迷茫！彼時尚幸有賴先生破解，但此時賴先生不在，我等如何識得這數目天書！」

岩智歎了口氣，道：「此乃岩智驅蛇多年，第一次碰上的奇事！往日靈蛇示踪，必盡善盡美，不達目的地決不罷休，但此時卻於要命關頭忽然停伏，佈成這三個數字，天知道是甚麼意思……」

徐方玉目注地上羣蛇，一直沉吟不語，此時忽然道：「我明白靈蛇爲甚麼不敢前行，只以數字示知帝踪了！」

岩智一怔，忙道：「爲甚麼？」

徐方玉道：「據賴先生道，金世宗乃金朝唯一的眞命天子，既然是眞命天子，便是眞龍，龍乃萬物魁首，試問肉冠赤蛇雖已通靈，卻如何敢接近眞龍？因此便只能在此處以數目示知！」

史超苦笑道：「就算二師弟所言不差，若我等不能參透其中隱兆，依然毫無辦法！靈蛇這番好意，只怕是白白擺設了！」

徐方玉再一沉吟，忽然便微笑道：「大師哥！未必哩！小弟問你，靈蛇的頭部向着什麼方向？」

史超望了望天際，若有所思道：「前面可見北斗七星，自然是向北了！」

徐方玉微微一笑道：「這便是了！面對北斗而成三十六，此正是天罡之數！」

徐方玉說到此處，神色忽然一凜，道：「若徐某所料不差，則從靈蛇伏地示數之處，面向北前行三十六步，便是收藏皇帝的秘洞所在矣！」

史超奇道：「若然如此，爲什麼週遭平靜如常，根本不見有任何異樣？」史超自信憑他的「凝神捕音」神功，在二里之內，絕難有人瞞得過他的耳目！

徐方玉點點頭，他自然知道史超的「神耳」的厲害，道：「此地果然沒佈下伏兵，大師哥此言不虛！但謀奪帝位乃奸黨蓄謀已久之事，彼等早已在中都城內外遍設極厲害的機關秘洞，以便作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用！因此收藏皇帝的秘洞，必然以極厲害的機關取勝，而不靠伏兵，因爲前者令人猝不及防，後者則極易令人發現行踪！」

史超一聽，醒悟道：「若非今日有岩兄弟之助，我等就算從此地路過，亦絕不會發覺此地有收藏皇帝的秘洞！這正是奸黨厲害之處！」

徐方玉點點頭，道：「亦幸而諸葛先師乾坤册上，對天罡之數早有揭示，徐某天幸微窺其學，否則，就算我等到此境地，亦難參透其中的奧秘！」

徐方玉說罷，便欲舉步上前。岩智卻忙道：「靈蛇未去，徐兄弟切勿輕動！但靈蛇若去，此事便算了結，靈蛇從此永不會再助我等行事矣！徐兄弟以爲如何？放還是不放？」

岩智之言，乃明白告知徐方玉，若他施術放蛇離去，則此事便全靠他所判斷的是否正確了！徐方玉略一沉吟，便決然道：「放！徐某自信所料再無差錯！」

岩智一聽，便不再猶豫，發一聲呼嘯，只見地上的羣蛇，聞聲果然立刻躍動，很快便向兩面迅速的散去不見了。

徐方玉大步走上前去，踏在羣蛇方才現數之處，微一沉吟，便面向北斗七星，毅然的踏出一步！然後又第二步、第三步……第十步！

史超見狀，已暗運神功，凝神戒備，隨時準備撲前救援！

徐方玉這時已走到第三十五步了！只差一步便是三十六的天罡之數！但前面竟是一座陡峭的山崖，下面是一塊巨石，巨石高有數丈，光滑天成，毫無人工斧鑿的痕跡，巨石後面似乎根本不可能隱藏什麼。

徐方玉微一思忖，便毅然決然的向前再踏出一步，這便剛剛湊足三十六步天罡北斗陣數了！

徐方玉這一腳踏下去，已微覺有異，因爲他警覺腳底所觸竟是一塊堅硬如鐵的物體！他已意識危機一觸即發，便欲縱身向後飛躍！

但他已遲了一步！因爲他這一腳剛踏上去，前面的巨石竟疾速的退移，露出一個黑漆的洞口，一陣軋軋的響聲傳出，立刻颼颼颼颼……一蓬強勁的機關弩箭便如箭雨般的激射而出！徐方玉這時根本退無可退！因爲他無論向任何方向退，也絕對避不開如雨的弩箭！

眼看徐方玉就要身變箭猪了。

就在此時，早就凝神戒備的史超疾如電閃的一射而至，擋在徐方玉面前，掌隨身動，「落葉飛花蝴蝶掌」已全力展開，但見一團蝶舞般掌影已向箭雨迎了上去。

完顏璟及岩智一見，均驚呼道：「史兄弟小心……」

却只見史超的掌影已與箭雨混成一體，便似飛花與蝴蝶，在黑漆的洞口中漫天飛舞。

* * *

今日是七天一次的常朝，比每日的「御門決事」儀制隆重。金朝例制大部遵唐代舊制，因此常朝亦特別隆重。

早在五更之前，六隻大象便已由錦衣官，押着身穿彩衣的象奴，從宣武門內金中都的西城牽到，在午門前的御道兩側走動。

午門上三通鼓響過後，六隻大象自動走到午門前面站定，每對左右相向，與錦衣旗校一道肅立不動。

與此同時，午門的左右偏門亦一齊蕩開，一隊錦衣將軍、校尉及旗手走進午門，在內金水橋兩邊，夾着御道分兩行整齊排列，肅立不動。

一羣太監從宮中出來，在丹墀下面排班站定，夾着丹陛左右，肅立着兩行侍朝的錦衣將軍，穿鐵甲，佩弓、矢、刀、劍，頭戴紅纓盔帽。

再過片刻，午門上的鐘聲響了，文武百官匆匆從朝房中走出，從左右偏門入內。到了皇極門外，按文東武西、品級排成兩班，恭立在丹墀之上。

又一會，一名太監便走出皇極門，手執一柄黃絲長鞭，走至丹墀一角站定，揮起軟鞭在空中盤旋數下，然後用力一抽！啪！啪！啪！連響三次，登時令肅立的滿朝文武百官心神一凜！因爲他們均知道：以太子身份代皇臨朝的完顏光就要駕臨了。

西面武班中的首座兵馬大元帥、皇伯完顏尹却神色悠然，他的神情根本不似朝聖，反似觀戲似的輕鬆寫意。事實上也值得他如此傲慢，因爲他身爲皇伯，手掌金國兵馬大元帥，重兵在握，甚至連朝廷欽犯前都元帥完顏璟的內衛兵馬亦一併交由他掌管，滿朝之中，自太子完顏光以下，誰不瞧着他的臉色做人？到此時此地，完顏尹尚擔心甚麼？畏懼何人？完顏尹雖然不做皇帝，但比皇帝更威風八面，這日子完顏尹已苦心經營了十數年了。

過了片刻，內宮高聲傳呼道：「太子儲君駕到。」

文武百官登時肅立，鴉雀無聲。

太子完顏光頭戴翼善冠，身穿圓領綉龍黃羅袍，神采飛揚，在太監的簇擁下步向九龍盤繞皇帝寶座。

司儀官高唱道：「入班行禮。」

文武百官面向金台，依司儀官的唱贊，行了一拜三叩頭的朝君大禮。獨完顏尹挺立不動，僅向御座上的太子完顏光點頭作禮。

完顏光不以爲忤，他也不敢，待百官朝拜畢，完顏光便開口宣道：「衆卿家有事啓奏，無事退朝。」

宣旨太監連叫三聲，皆無人答應，文武百官自金世宗失踪、太子臨朝處政的數日來，皆心事重重，哪還有心思理會朝政？

完顏光見下面羣臣鴉雀無聲，無人敢應，便嘿嘿一笑，無奈道一聲：「退朝！」

「慢！臣有事啓奏！」

就在此時，武班中尚保原位的副都元帥僕散癸忽然越班而出，跪下啓奏道。

完顏光一見是僕散癸，神色先是一凜，但又見皇伯兵馬大元帥完顏尹冷冷微笑，似乎毫不爲意，知他依然掌握大局，心中大定，便鎮靜下來，口氣嚴厲的道：「僕卿家既有事啓奏，爲甚麼要待朕宣旨退朝之後？怎不早應宣？是對朕旨意存心侮慢麼？」

完顏光知僕散癸與二王弟完顏璟的關係非同小可！數日來勉強按捺住不向他下手，不外是唯恐事勢萬一有變，不欲過早動手罷了，此時忽然想起僕散癸與完顏璟的關係，完顏光的殺機便大熾，先發制人的又哼了一聲道：「僕將軍與欽犯完顏璟情如手足，必知其下落，莫非向朕啓奏欽犯行踪，以便朝廷緝拿歸案麼？」

僕散癸一聽，知完顏光的殺機已動，但他却毫不以爲意，傲然道：「此事自有公道，臣所作一切自問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地！此事暫且按下不提，臣向代皇陛下另有事啓奏。」

完顏光見鎮不住僕散癸，心中的殺機更盛，盯着僕散癸，冷冷的道：「僕將軍尚有何事啓奏？」

僕散癸渾然不懼，反把頭抬起來，直視完顏光道：「請問代皇陛下，陛下爲甚麼代皇臨朝處政？」

完顏光一聽，心中勃然大怒，心想憑你這句話便要殺一千次了，但此時當着滿朝文武百官，他又不能不答，無奈只好猛一咬牙，狠狠的道：「父皇不幸失去龍踪，朕以太子儲君代父皇臨朝處政，此乃朝廷例制，難道僕將軍敢生異議麼！」

僕散癸微微一笑，道：「臣不敢，但臣敢再請教代皇陛下，若皇上駕返朝中，哪又如何處之？」

完顏光已恨得幾乎戟指大罵了，他咬了咬牙，道：「天幸父皇駕返，朕自然拱手迎父皇重登御座，此乃朝廷法度，還用你多嘴麼！」

僕散癸一聽，忽然哈哈大笑，道：「好，有代皇陛下一句話，臣心願已足矣……請代皇陛下馬上傳旨，文武百官到殿外迎候皇上聖駕……」

就在此時，不待完顏光有所決斷，殿外已有四名英氣勃勃的男子，身穿平民素服，大步而進，一面高聲宣道：「金世宗皇上駕到……」

完顏光平日養尊處優，只知好色，幾曾見過眼前這等突生變肘？當下已茫然不知所措。

兵馬大元帥完顏尹一聽，臉上神色一變，但隨即嘿嘿一笑，越班而出，挺立在完顏光面前，厲聲道：「此等人在廷上喧嘩，擾亂朝政，罪該萬死，陛下還不下令把僕散癸連同該等奸徒推出午門斬了麼！」

完顏尹也不待完顏光有所表示，即驀地轉身，厲聲喝令道：「錦衣尉何在？」

有人聞聲率十數大漢撲了出來，原來却是完顏尹帳前的第一勇士阿骨烈及他的一班絕頂高手，充作錦衣校尉，混在朝上，以隨時策應照料。

阿骨烈率高手向僕散癸先撲上去。

這時，殿大門入口處的四名男子，忽有一人厲聲喝道：「殿中各人欲保命者，最好切勿輕舉妄動！」

就在此時，只見這青年男子仰天一聲呼嘯，忽然滿殿之中，便傳出一陣淅淅而竄動的異響，殿上各人循聲一望，不得了，但見金鑾殿上，上至龍案御座，下至羣臣站立的丹墀，東南西北，前後左右，皆有七彩繽紛的毒蛇環伺，毒蛇怒睜雙目，蛇舌吞吐，隨時隨地擇人而噬！爲數足有三數千條，而且隨着那人的呼嘯，毒蛇還不斷增多竄至，漸而金鑾殿上的四面牆壁，已被繪成彩畫，一幅幅七彩繽紛、綠光閃爍的毒蛇的恐怖圖畫。

羣臣中有些根本未見過此等恐怖之極的陣勢，乍見之下，驚叫一聲，便摔在地上，昏了過去。

完顏光也嚇得怪叫着，連滾帶爬的跳下御案龍座，跳到下面的金台上，却戰戰兢兢的再也不敢移動半步，因爲金台的前後左右，均有數百條毒蛇向他虎視眈眈，完顏光只差未被活生生嚇死了。

完顏尹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的身前身後也伏滿毒蛇，他深知毒蛇的厲害，只要他一動，哪怕他再好的武功，也絕難抵擋數百條毒蛇的進攻，完顏尹作夢也料不着有此驚變，厲聲叫道：「……蛇妖老怪，你既效忠本座，爲甚麼却要反戈相向……」

僕散癸這時已翻身躍起，哈哈大笑道：「完顏元帥！你那大漠蛇妖已身化毒蛇，此刻向你追命來了，你也不看看殿外那是誰人。」

完顏尹怒道：「是誰？普天下難道還有人可以擊敗蛇妖老怪麼？」

僕散癸大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知道多少，告訴你，他們均是末將的好兄弟，相助世宗皇上來收拾你等作亂奸黨……各位同僚！聖駕如今便在殿外，快快迎駕，末將擔保凡迎駕者，絕不會被毒蛇傷一根汗毛！」

滿朝文武百官中，有些似已心中有數，聞聲忙轉身，帶頭向殿外跪下，有些見狀，心想先行保住老命要緊，便也連忙跟着跪下，霎時，便已跪下了一大片。

完顏尹厲聲喝叫，喝令羣臣不要聽信妖言惑衆，但羣臣眼見他也不敢妄動，誰不怕恐怖之極的毒蛇？因此除完顏尹及他的十數名心腹大將外，滿朝文武百官竟全數面向殿外跪了下來，倒變了屁股向着金台完顏光。

完顏光又急又驚又氣，早已軟軟的癱在金台上了。

就在此時，一位身穿龍袍的人大步走進金鑾殿來，在四名英武男子的護衛下，在文武百官跪拜俯伏的行列中穿過，冷眼也不瞧金台下驚呆了的完顏尹，對軟癱在金台上的太子完顏光哼了一聲，便走上御座，四名男子在他身前身後凝神戒備，原來的侍朝太監早就嚇昏躺倒地上了。

只聽這位身穿龍袍的人忽然便在御座上宣道：「衆卿家平身，且轉過身來，聽朕宣諭。」

文武百官一聽御座上傳下來的聲音，均感心頭一震，連忙轉過身來，抬頭一看，御座上高坐的，不是金世宗完顏雍是誰？

但見金台之上，羣蛇環繞，此時倒似在護駕似的，金世宗的身前身後，各挺立了二名英氣勃勃的青年武士，睛光四射，一眼便知是身懷絕頂武功的精英之士。

完顏尹此時一見果然是金世宗，一顆心便驚愕得幾乎跳了出來，他委實不明白，普天下還有誰可以尋着他那極隱蔽的藏帝密室，他欲反抗，但此時萬蛇環伺，他帶進朝上的十幾名高手，自阿骨烈以下，均呆若木鷄，誰也不敢妄動，因爲誰也知道毒蛇的厲害，在萬蛇的環伺下，簡直比千軍萬馬更可怕百倍。

突然之間，完顏尹苦心經營十數年的成果眼見便要毀於一霎，完顏尹幾乎氣瘋了。

金世宗這時冷眼也不瞧完顏尹，他盯了軟癱在地的太子完顏光一眼，便哼了一聲，道：「汝尚有面目見朕麼，因汝之故，朕不但幾乎錯殺二皇兒，更幾乎連命亦喪於奸人手上，汝尚有何話可說？」

完顏光嚅嚅拚命道：「臣兒冤枉！臣兒冤枉……」

金世宗怒道：「此時此刻，你尚言冤枉？朕問你，你可識得此物？還有，汝可知道彭、郝二妃的慶衍宮小太監此刻在何人手上？」

完顏光抬頭一看，原來金世宗手上持着的，竟是他在彭、郝二妃宮中，裸身淫亂時丢失的太子信符環珮，當下登時魂飛魄散，哀叫道：「臣兒知罪，臣兒知罪……父皇饒命！」

金世宗因家醜難宣於口，冷笑一聲便道：「汝幹下如此大逆不道之事，若朕恕你，如何面對祖宗神靈，錦衣尉，速把逆子完顏光押入天牢，三日後決斬無赦。」

錦衣尉見世宗復位，那敢不遵，連忙一擁上前，摘下完顏光頭上的太子翼冠，拖了出去。

金世宗又面向羣臣，道：「朕一時愚昧，幾乎錯殺了二皇兒完顏璟，幸得天賜高人助朕，二皇兒幸保無恙，宣完顏璟上朝。」

金世宗話音甫落，完顏璟已大步進殿，向金世宗參拜畢，金世宗感慨撫慰了幾句，便道：「如今眞相大白，朕傳旨即立完顏璟爲太子儲君，待事定之後，再補行册封大典。」

完顏璟謝恩畢，便一躍而起，站到了文班中的首位。

這時，金世宗才轉向完顏尹，冷冷道：「大元帥別來無恙，朕天幸不死，倒是大出你的意料了麼？」

完顏尹到此地步，已知大勢已去，心中又驚又氣又絕望，忽然哈哈大笑道：「金朝乃完顏一族打回來的江山，並非你一人所有，自然能者居之，不然，爲甚麼太祖另有遺詔傳世，不加明宣？此中必定另有蹊蹺。」

金世宗完顏雍一聽，大笑道：「好！汝既欲一睹太祖遺詔，此刻便還了你此心願。」

金世宗言畢，即在龍袍衣袖內取出那塊玉珮，道：「太祖已預知此人有不軌居心，故留下遺詔，秘密收存於玉珮，幸得高人相助，識破此中奥秘，終獲太祖遺詔，此時便可當衆宣示。」

金世宗言畢，轉向身邊挺立的那位英武男子，含笑道：「史兄弟暫作朕之傳宣官，代朕宣示太祖遺詔如何？」

此人原來便是史超！與他同行的，便是徐方玉、唐清平、岩智四位精英之士。

史超含笑點頭，接過太祖遺詔，宣示起來了：「……吾金國以殺伐立國，戾氣太盛，吾雖欲斧正，但惜時日無多，唯留以後人自警……後人有識者，當以和平爲念，以祥和治世，如此國運或可保一、二甲子之年……汝兄完顏尹深藏不露，一發即不可收拾，若其終萌反叛之意，當以吾遺詔示知天下，替吾決除之，耿耿此詔，餘復無言。」

史超話音甫落，餘音尚嗡嗡震耳，完顏尹突然一聲冷笑，電射而起，撲向金台御座，欲與金世宗同歸於盡。但完顏尹快，在他身邊環伺的毒蛇更快，完顏尹的身形甫動，數十條毒蛇便如閃電般一閃而上，完顏尹的

脖子、手部、雙腿、腰幹立刻掛滿了緊咬不放的毒蛇，他剛起於半空，便重重的摔了下來，在地上抽搐了一下，登時七孔流血，死狀恐怖。

岩智厲聲叫道：「此人輕舉妄動，自取殺身之禍，誰敢以此效法，不妨試試萬蛇噬體的厲害。」

完顏尹的餘黨眼見及此，誰還敢拿生命開玩笑？均呆若木鷄，誰也不敢稍動一動。

金世宗傳令，把阿骨烈等十餘名餘黨綁了，押入大牢候審。阿骨烈等人到此地步，已失去任何抵抗的勇氣，只好乖乖就綁，被架了出去。完顏尹的屍體，亦早有錦衣尉拖了出去。

金世宗含笑向岩智點頭道：「如今大局已定，岩兄弟請把萬蛇遣走，免驚嚇了滿朝文武羣臣。」

岩智微笑道：「賴先生曾吩咐岩某，若大功告成，此段蛇影龍踪便告結束；如今陛下已安然復位，羣蛇自然功成身退矣。」

金世宗抬眼一瞧，果然滿殿的萬千毒蛇已全然不見，不禁歎道：「毒蛇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豈料朕得脫此災困，各位高人固然功高至上，連萬千毒蛇亦爲朕立了大功也。」這時，金世宗忽然想起甚麼，忙高聲宣道：「尋龍大俠賴布衣等，爲朕復位鼎力相助，運籌帷幄，大顯神通，功高蓋世！又史兄弟等，不惜以身犯險，大破奸人秘洞機關，救朕脫險，潛返中都，出奇不意，才令奸黨一網成擒，史兄弟等，欲朕封賞甚麼？只管坦白告朕。」

史超微笑不答，與徐方玉、唐清平、岩智等，退下金台，向金世宗躬身道：「若蒙朕下賜還賴先生的七星伴月大龍圖於我等，便足感大恩矣。」

金世宗大笑道：「經此浩劫，朕已大徹大悟，日後當求和平自保，以求天下太平，百姓豐足，然則尚求寶圖作甚？朕早已傳旨昭陽公主，把七星伴月大龍圖親自奉還賴大俠矣！但不知賴大俠此刻何在？快傳朕旨意，請賴大俠進殿，待朕親表謝意。」

就在此時，昭陽公主已匆匆進殿，向金世宗跪下奏道：「啓奏皇上，賴先生及他兩位兄弟已出城許久矣，臣兒無論如何亦挽留不住。」

金世宗及完顏璟一聽，均急道：「賴先生可有甚麼臨別贈語？」

昭陽公主完顏萍格格一笑，道：「賴先生似乎早已料父皇及王兄有此一問，賴先生臨別之時，只對臣兒道：但望父皇日後莫忘此段蛇影龍踪故事，以祥和治世，宋金和平相處，則他於願足矣……就是此言。」

金世宗一聽，沉吟半晌，遂慨然道：「天下之大，果然能人輩出，宋朝雖然積弱，但民間甚多忠勇俠義之士，朕斷不敢輕侮，朕今日於此誓言，但教宋朝有賴大俠在，金宋兩國便決不再兵戈相向，以求天下太平。」

史超、徐方玉、唐清平、岩智等聽金世宗意態誠懇，心中亦甚感欣慰，因此更增對賴布衣的感佩，忙問昭陽公主完顏萍道：「賴先生却有甚麼話吩咐我等？」

昭陽公主格格一笑，看着唐清平，却不再聲。

史超大急道：「公主有話快請直言。」

昭陽公主望着唐清平微笑道：「我說，我說，但得唐大哥答應我一句話，我便依言照說也！」

鬼靈精唐清平急道：「哎呀我的大公主，在這時你還賣甚麼關子？有何條件我答應便了。」

昭陽公主完顏萍一聽，格格一笑，道：「如此甚好，賴先生臨行道：他已隨阮碧娘一道上靈鷲峯，拜見靈隱大師求教一事，你等可於靈鷲峯靈隱寺與他相見，然後再替史兄弟等，了却高要郡七峯七座龍穴各歸其主的絕世妙事……便是此話，至於我求唐大哥的條件麼，只要他答應，若有機會便帶我上宋朝廣府地域一遊罷了。」

史超等一聽，大笑道：「好！好，此事只好由四師弟你自行了斷矣。」

史超說罷，即與徐方玉，岩智等電射退出金鑾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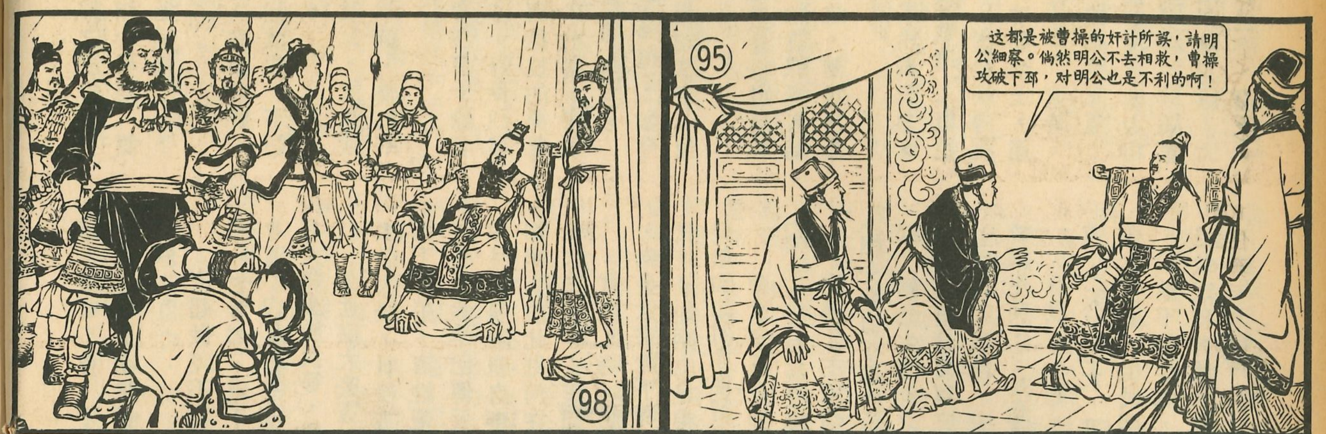
鬼靈精唐清平急得頓脚道：「你等便把我撇下了麼……」他連忙亦隨即電射而出，忽爾又扭頭對昭陽公主完顏萍微微一笑道：「你等着，我在思忖是否答應你的條件呵！」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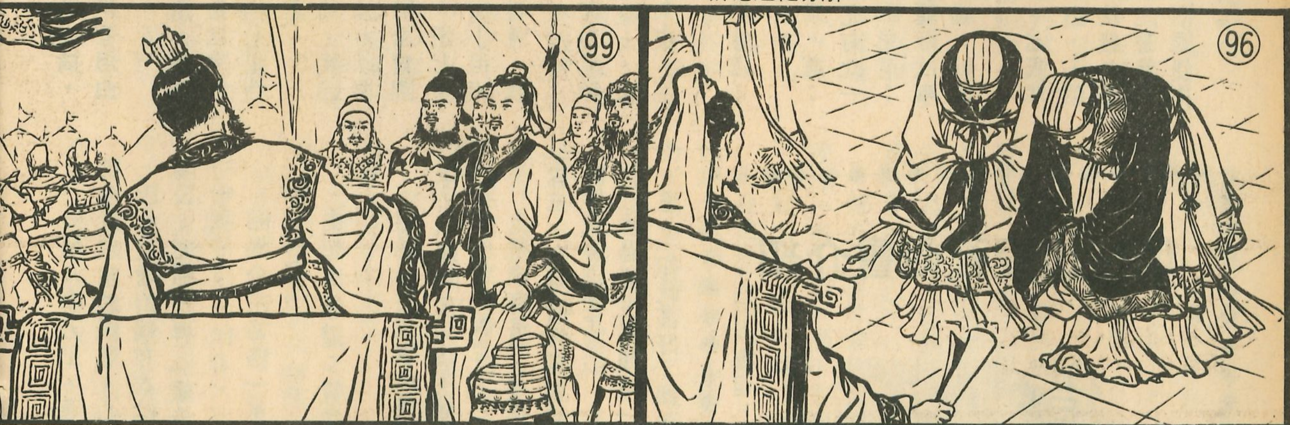
白門樓（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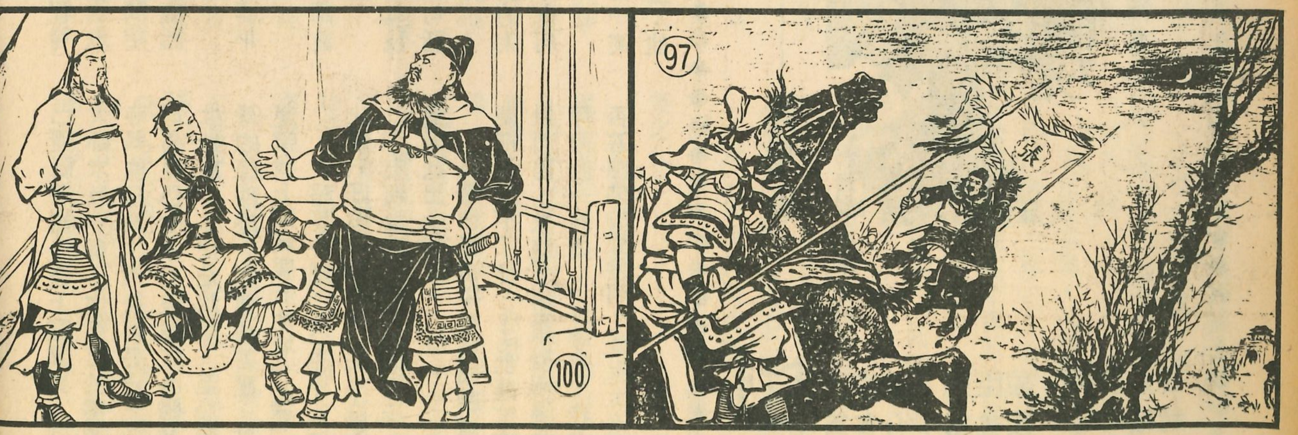
95 許汜、王楷兩人到了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袁術看過信，冷笑一聲說：「你的主人前次賴了婚姻，還殺了我的使者，今天爲甚麼又來求我呢？」許汜連忙分解。

98 剛一交手，郝萌就被張飛活捉了去。張飛押解着他來見玄德，玄德又將他押到大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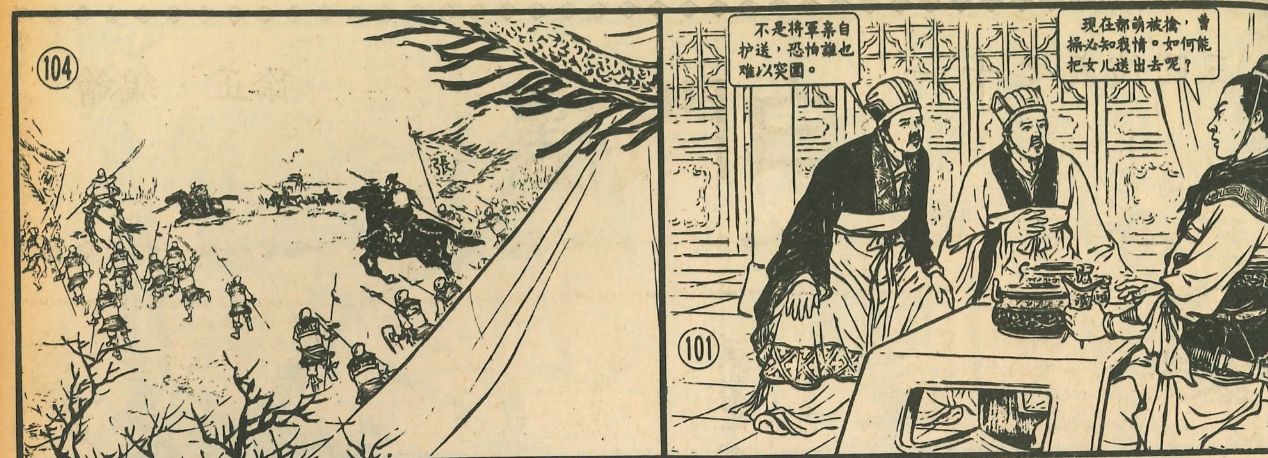
96 袁術想了想說：「奉先反覆無常，不能相信，叫他先送女兒來，我再發兵。」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來。

99 郝萌就把呂布派他們向袁術求救一事說了。曹操一聽大怒，殺了郝萌。一面傳令各營，小心防守，如有走漏呂布人馬，依法處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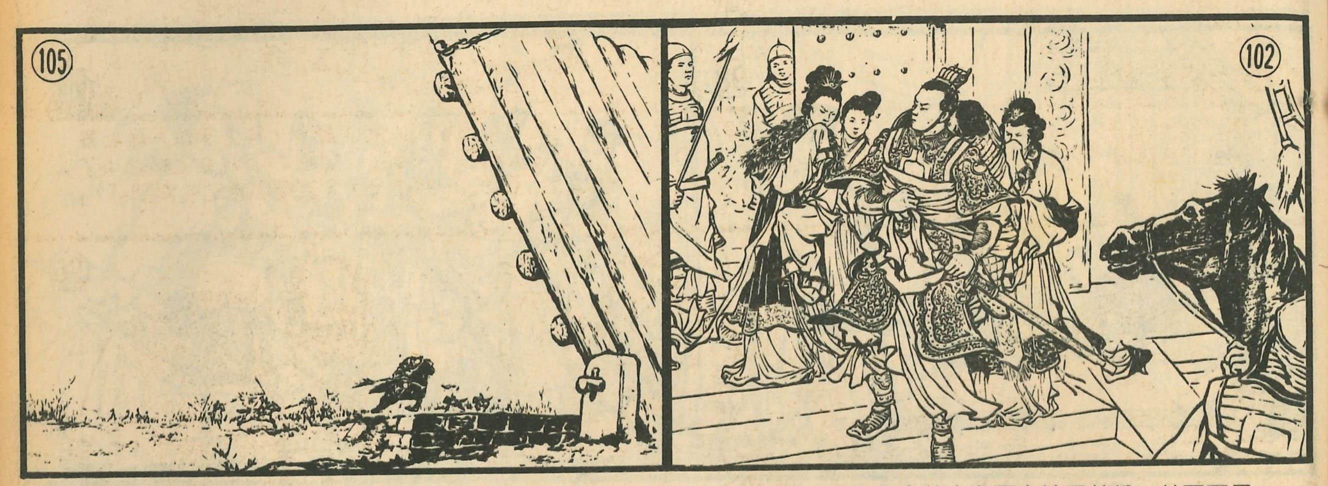
97 這天黃昏，他們到了玄德營邊，許、王兩人走在前面，偷偷的溜了過去，郝萌跟在後面，却被張飛攔住了。

100 玄德回營，吩咐關、張兩人說：「兩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將令。」張飛却不服氣。玄德連忙解說：沒有軍令，還能服人麼？張飛才不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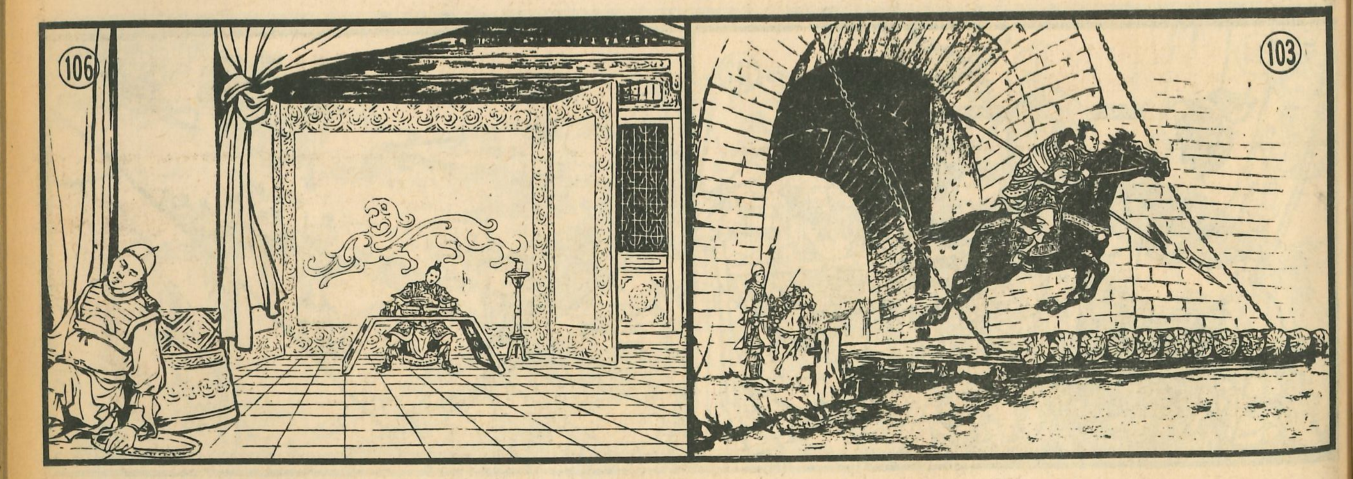
101 這邊許汜、王楷回進城，見了呂布，說袁術先要得女，然後才肯起兵。呂布一聽，却爲難起來。

104 將到玄德寨前，忽然一聲鼓响，關、張兩將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呂布無心迎敵，只顧奪路逃奔。



102 第二天，呂布將女兒渾身纏了錦緞，外面再用重甲包裹，負在背上，準備突圍出去。嚴氏、貂蟬都哭着相送。

105 這時，玄德也引一軍殺來。呂布雖勇，只怕傷了女兒，不敢衝突重圍。正在爲難，後面徐晃、許褚又殺了出來，都大叫着：「不要走了呂布！」呂布見情況緊急，只得退回城去。



103 呂布提戟上馬，開門出城，張遼、高順引三千軍馬跟在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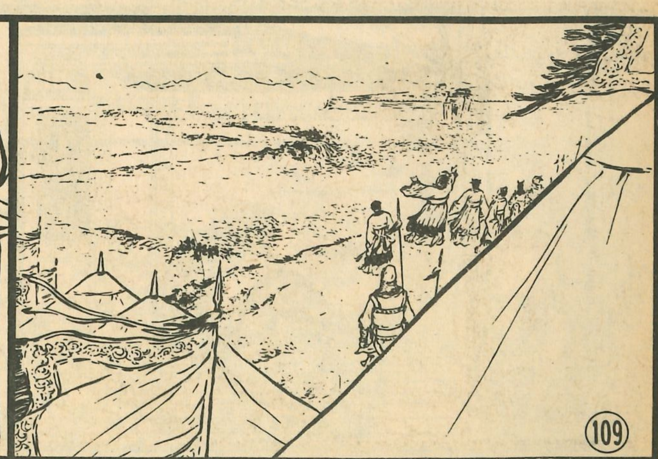
106 呂布回到城裡，快快不樂，沒法想，只好飲酒解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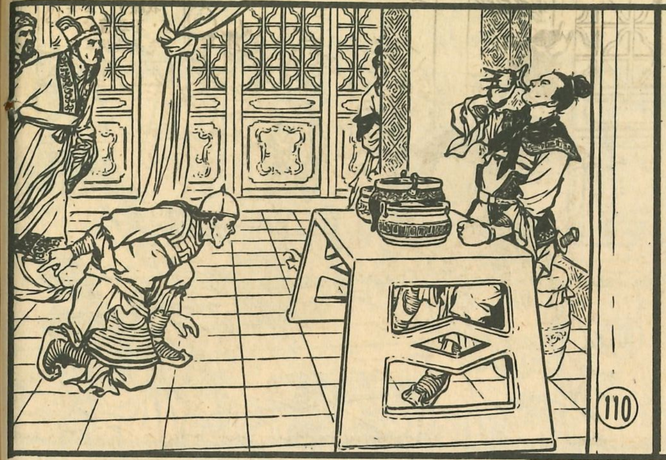
107 曹操圍攻了兩個多月，總是不能取勝，心裡也很煩惱。他想罷兵回許都去，謀士荀攸連忙阻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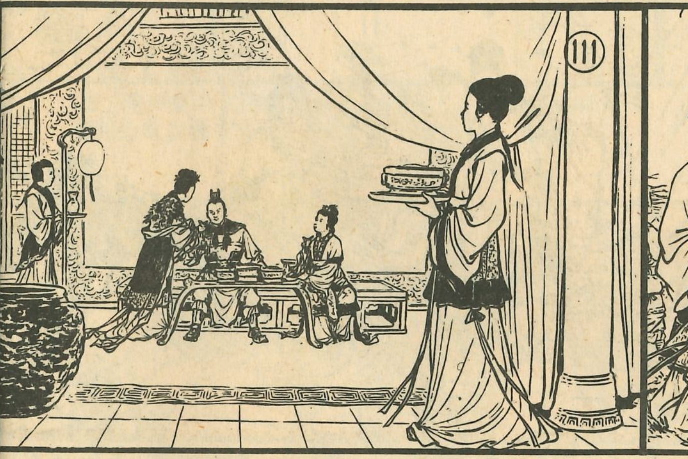
108 謀士郭嘉獻計說：「決開沂河、泗水，灌進城裡去，那麼，城就立即可破了。」曹操一聽，連連稱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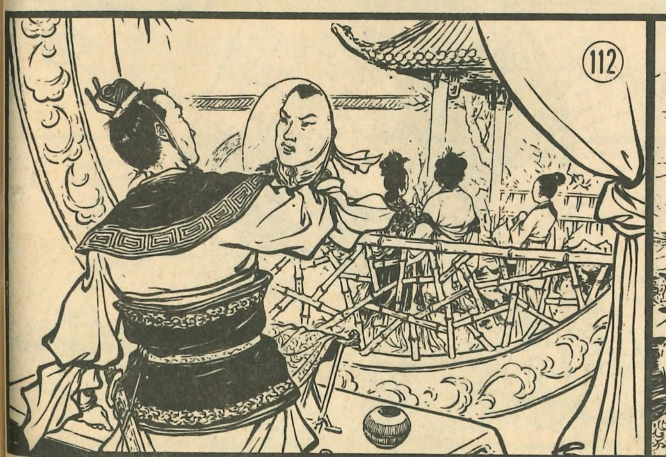
109 曹操把自己營寨紮在高地，派兵掘開了沂河、泗水，眼看着大水像萬馬奔騰，流注邳城。



110 不多時，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其餘各門，都被水淹。衆軍急忙報告呂布，呂布却不着慌，喝了一口酒笑着說：「我有赤兔馬，渡水像走平地一樣，怕什麼？」



111 他照舊每天和嚴氏、貂蟬飲酒作樂，不把軍情放在心上。終因酒色過度，面容也一天天的瘦削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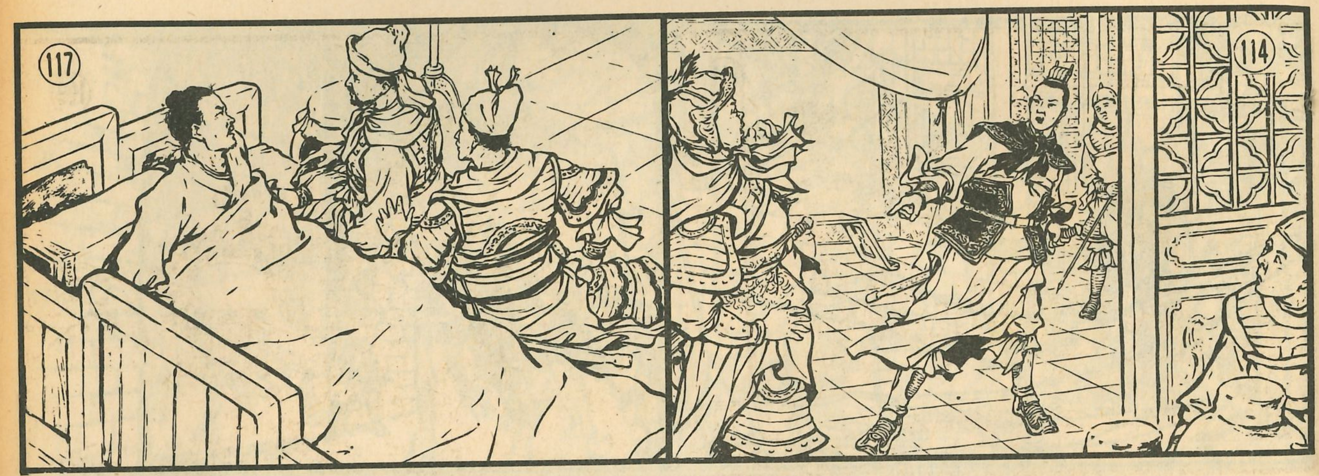


112 一天，他偶然取出鏡子照了照，不覺大吃一驚，慌着說：「我被酒色所害，從今天起，我一定戒除。」一面又下個命令：城中只要有喝酒的便一律處斬。



113 正巧大將侯成的十五匹馬被人偷去，他知道後又立刻奪回，因此衆將前來作賀。侯成釀得幾罈好酒，要和衆將會飲，又怕呂布怪罪，他便帶了幾罈來請示呂布。

116 宋憲、魏續兩人悄悄的到侯成家來探問，侯成流着眼淚感謝道：「不是你們來救，我是死定的了。」兩人都非常氣憤。宋憲叫道：「呂布無仁無義，他只戀妻妾，當我們像草芥，我們還是趁早離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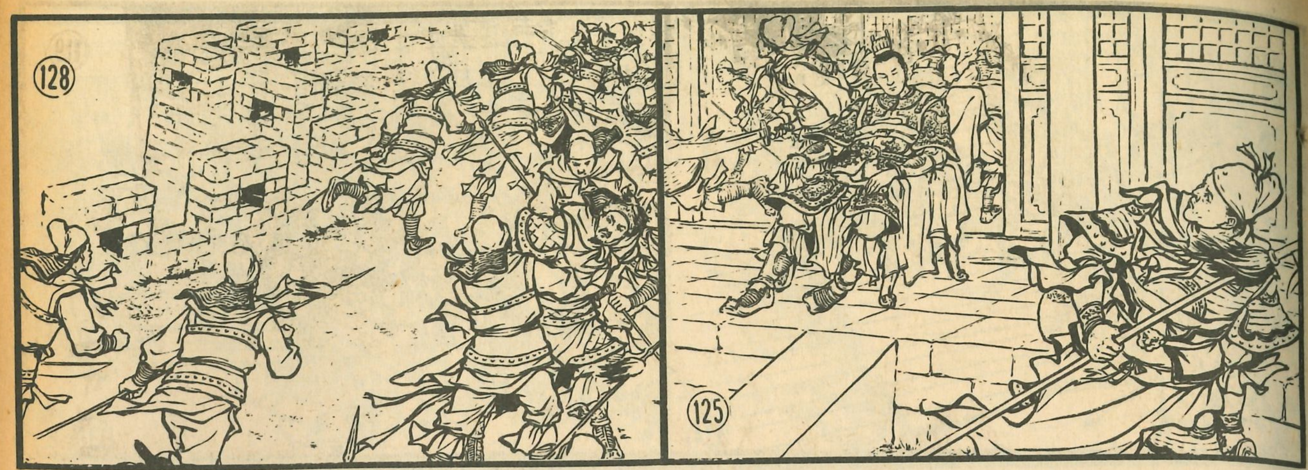
114 呂布一聽火透了。他指着侯成大喝着說：「我剛下令禁酒，你却醸酒會飲，豈不是有意和我作對？」

117 三人商量了一會，決定由侯成去偷呂布的赤兔馬，獻給曹操，約曹操來攻城。宋、魏兩人作內應，插白旗爲號，準備獻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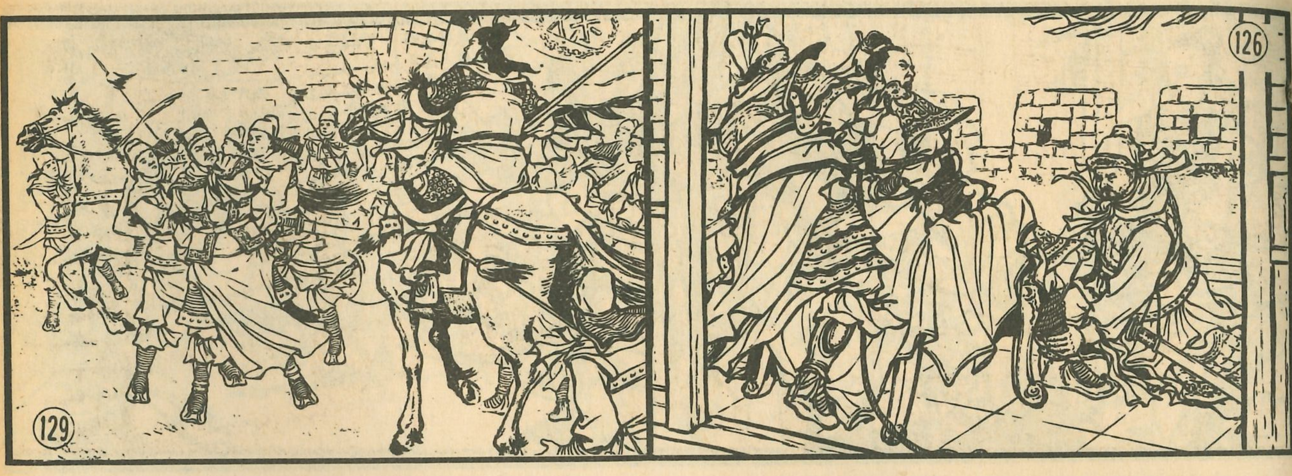
115 他立即命左右把侯成推出去斬首。宋憲、魏續等人都出來苦苦求情，呂布才把侯成打了五十大棍，然後放回。衆將見了，個個垂頭喪氣，暗恨呂布。

118 當夜，侯成來到馬院，乘養馬的人熟睡，偷偷的把那匹赤兔馬從後槽牽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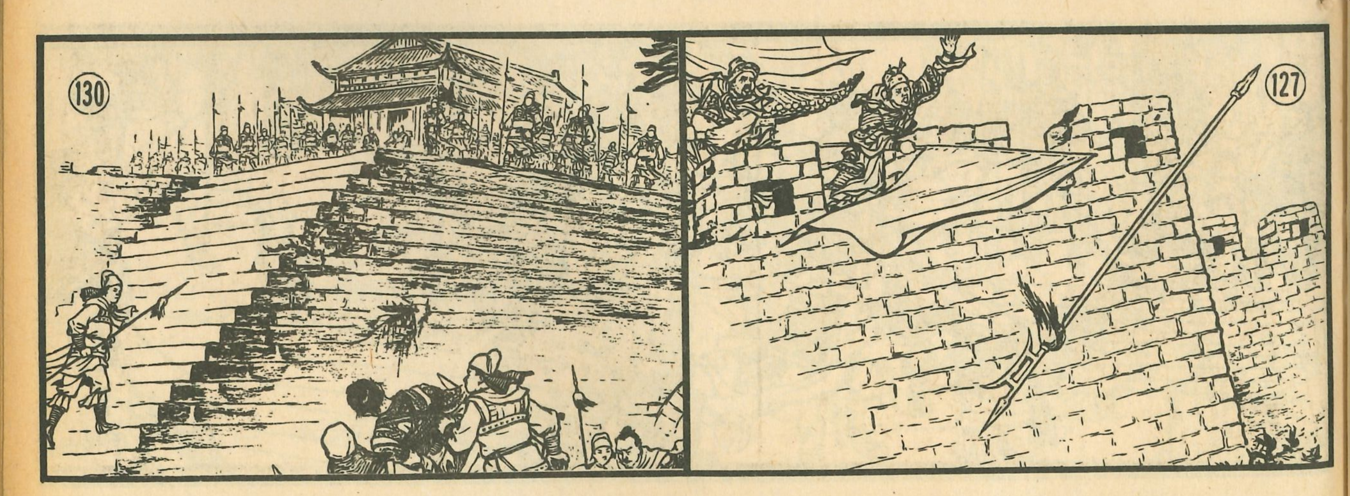
128 魏續打開城門，放曹兵進城。高順、張遼原在西門把守，因被大水堵住，逃不出去，都被曹兵捉住了。

125 宋憲見機會已到，向魏續使個眼色，提刀過來趕散呂布的隨從，拿過畫戟，藏在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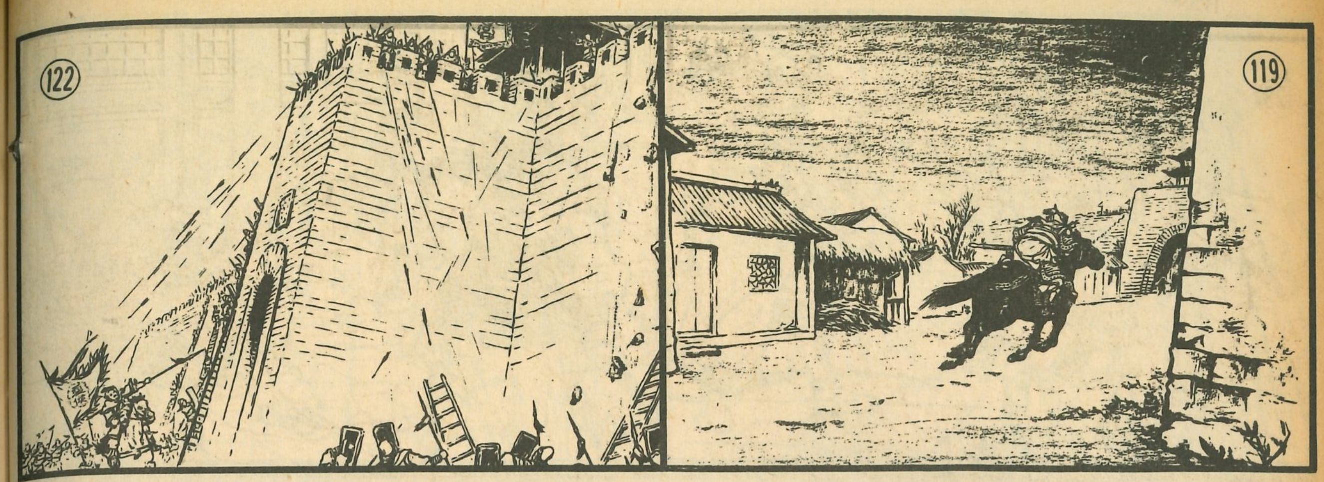
129 陳宮慌慌張張地向南門逃跑，正與徐晃相遇，也被擒住了。

126 然後與魏續一齊動手，用繩索左捆右纏，把呂布緊緊縛住。呂布從睡夢中驚醒，大聲呼喊從人，却一個也不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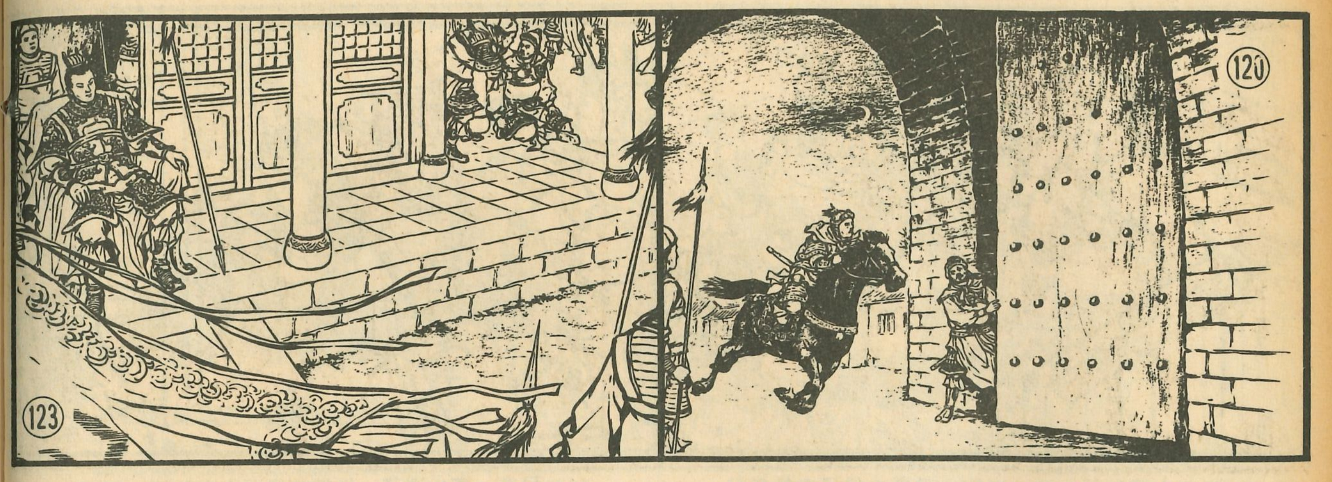
130 曹操大隊人馬進了城，立即下令堵住河堤，一面出榜安民。他與玄德一同坐在白門樓上，提取呂布。

127 兩人連連搖動白旗，引曹兵來到城下。宋憲一面高聲大叫：呂布已被我們擒住了。一面把呂布的畫戟扔下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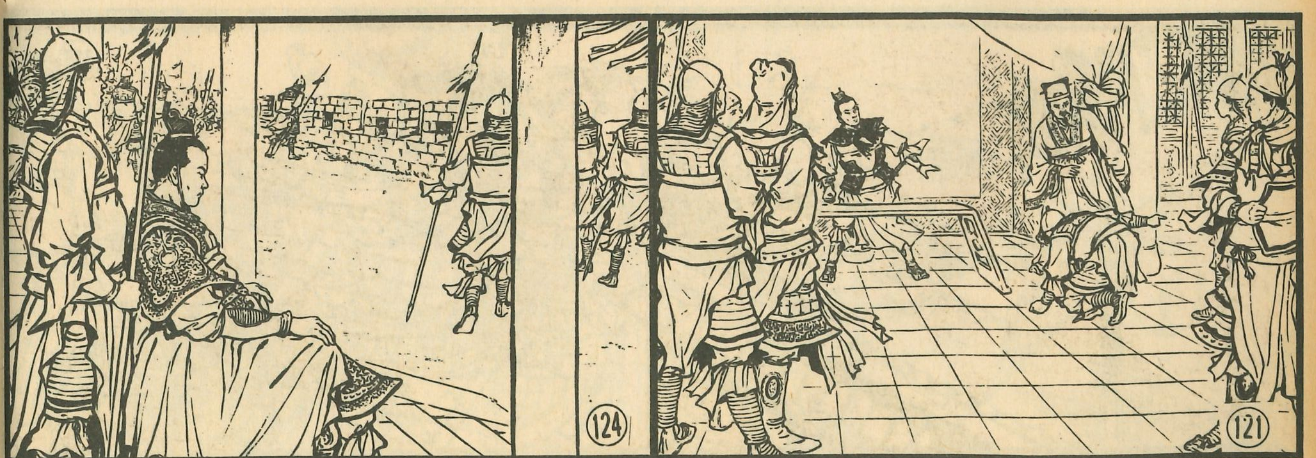
122 呂布精神迷糊，慌忙提起畫戟，跟踏上城督戰。城下夏侯淵帶領曹兵，攻城很急。呂布只得東西奔走，親自抵敵。

119 看看左右無人，侯成跳上馬背，雙腿輕輕一夾，赤兔馬便騰起四蹄，如飛的向東門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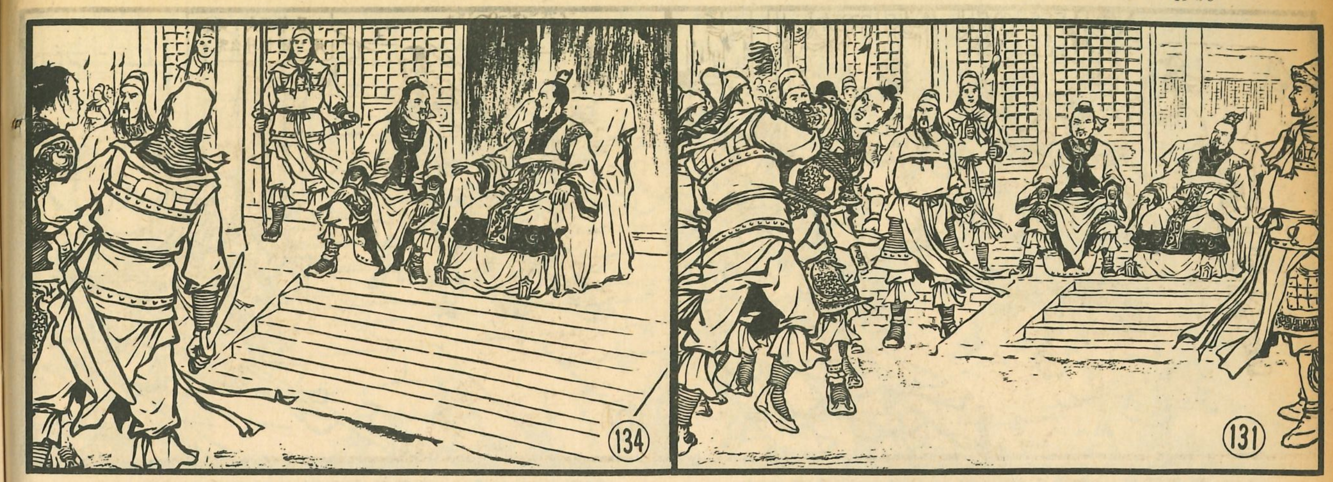
123 從清晨打到中午，曹兵稍退。呂布筋疲力盡，便把畫戟放在一旁，坐在門樓上休息。

120 魏續把守東門，一見侯成得手，便開門放他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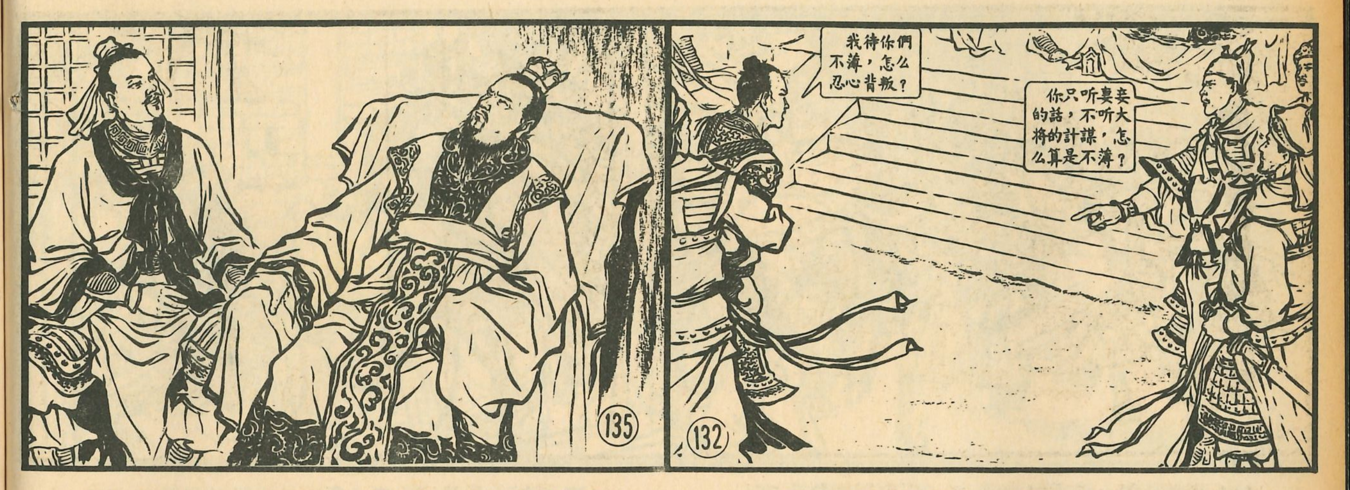
124 不一會，呂布只覺得眼皮下垂，便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121 第二天清晨，呂布知道了偷走赤兔馬，怒惱萬分，責罵魏續，要把他治罪。忽然城外喊聲動地，軍士來報：曹兵前來攻城了。



131 呂布的身材雖然高大，却被繩索捆做一團。他掙扎着叫着說：「縛得太緊了，請鬆一鬆！」曹操冷笑一聲說：「縛猛虎不得不緊啊！」

134 曹操回上樓來。呂布慌忙向曹操求情，願意投降。曹操决不定，回頭問玄德：「你看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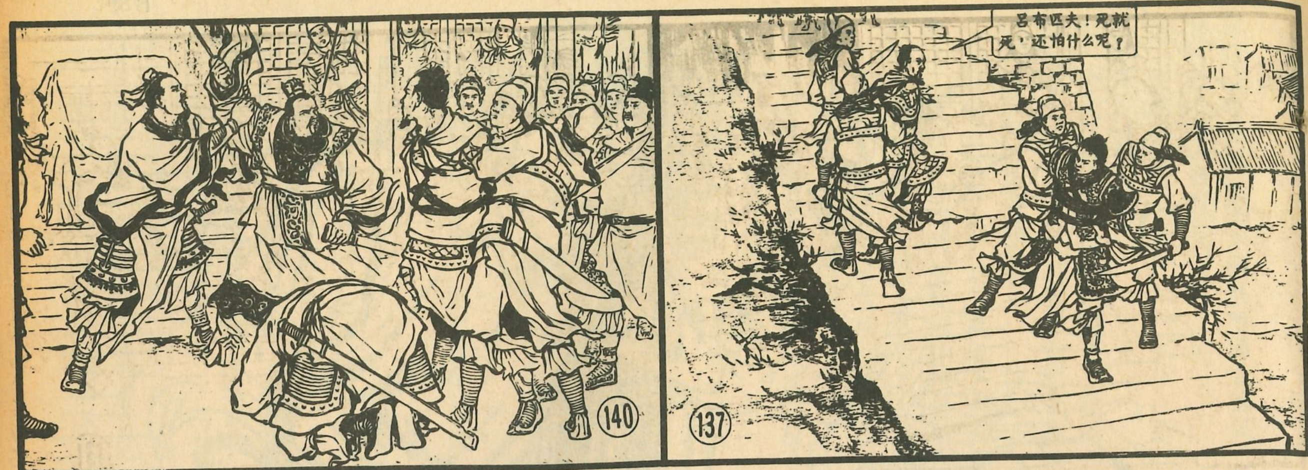
132 呂布一眼瞧見侯成、魏續、宋憲都站在曹操身邊，就斥責他們。誰知宋憲瞪着他反問，呂布才低下頭不出聲了。

135 呂布心裡暗暗高興，以爲玄德一定會幫他說情。誰知玄德非但不肯求情，倒反提醒曹操，說：「丁建陽、董卓的事情，難道明公忘記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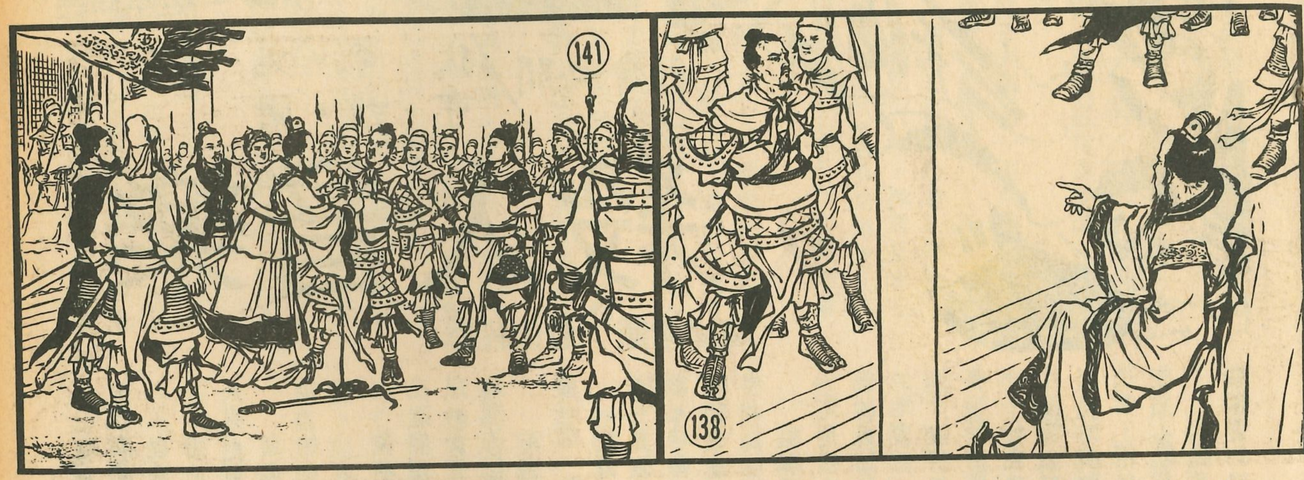
133 曹操下令殺了高順、陳宮，下樓有事去了。呂布便懇求玄德說：「我們交情不薄，你爲什麼不幫我說一句好話呢？」玄德點點頭，只不開口。

136 曹操方才省悟，立即命左右把呂布牽下去勒死他。呂布又氣又急，回頭瞪着玄德叫起來：「你這個人最無信義，轅門射戟的事情，難道你忘記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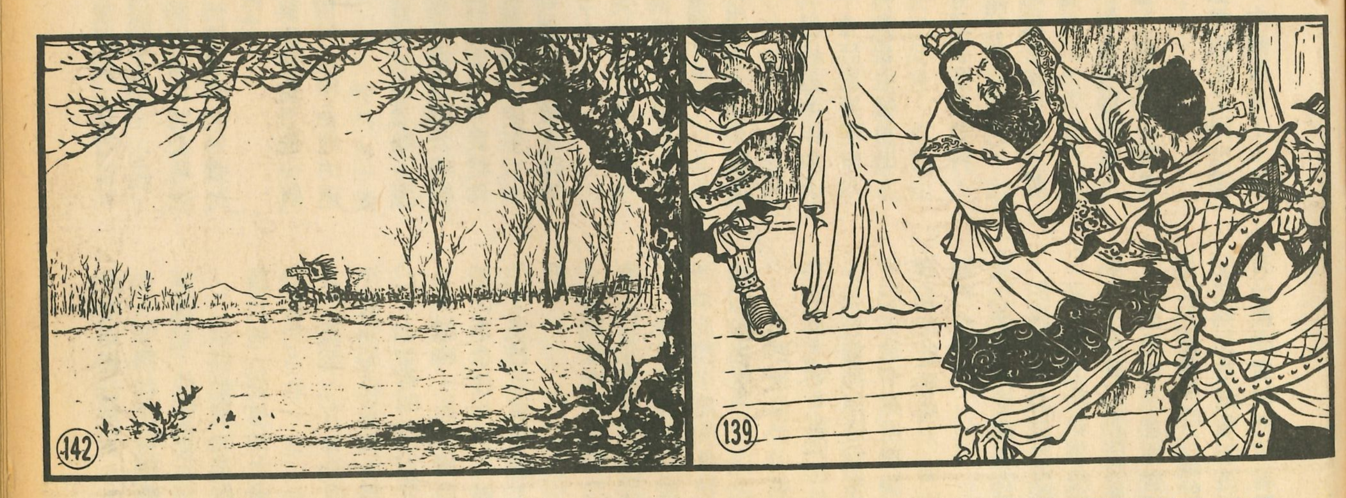
137 這時，正巧刀斧手押着張遼上樓來。張遼見呂布這樣怕死，便大聲的斥責他。呂布才垂頭喪氣的，被兵士牽着去了。

140 曹操舉起佩劍，正要下手，忽見玄德攀住他的臂膊說：「這等赤膽忠心的人，我們正當留用他。」雲長跪在他的面前，苦苦求情道：「他是個忠義之士，我願用性命來擔保他。」



138 曹操一見張遼上來，便指着他說：「這個人很面熟，記不起在那裡見過。」張遼接口說：「濮陽城中碰過面，爲什麼就忘記了呢？可惜那天火不大，不曾燒死你這國賊！」

141 曹操一聽，立即扔掉佩劍，親自解脫張遼的綁縛，拿衣服給他穿。張遼很是感激，就投了曹操。曹操封他爲中郎將。



139 張遼說罷，又不住地嘆氣。曹操火透了，立即拔出佩劍，趕過來殺張遼，張遼一點也不畏懼，反而伸着脖子等着他。

142 曹操滅了呂布，去掉一個心腹大患；又招安了泰山羣寇。他命車騎將軍車胄留守徐州，自己和玄德帶領大軍，拔寨回許都去了。　（本段完）



殺人音樂

悠揚樂韻　潛伏殺機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俊明精心策劃後發覺，正可以利用程高意這個學生爲開端。

程高意住在俊明所服務的公司附近，而且是獨住在一層樓裏面，據說是家人留下來的祖屋。

這個預科學生程高意並不是一個勤力的學生，升上預科純粹是他的運氣。

俊明與程高意有過數面之緣，因爲這個預科生曾經担任過俊明公司經理的女兒的補習老師，而他有幾晚到經理的住宅時，都見過這個小伙子。

不過，程高意只當了兩個月的補習老師，就給人解僱了。

解僱的原因有幾個，不過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還是對時間太過吊兒郎當，時常無故取消補習，而又以其他時間來塡補，令學生的功課不斷退步。

由解僱到現在，已經是半年多了，可是程高意應該不會忘記經理家內部的情形的，因爲那裏是他經常出入的地方。

俊明得知程高意這麼多的資料，多半都是經理太太胡美芬告訴他的。

程高意和俊明的體格差不多，而且面貌也可以說是極相似，假若穿着同樣的服裝在晚上距離遠一點的地方去看，相信許多人都不會認得出誰是俊明，誰是程高意的。

程高意不是一個肯努力工作，用功讀書的學生，他一向懶散慣了，雖然有好幾份補習，但總是無法做得長久。惟獨現在需要聘請補習老師的家庭甚多，他倒也不愁沒工可做。

這種補習的工作，程高意是可以勝任的，但他却太過揮霍了，經常囊空如洗。

甚至，有一次他到餐廳時，當吃了美味的晚餐後，看到帳單才知道自己身上所帶的錢不夠。

這時，他到櫃枱處說帶不夠錢，想回家拿錢付帳，但是不被允許，而他又堅持着要離開，結果給人揍了一頓。

聽到這些瑣碎的傳聞，俊明就認定了程高意有着犯罪的潛質。

俊明更打聽到程高意每天大約七時半出門，然後是晚上六點半返家，時間是相當準的。

在回家以後，他多數會把自己關在家裏，或者會偶然外出走走而已。

街坊都相信程高意大概是躺着發楞吧，他不肯用功讀書，從時常到深夜都把收音機不斷的開着就可以得知。

像程高意這樣時常穿着校服的人，的確很少，可能這樣較爲節省吧。

但是上次穿着校服不夠錢結數的事，他却並沒有甚麼益處了。

因爲程高意這樣時常穿着校服四處逛，對俊明的計劃就最爲有利。

爲了更清楚知道程高意的一切，有一次俊明刻意跟着程高意一整天，

但却沒有甚麼收穫，因爲他看見程高意就是那樣渾渾噩噩的過了一天。

俊明當清楚程高意的一切後，就開始實行他的計劃。

要接近程高意是一件容易不過的事，因爲他每天回家前都會到樓下的一間自助麵包店買麵包的。

俊明就在那處找到了高意。最初跟他打招呼說他以前在經理的家裏見過他，如此而引入話題來閒談。

高意並沒有興趣和這個陌生人談下去，但幸好還沒有表示討厭。

俊明問他是否可以把一些筆記借給他，接着又是一番奉承的話。

畢竟俊明的口才是一流的，他竟可以使高意答應帶他回家。

單身人的屋子總是空空洞洞的，更何況他只是一個學生，所以屋內只有一些陳舊的桌椅和書架。

在桌上擺着一部收音機，其他就甚麼都沒有了。

牆壁上懸掛着一張梅艷芳的海報。

「你喜歡她的歌嗎?」

俊明指着海報問，高意臉上浮現朦朧的微笑，甚麼都沒有回答。

俊明再小心地四處看看。此時，他看到一個好像是高意的補習時間表，晚上有兩家：一處是星期一、四兩天；另一處則是星期二一天而已。他空閒的是星期三、五及六這三天晚上。

但是選定有空的晚上是毫無意義的，俊明心裏想，反而其他晚上對他的計劃會較安全。

俊明有個愛人，她叫做潔珊，是居住在同一間大廈內。她在一間髮型屋工作，因爲俊明經常去光顧，所以就認識了她。

他們每星期都有一至兩次的約會，後期更發展到別墅去。

兩個人持續交往已經有一年多，而俊明今年已經廿六歲，潔珊是廿三歲，雙方都到了可以結婚的時候。不過，雙方都堅持不輕易說出那件事來。

只有肉體上滿足及親暱的關係而又不急着結婚，那是沒有愛情了嗎?每當俊明想起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一時都不知道怎樣回答。

不過，其實俊明在此刻，有一點比愛情更重要的想法，他就是要利用潔珊。

他要利用潔珊，就因爲他不可以有殺害經理的動機，不然情況的演變，會促成他和潔珊的戀情加速。

而俊明亦將過去和潔珊戀情儘量掩飾的態度改變爲公開，他甚至到潔珊的房間去過夜。

「到別墅過夜實在太花錢，我眞有點吃不消。」

俊明向潔珊說。

「況且，我再也不能每週只和妳親熱一次，現在我們的戀情被人家知道也是無所謂的，因爲我們反正就要結婚了。」

「要結婚?」潔珊興高采烈地問道：「什麼時候?」

「別心急，現在還未能決定，反正是將來的事，我們也一定會結婚的。不過，相信我要等薪水調高一點，我們才可以結婚，何況我們現在還年輕，根本用不着太急於舉行婚禮，對嗎?」

潔珊默默點頭表示同意，但她或許心裏是想趕快舉行結婚典禮也說不定。

這時候，潔珊的身心感到十分的平靜與安寧。不過，俊明卻深深感到自己是無比的冷酷和無情，對於自己絲毫不動搖，感到奇異的滿足。

俊明和高意一樣，自小已經沒有了雙親，而他家人的財產全交由叔父管理。

幸好俊明雙親的遺產還足夠供他讀到中學畢業，但叔父對他甚爲刻薄，他捱了好幾年辛酸的日子。

在高中畢業以後，俊明就趕緊找份工，用意是借這個機會離開叔父的家，因爲他覺得叔父和其他的人一樣，都不能引起他的關心。

不過，在俊明投身社會工作的翌年，他的叔父就過了身。

雖然俊明在見到叔父的遺容時，仍然嚴肅鄭重的行禮燒香，不過他就連一滴眼淚都沒有流過出來。不過，不悲慟難過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而在那一次殯葬以後，俊明更加深深的感受到自己是那麼的執拗、鎭靜，與及無所動容的。

就因爲有這樣的性格才會有這樣的計劃，因爲假如是一個有感情的人，他一早已經會將這個計劃放棄了。

而殺死林沛弘經理，俊明是有相當的自信。他相信他是不會因失去冷靜而失敗。

＊　＊　＊

俊明和高意的性格有着類似之處，就因爲如此，俊明覺得利用高意是明確的選擇。

俊明想殺死林經理，主要是這個林經理借着他的關係，竟然和他的愛人潔珊搭訕起來。

在一個晚上，俊明假裝着全不知情地走到經理家的時候，說出他要和潔珊結婚的事。

「她不能和你結婚。」

俊明對這個答案感到莫明奇妙。

林沛弘說：這種女人對你的將來是不好的。

接着就數出許多理由來，又說潔珊是從廣州來到香港的女人，又曾輾轉在咖啡店、餐廳、髮廊工作過。難道她甘心會下嫁一個普通的職員嗎?更何況她以前的身世俊明又不大清楚，以爲潔珊只有俊明一個男人那就大大錯誤了。現在或許是，但是過去應該有好幾個男人跟她在一起的。

林沛弘說出一大番危言聳聽的話

，令俊明聽起來完全不是味道。

如果只是老板和僱員的關係，林沛弘當然不會多說，但是偏偏卻有點遠親的關係，所以林沛弘才擺起那副樣子去教訓俊明。

「……不，她不是這樣的女人，對一切事物的想法與觀念更是很傳統的啊！」俊明替潔珊辯護着說。

就因爲這樣，林沛弘更加反對。

「我也不是盲目去愛，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我是不會說出來的，她有過不幸痛苦的經歷，也曾有過男人，這一切過去的事她都坦白對我說過，那又怎樣？」

其實坦白這句說話是一個謊言，俊明曾經追查過潔珊過去的所作所爲，証實這些傳聞是沒有錯誤的。

不過，俊明還是堅持己見，他對林沛弘說一定要和潔珊結婚。

那一個晚上，當俊明離開經理家的時候，就直接去到潔珊那裏。

當天晚上，確實是有一點兒寒冷，而依偎在潔珊暖暖的軀體裏卻感到有無比的舒適。

這個女人在他不來找她時也不會窮嘮叨，俊明獨自傻想着。

在這個時候，俊明沒有向潔珊提起過到林沛弘那邊的事，同時她也沒有談及結婚的事情，而兩個人只是沉醉在歡樂的甜蜜時光裏……

俊明將收音機扭到播放着古典音樂的那個電台，而他亦緊緊擁抱着潔珊，將整個人融在音樂與情慾間。

「換另外的一個台好嗎？」潔珊低聲說。

「不，不要，我只喜歡古典音樂。」

俊明閉着眼睛專注地應和着這個問題。

* * *

兩個月以後，亦是俊明認爲殺機已成熟。或許，他眞的不能忍受自己的心上人被一個自己認識的人所侵犯過的仇恨吧。就算是兩個月，他的仇恨還是那樣高熾，或者應該說，他的仇恨比以前還來得更大，來得更深。

他拿起在三個月前買來的一套學生制服。當然，這套制服和高意所穿的是一模一樣。

再加上已經買下來的安眠藥，可以說是一切俱備。

他在部署殺人計劃時，並未考慮過本身的不在場証據，因爲比較上，高意的不在場証明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晚上，俊明在晚上七時左右離開寓所，走到高意住的地方大約要十分鐘。

俊明只穿着學生慣穿的灰色褲子，上衣是白色的恤衫，並沒有結領帶，但儘管如此，他也應該被人當成是學生。

到進入高意的住所爲止，他都沒有碰到任何人。

高意在開門的時候，仍然是穿着學生制服。

「我把書籍借去了好久，眞不好意思。」俊明說。

「沒有關係。」高意一副懶洋洋的態度。

「我拿來了一盒西餅，希望你不要客氣，將它收下來吧。」

俊明將一盒已經做了手脚的西餅放下，在這些西餅內，都滲入了磨碎的安眠藥粉末。

俊明刻意將那些粉末放在忌廉裏，因爲除了不易被察覺外，那甜甜的味道亦會將粉末的苦澀味蓋過，而對方又不會察覺這異物的存在。

甜甜的西餅，正是高意愛吃的東西，因此他趕緊去倒了些汽水出來。可能是高意還沒有吃飯的關係，一下子之間，半打西餅他已經吃了三件。

俊明亦有吃，不過半點忌廉他都沒有沾口，只是輕輕地將那些忌廉吐在紙巾上。

只一會間，高意已經矇矓地帶有睡意。

不到五分鐘，他已經熟睡得在打鼾，甚至俊明用力搖他，他也沒有反應，所以可以想像吃下去的安眠藥是相當充份的了。

然後俊明將吃剩的西餅拿去洗手間沖掉。接着去打開收音機的開關，扭轉到演奏古典音樂的電台，而音樂聲只是微微地僅讓隔壁可以聽到的程度。

他小心奕奕地抹去一切可能會被人覺察的証據。接着就步下樓梯。

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剛好有一個過路者，他趕緊把頭低下來匆匆走到路邊閃身而過，然後行走了一段路再回頭看，看見那個路人已經走得很遠了。

接着，俊明就是要將那個老色狼手刃的時候。

他急步走到林沛弘在麥當奴道的住宅。

在到達林沛弘家前低低的圍牆時，又有過路者走過來，於是俊明把頭轉向側面，如此背向着過路者。

在這個時候，街道上已經是靜悄悄的，而他再也不見有什麼過路人了。

於是俊明就戴上手套輕捷地攀過圍牆，輕輕地開啓了裝置鐵絲網的木板門，躡足走到後花園去。他看見林沛弘的房間，燈還是亮着的。

俊明知道林沛弘是習慣早睡的，所以他在院子裏等，他知道不需要等多久，林沛弘就會去睡了。

果然，不久以後，燈光熄滅了。

俊明再伏在院子裏等三十分鐘，因爲他相信一般人在入睡三十分鐘後必然會熟睡。

俊明很熟悉院子裏的一切，他拿了一張梯子，就迅速向上爬。

在這幢樓宇的外牆上，因爲有一些缺裂口，所以有些石楠花的種子散

落在那缺裂口露出的泥土上，竟然生長起來，而且在夜間還綻放出芬芳的香味。

俊明雖然小心奕奕地往上爬，但身體仍不小心地碰到了這些石楠花。

於是，有幾朵花就輕輕地飄下。

但是，他沒有理會。

林沛弘的家宅因爲沒有被小偷光顧過，所以對窗戶就沒有特別留意。雖然大門是緊密的，但是二樓的窗戶卻經常不上鎖，許多時候，連窗戶都是打開着的。

俊明敏捷地跳入屋內，準備他殺人的第二步。

這個地方俊明是熟悉的，所以他在走進屋內的時候，首先仔細窺探下邊的情形，然後才慢慢地配合着時間進行下去。

而在這個時候，吃了安眠藥的程高意正在靜靜地睡覺，收音機一直在播放着古典音樂。

俊明在這數月間，已經十分熟習黑暗的環境，更何況他在進入這間屋以前，已經十分熟悉屋子內的情形。

在這個時候，俊明毫不猶豫地走近沛弘的床邊，將放在櫃旁的花瓶取下。

然後，靜悄悄地跪在枕頭邊，再輕輕將一件線衫蓋在沛弘的頭上。

還未十分熟睡的林沛弘，顯然受到這突如其來的移動，有少許的驚醒，眼睛正想微微的張開。

但說時遲，那時快，俊明對準林沛弘的前額，用那個瓷做的花瓶狠狠地敲下去。

只聽到「呀」的一聲，林沛弘整個人掙扎了一下。

俊明再次以花瓶的底緣對準打中的角度，用力再敲打下去。

林沛弘發出脆弱的聲音後，整個人很快就動也不動了。

俊明接着就將那些抽屜翻倒過來，假裝是有人曾經在搜掠東西的樣子。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千萬不要留下自己任何的痕跡。

經過一番掩飾後，俊明就從原路再走出來，不過他的額頭卻不斷在冒汗，呼吸却沒有剛才那般急促。

俊明再看看手錶，時間已是十點四十分。他把手套放回口袋裏，然後閃閃縮縮地走回家。

終於平安地回到住宅，將一粒安眠藥放在口中，然後喝下一杯水，安詳平靜地躺在床上。

而在另一邊廂，高意的收音機仍然播放着古典音樂，而他已經是呼呼入睡了數個小時。

* * *

翌日，俊明按時上班，而辦公室亦如他預料一樣的嘈雜和零亂。

所有的員工都在交頭接耳，而警察亦在慌忙地進進出出搜尋証據。

而一位警察好像獲悉在深夜的時分有一個穿着學生制服的人在林沛弘的家門口窺伺的樣子，這也可能是找到一個目擊者的關係。

俊明只接受了簡單的例行審問。

「你認不認識程高意這個人？」

警方似乎相當靈通，只瞬息間，已將箭頭指向程高意。

「認識。」

「普通朋友？」

「是的，普通朋友，但我也有到過他的家。」

「他的家？」

「是的，我去還書。」

「什麼時候？」

「就在昨晚，有什麼事嗎？」

「唔，你的線索倒重要了。你離開程高意的家是在什麼時候？」

「我記得大約八點多，因爲他好像很疲倦的樣子。」

「唔，那麼你記不記得你走的時候，收音機有沒有開着呢？」

「噢！好像是沒有開着的。」

「我聽街坊說程高意是一個流行音樂的愛好者，他時常都躺在床上聆聽張國榮和梅艷芳的歌曲的。」

俊明沒有說話。

「聽說你是被害人的遠親，對嗎？」

「對，是很疏的親戚。」

「死者對你好嗎？」

「還好，他是長輩，時常都有提點我的。」

然後俊明再僞裝成局外人的樣子，關心地問道：

「是劫匪做的嗎？現款有沒有被盜取了？」

「沒有，我猜想劫匪可能是失敗了，不過屋內也頗凌亂，相信是劫匪在翻箱倒櫃時找得亂七八糟。」

後來，警察還是將話題轉回程高意的身上。

「你和程高意有沒有任何的親屬關係呢？」

「沒有，只是最近在麵包店見過面，我都是爲了借書才到他住的地方去的。」

「哦。」

接着警方還是再問他在離開程高意的寓所後到了那裏。

俊明編了一個故事，說自己離開程高意的住所後，就到附近的遊戲機中心玩遊戲機，接着在街逛了一會，吹了一陣風後再回家，而回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時左右。

因爲這些都是無法取得証明的，所以警方也不再追問下去。

而爲了林沛弘的喪事，俊明十分落力地四出奔走。聯絡殯儀館、申請墳地，全部一切都由他一個人去處理。

差不多一個星期，林沛弘的出殯事宜才安排好。

而到出殯的當日，程高意非但沒有被逮捕，而且他仍以毫不介意的神

情來弔祭，這令俊明開始感到焦慮和不安。

在這區附近時常穿着學生制服走來走去的恐怕只有程高意，此外應該是絕無他人的。

而在警方所得到的口供中，亦同時有兩位目擊者說，很像見到程高意。

程高意常爲金錢窮困而煩惱，在生活的困迫之下，對瞭如指掌的地方打主意，那其實是甚有可能的。

而且程高意的收音機在播放着古典音樂，不就是表示他不在家的好証據嗎？

因爲，對高意來說，古典音樂不過是一種無聊的聲音，躺着聆聽的應該是流行歌曲才對！

程高意明明是以收音機的音樂作爲僞裝成不在場的証據，如果在房間傳出這些古典音樂聲，那不是有可疑嗎……爲什麼那些辦案人員沒有注意到呢？

俊明覺得十分困惑，他離開了墳場後，獨自到附近的咖啡室坐了近一小時。

但他還是想不通。最後，只有拖着疲乏的步伐返回自己的住所。

當他打開門的時候，赫然發現兩個警察在自己的屋內等候着。

其中一個還是詢問過俊明的人，說是要請他返回警署協助調查。不過，另一個就老實不客氣拿出一張類似拘捕令的東西。

「喂，你說我是犯人嗎？」

俊明裝作無比困惑地問道。

「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應該明白。」

警察義正詞嚴地答道。

「我做的事？我不知你在說什麼。」俊明還假裝着不明所以。

「老兄，不要裝傻了，我們掌握了相當重要的証據。」

「你有証據？拿出來給我看看，看看你們有沒有權這樣隨便拉人。」

「我們知道你一定不會承認的，所以我們就連証據也沒有移動過，好使得你可以心服口服。」

「証據呢？証據呢？」

俊明不停地掙扎着。

「你不要動，否則就捱苦頭。」

俊明這時才稍爲靜了下來。

這時，警察手指着旁邊的一包東西，而在那包袱的間隙間，可以看到藏匿在壁櫥中的一套衣服。

俊明不禁怔住了，因爲那一套正是他下手的那天晚上所穿着的學生制服。

「你實在太大意了。」警察微笑着對他說。

俊明低下頭沒有說話。

「你還記得嗎？當天晚上你在圍牆邊拿出梯子來，不小心把石楠花的花粉沾在衣服上，而這些石楠花的花粉是有一個特色的，它好像一些發酵的黃豆，一邊牽引着絲，而你的學生制服上正沾着不少這樣的絲。」

俊明想替自己辯護，但似乎一點辦法都想不到。

「而且我們也因爲他聆聽的音樂來判他無罪的。」

「但是……」

「你根本就不瞭解他，他雖然喜歡流行音樂，但他間中也會聽古典音樂，而且更會買一些管弦樂團表演的票子去聽和欣賞。」

「那……」俊明想不到自己竟然摸不清對方的特性，就隨意嫁禍了別人。

「你還是早點認罪吧，因爲程高意本身對自己有沒有扭開收音機並沒有記憶，而當他睡覺後你故意選上了古典音樂就更有趣，因爲你以平常聆聽流行音樂的人，爲什麼會突然播放古典音樂，這就令大家奇怪了。如此更做成程高意不在房間的證據來。如此和目擊者的證言會一致……這是非常巧妙的想法，但是由於你的錯誤判斷反而强調了程高意在房間內的事實，這樣解釋你滿意了嗎？」

「不過，我沒有犯罪的動機呢！」

「犯罪的動機？我看你還是問潔珊小姐吧！」

「問她？」

「對，只有她才可以說出你們三者之間的關係。」

「她說了什麼？」

「沒有什麼，只不過是足以証明你有殺人動機的証據。」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很難說，可能只是爲了遺產吧，因爲她有一張林沛弘親筆將所有遺產留給她的遺囑証據。」

直到這個時刻，俊明只有强裝出鎮定。但是，他內心卻起了很大的震盪，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精心策劃的謀殺計劃，竟被那些花粉及音樂徹底的破壞。

（完）

神刀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矇混過關　冒充貴族

上文提要：義郡王妃將屈能伸父親的遺書取出，証明她是和屈一塵知心之友，並將心法傳授小屈。小朱此時被抓來相會，見雲白衣來訪，誤以爲捉他們兩人，匆忙出走，誤入「漢留」控制下的窮家幫手裡，查出小屈是屈一塵的兒子，關在井下水牢內，候朱紹基定奪，朱紹基將他困在廚中，小朱將其放走，小屈逃出，身後又有不明身份的人追踪……

小屈心頭忐忑，知道說的是他，只聞另一個道：「是啊！看這一身打扮和派頭，也絕不是沒有來頭的人物嘛！只是不知道是甚麼表？姑表還是姨表？」

另一個說：「這也很難說，俗語說得好，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在座貴賓數百，一表三千里的，恐怕也大有人吧！」

有人笑了起來，這也是實情，這麼多的賓客，這主子那有這麼多的至親好友呢？一定有些是百杆子搭不到的。

那個年紀稍大的人道：「不過，是眞親還是僞親，待會也就一翻兩瞪眼啦！」言下之意，主人一出現，他們就要揭他的底了。

小屈身上出了冷汗，心中盤算，如何來應付這個局面？這場面就像治重病一樣，不下猛藥是無效的。

而下猛藥往往會在瞬間判生死。

就在這時，由側門走進一人，神采飛揚，瀟灑英俊，一身華服，沒戴帽子，烏溜溜的大辮子拖到屁股上。

他就是鐵貝子。向一干客人點頭答禮，撩簾進入內間。

在這一刻，小屈又看到了琴格格。而琴格格也看到了小屈乍見鐵貝子到來的驚愣之色。琴格格在此，這兒主人的身份就不問可知了。

小屈暗暗焦急，落入「漢留」之手，他是漢奸之子，落入滿人之手，他也可能是叛徒之子，要不落入任何一方面之手實在太難了。

而現在，他穿了這套衣服，還有偷竊之嫌，他相信琴格格在內間之驚凜的目光望着他，也可能和這套華服有關。

就在這時，出現一位四十七八歲，方面大耳，身着錦袍，却未戴紅纓帽的中年人，一看衆客人紛紛起立招呼見禮的情況，就知道這是本宅主人了。

小屈聽近座上有人私議，這就是八大鐵帽子之一的禮烈親王代善。今天是他的壽誕，可能有事剛回府來。

果然，他抱抱拳，道：「本爵生日，承各位至親好友蒞臨踵賀，實不敢當，加之今朝宮中有事，聖上緊急召見，又未能親自招待各位，失禮之處，務請多多擔待。」

這工夫有身份高的起立答謝。

那知這工夫，坐在小屈後桌上的三人之一道：「這位表親爲何不上去見王爺？」

另一人道：「莫非是個西貝貨？」

第三人道：「咱們何不爲王爺引見一下，以免王爺慢待了這位遠道來賀的表親？」

「對了，理應如此，誰來引見？」

小屈聽見他們的聲音越來越小，似乎在商量如何引見？小屈心頭打鼓，心想，此刻即使小朱在此，也未必能想出辦法來，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

，對方如是「漢留」的人，如何敢面對面對禮烈親王？

「小朱眞不懂事，我和他有交情，可是從未見過他妹妹是甚麼樣子？他怎麼可以擅自那麼作呢？害得我如今騎虎難下。」

但是，即使他不是小朱，也必須設法脫身，就算和叛徒之子扯不上關係，在王府中偸穿衣服，騙吃騙喝，也犯了罪呀！

禮烈親王在接受敬酒，逐漸向這邊接近，那膀大腰粗的身子和那一襲錦袍，正好擋住了內間的門，看不到琴格格及進入內間的鐵貝子。

小屈望着這個大人物，很想動動腦筋，想出一個脫身的怪點子來。可是此刻心情緊張，那能想出甚麼點子？

他只看到那禮烈親王粗大的身子向這邊晃動，一邊向親友們招呼。他的身上除了絲織束帶，還有一條忠孝帶，及一個荷包。這兩樣東西都不是裝飾品，而是有來歷的。

他以前聽父親說過清朝大臣腰上的忠孝帶，是代替繩索，以便皇上賜臣自縊時之用。至於荷包，相傳內藏鴆毒(如牽機和信石等毒物)，也是備皇帝賜死時用的。

禮烈親王越來越近了，一邊敬酒一邊發出宏亮的笑聲，後面的那三個人，似乎已擬定了方法來揭穿他。

小屈急了，心想，如讓他們先檢學，就不如先發制人，突然他有了個靈感。

人在無路可走時，就會豁出去了，眼看王爺已在三五步之內了，就怕後邊三人先下手，小屈硬着頭皮站了起來。

也正在此時，眼看內間有人出來，撩起門簾，琴格格驚奇地望着他，似要起身。小屈現在已無暇去注視這些了。

他現在幾乎是以沙場赴死的心情走向禮烈親王的，然後照例行禮，叫了一聲「王爺」，這工夫向親王敬酒的人都停了下來。

小屈打扮起來器宇不凡，只可惜腳上一雙鞋子快開花了，如果有人向下看，和這一身打扮就不配襯了。

小屈故意貼近禮烈親王低聲道：

「晚輩巴奇，是睿忠親王的外甥……」

外甥太多了，雖然身爲當朝親王，誰會去注意別人有幾個外甥，但是，雖說只是個外甥，多爾袞的外甥又當別論了。

清朝天下是多爾袞一人打下來的，但如說大清的幾次決定性的戰局和勝利是多爾袞策劃所致的，這話就一點也不過份了。

「噢！巴少爺，你有甚麼事？」

「王爺，我巴奇過去見過王爺兩次，但王爺沒有注意晚輩，現在晚輩是睿忠親王麾下，爲『燕京八友』跑跑腿……」

禮烈親王一聽「燕京八友」，不由臉色一肅，他們這些高級顯爵，自然知道「燕京八友」是甚麼人物？而一個政權在成立中或成立後，對待有功之人就不一樣，歷史上有不少「飛鳥盡、良弓藏」的例子。如「杯酒釋兵權」的先例，有心人怎能忘？

所以這些對大清有過軍功的鐵帽子王，也並非高高在上，百無禁忌，他們對多爾袞還是十分忌憚的。

要不，多爾袞和皇太后(順治之母)有一手，爲何無人反對，甚至福臨(順治)還批准了明朝降臣兵部尚書金之俊的奏章：意思是「父皇父母理應同宮」。

爲了進行這件荒唐的婚事，聖旨是這樣的：「朕以沖齡踐祚，定鼎燕京，表正萬方，廓清四海，藐躬涼德，曷克臻斯。幸內稟聖母皇太后訓廸之賢，外仗皇父攝政王匡扶之力，一心一德，斯能奠此丕基。顧念皇太后，自皇考賓天之後，攀龍髯而望帝，未免傷心；和熊膽以敎兒，難開笑口。幸以攝政王作股肱之任，寄心腹之司，寵沐慈恩，伏承懿眷，功成逐鹿，抒赤膽以推誠，望重揚鷹，掬丹心而輔翼，金滕靖亂，缺卷酬庸。借此歡騰宣室，用舒別鵠之悲，從敎喜溢椒宮，免唱離鸞之曲，與便守經執禮，何如變通行權？既全夫婦之倫，益慰長親之念。嗚呼！禮經具在，不廢再醮之父；家法相沿，詎有重婚之律，聖人何妨達節？大孝猶貴順親。朕之苦衷，當爲天下臣民所共諒。其大婚典儀，着禮部核議奏聞，候朕施行，欽此。」

這篇奇文小屈背都背熟了。這是因爲小叔娶皇嫂，只有野蠻人才作到，而且經由皇上批准。有人說順治可能就是多爾袞的骨血，反之，多爾袞把兄弟們個個制服，爲何不自己坐上龍椅，而讓順治一個孩子作皇上？而順治又何必稱多爾袞爲「皇父」？

這雖然是閒話，但和本故事有極大關連，順便道來。

多爾袞權勢如此顯赫，就難怪小屈敢於矇混了，事實上也是一時情急。

禮烈親王代善連連點頭道：「抱歉！過去本王沒有注意你，不知有甚麼貴幹？」

小屈道：「王爺，晚輩在『燕京八友』之下跑跑腿，見過不少大風大浪，可就是沒有見過這麼大膽的人……」

「誰？」

「喏！」小屈抬抬小顎，指指那三個人，道：「他們跟蹤我，死纏不放，居然登堂入室到王府來哩！」

代善向三人望去，這三人萬沒料到小屈居然認識代善親王，他們更相信屈家和滿清人的關係了。不由色變，三人連連交換眼色。

代善道：「這三個人是甚麼路數？」

小屈道：「晚輩也不知道。王爺請速派人把這三人拿下。」

代善連連點頭，小屈這時忽見琴格格自內間走出來，驚奇地望了他一會，然後向側門走，似乎隱隱地以微妙的表情叫他速走。

小屈當然不敢久留。

這種鬼畫符只能瞞人於一時，久了就會現原形，小屈見代善正在向部下招手，他道：「王爺，我失陪一下，這兒還有我們的人……」

代善也信了，心想，自己壽誕之日，多爾袞居然派人來監視，眞是欺人太甚了。其實他是一時懵懂，他的兒子即爲多爾袞身邊的助手，竟未想起。

小屈自側門走出，見琴格格在等他，他想另走別路，琴格格走近低聲道：「你要去那裏？」

「到外面去。」

「不行，快跟我走。」說着領先急行。

小屈這時才發現大廳內燈火忽熄，有人鼓吵起來，只見鐵貝子迎面走來甜着臉道：「琴格格，菜還沒上完，怎麼要走啊？」

「我有點不舒服，先走一步了。」

「要不要我送妳回去？」

「不必了！快去招呼客人吧！」

鐵貝子道：「不行，我要送你回去。」這時忽聽大廳內人聲喧囂，而且一片漆黑，立即道：「琴格格，好像出了事，我不送妳了！」與小屈目光一接，楞了一下，本想發問，實在因大廳中有叱喝聲，且有人奔出來，只好奔向大廳。

琴格格急行出門，有自備馬車在等候，叫小屈上車，小屈還不願上去，她把他推了進去放下窗幃，道：「快走！」

馬車很快離開了禮烈王府門前不久轉了彎。琴格格側頭望着他一身華服道：「這一身華服，你是……」

「不要問，荒唐極了！」

「是怎麼一回事？你怎敢到禮烈王府去吃壽酒？」

「他的壽酒就不能吃嗎？」

「你知道鐵貝子是誰？就是代善的兒子。而鐵貝子又是攝政王多爾袞的心腹，你想想你不是身在虎穴嗎？」

小屈的確心有餘悸，在她再三逼問下他說了一切。

她忽然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笑。」

「我笑是因爲你進步多了，知道變通之道哩！」

「哼！妳只是笑我作賊罷了。」

「小屈，你知道『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句話吧！一個人如果偸得理直氣壯，就算別人說你是賊又何妨？」

「竊衣者誅還是該封侯？」

「那也要看竊衣的動機。小屈，你在井中泡了一天一夜，爲甚麼不叫小朱通知我？」

「通知妳有甚麼用？」

「我可以把你救出來的。」

「妳眞會吹牛。」

「怎麼？你以爲我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

「不管妳是甚麼女人，妳可知誰在那兒？」

「高手？」

「差不多吧！『還童叟』算不算高手？」

「當然算！」琴格格愕然道：「他到北京來了？是他主張把你放到井中的？」

「雖不是他，他却沒有反對，也沒反對把我鎖在廚房中，甚至於把我鎖在廚房中就是他的主意。」

「所以你恨他？」

「有這種感覺。」

「他是『漢留』的中堅份子，你不該恨他吧？」

小屈想了一會仍然搖搖頭，道：「總之，我不喜歡這個人，我也說不出理由。」

「小朱爲甚麼不想辦法救你？」

「他一定想過辦法，可是拗不過他的叔叔呀！」

「現在你的四肢完全復原了嗎？」

「還沒有……」他抬抬手一撩，由於不太聽指揮，不小心碰了琴格格的乳房一下，他道：「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琴格格沒有說甚麼，小屈以爲她在生氣，道：「怎麼？妳在惱火剛才的舉措？」

「哎呀！不要緊嘛！」

小屈以爲琴格格的胸脯似乎不如小朱的妹妹那麼挺拔，可是小朱眞混蛋，從未見過他的妹妹，怎麼可以隨便要他摸她的。

「小屈你在想甚麼？」

「我……我在想現在禮烈王府會怎樣了？」

「也許那三個人會被擒住，也可能跑了。」

「跑得了嗎？」

「當時燈光驟熄，可能是他們弄熄了燈以便脫身的。」

「禮烈親王知道我是冒充的，他會怎樣？」

「他不會怎麼樣，鐵貝子會找你。他剛才看到了你對不？」

「好像是。要不是大廳中燈火突熄，人潮湧出，他可能會盤問我。」

「回去以後，把這套衣服燒掉算了。他就是找到你也是死無對證。不過我對你今夜的急智，倒是十分欣賞。」

「要是小朱在此，他想出的點子要比我好。」

*　*　*

回到了義郡王府，小屈又換上他原來的衣服，把那套穿來的華服燒了，琴格格道：「先去洗個澡，然後再去見我娘。」

小屈也知道，在那大廚房中躺了好幾天，滿身臭汗，眞是應該洗個澡了。他不久就來到浴室外，但一推門，門是虛掩的，竟發現琴格格在池中洗澡。

池水只到大腿的深度。

她本來是站在池邊的，也許是剛脫衣下池，聽到有人來了才往池中蹲下，只是遲了一步，小屈的目光在她那白羊脂玉，溜光水滑的胴體上濺出了火星。

琴格格低呼了一聲，雙臂緊緊抱胸，搭拉着脖子，滿臉羞紅。小屈手足無措，道：「琴格格，眞……眞對不起！我不知道妳在這兒……」說着就往外退，退着却仍是看着琴格格。

「小心我剜去你的眼珠子。」琴格格狠狠地道：「你還不走？」

「走走，不過你要相信，我不是故意的。」

「誰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人心隔肚皮。」

「我能對天發誓。」

「小屈……」她望着她，側着身子坐在水中，只露出頸部道：「你……你以前見過女人的身體嗎？」

小屈低着頭吶吶道：「沒有。」

「你見過我的身體有甚麼想法？」

「我……我沒有甚麼想法。」

「沒有？看了我的身體以後，甚麼也沒想過？」

小屈在這惶急不安的情況下，眞的不知道自己想過甚麼？像他這麼大的小男人，規規矩矩地，自然沒見過少女赤裸的身子。

在燈火之下，像匹白緞子似的肌膚，不，應該說白中泛紅，紅中泛白，隆胸而巍巍顫抖，聳臀渾圓而略上翹，腰很高而細腿很長而不見骨痕。就這些了，只要在腦中一盤旋，嗓中就像冒出火來了。

小屈道：「我實在沒有甚麼感覺，因爲一想我剛才所看到的，身體內外都『忽』地一聲，像是着到火似的。」

「你出去吧！待會我好了之後你再來洗澡。」

小屈再往後退，差點被門檻絆倒。

回到房中心還在跳，其實他當時並非沒有想甚麼，那就是女人的胴體和男人不一樣。只是他不敢說。

那顫巍巍的雙峯，和小朱的妹妹比起來，似乎不一定比小朱的妹妹大些，他實在也不敢確定。

不一會，貼身侍婢寒梅請他去洗澡，還帶來了兩套新的衣衫和鞋襪。小屈也不客氣，洗過澡後就換了一套。

然後，琴格格又出現了，雙方都有點不好意思。

好在滿人對這個放得開些，琴格格道：「我娘叫你去，要是她傳你武功，你接不接受？」

「琴格格，妳娘爲甚麼不傳給妳？」

「我也會，可是我娘沒有全傳給我。」

「爲甚麼？留了幾手？」

「不止幾手，而是幾十手。第一，剩下未傳的不適合女人練習，其次，我娘說能防身就夠了，女人武功太高婚姻就不會美滿。」

「這說法恐怕不對吧？」

「有甚麼不對？」

「如果說剩下幾十手不適合女人學，令堂爲甚麼學了？女人武功太高婚姻就不美滿，這一點我還找不到例子。」

琴格格道：「這一點家父母即爲一例……」

小屈一怔，琴格格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小屈道：「琴格格，我想，滿洲人一定也有很多好人，就像漢人也有許多壞人是同理，可是現在，滿人忌恨漢人，互相仇視，令堂爲甚麼要傳我武功？」

「傳你武功是對你有信心，這不是壞事吧！」

「我知道，可是有人問起我的師承，我怎麼說？我說是一位滿洲王妃傳給我的？」

「你可以不說，或者隨便說一位已經歸隱的漢人傳授的。」

「第一，那對不起授業恩師，俗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其次，那也未必能瞞得了人。」

「對，我娘的武功自成一家，你若是遇上一流高手，施展開來，就瞞不了人，但一流高手畢竟有限。」

「琴格格，我不想學。」

「不管想不想學，總要去見見我娘。」

「琴格格，請妳告訴我，令堂和我家父到底是甚麼關係？」

琴格格想了一下道：「好朋友。」

「一個滿人和一個漢人，他們如何交成朋友的？」

「這說法就太狹窄了，滿漢蒙回藏，那一族不能和漢人交朋友？況且是練武的人，更容易意氣相投。」

「當然，可是家父和令堂可能還不僅此……」

琴格格低聲道：「我對你說吧！可千萬別對任何人說，家母還是姑娘，令尊也是還未婚時，他們就認識了，而且由於身手都高，難免惺惺相惜，後來由於戰亂，他們五年來未能見面，再相見時，令尊已成了家，家母也已嫁了人。一個是恨不相逢未嫁時，一個是恨不相逢未娶時。」

小屈暗暗唏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初見王妃時她曾目蘊淚光了。因爲自己就是亡父的影子嘛！

「琴格格，家父到底死於何人之手？」

「家母和我也正在查證。你要知道，以我們的王族身份來調查一位漢人

高手死於誰手，是要特別小心的。」

小屈點點頭，然後來見王妃。

王妃又在她的練武室內，還是穿着那襲練武的緊身衣服，據琴格格說，王妃已近四十，身段還是那麼健美。

「王妃吉祥，晚輩屈能伸拜見。」

「起來！」王妃望着他，上下打量了很久道：「你會一招武功是不是？」

「是的，是小朱教我的。」

「小朱說是『醉菩薩』的招式，對不？」

「是的，他是這樣說的。」

「好，你就以那一招武功，認眞施爲攻擊琴兒，試試看。」

「啓稟王妃，那一招挺霸道，晚輩怕傷了她。」

琴格格道：「你別替小朱吹了，還是小心你自己吧！」

小屈心想，妳們不信任小朱，我就只好叫妳們吃點苦頭了。現在琴格格已拉開了架式，小屈抱抱拳道：「格格小心了！」立刻就攻了過去。

使小屈驚異的是，施出這一招，就連李笠、童立蓀，甚至君步雲等，已不算庸手了，都弄得灰頭土臉，可是琴格格只說了一句「還不錯」幾個轉身就接了下來。

一招三式用完之後再重複就不靈了，琴格格立掌如刀，小屈恍惚間自己被一片刀網裹住，甚至就像天上落下一蓬刀雨似的，也不知如何下手，最後被一刀砍中。

這一刀當然只是一掌而已。

他醒來時，琴格格和王妃站在他的身邊，他只隱隱聽到王妃道：「琴兒，勿蹈娘的覆轍，一旦選上了他，滿漢殊途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義郡王府只有妳這麼一條根也就斷了，妳就必須跟他到處流浪了。」

「娘，女兒不在乎榮華富貴。」

王妃道：「醒了。」

這工夫小屈睜開眼來，發現自己躺在練功屋內間床上，這是「小羅天」中王妃休息的地方，小屈坐了起來道：「我是怎麼躺下的？」

琴格格道：「當你一招用完再重複時，我就一掌砍中了你的後頸，那兒就是劊子手用刀砍人的所謂刀口。」

小屈摸摸後頸還有點痛，他很迷惘，有這麼高的武功嗎？就那麼一比划，自己就倒下昏倒了一會兒，這是什麼武功？

琴格格道：「其實你不必懷疑，這半招還是我施出來，要是我娘親自出手的話……」

這話他信，就連「漢留」的張鏡川等人以及窮家幫的一些練家子，也沒有一個能在一出手不到半招內叫他躺下的。

王妃道：「我看你心地善良，又是練武的胚子，當然，加之又是故人之後，有這三層關係，我很想成全你。」

琴格格道：「老實說，離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哩，別人就是一步一個頭來求也是白搭，再說，你學了我娘的武功，包你很快紅遍天下，名譟武林了。」

小屈聽來有點反感。

就算剛才她亮了一手吧！那不過是對你一個只會一招武功的門外漢，武林中能人輩出，你們滿洲人剛得了天下，說話就聲大氣粗了。

小屈道：「前輩如果准許晚輩表示自己的心意，晚輩不想痲煩前輩。」

琴格格勃然作色，王妃却仍然沒有什麼表情，似乎預知小屈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似的，琴格格大聲道：「小屈，你是眞的清醒了嗎？」

小屈道：「我是考慮再三才說出來的。」

琴格格道：「你知道，這件事要是傳出武林才是大笑話哩！有很多人，窮一生時間，化盡了萬貫家財，走遍名山大川，拜名師而不可得，而你……」

王妃揮手打斷了她的話道：「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想他不學我的武功，主要還是仇視滿人，事實上他急需武功，以便查訪父仇，對不？」

「是的，王妃，晚輩只怕有人問起師承而不能明告，這往往會使晚輩失禮，也對授業的恩師不敬。」

「不妨，你可以永遠不必說出師承，本宮教你武功，絕無意要你代爲宣傳，揚名立萬，但學成之後，只要你施出這武功，自有人認出來，却又不知道教你的人到底是誰？」

小屈茫然道：「果眞如此？」

「本宮豈會騙你？非但無人知道授藝者是滿人，而且會處處受人尊敬。」

小屈半信半疑，由於琴格格說過他的父親婚前就和王妃有了交情，而王妃也十分和藹，平易近人，無形中對這兩位前輩的一段情，產生了惋惜的感受。

於是他答應學藝，王妃聲明不必拜師，小屈以爲不拜則不敬，而且名不正言不順，琴格格也主張拜師是對的，最後還是沒有拜師。

* * *

在禮烈親王府中，客人多已散去，只有極少數遠道而來的近親，也都被送到預先準備好的客房中，偌大的中央院落，夜深人靜，只有親王父子還在談這件事。

「這個小奸細不會超過十六七歲，也許還年輕些，居然有這大的膽子。」禮烈親王吸了一袋水烟，吹出一縷烟霧，道：「而另外三個奸細也跑了。」

鐵貝子忿然道：「爹，這只怪孩兒當時在招待一些遠來的女眷，未在大廳之內，要不，一個也跑不掉。」

親王自嘲地搖着頭道：「這小子居然異想天開，自稱是睿忠親王的外甥。」

鐵貝子道：「爹，你明知道孩兒就在睿忠親王手下管差，經常和『燕京八

友』碰面，那有這麼一個跑腿的小子?」

「可是他說那三個人是『漢留』的人。」

「莫名其妙，也許他們是一夥的，可是他來那一手的目的是什麼?」

鐵貝子道：「爹，你說那小子是什麼樣子?」

「十六七歲，也許更小些，穿了一身絳紫貢緞夷袍，藏青『福』字團花坎肩，珊瑚琵琶型扣子，一頂瓜皮緞帽，那塊帽翡翠帽正，看來十分眼熟。」

鐵貝子一震，道：「爹，你剛才說的那一套袍褂，不是很像四弟平常穿的那一套嗎?」

代善陡然一驚吶吶道：「是啊，是老四平常穿的那一套衣服呀!」

「爹，我馬上去找老四看看那套衣服在不在?」

大約兩盞茶工夫之後，鐵貝子和隆貝子都來了。這孩子身材和小屈差不多，還有點稚氣急忙向代善行禮：「爹吉祥。」

「起來，老四，你那套紫絳夷袍和藏青坎肩不見了是不是?」

「回爹的話，剛才三哥去問孩兒，才發現那套衣服和帽子都不見了。」

「還有什麼東西被竊嗎?」

鐵貝子道：「沒有失竊其他東西，依孩兒之見，這小子來此矇混，必是一時情急，走投無路，見本府門戶大開，門禁不嚴就混進來了，仍未避過追逐他的人。」

代善點點頭道：「這小子反應靈敏，聰明過人，在當時來說，他的話不由得爲父不信。試想，睿忠親王有幾個外甥誰會清楚?」

鐵貝子道：「爹，當時孩兒在你身邊就不會被他矇混了。這小子是不是身子纖瘦，面孔清秀，眼睛很大而明亮?」

代善道：「此子面貌倒很清秀厚實，只是眼睛並不算太大，而且身膀骨挺結實健壯的。」

「那……」鐵貝子道：「原來是他，這倒出乎意料呀。」

代善愕然道：「鐵兒，你認識此人?」

「依孩兒猜想，他就是已死的『燕京八友』之一屈一塵之子屈能伸。」他順便說了認識小朱和小屈的事。

代善道：「會有這種事?那屈一塵曾爲『燕京八友』之一，他的子嗣爲何身手有限，在北京流浪?」

「據他說是前來投奔姨父夏耘，而夏耘已是這邊的人了，所以兩小僥倖逃走了。」鐵貝子想了一會道：「爹，要在北京城找這小子並不太難。」

* * *

小朱被朱紹基帶出了門，在那寬敞的林蔭道旁慢行，朱紹基喟然道：「朱烈，眞想不到，叔叔不過是唬唬這小子，看看他是不是和滿人私下有來往，沒想到他居然逃走了。」

小朱板着臉不出聲。

「小孩子那知大人的心事?屈一塵過去爲滿人效勞，名列『燕京八友』名單之內，傳說死於我們這邊一位高手手下。身爲大明遺民，不能獨挽狂瀾於既倒，最少也要做一些亡羊補牢的事對不對?」

小朱恨他的叔叔，却只能恨在心頭。

「朱烈，我知道你和小屈很好，可是這要公私分明，叔叔不願使你變成漢族的罪人，你懂叔叔的意思了吧?」

小朱低頭望着足尖不出聲。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小屈去了什麼地方?」

小朱何等聰明，這才是叔叔要問的主題，他冷冷地道：「我怎麼知道?」

「朱烈，你一定知道，小屈不會瞞你任何事的。」

「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會說出來。」

朱紹基微愕，又笑笑道：「小孩子怎麼這麼倔?叔叔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

「當然有，叔叔空有一身絕學，却不傳給朱家唯一的後代，不知道將來要成全什麼人?其次，小屈的父親絕不是漢奸，我敢保證，這裏面一定有什麼誤會的。」

「怎麼?你連叔叔的話也不信了?」

「叔叔不是金口玉牙，你的話也不一定全對。」

「你……你反了……簡直反了……」朱紹基又頓了下來，道：「至於不傳你武功的事，只是因爲你的身子太單薄，想想看，叔叔不傳你又能留給誰?」

「我也不稀罕。」

「這樣吧!從今夜開始，先傳你內功心法，內功心法有了基礎後再傳你功夫，這行了吧?你想想看，小屈他會在什麼地方?」

「叔叔，我說不知道你不相信?」

「叔叔不是不信，而是關心他也關心你，你不是喜歡他嗎?將來永遠在一起，就不要離開太久，夜長夢多呀!」

這句話打動了小朱的心，可是小朱聰明過人，也知道叔叔的用心，不過要套出小屈的住處來。於是他想出了點子，道：「他會提過，在天津廊房有一門親戚……」

「什麼親戚?」

「好像是乾爹吧?」

「幾百杆子搭不到的親戚。」

「可是除了這門親戚，就沒有聽他說過其他的了。」

「他那乾爹的大名叫什麼呀?」

「只知道姓于，住東大街，過去做過生意，好像也是個練家子。」

「作什麼生意知道嗎?」

小朱猜對了，叔叔如是閒聊，絕

不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小朱是絕不會出賣小屈的，甚至於在他對小屈這份熱情來說，就算小屈的父親眞是漢奸，只要小屈本身不是，他就不去計較。他道：「噢!我想起來了，他好像說過，他乾爹幹過『托線』(鏢行)的，由於掛過彩，改了行作別的生意。」

朱紹基就不再問了。

因爲知道廊房這地名、街道、姓以及從前的職業，找起來就不難了，這天晚上，他們找了個僻靜所在，開始傳小朱內功心法。

* * *

小屈剛練完內功，洗了澡上了炕，忽見黑「忽忽」的炕上半倚着一個人，小屈這些日來也多少習慣了，一嗅那股子幽香就知道了，道：「是琴姐?」

「嗯……」

「爲什麼還不去休息?」

「有點東西請你幫忙吃了。」

「這麼晚了又何必?」

「怎麼?人家一份好意你不領情?」

「領領，是什麼東西啊?」

「燕窩蓮子羹。」說着就送了過來。

小屈嚐了一口道：「是琴姐做的?」

「當然，我娘才不會做哩!因爲她不大同意我們接近。」

「其實王妃是對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還不明顯嗎?妳是滿洲貴族，我是漢人平民，其間這道鴻溝是塡不平的，王妃有鑑於此，不能不防患未然。」

「哼，事在人爲，只要當事人意志堅定，誰也勉強不得。再說，我也不重視貴族權勢，榮華富貴。」

「那妳重視什麼?」

「自由自在地遊歷宇內名山大川，在武林中出人頭地，然後找個林泉勝地安享下半輩子。」

「妳想得可眞好，家父當年也是這個想法，但他說，一入武林，就身不由己。」

「小屈，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意?」

「琴姐，妳的心意是什麼?」

「笨蛋!」想不到小朱常叫他「笨球」，琴格格居然也罵他笨蛋，幾乎不謀而合。他吃完了燕窩蓮子羹，忽然覺得她的身子倚了過來。

小屈忽然感覺氣管不夠寬敞，呼吸迫促起來。

琴格格是滿人，自幼就較爲大方，是個敢愛敢恨的性子，少女多所憧憬，她以爲上一代的情未能圓滿達成，這一代她一定不再蹈那覆轍。

他不能不用手去支撐着她倚過來的身子，這樣既不忍推開，(事實上力氣沒有她大也推不開)反變成了攬抱之勢。

她是伏在他的右肩上，那軟綿綿、柔膩膩的雙峯，正好壓在他的肩頭上，濃郁的肉香像一把扇子煽起了一把心火，全身燠熱起來。

她只比他大一歲，其實只大七個月，但練武的人加之錦衣玉食，比較早熟，竟自動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細嫩，眞正是養尊處優，從未作過粗活兒，握在手中眞像是一根根玉筍。

雖然是她自動靠上來的，她自己却嬌喘吁吁地，好像癱瘓無力。却十分信任他地，把他的手送到那高峯部位。

練武的人眞爽、大膽，不忸怩。

小屈一握，滿把地罩住了她的左邊乳房，她現在只有痙攣發抖的份兒，到了這地步，似乎已瀕臨危險地步，她的另一隻手抓起他的另一隻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小屈剛剛成熟，實在是個門外漢，只是在那烈焰燎烤之下，發乎情止乎禮，順手自然地越抱越緊了。

而在琴格格來說，似乎知道的比小屈多多，她的企求尚不止此，身子一側，把他帶着躺下，他的一半身子壓在她的胴體上。

王妃有沒有想到這種可能呢?以她的經驗、精明和過去的遭遇，一看兩小的表情就知道了，她爲什麼不嚴加阻止呢?

其實她也很矛盾，她明知兩小接近，不會有什麼後果，但是，她那一代空留相思，美夢成空，就希望在下一代身上重現而實實在在地得到抓牢，塡補那情感的眞空。

加之她很欣賞小屈的倔強和厚實，她以爲事在人爲，只要女兒眞的不貪圖這榮華富貴，將來在族中找人繼承郡王爵位也無不可。

所以王妃是睜一眼閉一眼的，故作不見罷了。

兩人這一倒下，有個琴格格作導引示範，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但是，就在這要命的時刻，外院發出了「嗚嗚」聲。那是波斯進貢的巨獒，兇猛而靈敏。

由於受過訓練，不是有所發現，絕不會發出「嗚嗚」聲。琴格格忽然坐了起來，她有點懊惱，但另一方面也有點慶幸，道：「可能有生人進來了。」

「賊?」

「恐怕比賊還要討厭些，記住，你千萬別出來也別出聲。」

「爲什麼?」

「怎知不是來抓你的?」

琴格格一出屋，在院中就看到了月亮門上站着一個人，高挑的身材，頭臉上有灰布罩，僅眼鼻處露孔。夜行衣服也像是灰色的。

琴格格正好未穿高底鞋，輕叱一聲就撲上了月亮門。道：「什麼人?」

這人不出聲，由月亮門上一掠就是三丈五六，落在水榭橋欄上，身子

搖搖晃晃，炫耀着「喜鵲鬧技」的輕功。

琴格格也不含糊，一長身，也是三丈以上，剛落在橋欄上，來人已騰身撲向水榭中的暖閣，身法俐落俊俏。

琴格格很惱火，一是冲了她的好事，二是此人有點戲弄她，當她追到暖閣頂上，那人已以「乳燕投林」，射向水榭外，這中間只有水而無橋，間隔在六七丈之間。

這輕功十分了得，似還未盡全力，那知道這人剛落在岸上樹下，那樹上濃密的枝椏中忽然發出梟叫聲。事出突發，琴格格相信這不是梟鳥而是口技，本以爲是此人的同路，要是同路，她由暖閣頂上一掠六七丈，而在她似落未落時被對方兩人施襲，就非常危險。

所以琴格格略一觀望，却見剛剛掠出之人抖手向樹上發出三五粒菩提子之類暗器，疾射向圍牆，沒於牆外。

琴格格這才相信樹上的人不大可能是此人的同路。

就在這時，樹上「刷」地一聲冒起一條黑影，一掠六七丈，力盡之後又以八步凌波之勢落在高牆上，扭頭看了琴格格一眼也消失在牆外。

琴格格不由駭然，此人的輕功自信自己和那灰衣人都辦不到，大概也只有她母親能作到，這人爲什麼不馬上追那灰衣人？如果及時追出，那灰衣人是絕對跑不掉的。

琴格格上牆看了一會，什麼也不見了，下了牆走出不遠，見小屈伏在窗上推開一縫在偸看，道：「剛才那個人是誰？」

「不是一個是兩個。」

「可是我只看到一個，好高的輕功。」

琴格格道：「輕功更高的那位你沒有看到的。快睡吧！無論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要搭腔也不要出來。」

小屈放下了窗子，往床上一倒，想想剛才的事，心頭又跳了起來。

現在，琴格格在外院遇上了王妃，道：「娘還沒有睡？」

王妃道：「我不放心你們這些年輕人……」

琴格格心頭一跳，知道母親弦外之音，幸虧天黑臉紅無法看到，道：「娘，您一定看到剛才那怪客了吧？」

「還有一個，我只看到出牆的一個背影。」母女兩人進入王妃的客廳，琴格格道：「娘以爲那灰衣人是什麼路數？」

王妃道：「雖然我只看到背影，娘以爲他很像鐵貝子。」

「噢！是很像啊！勿怪我當時覺得他的身材很眼熟哩！」

「不錯！就是那小子……」人隨聲至，一個穿了一身黑色緊身衣的中年人已站在花廳門口，道：「王妃，太晚了，方便嗎？」

「喲！高大個兒，這還用客氣嗎？除了我們母女又沒有外人。」

「話不是這麼說，剛剛不就是外人來過了嗎？」

「那就到我的『小羅天』去喝一杯去。」

王妃引路，三人進入地下室的「小羅天」，在這兒談話，就不必躭心有人偸聽了。這位不速之客一進屋就打量酒櫃，王妃道：「琴兒，還不見過妳高大叔。」

「高叔叔吉祥。」

姓高的個子很矮，王妃和他開玩笑慣了，這也是不分彼此之故。原來此人叫高燁，由於輕功高絕，綽號「撥雲見日」，他本是屈一塵的好友，但在表面上，和屈一塵不太接近。

因爲他是滿洲人。

此人和屈一塵建交的那一段也很別緻，兩人當初都很愛慕王妃，屈一塵佔了上風，但高燁有度量，有涵養，兩人反而成了好友。

這眞是「上而揖，下而飮，其爭也君子」了。

當然，還有更出乎意料的事，這是後話。

高燁選了一小罐四川大麯，由琴格格開了罐，這兒還有現成的酒餚，如牛肉、鹿脯、醬山豬、獐子後腿肉以及花生等等，已由王妃親手準備了。

（未完・四）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風細雨樓

波譎雲湧時勢易　山雨欲來風滿樓

這年春末，雷純轉出林蔭，轉過長亭，就看見那一角晴空下黛色的高樓。迎着蒼穹，俯瞰碧波，這一角樓宇很有種獨步天下主浮沉的氣勢。可是雷純知道裏面住的是誰。她要報仇。她要殺掉正在裏面沉痾不起的人。那是蘇夢枕。那是殺死她父親而她差一點便嫁了給他的蘇夢枕。

* * *

雷純的容貌，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 * *

當年她在江上撫琴……

而今她的心已沒有了絃。

* * *

「柔兒還不肯回來嗎？」

「唉，這孩子，實在是太不像話了。我曾經請過三個人去把她叫回來，去年底她回來了一次，整個人都變了模樣，鬱鬱不歡、無精打采的樣子，過了年後，又嚷着要到京城去了。她娘說好說歹，我也不要再管她的事了。」

「當日她下小寒山，我以爲她是回來探你們了，沒想到……她要眞是到京城裏探夢枕也罷，只是，蘇夢枕這個孩子野心大，志氣高，早已捲入京城或明或暗的勢力裏，鬥得水深火熱，柔兒她入世未深，初涉繁華，加上京城風起雲湧、你虞我詐，怕只怕她受了欺負也不敢作聲。」

「是她自己不爭氣，不受教，怪不得人！師太不必爲她憂心，這孩子，有這個福命嘛多歷煉也好，要是沒有……光護着她也不行。倒是令高徒蘇夢枕的武功謀略，爲不世英才，只要他對柔兒有幾分照應，相信在京城裏沒多少人敢不賞他個面子。」

「夢枕這孩子武功確高，且富機心，他天生就有一股領袖羣倫的氣派，不過，說是我調教出來的，那是貧尼厚臉皮掙出來的話。他的『黃昏細雨紅袖刀』法，自成一家，可能因他自幼體質羸弱之故罷，反而把他生命的潛力激發出來，刀法淒艷而詭奇，快而凌厲，已經遠超過貧尼的『紅袖刀法』了。」

「那是名師出高徒，可喜可賀。」

「大人見笑了。貧尼這番話是要爲自身脫罪。貧尼教出他這樣的徒弟來，掀起腥風血雨，只怕縱虎容易擒虎難，貧尼也收拾不了這個局面呢！」

「神尼言重。蘇夢枕雖然是『金風細雨樓』的樓主，北京城裏非官方勢力的頭領，但實際上是主持正義，扶弱除强，對部屬管制極嚴，決未爲非作歹，恃勢妄爲，而且，他的勢力之所以能逐漸壯大，也是經朝廷默許的，金兵入侵，戰局漸危，朝廷主戰派正需要各方豪傑的支助，蘇夢枕正是爲抗外敵，廣結豪傑，共赴危艱，這一點則是可敬可佩的，所以他與『六分半堂』的一戰，看來只是北京城裏兩大在野勢力的此消彼長，對抗對壘，實則是主戰派與議和派的決戰。而今國家

積弱，大好江山，奉手讓人，主和者貪戀富貴，只圖一時偷安，蘇公子的作為，發聾震聵，仍不愧為俠義中人。」

「難得大人這般誇許劣徒。夢枕生性好強拗執，殺性太烈，別的沒有，以國家興亡為己任，他倒是一絲不苟的。誰都知道北京城裏，『迷天七聖』是主降派，根本與外賊聲息相通、朋比為奸，『六分半堂』只是主和息戰，怕啓戰禍會致使偷安之局尚不可保，唯『金風細雨樓』是主張拋頭顱、洒熱血，共赴國難，退逐外敵。說來，前十數年，北京城還是『迷天七聖』的天下，而今……人事變幻，倏忽莫測，一至於斯。」

「說來令徒蘇夢枕，實在是個人傑，連雷損這樣的梟雄，都喪在他的手下。昔年，『迷天七聖』獨步京師，誰人不怕？誰能無畏？『六分半堂』雖勉強能與之抗衡，但也僅有招架之力，全無還手之能。當年『六分半堂』堂主雷震雷，特別重用兩大愛將，一個是雷陣雨，一個便是雷損。雷陣雨不甘於百多年來一直是蜀中唐門利用了雷家火器炸藥的威力，製造成獨步天下的暗器，他反過來挾持了唐門高手，為雷家子弟的火藥倍增功效；雷損則認為雷家太注重指法與內勁，沉迷於火器及古法，他覺得雷家應該要開拓視野、擴展門戶，所以痛下苦功，修習『快慢九字訣法』，為雷門武功注入新的元氣，他為了苦修得成，還不惜自斷三指，以求將『臨兵鬥者皆陳列於前』的技法能夠淋漓盡致，發揮無遺……這兩人對『六分半堂』和雷門，都可謂功不可沒。」

「可是，到後來，雷損卻借刀殺人，誘使雷陣雨和『迷天七聖』的關七相鬥，結果，雷陣雨頓成廢人，關七也幾成白痴，雷損卻以化干戈為玉帛的方式，要了關七的親妹子關昭弟為妻，『六分半堂』與『迷天七聖』的勢力聯合，陡然壯大，雷損成為眞正的領袖，他又先逼死雷震雷，再逼走關昭弟，另與雷震雷的獨生女兒雷媚暗通款曲，都可謂是『無毒不丈夫』了。」

「由是他太過狠毒，結果才致應了劫，不然，以他能忍人所不能忍，伺機而動，時機未至，隱忍潛伏，這種人最難拔他的根、掀他的底！他鬥倒了雷陣雨，鬥垮了關七，鬥死了雷震雷，俟這些障礙都一一清除掉時，『金風細雨樓』的老樓主蘇遮幕已歿，令高徒蘇夢枕主掌大局，把風雨樓搞得天風海雨、氣勢逼人，反而把六分半堂比了下去。雷損居然還可以啞忍，暗中佈署，表面上全面挨打，似無還手之力。蘇夢枕將計就計，藉勢釀勢，步步進逼，要與六分半堂速決勝負。雷損似膽小怕事，一味退讓，其實卻在約戰前夕暗裏發動攻擊，卻為蘇夢枕所悉，提前發兵，直逼六分半堂……」

「但這也不過是雷損意料中的事。」

「便是。於是雷損當着蘇夢枕的面前，演出一幕『被殺身亡』。他要自己的心腹親信狄飛驚在背後暗算他，然後他躍入別人僅以為他收藏暗器和高手的棺槨中，爆炸而歿。其實，與此同時，他即潛入地底隧道，俟敵人疏神之際，慶功宴之時，連同六分半堂一等好手，全面突襲，可惜……」

「可惜功虧一簣。他作過的孽，報應循環。原來雷媚就是蘇夢枕座下四大神煞之首郭東神，在緊急關頭，一劍刺殺了他。」

「這次雷損是眞的死了。」

「可是六分半堂並沒有垮。」

「這便是雷損精明之處，也是他從大局着眼的地方。他留下了大堂主狄飛驚，留守大本營，自身雖死，但狄飛驚仍然可以夥眾維持六分半堂的局面，卧薪嘗膽、歃血為誓，要替雷損報仇！」

「萬事留後路，這是雷損最了不起的優點！」

「出手不留餘地，卻也是雷損的致命傷，否則，雷媚也不致要殺他報仇了。」

「不過，雷損還是用對了一個人。」

「狄飛驚？」

「對！這人雖然年輕，但城府過人，而且對雷損絕對忠心。雷損死後，人人都以為他會率領六分半堂大舉報復，豈料他按兵不動，高深莫測。人人都知道他矢志報仇，但誰都不知道他會用什麼方式復仇。已經一年了，有段時候，京城裏傳來蘇夢枕斷腿的消息，而且証實了確有其事，狄飛驚依然不為所動，後來武林中又盛傳蘇夢枕體力不濟、病發危殆的消息，狄飛驚仍然毫無動靜。誰也看不清楚他，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

「他也許在等。」

「等？」

「等好機會，更好的機會。」

「但一般武林中人總以為，機會稍縱即逝，再等下去，還有沒有機會？還會不會有機會？」

「也許他在觀察——想當年幾乎沒有人知道狄飛驚到底會不會武功，大多數人還以為他頭骨折斷，直至蘇夢枕派了雷滚和林哥哥去殺他，才弄清楚了，他的武功高不可測。」

「那一次殺——也殺出了狄飛驚最近收攏的兩名强助，方恨少與『天衣有縫』，聽說『天衣有縫』還是你派過去的，不知是否有這回事？」

「是。『天衣有縫』本非池中物，他向我請纓要赴京城覓回柔兒，我就知道留他不住。我總共派過三個人赴京，一個是『五大寇』裏的唐寶牛，也是一去不返。只有舍弟溫文，總算是把那不聽話的女兒抓回來了，但回到家來仍是不聽話，三魂丟了七魄似的，

想來讓她繼續在江湖上闖闖世面、見見世相也好，也只好由得她了。」

「這事也憂心不得，所幸令嫒相貌清秀，自有慧福，當不致生大險。大人剛才提到狄飛驚以靜制動，暗中觀察——可是指他正注意着蘇夢枕和結義兄弟白愁飛、王小石間的離離合合呢？」

「對於這點，我的看法是：蘇夢枕幸運，他在與雷損決戰之前，先行遇上這兩個有本領的年輕人：白愁飛和王小石。如此一來，佔盡優勢。如今狄飛驚想要打倒蘇夢枕，首先得先拆散掉他們的關係。且看自從蘇夢枕殘廢後，多把事務交予楊無邪、白愁飛、郭東神、王小石等。王小石對幫會波譎雲詭的鬥爭，不甚熱衷，志不在此；而白愁飛又顯得過份熱心，事事雷厲風行，使得金風細雨樓處於一種銳進但並不平衡、團結但並不和諧的狀態裏。狄飛驚何等聰明，他自然要靜觀其變。」

「貧尼倒覺得遇上王小石與劣徒蘇夢枕，不是幸與不幸的問題，而是個性使然。雷損一向狡猾多疑，除狄飛驚之外，不肯輕易信人，所以也不容易用得了能人；蘇夢枕一向不懷疑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在『跨海飛天』之役裏，幾為自己部下莫北神所殺，但亦為自己親信郭東神所救，這是因果，各憑修為。」

「神尼所言甚是。這樣看來，六分半堂至恨的、要鏟除的對象，首要的當然是蘇夢枕，但對『窩裏反』的雷媚，自然也恨之入骨了。只怕這是六分半堂志在必殺的兩個人。」

「這還不打緊，只是，近日來朝廷主和之風大盛，這樣一來，北京城裏的局面恐怕又要變易。遷都之勢，恐已成定局。」

「唉，我們才在戰陣報捷，理應把金兵趕回老家去，怎奈朝廷裏有的是貪生怕死的佞人，把好不容易才掙得的大好河山，又得要雙手奉送了。果是這樣……我少不得也要……冒死進諫了。」

「大人為國犯難、為民請命，貧尼自是欽佩，只是國事積弱難返，主政之士罔視百姓疾苦，大局誠難力挽。聽說城裏有句歌謠：大哥二哥三哥換換位子坐坐坐，天下又要亂一鍋。聽說連城裏的方小侯爺、龍八太爺、朱刑總、蔡相爺也都想插一手，連同『天下第七』這種棘手人物也潛伏北京城，聽說『迷天』關七更要捲土重來……天下從此多事了。令嫒留在京城，實非安全之計。」

「這樣說來，我實在應該再請文弟去一趟，把那不像話的東西綁回來。」

「貧尼只怕也得要到一趟京城，看看那些不長進的傢伙鬧成怎麼一個模樣兒。」

「難得神尼雖入空門，仍關心黎民疾苦，持劍為道，正是普濟眾生、解眾生厄之菩薩心腸。」

「這卻不敢當，只是塵緣未盡，道行不足，雖說四大皆空，總有些事仍繫懷在心而已。卻教大人見笑了。」

這年春末，古洛陽城裏，小寒山紅袖神尼千里迢迢拜會溫晚溫嵩陽，說了這一番話。那時候，朝政日非，國事蜩螗，大軍壓境，民不聊生。凡有志之士，不論朝野，均想為國家興亡盡一己之能，圖力挽狂瀾，唯天子奸臣互為勾結，掊克聚斂、奢侈淫靡、庸駑無能，荒糜誤國，局面日不可為。

* * *

這年初冬，雷純乘轎過東六北大街，遙見金風細雨樓，矗立在陰霾的蒼穹下，那麼巍然沈毅，又那麼的不可一世。有什麼辦法才能使它坍倒下來呢？變成泥、變成灰、變成塵。

雷純望見一天比一天深寒的天氣。

自己春葱般細長，但比雪猶白的手。

彷彿聞到一陣梅花的清香。

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蘇夢枕的病，是嚴冬還是早春？

這個曾經是她深念過的人，只能病，但不可以死，因為她要殺他，親手殺死他。

* * *

從金風細雨樓到皇宮的路上，必經小戒亭。時正冬。晚來天欲雪，寒風刮得人脖子往頸裏直縮。

小戒亭的景緻一片消殘，亭外小橋，橋下流水潺潺，再過不多時，流水也要冰封了罷？

忽然蹄聲起，蘇夢枕的車馬隊，在這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自三十六坊匆匆趕返金風細雨樓。

自從金風細雨樓大敗六分半堂、雷損被當場格殺於紅樓「跨海飛天堂」內之後，狄飛驚仍主掌六分半堂大局，誓與金風細雨樓周旋到底，但北京城大勢為金風細雨樓所掌握。六分半堂乃處於劣勢。

不過，時局轉易，變生不測，金風細雨樓一向主張强兵厲馬，力抗金兵，惟蔡京再度封相，主和之勢大熾，金風細雨樓反而失去了朝廷的認可，但又不肯就範、妥協。飛龍在天，難免就進退兩難、剛而易折。金風細雨樓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窒息感覺。

冬天才剛剛開始。

雪猶未降，街頭寒意沒有盡頭。

——人生有沒有盡頭？

金風細雨樓上上下下，都怕蘇樓主蘇夢枕公子走到生命的盡頭。

他們自綠樓上、會議中、轎子裏、馬車內等等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方，都聽到蘇夢枕的咳嗽聲，如同漸近的北風，一聲聲摧人肝腸。

——近幾個月來，蘇夢枕的病情

顯然更嚴重了。

自從蘇夢枕斷腿以後，白愁飛和楊無邪在金風細雨樓的身份，是愈來愈重要了。

時遷勢移，蘇夢枕的病，仍自非樹大夫不可，可是御醫樹大夫，已不能擅自離宮，蘇夢枕只好移磡就教，是故，他赴皇宮的次數越多，越是表示他的病情轉劇。

只不過，今天蘇夢枕的咳嗽聲，似乎少了很多——是咳嗽已經治好？還是連咳嗽的力氣也耗盡了？

吉祥如意心裏頭都這樣想。

* * *

「吉祥如意」不是一句賀詞，也不是一句成語，甚至不是一句話。

而是人名。

四個人的名字。

「一簾幽夢」利小吉。

「小蚊子」祥哥兒。

「詭麗八尺門」裏的高手朱如是。

「無尾飛鉈」歐陽意意。

這是金風細雨樓裏新進的四大高手的名字。因爲圖個吉利，這四個人名裏的一個字串合起來，就是「吉祥如意」。這四名高手，都年輕、能幹，有獨特而且獨一無二的武功，而且忠心耿耿，在金風細雨樓裏表現出色，愈漸得力。

朱如是和歐陽意意都是白愁飛引進的高手，祥哥兒是王小石的好友，利小吉則是楊無邪特別推介的人。他們都獲得蘇夢枕的重用。

這四個人，隨侍蘇夢枕的出入，在這風雪將臨的時節裏，只聽馬車篷裏的病人沒有了咳聲，心裏到底是喜是愁？

* * *

這是一部騆駕棧車，絹帔篷革，雕龍繪鳳，華貴奪目。不管車軛、衡、轅、輗、軫、轂、輻，都漆金鑲銀，燦麗非凡。

役車者有兩人，一是祥哥兒，一是朱如是；利小吉和歐陽意意則在左右篷杆旁，各貼車輢而立。

前面四匹健馬開路，兩人腰佩長劍，二人手執長戟，後有三騎殿隨，都是腰佩弓、手執大刀的壯漢。

這些人，都是金風細雨樓新一代的好手。

「人說雷損有九條命，死了又能翻身，但他終究還是死在蘇夢枕的佈置下。」北京城中在朝廷裏江湖上身份同樣神秘而尊貴的方應看曾這樣笑謂：「只有蘇夢枕是殺不死的。除非是他自己想死，否則誰也殺不了他。」

殺得了殺不了是一回事。

但總是有人要殺蘇夢枕。

* * *

馬隊正要渡河過橋，「哎喲」一聲，一個老邁蹣跚的老公公，掉進了河裏。

那河水摻和了上游的冰塊罷，在北風摧寒裏更是冷冽無比。

* * *

馬隊在土地祠旁停了下來。

利小吉已經準備跳下河裏去救那老翁。

車裏的人問：「甚麼事？」

朱如是即答：「一個老頭子，掉落在水裏。」

車裏的人想也不想，馬上說：「繼續前行。」

這便是命令。

誰也不許停留。

甚至也不准救人。

利小吉他們只好眼睜睜的看着老翁在冰凍的河流裏掙扎。雖然不忍心，也不敢抗命。

車過木橋。

突然，河裏嘩地冒起一個人，手中的丈八長矛，自橋下刺穿橋板，刺入車底，又自車頂穿了出來！

利小吉失聲驚呼：「公子……」

祥哥兒登時變了臉：「王八蛋！」

河那頭已有一人，雙手執着一柄至少有兩百斤重的龍行大刀，叱吒着衝殺過來，他身形魁梧，臉肉橫生，厚唇如腥肉，鐵髭如蜂窩，脚下激起白花花的水珠，逆光衝殺過來，恰似渾身炸開了百道銀線。

這股衝殺過來的氣勢，無人能擋。

同時間，河的另一頭又有一人，竟似踏在水面上掠來，如履平地，身法靈動已極，手中揮舞着一串極細的銀色鍊子，要不是與河面上水色相互映閃，而且發出尖銳的風聲，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手上有這樣一支長兵器。

兩人夾擊而來，迅速接近。

前頭馬隊四人，遇危不亂，立即策馬，二在左、二在右，持戟拔劍，立馬迎戰。

後面三騎，凝神戒備。

就在這時，突然，一人忽自橋畔土地祠裏震起。

這簡直是一個巨人。

一個鋼鑄的巨人。

這人走動的時候，簡直就像一尊會動的銅像。

這巨大的「銅像」，先前竟然可以屈身在這樣一座小小的土地祠裏，教人不可思議。

這「銅像」手上有一根雙刃巨斧。

巨斧在他走動的時候迅速變長。

他身形最長大，但動作極快。

他一現身，本已靠近轎子，他行動快，手中斧又長，一個大掄斧，環掃中三匹馬蹄，六蹄皆斷，馬踣人落，第二掄斧便砍下三人的頭，第三掄斧便砍下了馬頭。

然後他迅速接近轎子。

與此同時，執劍和持戟的騎士，全已死在操刀者和使銀鞭者的手裏，血水自屍身湧出，河水也飄出幾縷腥腥的紅！

這時候，那落河的老翁也迅速躍

上岸邊，攔在橋首，雙手仍插在袖中，全身雖濕淋淋，但他站在那裏，就像個叱吒十萬大軍沙場無敵的大軍將！

那在河裏的持矛刺客，一擊得手，也躍了上橋墩。

如果說：那在河裏匿伏的刺客是一個中心點的話，那麼，舞龍行大刀者在左邊衝來，使銀鞭的人自右邊撲至，後頭有掄巨斧的大漢，前面則攔着那落水的老者，總共五個人，剛好形成一個惡毒而必殺的陣勢，就像一個梅花圖樣。

而這個暗殺的陣勢，就是叫做：「梅毒」。

* * *

「自愛新梅好，行尋一徑斜；不教人掃石，恐損落來花。」

臘後春前，暗香浮動，那就是梅花吐艷。

冷艷。

越冷越傲，越寒越艷。

不經一番徹骨寒，焉知紅梅撲鼻香？

人說雷損生前，只愛三件東西。

愛女人，包括了他的女兒。

愛人才，尤其是狄飛驚。

愛權力，所以建立了六分半堂。

其實他還愛一樣東西。

他愛梅花。

他喜歡賞梅、詠梅，因爲愛梅，所以曾經設計了一個計劃，要暗殺他最「喜歡的敵人」蘇夢枕。

——只要蘇夢枕仍然有病。

——只要他有一日經過這小戒橋。

——只要他能召集得了這五個人：雷公、雷劈、雷重、雷鳴、雷山。

現在，他們果然來了。

自「江南霹靂堂」趕來。

他們來的目的只有一個：

執行「梅毒」計劃。

——替雷損報仇。

(必殺蘇夢枕！)

* * *

長矛已穿過車子，車裏的人必然無倖。

這五人不退反進。

他們要趕盡殺絕，還要把蘇夢枕的屍體揪出來，碎屍萬段。

雷損是「江南霹靂堂」最出色的子弟，他在京師裏掌令大權，結交朝臣，對雷門自然也有好處，江南雷家製造炸藥，私營火器，沒有朝廷的首肯與支助，肯定會有千種不便的。雷損一死，六分半堂大權就旁落到姓狄的手裏，他們對蘇夢枕更恨之入骨。

他們是雷損的兄弟。

雷損曾經扶植過他們。

他們決心要爲雷損報仇。

* * *

利小吉、祥哥兒、朱如是、歐陽意意全力護着車篷，就算在車裏的蘇夢枕已然身亡，他們也得要匡護他的屍身。

可是來敵的兵器太長、太猛烈、太難應付。

他們如果不想與車子同毀，就得要閃身引開長兵器的攻擊。

只有利小吉仍在車轅，因爲在橋底下的雷山，他手上的長矛已戮入車裏。

雷山赤手空拳，一躍而上，一連急攻，利小吉見招拆招，寸步不讓。

雷山摸出兩顆「雷震子」，想往車裏扔去，利小吉反守爲攻，直攻得雷山沒有機會把「雷震子」撒手。

這時際，倏聞一聲尖嘯。

那落河的老者，已一個飛身，自橋首直掠至車前，利小吉正要攔阻，老者一脚掃開利小吉，左手掀帘，右手欲劈，突然……

他大叫一聲。

身往後倒。

額上一記紅印。

小小小小的紅印。

在他倒下去的時候，那紅印突然擴大，額角裂開，血光暴現，隆的一聲，他身上的「雷震子」炸了開來，然後，大家才看到一根手指。

中指。

白晰、修長的中指。

這一隻手指，自車帘伸了出來，現正緩緩地收了回去。

這一指不但要了雷公的命，也震住了全場。

* * *

格鬥都停頓了下來。

人人望定那一根手指。

手指已收了回去。

人人只好望定了車帘。

車帘的布很厚，綉着鳳翔麒麟，誰都看不透帘後的事物。

* * *

雷山衣衫盡濕，也不知是河水，還是汗水？

他大吼一聲，騰身揮拳，直攻向車篷。

他身形龐大，這般力攻，直連馬車都會被他壓碎。

可是馬車並沒有碎。

他自己卻碎了。

他的鼻骨碎了，打橫飛出丈外，叭地落在水裏，水面立即冒出了血紅，他就再也沒有起來過。

帘裏又伸出了一隻手指。

這回是拇指。

一個翹着美麗弧形的拇指，好像正在誇獎着甚麼人的戰績一般。

* * *

執龍行大刀的雷劈，揮銀鞭的雷鳴，還有銅像一般的巨人雷重，忽然都覺得喉頭苦澀，全身都冷得發抖。

初冬的天氣，教人意寒，明年春夏尚遠。

歐陽意意、朱如是、祥哥兒看着

他們，神色就像看三個墳墓一般。

終於，還是雷重先行厲呼道：「你不是蘇夢枕！你是……」

那馬車陡然動了。

利小吉已躍下馬車。

馬車自行飛滑，撞向雷重。

雷重狂吼一聲，甚麼都豁了出去，掄斧迎上，一斧把馬車劈開兩片。

馬車轟然而倒，落入河中。

車裏無人，只有一根斷矛。

雷重猛抬頭，就發現了一件事：

他剩下的兩名兄弟，雷鳴和雷劈，都仰身倒在水裏，咽喉都多了一個血洞，清清河水滚了進去，又化成血水湧了出來。

一個錦衣人，飄然站在他們的屍身上。這次，他伸出了兩隻手指。一左一右。

都是尾指。

白晰、修長、文氣的手指。

不沾一滴血的手指。

雷重狂嚎，掄斧，自中拗折，反手將雙斧砍入自己的左右太陽穴裏。

「白愁飛……六分半堂和雷家的人……一定會跟你算這血海深仇！」

* * *

錦衣人看着他的死，好像很惋惜的樣子，然後以非常同情的口吻說：「把他們抬回去，厚葬他們。」

朱如是即應道：「是。」

「難得他們能爲雷損這般忠心效命。」錦衣人白愁飛很有些感歎似的道：「忠心的人應該得到厚殮。」

利小吉卻忍不住問：「白副樓主，怎麼車裏的會是你？」

白愁飛淡淡地反問：「怎麼不會是我？」

利小吉一時爲之語塞。

「想殺蘇樓主？」白愁飛冷哼着，伸出雙手，一隻一隻手指的看了過去，「得要先殺了我。」

於是，自從這一天開始，「要殺蘇夢枕，先誅白愁飛」的風聲，便傳得滿城皆知，不久以後，連江湖黑白道上，也傳得沸沸盪盪。

「欲殺蘇，必殺白。」

「白死蘇難活。」

* * *

然而這一戰，卻有兩個人，在相當的距離，決沒有人會發覺的地方觀戰。

這兩個人，一個便是當今獨持六分半堂大局的狄飛驚。

另一個是曾經背叛過六分半堂的林哥哥。

狄飛驚負手，垂頭，似是在俯視風景。

林哥哥就在他的背後。

他與叛徒林哥哥獨處，難道不怕他又變生異心，再圖刺殺？

狄飛驚到底在想些甚麼？

林哥哥也不知道。

他在等。

他等狄飛驚問他話。

他知道狄飛驚一定會有話問他的。

狄飛驚果然問他。

* * *

「是你提供情報，告訴『雷門五大天王』，蘇夢枕必經小戒橋？」

「是。」

「爲甚麼你要他們這樣做？」

「雷門五天王老遠的打從江南趕來，爲的是要替雷總堂主報仇，他見我們遲遲不發動攻擊，以爲我們有私心，早生不滿意，不如就讓他們自己試試，能成當然好，敗亦無妨。」

「你呢？」

「我？」

「你對六分半堂一直未採取反攻行動，有何看法？」

「我不敢說明瞭狄大堂主您的策略，但至少我相信，大堂主必有打算，而且，現在還不是時機，妄自犧牲，打草驚蛇，這種徒勞無功的事大堂主是決不爲的。」

「可是因爲你所提供的密報，『雷門五天王』全死在小戒橋，你不怕江南霹靂堂雷門的人懲罰你麼？」

「我是六分半堂的人，要罰，該由六分半堂罰我，我甘心受刑，沒二話說。其實古來征戰幾人回？我已跟他們說過，貿然刺殺蘇夢枕，只是討死而已，他們就是不相信，這怨不得我。」

「不是怨不得你，而是人都死了，要怨也有所不能。」

「要做事就不能怕人怨，這是當年總堂主常常督導的。」

「你已非當年吳下阿蒙，金風細雨樓應要對你刮目相看。」

「全仗大堂主成全，我才能活到今天，我再不痛改前非，就是辜負大堂主對我活命之恩，當年總堂主對我的厚愛。」

「這些都是廢話。你本是人材，胡混過活，只是虛度光陰。人可以對不起別人，但不可以對不起自己。你儘做些自毀的事，那就算是白活了這一趟。」

「是。」

「你可知道『雷家五天王』因何失敗身死？」

「他們太過意氣用事，欠缺周詳考慮。輕敵足以致命。他們低估了蘇夢枕，而且還少算了個白愁飛。另外，雷總堂主的『梅毒』計劃，也有……點……」

「你儘說無妨。」

「我在這三個月來遍查資料宗卷，雷總堂主所設計的『梅毒行動』，暗殺佈署跟當日沈虎禪在松林溪心月橋暗殺『殺手王』省無名，說來非常相近。」

「哦？」

「省無名是『海眼幫』輩份最高的耆宿，沈虎禪在十五歲時就下戰書，難得省無名卻不輕敵，嚴加防範。」

（未完·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英雄無奈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接戰書共謀對策　巧相逢愛火重燃

上文提要：沈大昌對趙長生哭訴年前張捕頭帶公差去找証據，大山中五人全被殺了，還將屍體用車拉往汴梁城關下，車上以血寫着：殺人者和順鏢局趙長生。因此，鏢局被封，宮和順一家被囚獄中。趙知悉此事又是丁仲仁所嫁禍，趕到府衙解釋及揭發丁在老鳳祥做假金飾事件，衆捕快追匪却被羣鼠所咬，案情眞相大白，宮和順全家獲釋了……

沈大昌也細心，立即就把銀票一把又塞給大師兄，高興得像是逃跑的大猴子，嘻嘻哈哈的去辦事了。

那「五福樓」乃是汴梁城的第一大餐館，京廣小吃，南北大菜均是一流的，趙長生一口氣訂了五桌。

趙長生心中很清楚，人在倒楣時沒朋友，和順鏢局出事情，至親好友躲得遠，怕的是霉氣惹上身，如今寃屈已白，便五等親也會上門來，就好像「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一樣的情形。

* * *

和順鏢局門口的屋簷上掛了一串鞭炮，好長的鞭炮從屋簷拖在地上還拐了個彎。

大街上一陣子鑼鼓喧天傳過來，東大街的人都出來了，人們以爲玩舞龍舞獅的來了，不料一隊大花旗後面有一輛大車，大車上坐着的是「犯人」——因爲衣衫未曾換，宮和順就是堅持回到家再換新衣，爭一口氣嘛。

趙長生與沈大昌二人駕大車，四匹健馬還披紅氈，馬頭上插着紅纓花，就在大車剛到和順鏢局大門外，有人已燃起鞭炮來。

和順鏢局有幾個住在附近的伙計，早已聞聲趕回來，官家撕去封條的時候，他們就聞聲趕回來了，那串鞭炮就是幾個趟子手合資買的。

和順鏢局內正有兩個伙計在打掃着，外面鞭炮聲一响，便立刻迎出來了。

宮和順幾乎是被趙長生抱着進門的，老人家老淚再也忍不住的哭了。

趙長生伸手去拭師父的淚，啞着聲音道：「師父，徒兒該死，徒兒願領你老責打。」

宮和順顫抖着雙手說不出話來。

宮老太太却又拉着趙長生流淚，道：「長生，你的事情，本來小芳回來已經告訴我們了，白成功這孩子也死了，老劉也死了，可是突然官家說你殺了張捕頭五個人，當時我們就說是別人誣的，可是官家又不信，唉，到底是天爺有眼，我們又慶生還了。」

* * *

和順鏢局熱鬧了兩天，賀客還眞不少，算一算不下五六百人之多，宮和順幹的這一行，地面廣人頭熟，不用招呼全到了。

當然，段平父子也來了。

段平拉着趙長生，二人就坐在宮和順的大床前。

宮和順早就知道段平的意思，他却閉口不說話。

段平先是欠欠身，搓搓手，笑道：「和順兄，我這次前來叨擾，一是爲你老兄賀喜，二是想同你這位大徒弟打個商量。」

趙長生也沒開口，他望着師父在思量，這兩天他發覺師父的神情並不愉快。

宮和順看看趙長生，道：「我老了

，和順鏢局的事就由你看着辦吧。」

趙長生道：「徒兒聽師父的吩咐辦事。」

宮和順道：「那就要看段老東家找你辦甚麼事了。」

段平立刻笑面相向，道：「是這樣的，我那件七代祖傳寶物『金絲甲』，你師徒二人是見過的，如今被一幫鼠輩盜走，實在叫我心痛，這兩天我只喝了兩碗稀飯，這……這那像是在過年。」

宮和順道：「比我一家在獄中好多了。」

段平一聲苦笑，道：「所以我送來的禮是銀子一千兩，貴鏢局很久未開張了，一時間需要花費，也是我的一點補償。」

宮和順道：「這不可以，官府已經有賠了。」

段平道：「總鏢頭若是不收下，我更心中難安了。」

宮和順當然知道段平來意，見段平把一個大紅包放在床頭，便淡淡的道：「段老東家，有甚麼話你就直說吧。」

段平拍拍趙長生，笑道：「打從我頭一回看到你，就知道你忠厚老實辦事認眞，吃苦耐勞苦水自己吞，我的店裡就少個你這種人。」

一番拍馬屁的話，趙長生並未有飄飄然感覺，他淡淡的道：「段老，你想要在下為你去找金絲甲？」

一巴掌拍在大腿上，段平道：「對，不錯，這件事除了你老弟以外，我還能找誰？」

他又虛空指着衙門方向，忿忿的道：「我能指望那些飯桶捕快？他們沒銀子不辦事，甚麼地方危險，他們就躲得遠遠的，甚麼地方會生錢，天天見他們的面，幾年不下鄉辦案，一旦下鄉全完蛋，我早就看透他們了。」

趙長生道：「他們也受了傷害。」

段平怒道：「別提他們了，老弟台，我把一切希望託付你，你如果替我找回我的金絲甲，一萬兩銀子等你花，你以為怎麼樣？」

趙長生楞了一下，他看看師父宮和順，不料宮和順却又閉上雙眼，表情冷淡。

他嘆口氣，道：「段老東家，你的價碼很誘人，只不過我師父他老人家需要我侍候，怕是無法助你了。」

段平急得快流淚了，他期期艾艾的怪淒慘，又急出一身不冷不熱的汗。

宮和順突然睁開雙目，道：「段老東家，你請先回你的店裡等，過午我們給你回話。」

段平想了一下，道：「總鏢頭，我希望等的是好消息，你不能拒絕呀。」

＊ ＊ ＊

趙長生送出段平，忙又回轉宮和順房內。

宮和順道：「走了？」

「段東家回去了。」

宮和順重重的看了一眼趙長生，道：「已經回來三天了，我等到現在才問你。」

趙長生道：「師父，你請問。」

宮和順道：「小芳他們回來告訴我，你的刀法很厲害，我便知道你有奇遇，說吧，你又拜何人為師了？」

趙長生立刻跪在床前，道：「徒弟再不成器，也不會重新投師，徒弟這一生只有一個師父，就是你老人家。」

宮和順眨動虎目，道：「我相信，因為我從你十二歲帶你，知你不會打誑。」

趙長生道：「弟子句句實言。」

宮和順道：「說吧，你是跟那位前輩高人學的刀法？」

趙長生道：「他老人家姓仇，叫仇一龍。」

「『旋風刀』仇一龍？」宮和順幾乎顫起來了。

趙長生道：「是的。」

宮和順道：「江湖三把刀，一刀比之一刀狠，仇一龍傳言早死了，他怎麼會活着？」

趙長生道：「大叔是被『南山蛇王』米田冲害的，可是仇大叔並未死，他在黃河岸邊遇上我，他要求我協助他報仇，因為大叔中了米田冲的暗算。」

宮和順道：「江湖三把刀，刀刀均沾滿血腥，這些年來已不見他們的傳言，聞說他們都已年過花甲。」

趙長生道：「師父，除了仇大叔，另外兩人乃是『閻王刀』馬長江與『天泣刀』孫仁，他二人均曾與徒兒交過手了。」

宮和順吃驚的道：「你怎麼招惹上這些厲害人物，長生，你痲煩大了。」

趙長生一笑，道：「師父，是他們找上徒兒，徒兒無奈，便也傷了他們……」

宮和順更吃驚，道：「你……你傷了他們？可能嗎？」

趙長生道：「師父，我也替大叔報了仇，這一年來我也見過幾個怪人物，那祁連山的『百足公』吳公亮、長白山的『醜彌勒』歐陽大山、熊耳山主花滿堂，還有個黑龍嶺上漏網之魚『太行羅刹』杜三娘。」

宮和順吃驚的道：「杜三娘未死？」

趙長生道：「杜三娘被八王爺的弓箭手射瞎一目。」

宮和順幾乎在做夢似的道：「天爺，這些只聞傳言而不見其人的傢伙，都入中原來了。」

趙長生一笑，道：「更奇怪的人物徒兒也遇見過，有個怪人叫『貓王』紅大襖，他身邊有兩個女人長得像妖精，一個叫『大花貓』毛小麗，另一人叫『夜來香』水汪汪，師父，你可曾聽說過這三人？」

宮和順搖頭，道：「從未聽人說過。」

趙長生道：「這三人也去了吊人山莊，我就是在那裡遇到他們三個的。」

宮和順道：「你與這些怪人也碰上了，以後你的日子怕是難以太平了。」

趙長生一笑，道：「師父，南大山裡我一人大戰他們好幾個，他們用毒物對付我一個，可是他們料不到毒物一出却變成了毒攻毒，吳公亮與歐陽大山死了，米田冲也被徒兒殺死，花滿堂與杜三娘均已受了重傷，被她們的兩個黑漢救走，怕是再也不會為害江湖了。」

宮和順這才舒了一口氣，道：「為你捏了一把冷汗吶，長生。」他又重重的對趙長生看一眼，道：「你如今學得一手好刀法，武功已至頂尖，和順鏢局門樓低，怕是難以再容下你了。」

趙長生聞言噗地一聲又跪在床前，他垂淚道：「師父，你老人家是趕我不走的，一日為師終身為師，這個道理徒兒還明白，師父，以後徒兒只有孝順你老與師母，便是小芳師妹與孩子，徒兒也不會嫌棄的了。」

宮和順高興得流着熱淚，道：「你不嫌小芳？你……你……還要她母子？」

趙長生點着頭，道：「小芳本來就是要嫁給我的。」

宮和順點點頭，道：「對，小芳本應嫁給你的，是我太愛惜面子，一氣之下才將她轉而嫁給白成功。」

趙長生道：「我應為所有的不幸負責。」

宮和順吁了一口氣，道：「長生，去吧，設法替段平把失寶弄回來，你如今的本事我清楚，這件事你一定能辦得到。」

趙長生道：「師父是要徒兒答應段平的要求了？」

宮和順道：「長生，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而且丁仲仁還逍遙法外。」他嘆了一口氣又道：「莫忘了，這一切全是丁仲仁那個狗東西坑的。」

宮和順提到丁仲仁，趙長生咬牙咯咯響。

他站起來抱拳，道：「師父，我這就去見段平，明天一早我就成行。」

宮和順拍拍趙長生，道：「長生，你如今已學得一手好刀法，為師的送你一句話，你千萬記在心上。」

趙長生點着頭，道：「徒兒聆聽教訓。」

宮和順滿意的點點頭，道：「長生，刀能殺人也能救人，切記出刀要厚道。」

趙長生重重的點頭，道：「師父，你老人家放心，長生不會亂殺人。」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大叔就不是這樣說，唉，也許大叔積壓着仇恨十八年的關係，大叔教我出刀就是求勝，因為你不贏就輸，輸在銀子上沒關係，輸在刀上就沒命，人命只有一條。」

宮和順雙眉一揚，虬髯抖動的道：「也有道理，仇一龍不愧是數十年玩刀名家，看來以婦人之仁，是不配玩刀了。」

趙長生道：「師父，但我不會放過丁仲仁的。」

宮和順道：「能抓活的最好，長生，你自己琢磨着如何去幹吧。」

＊ ＊ ＊

趙長生果然又走了。

他這次走的心情很平靜，因為宮和順當面會說過，且等他回來以後再琢磨與小芳的婚禮。

這件事宮小芳未點頭答應，趙長生臨走的時候便去見了小師妹，宮小芳很大方，也對趙長生寄很大希望，只不過宮小芳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

趙長生才剛剛騎馬出城外，不遠處柳樹下，只見一位麗人在招手。

趙長生吃驚的抬頭四下看，附近根本沒有人，顯然那女子是對他招手。

趙長生怔了一下仔細看，不由吃驚的道：「是妳？」

「長生哥，你終於出來了。」

是善小鳳，不錯，馬前面站的正是善小鳳，趙長生再也想不到，善小鳳會追來汴梁城。

他拍馬來到柳樹下，只見善小鳳正自拭淚，那模樣就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趙長生翻身落在馬下，道：「小鳳，妳怎麼來了？妳娘她們會再放妳出來？」

善小鳳幾乎不能自已的一把拉緊趙長生，道：「你……你總算出來了。」

趙長生不懂善小鳳的意思，他怔了一下。

善小鳳又道：「兩天半不見你出和順鏢局的大門，長生哥，我在你們鏢局門口獨徘徊，眞想進去找你。」

趙長生道：「妳已經來了三天？妳應該進去鏢局找我的。」

善小鳳道：「發覺你們鏢局那麼歡樂，我不想帶給你痲煩。」

趙長生道：「甚麼痲煩？」

善小鳳道：「你會經告訴我，你的小師妹很可憐，文君新寡又帶着個小娃兒，你已經答應要照顧你的小師妹，我這時候進去豈不無趣。」

趙長生心中吃一驚，這件事連師父也剛剛提過，只等把姓丁的抓到，再把段老爺子的寶物奪回來，他便要同小師妹辦喜事了。

他楞了一下，半晌才低聲的道：「小鳳，妳還是應該進去，汴梁城妳少來，我應該招待妳的。」

善小鳳道：「長生哥，如果你今天還不出來，我只好回去了。」

趙長生道：「妳一定有事來找我，是嗎？」

點着頭，善小鳳道：「雙鳳堡接到約鬥書，下戰書的是虎頭寨，正月十五元宵夜，落鷹峽口比高下，至死不

休，否則只有將我用八抬大轎送上虎頭寨。」

趙長生冷冷道：「姓艾的小狗，仍然未忘記我給他的教訓。」

善小鳳道：「艾家父子打主意，他們一心要娶我的人，他們的目的我知道，有一天若雙鳳堡也落入他們之手，他們想人財兩得。」她嘆了一口氣，幾乎想哭，道：「我娘不答應，我姑姑更是火大了，姑姑親自去邀請林世伯，不料林世伯已經臥床三個多月了，唉，林世伯的槍法中原有名，提起『神槍』林正風，江湖上誰也讓三分，不料……」

趙長生不認識林正風這個人，但見善小鳳如此說，想來一定武功高强。

善小鳳又道：「我姑姑失望而歸，同我娘坐在堡裡急商量，我知道是我惹的禍，便想到長生哥你了。」

趙長生本來是要趕往「吊人山莊」的，中途上遇到善小鳳，實在令他無奈何。

他怎麼能拒絕？

如果他此刻搖搖頭擺擺手上馬就走，他就不叫趙長生，因爲他不是這種人。

趙長生想到善小鳳溫柔的同他在那小鎮上客棧中養傷，那麼體貼入微的侍候他，而且還親自替他洗脚。

趙長生不由自主低下頭看看脚，他現在穿的是新靴子。

趙長生輕輕的道：「小鳳，妳放心，不就是動動刀子嗎？妳把亂子放在我肩上，妳回去，叫妳娘與姑姑放下心，就說我一定在上元節那天夜裡趕到落鷹峽，這一仗我是去定了。」

善小鳳立刻喜得流眼淚，道：「長生哥，我還是來對了。」說着，便緩緩的貼上去，雙目流露出渴望的眸芒，一副小婦人的樣子。

趙長生無法抗拒她的表情，他伸手輕輕的摟過去，有一股少女的天生體香隨風送入他的鼻孔。

溫柔本就是女人最厲害的武器，如果溫柔再加上楚楚可憐，然後滲雜在美麗生動的表情裡，那更會令男人爲她而發瘋。

趙長生此刻就有「我爲卿狂」的心，只不過他很會克制那種衝動。

淡淡的，也是輕輕的，趙長生在善小鳳的耳畔，道：「放心的回去吧，上元節還有七天，我一定會趕到的。」

善小鳳道：「我一定先回去嗎？」

趙長生一笑，道：「傻小妹，妳如果不回去稟告妳娘，她們會急壞的。」

善小鳳道：「你的傷好了嗎？」

趙長生拍拍身上各處，笑道：「這幾天的日子很快樂，心情好傷便好得快，如今不但傷養好，而且覺得一身是勁，精氣神充沛得比任何時候都好。」

善小鳳仰頭眨動美眸，道：「如此我也放心了。」

趙長生扶着善小鳳上了馬，便又拉過善小鳳的一隻左小臂，道：「妳的傷也好了吧？小鳳。」

善小鳳用力拉起兩隻衣袖，那白得宛如蓮藕的粉臂併着對向趙長生，道：「長生哥，連疤痕也看不到了，你摸摸就知道了。」

她的動作自然，却也有意要趙長生動心，如果趙長生不伸手去摸幾下，她一定會失望。

趙長生本來是不摸的，但當她的眼神看過去，他發覺善小鳳好像在渴求着什麼。

於是，趙長生伸出手掌摸着善小鳳那光滑潔白，還帶點體香的一雙粉臂。

摸着，趙長生道：「程大夫的傷藥不錯，我的傷也一樣，連疤痕也消失了。」

不料他正說着，忽見善小鳳上身下壓，嚶的一聲自馬背上又投入趙長生的懷裡。

趙長生再一次用力抱住善小鳳，他有着太多無奈。

他楞楞的不知說些什麼安慰話。

趙長生不善言辭，如果不是善小鳳主動，他這種人就同個魯男子一樣的笨蛋。

溫存的時光總覺短暫，分離的一刻仍將到來，趙長生看看天色，道：「小鳳，我先送妳一程吧，咱們過了黃河再分手。」

善小鳳道：「你要去什麼地方？」

趙長生道：「先去找一個人。」

善小鳳道：「找人？什麼人？」

趙長生咬牙道：「丁仲仁。」

善小鳳道：「你去『吊人山莊』？萬一你被羈絆在那裡怎麼辦？」

趙長生道：「我暫時是不會去吊人山莊的，我去一個十分偏僻的地方，也許姓丁的仍然會在那裡。」

善小鳳有些關懷的道：「姓丁的很狡猾，雖然這人我未曾見過，但聽你一說便知道他鬼靈精。」

趙長生好像已有了準備似的冷笑。

善小鳳又道：「武功高的人不一定鬥得過腦袋鬼的人，武功高的人往往會吃大虧，姓丁的一再自你刀下逃走，足見這人很有頭腦，對付這種人，你一定多加小心。」

趙長生道：「他不會再有機會了。」

善小鳳道：「長生哥，我眞想同你一起去，雖然我不一定能幫上你什麼，但可以爲你出主意，你實在太老實，老實的人最容易上當。」

趙長生木然一笑，道：「我當然願妳同我在一起，小鳳，別忘了妳娘她們在等妳，快回去吧。」

善小鳳無奈何的嘆了口氣，道：「長生哥，此事之後我希望你……」

她轉而看向遠方，但趙長生似乎發現善小鳳在落淚，那是一種無奈的

淚。

無奈的眼淚便是苦澀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同時也最容易感染別人。

趙長生就受到了感染，他低喟着，面上流露的便是痛苦的無奈。

* * *

趙長生與善小鳳終於又分手了。

二人過了黃河往西馳，直到一處小山坡前才分手。

善小鳳坐在馬上沒有走，她要趙長生先走。

趙長生却一聲笑，道：「回去吧，小鳳，妳這樣子停在這裡不走，我心都被妳攪亂了。」

善小鳳嘟着嘴，道：「長生哥，我要看你走得不見了才回去。」

趙長生眞的好感動，便也覺得自己很幸福。

是的，有什麼更比有人愛還幸福，不論這愛是人生中那一種愛，只要被愛便幸福。

趙長生有自知之明，他的模樣比個普通人還普通，如今竟然有兩個女人深愛着他這個不起眼的普通人，何等之幸運。

如果不是壓在心頭的麻煩太多，他一定會引吭高歌，手舞足蹈一番。

他此刻當然高興不起來，但他却强笑道：「鳳妹，妳我一齊各奔前程，我們誰也不在此等看對方。」

善小鳳不開口，她只是搖搖頭。

趙長生無奈了，當然這是另一種無奈，被愛得太深而又不知如何去接受這份愛，對他便是無奈。

他深深的看了善小鳳一眼，又伸出手握了一下善小鳳那柔荑，便猛的拍馬而去。

趙長生不回頭，他不是忍心不回頭，而是不敢回頭，因爲他怕善小鳳的眼淚。

善小鳳眞的掉下了眼淚，女人的眼淚最容易掉出來，只要她們想哭，隨時都有眼淚。

善小鳳看着趙長生飛馳着，她喃喃的道：「長生哥，我怎麼才能抓牢你的心？我不要苦果，我不要啊！」

遠處，趙長生馳上一道半坡上。

他回頭，發覺善小鳳在向他揮手，便也高高的揮着手，他的心中却暗自道：「回去吧！妳這可憐又可愛的小女人，我有什麼地方值得妳如此關愛。」

於是，他拍馬越過了山崗，遙遠處便是佈滿蒼松翠柏的層巒叠嶂、巍峨高山，那個三合院就在大山裡。

大山裡積雪在溶化，山風吹起一陣涼，趙長生把風帽耳也放下來了，他已經馳馬一天半，算算路程也有四百里，還以爲自己走錯山路了。

趙長生立馬高處望，忽見右面山坡下冒上一股白煙來，不由一笑，道：「終於找到了。」

他撥馬繞過一道突出的山嘴，果見那個三合院的右前方廂房後正有一股雲煙裊裊升起，這証明三合院內還有人住在裡面。

趙長生不敢確定丁仲仁是否還在裡面。

他不能拍馬疾衝過去，那會驚動裡面住的人，如果丁仲仁在裡面，他一定會逃。

趙長生緩緩的往三合院接近，直到他到了大門前把馬拴在樹下，他才猛力推開院門衝進去。

他直撲正面三間紅瓦屋，旋風刀已握在手中，只不過當他躍入正屋內，不由得楞然當場！

因爲屋子裡收拾得十分整齊，各樣東西擺設得相當有序，便兩間暗房內的床被也叠得相當好看，如此擺設就好像等着主人前來一樣。

正屋外面傳來脚步聲，趙長生猛回頭，只見是個女子，敢情他認識的那個專門做吃喝的女人。

那女子先是嚇得往後退，旋即尖聲叫道：「喲，原來是你呀！爺，你不是……」

趙長生跳將出來，一把抓牢那女人，吼道：「人呢？」

女人眨動眼睛，道：「誰呀？」

趙長生道：「姓丁的，還有兩個金匠，他們呢？」

那女人約莫三十多，好像花瓣快要落，她還俏的一撇嘴，露出一隻大金牙，道：「喲，公子爺，你來找他們呀？我就老實對你說，姓丁的是來過，就是你公子爺那夜走後不久他又折回來的，丁爺的傷眞不輕，全身上下至少挨了二十一刀。」

「不，是二十四刀。」

說這話的是個俏姑娘，扭着細腰走出來，她一邊走一邊又接道：「是我爲丁爺上的藥，記得最清楚不過了。」

趙長生認得這姑娘，她正是那夜在洗澡盆表演洗澡給那「閻王刀」馬長江看的姑娘，一聲苦笑，道：「原來妳們並未回去汴梁城呀。」

那姑娘伸出尖尖十指，笑道：「來呀，進屋子裡再說話，外面多冷呀。」

她還眞的去拉趙長生，又道：「餓了吧？鍋上正熱着牛盤腸，還有包子兩籮筐，我再親手替你燙上一壺二鍋頭，我姐妹四個陪你吃。」

趙長生想起那夜的事，他就是怕上當，方才連夜走，而把張捕頭他們五人留下來，想不到丁仲仁這狐狸並未遠走，他眞的又折回來了。

趙長生要知道眞相，便點點頭，道：「我留下來吃一頓，不過我不需要妳們侍候我。」

那姑娘笑道：「好呀，我們坐在一邊看你吃。」

於是，幾個姑娘全來了，每人手上端着吃喝，她們就像侍候丁仲仁一樣，把趙長生請在正屋裡。

趙長生不客氣，舉着筷子不停的吃，一口氣喝了三杯酒，他才問道：「可以告訴我了，姓丁的去那裡？」

又是那位洗澡的姑娘開腔，道：

「丁爺回來的那天晚上大概快四更天了，官府的捕快早就喝得酩酊大醉，不料丁爺想了半天，他突然一刀一個把幾個差官全殺死。」

趙長生怒道：「果然是丁仲仁下的毒手，可惡。」

那姑娘看看另外三個姑娘在抿嘴笑，她便也跟着笑，倒叫趙長生感到不自在。

他沉聲問道：「姓丁的殺了官差以後呢？」

那姑娘又是一聲笑，道：「他叫我們這兒那個管家的伙計弄了一輛大板車，就離開了。」

趙長生道：「管家的人呢？」

姑娘道：「至今未回來。」

她爲趙長生斟着酒，又道：「丁爺臨去對我們幾個女的有交待。」

趙長生道：「他叫妳們不要走？」

四個姑娘齊拍手，那姑娘還笑道：「對了，對了，丁爺不許我們走，每天的銀子他一次給，這兒有吃有喝的又有銀子拿，我們當然不走了。」

趙長生道：「兩個金匠呢？」

那姑娘嘆口氣，道：「也走了，這兒一個男人也沒有了，多沒意思。」

聽這姑娘的口氣，陰盛陽衰還眞有點不好過日子。

也許往日在第四巷接客多了，一旦少了男人，便覺得生活上少了什麼似的單調。

趙長生就以爲四個姑娘如此熱烈的招待他，就是因爲她們「饑渴」。

女人饑渴久了會發瘋的。

男人當然也一樣，久不結婚的男人有時候說出話來也顚三倒四，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趙長生道：「兩個金匠又被姓丁的帶走了，是嗎？」

那姑娘一手攀着趙長生的肩頭，笑呵呵的道：「公子爺，你又猜對了，姓謝的與姓戴的二人抬着丁爺下了山，去那裡我就不知道了。」

趙長生道：「妳們不走，姓丁的又不回來，久了妳們吃什麼？」

那姑娘一手去搔趙長生的鬍子，邊吃吃笑道：「公子爺，我們丁爺說過了，他十天半月就會來一次的。」

趙長生一怔，眨眨眼睛，道：「姓丁的還回來？他回來幹什麼？」

那姑娘的手帕往趙長生面上撒嬌似的一甩，笑道：「丁爺臨去交待過，他說你也許還會再找來，嘻……你果然找來了……」

趙長生頭一昏，他不由得搖了一下。

那姑娘吃吃一聲浪笑，道：「丁爺說，你少爺的身價是銀子一千兩，死的活的他都要，最好是活的，因爲活的他說才有意思，什麼意思我們就不知道了。」

趙長生聞言吃一驚，道：「姓丁的叫妳們……妳們……」

他看見這屋子在翻滾，坐在他兩邊的姑娘也在變，變得如同厲鬼般發出尖聲叫喊。

喊聲好像很遙遠，又好像在他耳邊，只不過他用手一抓却抓了個空。

有一句最後聽到的話：「倒也！倒也！」

* * *

趙長生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眞可憐，因爲他被十幾丈長的一根蔴繩從脖子繞纏到脚踝，全身連着一根木櫈子纏，別說是動彈困難，便用力掙也休想會鬆動。

四個姑娘與那徐娘半老的女人一齊坐在桌子上吃東西，炭火盆燒得滿屋子紅，那女子指着趙長生驚訝的道：「哎，妳們看，他醒了吔！」

趙長生搖着頭，嘆口氣，道：「姑娘們，妳們要拿我找姓丁的換銀子？」

那姑娘點頭，道：「是呀！」

趙長生道：「放了我，我送你們兩千兩銀子。」

幾個姑娘吃吃笑，道：「你的銀子我們搜過了，只不過二十幾兩，誰稀罕。」

那三十出頭的女子指着趙長生，道：「別油嘴滑舌了，我們不是三歲小孩子，我們放掉你，你就會拿刀對付我們了，哼！」

一大口酒菜亂七八糟的塞入口裡，那女人冲着趙長生還扮鬼臉。

又是那洗澡的姑娘開口，道：「算日子，丁爺也該來了吧。」

另一姑娘笑道：「不是明天就是後天，我以爲明天一定會來，我們今夜好生看牢，這可是千兩銀子，他不是人，是銀子，哈……」

第四巷的姑娘眞狠心，生生把趙長生細得動也不能動，趙長生也自知無法動彈，因爲他如果稍動，那支着的木櫈就會往地上倒下去，他首先就得往地上摔。

姑娘們不會武功，但整人的名堂眞實用，這種細人的主意，趙長生自己也想不出來。

他在無計可施之下，只好緩緩的閉上眼睛。

他總得想方法脫逃吧！如果等到姓丁的回來，他死得一定比張捕頭幾人更慘。

趙長生閉上眼睛，立刻想到小師妹宮小芳，他覺得上一次他未結成婚，在外面流浪一年多，這一回又要快成親，怎麼又遇上這回事，眞倒楣呀！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二更天了吧，一陣陣過山風壓下來，便也不時的傳來隆隆之聲，那絕不是雷聲，如果是白天，你就會吃一驚，因爲附近有幾處懸崖在雪崩。

三合院的大門外傳來馬嘶聲，不旋踵間大門被人拍得咚咚响，正屋裡已吃喝得差不多的五個女子，立刻高興得一齊舉手歡呼起來。

那個表演洗澡的姑娘當先走向房門口，她忽又走近趙長生面前，伸手在趙長生的面上摸着，笑道：「公子爺，你的大限到了呀，外面一定是丁爺回來了。」

桌邊另一姑娘笑道：「一千兩銀子咱姐妹淘有得花用一陣子了，嘻……」

三十多歲的女人站起身，道：「丁爺回來了，我得盡快爲丁爺準備幾樣可口的下酒小菜送上來，丁爺喜歡吃桂花脆牛筋，羊腦伴蒜末，還有那醬牛肉捲葱油餅加上三碗小米粥……。」

她的話越咕噥越遠，趙長生的心却往下沉。

那姑娘又擰了趙長生的削直鼻子一把，冷笑道：「公子爺，委屈你了，只因爲銀子太可愛了，哈……」

她大步走出門，那模樣好像去接客，道：「來了，來了，是丁爺嗎？」

「呀」的一聲門開了，灰暗中站着一個人，不過這人並不是丁仲仁。

「妳……」

「大姐，我走迷路了，見這兒有燈光，便趕過來借一宿，明日一早就上路。」

「進來吧，眞洩氣，你原來不是丁爺。」

馬匹拴在大門外，來的是個姑娘，她緊緊的跟在那姑娘的身後面。

「妳是那裡人呀？」

「洛陽北邊的。」

「喲，好幾百里外呀。」

「走山路轉大道，走路需要兩三天。」

那姑娘邊走邊大聲的道：「別忙了，不是丁爺，是個迷了路的姑娘。」

那個剛進灶房的厨娘有些生氣的又走回來，她迎着迷路的姑娘看幾眼，笑道：「嗨，妳長得眞好看。」

姑娘靦覥的笑笑道：「謝謝。」

厨娘指着正屋內，道：「妳大概也餓了吧？桌子上我們吃不完，妳自己檢好的吃吧。」

這個姑娘走進門，她左右看了一眼，却只裝沒看見一邊連着櫈子細的人。

她坐下來果然動筷撿着吃。

趙長生開口了。

他的話也有力氣了，如果進來的是丁仲仁，他只有閉目等死。

趙長生道：「各位姑娘們，妳們本來都是汴梁城第四巷的姑娘，我實在很同情妳們，如果出手對付妳們，老實說，我還眞不忍。」

厨娘冷笑道：「替你自己同情吧，公子爺。」

趙長生一笑，輕鬆的道：「妳們中間那位姑娘的手上的一塊奪魂帕，一定是丁仲仁那小子交在妳們手中，目的就是等我找來對付我，是嗎？」

又見那表演洗澡的姑娘吃吃笑道：「猜得眞準，就好像他在一邊看到一樣。」

趙長生道：「極容易猜，因爲妳們誰都不會武功，有時候不會武功的人，却能用另一種手法戰勝會武功的人。」

那姑娘還驚訝的道：「哎呀，這位少爺眞了不起，這幾句話正是那晚丁爺說的呀……」她頓了一下環視幾個姐妹，又道：「當初丁爺叫咱們對付這位公子爺的時候，咱們很害怕，丁爺不就是如此對我們解釋的？」

趙長生嘆口氣，道：「我大概是陰溝裡翻船，只不過我仍想同你們打個商量，如何？」

厨娘怪聲冷笑，道：「少來，除了不放你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商量？」

趙長生苦兮兮的一笑，道：「我們在江湖行走的人也相信一句話，那便是『强樑不如商量』，各位姑娘鬆了我的綁，我護送妳們回汴梁，只等到了地頭上，我每人再送妳們五百兩，怎麼樣？」

洗澡的姑娘大聲笑，道：「免談，我們現在的生活多自由，吃香喝辣不用愁，銀子每月都有得用，誰還再想回第四巷，你免開口了吧。」

趙長生一瞪眼，怒吼一聲，道：「妳們眞是無藥可救了，一心想要我的命！」

幾個姑娘齊叫喊，一齊圍到趙長生面前，好一陣拳打脚踢。

那厨娘還叱罵：「什麼東西，你以爲你眞是公子又是爺？呸！上了繩綁就是王八兔子鱉，恁人踢恁人罵還等着挨刀殺，還在嗟嘆什麼呀。」

趙長生却突然道：「該吃飽了吧？如果吃飽了請先替我把繩子削斷。」

幾個姑娘猛一怔，不由一齊看向大桌邊，只見那位剛進來不久的姑娘已站在桌邊，她手中一把尖刀在掄着玩。

這姑娘還在冷冷的笑，那模樣就好像一個調皮又搗蛋的大姑娘。

那厨娘一聲尖叱，道：「妳……妳是誰？」

便在這時候，又見那個手持迷魂帕的姑娘往桌邊走去，不料啪的一聲，一張椅子彈起來，「咯」，手持迷魂帕的姑娘立刻被櫈子砸倒在地上。

桌邊的姑娘冷笑，道：「想在姑奶奶面前玩那下五門的手段，妳找死。」

只這麼一招，使厨娘的臉色也變了。

她期期艾艾的道：「原……來你們是一夥的呀。」

姑娘沉聲道：「妳現在才知道。」

尖刀虛空掄動，幾個姑娘擠一堆，如果人在第四巷，在她們的天下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此刻不一樣，大山裡殺人誰來管？

姑娘的刀先挑斷趙長生的繩子，便一邊吃吃笑道：「長生哥，我來對了。」

趙長生被繩子細了一個時辰還多，這時候繩子一鬆，他幾乎站不穩脚，搖搖晃晃的拉過椅子坐下來。

他老弟剛坐下，連那厨娘帶同四個姑娘，噗通的跪在他面前。

握尖刀的姑娘，不錯，正是善小鳳來了。

她早就來了。

趙長生來到三合院不久，她便也到了大門外，她在與趙長生分手的時候堅持要趙長生先走，那時候她就打定主意暗中跟來了。

善小鳳隱在屋外遠處看，她一開始眞冒火，幾個姑娘圍在趙長生兩邊侍候，姑娘家的她怎麼能忍受？她更對趙長生也起了疑心，她以爲趙長生騙了她。

但當趙長生被迷倒之後上了綁，善小鳳還眞不敢冒然出手去救，她擔心自己打不過屋子裡五個女人。

善小鳳的武功出自雙鳳堡，雖然不是一流的，但足可列入二流，如果沒有幾招，她怎敢恁意江湖行。

她在三合院外動腦筋，想了半天才拿定主意，決定先進去，再找機會將趙長生解開繩子再計較。

善小鳳吃着桌上的東西，她不去理會趙長生，怕的是被五個女人識破，不料趙長生見了她，打從心眼裡快樂了。

趙長生先用話點破五個女的利用迷魂帕，然後又點破她們均不會武功。

這一回輪到善小鳳樂了，她立刻拔出尖刀來。

＊　＊　＊

趙長生指着地上跪的五個人，冷冷的道：「妳們不殺我了吧？」

厨娘指天發誓，道：「她們那個再想殺你，我就饒不了她們，發財，發他媽的倒楣財呀，都是妳！」她指頭戳在那個剛自地上爬起來、鼻子又青又腫的姑娘。

那個姑娘流淚了，也不知是鼻子痛引起的抑或是她被嚇得哭起來了，只不過她這一哭，另外三個也哭了。

女人的原始武器就是眼淚，趙長生還眞的心軟了。

「別哭，別哭，我想想怎麼殺你們！」

善小鳳一邊冷笑道：「長生哥，由我操刀，一刀一個宰了完事。」

五個姑娘吃驚得又大哭。

趙長生厲聲大吼，道：「不准哭！」

聲如雷轟，嚇得五個人伸手捂住自己的嘴巴打哆嗦。

趙長生指着三合院外面，吼道：「妳們趕快逃，我給妳們一盞熱茶時間，等妳們逃下山，我再從妳們後面追，只要被我追上，我就把她的頭砍下來。」

他還眞的大聲喊：「一、二、三，跑！」

五個女人慌了脚，拔腿就往門外逃。

她們五個身子快，先自跑進左邊厢取出各人的小包袱，冒着黑夜趕下山，也不怕野狼吃了她們，五個人尖聲叫着逃掉了。

趙長生仰天大笑，一把摟住善小鳳，道：「我如果說妳爲什麼暗中回來，於理於情說不通，小鳳，妳來得正是時候，且救了我一命，我還能說些什麼？」

善小鳳俏笑道：「當然更不會逼我回雙鳳堡了。」

趙長生忽然對善小鳳道：「妳等着，我把馬匹拉到院子裡，找些飼料餵飽牠們，明日一早我們趕往落鷹峽。」

善小鳳高興得不由自主地在趙長生的臉上香了一下。

趙長生沒反應，他實在無奈。宮小芳怎麼辦？

＊　＊　＊

趙長生沒有去追殺那五個可憐而不自知的女人。

他永遠也不會對她們動刀，因爲他心中明白，落入烟花地的女人也有着無奈，有道是：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那些女人也是人，只不過她們有太多的不幸，唯有無可奈何的任命運擺佈了。

趙長生自己也有無奈。

他現在就無奈，當善小鳳溫馴得宛似一頭小貓而又躺卧在他身邊的時候，他再也睡不着。

臂彎裡只要善小鳳稍稍移動，趙長生便張大了眼睛，他太緊張了。

如果他伸手碰到善小鳳的身子，他就會很緊張，床上的錦被很暖，被子裡的人心頭更暖，暖得快要燃燒起來了。

趙長生眞以爲善小鳳睡着了，然而當趙長生想轉身的時候，善小鳳却「嗯」了一聲，便在她的聲音充滿了誘惑的時候，趙長生更發覺不知何時，善小鳳全身的衣扣早已解開，因爲他的一隻手已觸到一片光滑而又柔軟的地方。

那個地方對趙長生來說並不陌生，當趙長生第一次爲善小鳳解開穴道的時候，他便是第一次觸及那地方。

善小鳳再嗯了一聲，便也挺着上身緊緊的抱住趙長生的脖子。

「妳怎麼還沒有睡着？」

「你不也一樣？」

「小鳳，我們能嗎？」

「我們爲什麼不能？」

「如果我侵犯了妳，我會一輩子難以心安。」

「那不是侵犯，那是男女之愛，也是上天賦予我們的，你何用憂心？」

「是環境，我們却衝不出彼此無奈的環境。」

「長生哥，不要想得太多，更不用憂慮未來，如果我們快樂，就應該把握眼前，就算短暫的一刻，只要我們能把握住，便也不虛此生了。」

趙長生道：「你會恨我的。」

善小鳳道：「你抛棄我對你的愛，

才會使我恨你。」

趙長生道：「如此短暫……」

「我也感到滿足的。」

趙長生以爲善小鳳已迷失什麼了，她那一雙手分開來，一隻手在趙長生的身上游動着。

深深的看了一眼，趙長生道：「小鳳……」

善小鳳半瞇着眼，道：「我不想再聽你說話，我所乞求的是你的行動，長生哥，你不覺得你在浪費春宵時光？太可惜了吧！」

她的秀髮已散，全身散發的熱能已上了她的面上，引得她像個火人也似的在趙長生的身上游移不停……

趙長生果然不開口了。

他眞聽話，因爲他再難控制自己了。

他本來是個木訥的人，但他總是人，而且是個二十多歲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能不有所行動嗎？

於是，火山爆發似的烈火在燃燒，兩個充滿無奈的人已把兩個火苗燃燒在一起，而譜出另一種愛的火花。

趙長生第一次譜出那「火鳥的燃燒」，善小鳳也嚐到了伊甸園的禁果爲她帶來的絕妙意境，她滿意了；但趙長生却更無奈了。

＊　＊　＊

大山裡沒有雞啼聲。

大山裡却有烏鴉在叫。

有幾隻老烏鴉好像時常飛來三合院附近的樹上放聲大叫。

趙長生就是被牠們吵醒的。

當他爬起來的時候，發覺身邊的善小鳳不在，便立刻穿衣走下床。

「小鳳！」他叫着走到房門邊。

「來了。」這是善小鳳的聲音。

趙長生伸頭看，只見善小鳳手上端着木盤，上面放着的東西正冒着熱氣。

善小鳳已笑嘻嘻的走入正屋，她把吃的放在桌上，笑道：「等我替你把熱水送過來，洗把臉我陪你吃。」

趙長生見此情景，頓時感到一陣幸福襲上心頭，他覺得此時此刻，自己才是這世上最幸福的人哩。

他坐下來欣賞着幾樣可口的小菜，酒一壺，鹵味兩盤，還有那甜的糕點和湯圓。

善小鳳本是雙鳳堡的千金小姐，趙長生算老幾？恁是誰也難以相信會有這麼一段情發生在兩人之間。

善小鳳是那麼的善解人意，趙長生還以爲自己在做夢，他重重的捏了一下大腿——「眞痛！」

痛，當然也就不是在做夢了。

兩個人吃着東西，趙長生忽然數着指頭計算日子，不由楞然道：「快到元宵節了吧？」

善小鳳道：「還有兩天半。」

趙長生三口湊成一口吃，他滿嘴東西還說話，道：「快，包些吃的就上路，落鷹峽離此有幾百里，不能誤了虎頭寨約鬥之事。」

善小鳳幽幽的道：「如果我們能永遠住在這裡，那多好！」

趙長生未開口，却流露出無奈。

善小鳳匆匆的去找食物，趙長生已把兩匹馬拉出門外，他看着這座三合院，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異樣的心情，這地方應該留下來嗎？

他本來就打算燒了這地方的，因爲丁仲仁把這兒當作他的另一個落脚之地，丁仲仁狡兔三窟，一定會再來。

就在趙長生拿不定主意燒不燒這座三合院的時候，善小鳳已匆匆的走來。

「長生哥，你在想什麼？」

「我想是不是應該把這地方燒了。」

善小鳳看了一下，便立刻搖頭，道：「不，不要燒這地方！」

趙長生道：「這兒乃是丁仲仁的藏身所在，燒了便能把姓丁的逼得走投無路。」

善小鳳道：「長生哥，這兒是我心中最值得紀念的地方，也是你的，不是嗎？」

趙長生怔了一下，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這麼猶豫着。」

善小鳳道：「也許有一天我們還會再來，也許有一天你眞的不能來，而我却會一定再來，長生哥，有時候回憶一下往日的甜蜜，也是一項鼓舞人心的事啊。」

她拉拉趙長生的風帽，又道：「也許有一天我不能來此地，而你……你如果想到我的時候，就來此地看看這座三合院，不是很好嗎？」

趙長生一把摟緊善小鳳，他哽聲道：「小鳳，妳說得對，却令我心碎……」

善小鳳早就流淚了。

她被趙長生一把摟入懷中的時候便已流淚了。

英雄在無奈的時候也免不了流淚，趙長生的眼淚已滴到善小鳳的秀髮上了。

他喃喃的道：「不燒，我怎麼捨得放火燒掉我們的愛巢？一個永遠令我們懷念的地方……」

＊　＊　＊

趙長生與善小鳳終於離開了三合院，他倆必須趕快往落鷹峽趕去，因爲再過兩天便是元宵節。

元宵節本來是團圓佳節，但對於虎頭寨與雙鳳堡而言却不是，雙方沒有籌備如何熱鬧地去渡過這個花燈節日，他們都正策劃着一場火併。

如今善小鳳把趙長生邀來了，在她的心中便也充滿了無限希望與慰藉。

她對趙長生獻出了她那聖潔的身子，但那並非是以色去套牢趙長生，因爲當趙長生初次救了她的時候，她就被趙長生那種特有的憨厚吸引住

了。

有時候男人的憨厚是很能引起異性好感的，雖然趙長生長相平凡，但那模樣再配上他的忠厚，便不會顯出有絲毫的做作了。

世上有許多女人就喜歡這種人，如果趙長生不與異性交往，而只是單憑他那副長相，他實在不夠條件引起異性的注意。

但當他在異性面前有所表現時，便完全不同了。

宮小芳的心中就只有趙長生的影子，因爲宮小芳從小與趙長生在一起，她太瞭解趙長生了。

善小鳳是與趙長生交往的第二個女人，却早被趙長生的憨勁吸引住了。

此刻，善小鳳很滿足，她不時的對趙長生流露出一個甜絲絲的微笑，却又勾起趙長生心事重重。

趙長生心中更複雜了，他不知自己該怎麼辦，因爲宮小芳正在汴梁城等候他，師父對自己仍然充滿了信心與希望，如今却又與善小鳳一夜纏綿，將來眞不知如何善後，尤其雙鳳堡對自己已有成見，怎麼辦？

只要善小鳳對他笑，他便會心痛，就好像有人在他的心窩刺了一下似的，他只有報以緊鎖眉頭的笑容。

趙長生也知道他笑得有點不自然，但他無法改變，因爲他心中正無奈。

＊ ＊ ＊

趙長生與善小鳳二人策馬在道上，二人穿山越林，過鎭繞村，直到元宵節這天黃昏，方才遙見遠處濛濛一片大山堵在前面。

善小鳳向趙長生道：「長生哥，前面就是落鷹峽嗎？我們不能走錯地方，否則就糟了。」

趙長生安慰道：「不會錯的，過去我曾護鏢走過那裡，就是三道峽谷交匯之處，地勢上比較險要，也是個決鬥搏殺的好地方。」

善小鳳道：「我們快趕去，遲則怕要誤事了。」

趙長生却搖搖頭，道：「不，我們先塡飽肚子，小鳳，我還要對妳有個要求。」

善小鳳立刻一笑，道：「長生哥，我能把你請來，你知道我心中多麼高興，還說什麼要求，連我的人不已經交給你了嗎？」

她的話不錯，三合院一夜繾綣，比什麼都實在，也眞誠無假，這也正是兩個人已一條心了。

趙長生點點頭，道：「妳說得對，妳已經表現得淋漓盡緻了，我還說什麼要求。」

善小鳳道：「長生哥，你想要我怎樣？」

趙長生伸手拉住善小鳳，如果二人不是騎在馬上，善小鳳一定會投入趙長生的懷裡。

趙長生雙目直視着善小鳳，道：「妳會聽我的話嗎？」

善小鳳道：「我永遠聽你的話。」

趙長生坦然一笑，道：「對，這才是我趙長生最喜歡的女人。」

他見善小鳳眨動着的大眼睛充滿了疑問，便道：「小鳳，妳不能去落鷹峽。」

善小鳳立刻把手抽回來，驚道：「我不去落鷹峽？長生哥，我能不去？」

趙長生道：「是的，妳不能去。」

善小鳳急忙叱道：「我怎可以不去？我娘、我姑姑，還有雙鳳堡的那麼多人都去爲我拚命，而我却躱起來，我算什麼人呀？」

趙長生道：「妳不是答應過聽我的話嗎？」

善小鳳道：「只有這件事我不答應。」

她的話很堅決，語氣上不容打折扣似的。

趙長生嘆口氣，道：「小鳳，妳也該聽我說幾句話吧。」

善小鳳道：「我一定要去。」

趙長生道：「妳可曾聽過有句話：『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善小鳳仍然吸着俏嘴巴。

趙長生又道：「虎頭寨必然精銳盡出，也許他們還約了更厲害的人物，雙鳳堡方面妳比我清楚，到今天只怕仍然未約到什麼人助拳，而虎頭寨的目標又是妳，如果在搏殺中，他們有更厲害的人物把妳抓住，這個仗就無法再打下去，而妳便也只好恁他們捉上虎頭寨了。」

善小鳳道：「長生哥，我的武功比不過我娘與姑姑，但還可以派上用場，多一點力量總是好的。」

趙長生道：「如果在搏鬥中妳有不幸，那會影響到我的情緒，也更影响整個戰局，小鳳，妳會因而毀了雙鳳堡，我跟着也慘了。」

善小鳳怔怔的道：「眞有那麼嚴重？」

趙長生道：「絕對不會錯。」

善小鳳不開口了，她重重的點着頭，面上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眞令趙長生有點不忍。

趙長生再一次安慰善小鳳，道：「妳放心吧，虎頭寨的人我清楚，姓艾的武功很是了得，便『天泣刀』孫仁也是頂尖殺手，但我還是他們的頭號尅星，如果他們出刀，我便迎上前去照單接收了。」

他的表情輕鬆，爲的是要善小鳳安心。

果然，善小鳳讓步了。

她嘆了一口氣，道：「長生哥，我就聽你的，不過我不要躱起來，我可以掩藏在落鷹峽附近看你們廝殺，我絕不出面。」

趙長生還能說什麼？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小燕子以苦肉計令審問其來歷的幪面少女揭開面具，證實此人眞是三公主，此時小燕子不再僞裝被制服，而王彤亦率燕飛等人趕至，一舉制服在場的魔教弟子，三公主在事敗後亦非常合作，主動說出自己身中蠱毒，故被潛伏在宮中的兩名魔教長老控制，小燕子遂要求王彤批准他先行護送三公主回宮，還要求帶同王重山、白羽及黑羅漢回去，但被其父燕飛喝止……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逐鹿中原

聞笛聲身不由己　失自控持劍傷人

「我相信小燕子已經胸有成竹，陳宏、趙保，把你們的腰牌交給小燕子，」王彤說：「不過要他們委屈一下換件衣服，和尚、道士進了內宮，只怕要嚇壞了宮女，太監。」

「多謝統領，三公主那面我會說明。」小燕子接過腰牌，看燕飛一臉冷肅，不禁一伸舌頭，轉向三公主行去。

也不知小燕子用了什麼方法，三公主和憐花竟然跟着他一起離去。

王彤雙目盯注在惜春的臉上，沉聲說道：「妳說，我該怎麼處置妳？」

「統領大人看着辦吧！廢了我、關起我都行，只要大人能交代過去，小女子甘願受罰。」

王彤沉吟了一陣，親自解去惜春身上的刑具和繩索，道：「妳走吧！此後是友是敵，妳自己決定吧！」

這個舉動，大大的出了場中人意料之外。

惜春活動一下手腳，突然出手點了金天祥的穴道，道：「多謝統領大人，惜春投桃報李，凡是被魔教吸引的人，都無法恢復常性，就算他們眞的已存心改過向善，但也無法控制自己，在魔音呼叫之下身不由己，我和小燕子不敢正常交談，就是怕秘密外洩。」

王彤楞住了，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說來，凡是已被魔教吸收的人，都要立刻處死了？」

「那倒不用，」惜春說：「他們只是被一種魔教的異術控制，聽不到魔音召喚，就不會發作，但爲了安全些，最好把他們暫時囚禁起來。」

王彤接道：「終身入獄，倒不如殺了他們好些。」

「用不着終身監禁，他們只是神志受到控制，有個一年半載不聞魔音召喚，神志完全恢復，就可以脫離控制了。」

「魔教異術如此的可怖，」王彤歎息一聲，道：「眞叫人防不勝防了。」

「大人，」惜春道：「我不能幫你，但我會盡快離開京城，以後也許還有見面的機會。」轉身向外行去。

「惜春，」燕飛突然說道：「能不能告訴我們，內宮侍衛中，有多少人被魔教吸收過去？」

「三公主的排拒力量很大，並未放手施爲，所以吸收的人不是很多，一共有七個人吧！但我見過的只有三個，金天祥、譚信、還有一位叫秦勝的，如若小燕子能夠解去三公主身上的禁制，我相信三公主會告訴你，大人，我還是魔教弟子，不能說的太多。」

惜春躬身一禮，轉身而去，將近門口時，突然又轉了回來，說道：「小燕子是你唯一的希望，也許他和三公主聯手，能消弭中原武林的一次大劫。」

餘音未絕，人踪已杳。

王彤吁一口氣，道：「被吸收的都是最好的人，秦勝出身華山派，劍術

造詣很高……」

燕飛接道：「大人，先動手制住他？」

「不錯，告訴韓濤，精選二十名侍衛暗中監控，要把餘下的四個人盡快的找出來！走！咱們也回去吧。」

陳宏道：「金天祥呢？」

「寄押在刑部大牢。」王彤下令之後，立刻趕回內宮。

* * *

黑羅漢和白羽道長都換了侍衛的衣着，和王重山、小燕子四個人護衛着三公主，進入了聽蟬院內。

一路上，小燕子已和三公主商量好對付二個魔教長老的計劃，約定好了動手的暗號，三公主暗號一出，就來個先發制人。

聽蟬院並不太大，但三公主進入聽蟬院後，竟然已不見兩個魔教長老。

八個照顧三公主起居的宮女，集中於花軒之內，雖然都還活着，但一個個面目呆板，神情木然，一看即知受到了一種異術的傷害控制。

她們分坐在花軒的木椅上，有如泥塑的玩偶一般。

「好像已有訊息傳入了聽蟬院，」王重山說：「兩個魔教長老已然離去。」

「他們還留在這裏，沒有離開，」黑羅漢道：「三公主請想一下，他們可能藏在什麼地方？」

三公主目光閃動，四下探視一陣，低聲道：「小燕子，你若聽到一種尖嘯的哨音，就盡快點我穴道，千萬記牢。」

燕春風點點頭，道：「公主，這些宮女不會武功？」

所有人的目光都四下探視，以找出兩個魔教長老的存身之處。只有小燕子兩道眼神在八個宮女身上打量。

她們都是千中選一的美女，個個都具有相當的姿色，大概是同批選入宮中的美女，年紀相若，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齡。

二十歲對一個宮女而言，已算是很資深了，在宮中至少有三年以上的時間。

「學過一些粗淺的武功，」三公主說道：「那只是爲了强身之用，練些氣力也方便她們的工作。」

「她們的身手，比憐花姐姐如何？」小燕子突然轉過話題，雙目炯炯的投注在憐花身上。

「憐花到西域之後才習練武功，大都是我親自傳授，當然也跟惜春練過一些魔教身法。」三公主代替憐花作了回答。

「原來如此，」小燕子說：「憐花姐姐不要見怪，他們告訴我妳完全不會武功，但就小弟看，妳一身所學，不在一般的侍衛之下。」

「公主傳了我正宗心法，我日夜苦練才保住了靈智不昧，沒有淪入魔道，」憐花道：「當然，三公主全力維護抗爭，才是我未遭迫入魔教的最大原因。」

「憐花姐姐，妳仔細的看看這些宮女，她們是不是本人，」小燕子道：「要仔細啊！莫要被她們易容術騙過了。」

憐花微微一怔，開始細視檢查八個宮女。

她看得很仔細，全身都搜查得很清楚。

「確是她們本人，」憐花說：「也都還好好的活着，奇怪的是她們身上似是散發出一股怪異氣息。」

小燕子急急說道：「是不是一股淡淡的腥味？」

「不錯，」憐花道：「她們的內腹之中，好像還有一股氣在流動。」

「快去！點她們的暈穴，」小燕子道：「讓她們熟睡過去。」

「爲什麼？」憐花有些不解的說。

就是這一刻的躭誤，一縷柔細的笛聲，傳入了耳際。

八個呆坐的宮女也突然睜開了雙目，手脚揮動，霍然站起。

變化連續發生，小燕子也不禁微微一怔，不知該先對付這八個宮女，或是先撲殺吹笛的人。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只見小燕子飛身而起撲向一片花樹叢，準備先抓住吹笛的人再說。

那就是笛聲傳來的所在。

就在小燕子飛身而起的同時，一陣尖厲的哨聲突然響起，傳入了耳際。

三公主臉色一變，立刻盤膝坐下。

小道士一個懸空觔斗，翻入花軒，長劍出鞘守在三公主的身側。

憐花聽吩咐出手點穴，但只點中兩個，其餘的六個宮女已然開始行動，粉拳綿連，擊向憐花。

這些宮女本只是練過一些强身的本領，但此刻出手，却是攻勢猛烈，尤其是擊出的拳勢，力量十分驚人。

往日憐花要對付這六個宮女，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此刻却被六個宮女逼得全力招架。

她們的臉上泛出汗水，似是生命中的潛力，正被一種力量激發出來。

王重山、黑羅漢緊隨着躍入花軒，打量了軒中情勢一眼，黑羅漢低聲說道：「小王，幫助憐花，先把幾個宮女放倒，我去接應小燕子。」

就在黑羅漢飛身離去時，三公主也同時站了起來，緩緩抽出長劍。

「小心公主！」憐花早已料到三公主必有反應，一直在暗中留心着，見她寶劍出鞘，立時呼叫出聲。

小道士白羽是武當後起之秀中的第一高手，身子一轉，面對三公主，但三公主的寶劍已刺了過來，小道士長劍早已在手，一揚手架住劍勢，道：「三公主，我……」

三公主劍如閃電，小道士一句話還未說完，三公主已攻出了七劍，把白羽逼退了兩步。

這就激起小道士的好勝之心，揣道：一道飛虹荀慧月被譽稱中原武林中第一女劍客，妳是她門下的弟子，但妳這公主身份使你高高在上，想和妳過手幾招實非易事，難得今日有此機會，倒要領敎一下了。

心中念轉，手中長劍加緊反擊。

剎時間，寒芒飛旋，只見兩道白光飛轉交擊，凛烈的劍氣，使得憐花衣袂飄動，肌膚生寒，忍不住大聲叫道：「公主，妳不能傷了道長啊！小道長，公主是心神受制，身不由己啊！妳要手下留情……」

激烈的搏戰，招招都可能制人於死，劍劍都可能擊中要害，就算有人想手下留情，也是有所不能。

小道士目前的處境就是如此，他已盡展所學，但三公主劍法的凌厲大出他意料之外，不禁氣勢一挫，暗道：盛名之下無虛士，一道飛虹的威名，果非小可。

但覺左臂一涼，鮮血透衣而出。

原來小道長左臂中了一劍。

這一劍是白羽出師以來，第一次受到的傷害，但也激起了他拚命之心，長嘯一聲，絕招疾出，一連三劍，倒是把三公主的劍勢封住了。

但三劍之後，立刻又爲三公主的劍勢罩住。

技差一着，束手縛脚，三公主劍技精絕，小道士雖已得武當劍法眞傳，但無法阻止三公主凌厲的劍勢。

鮮血染紅了白羽的道袍，看上去恐怖至極。

事實上，小道士的體力，亦正在快速的消退中，失血過多，已令小道士的體力不繼。

幸好，王重山已制服了六個宮女，回頭看小道士身陷危機，隨時有被三公主一劍殺死可能，心中大急，怒喝一聲，揮劍而上。

兩人雙戰三公主，也只是暫時把局面穩了一下。

但三公主的精絕劍招，莫測的變化，立刻把兩人圈入了劍光之中。

兩人合力，仍非敵手。

憐花望着激烈的拚殺，盡管心急如焚，但却無法幫忙，三支劍劃出的森寒劍氣，波及到五六尺外，憐花除了喊叫之外，根本無法接近。

眼看小道士、王重山都已險象環生，看樣子五十招內，兩人都可能濺血劍下。

但憐花的喊叫聲，却招來了黑羅漢。

目睹形勢，黑羅漢不禁一呆，來不及再問憐花，立刻加入戰鬥。

小和尚用的兵刃不是戒刀，也不是禪杖，而是七個啣接的金環，名字叫做七巧環。

金環用活口啣接，可以在搏鬥中鬆開活口，飛出傷人，可以拆開施展，也可合在一處，當作軟鞭對敵。

是一種極盡變化之妙的兵刃。

小和尚金環舞動，接下了三公主的劍勢，一面高聲說道：「小道士，快些下去，包紮一下傷勢。」

小道士倒是不再逞强，低聲說道：「公主劍招變化莫測，你要小心了。」疾快退了下去。

黑羅漢金環掄開，帶起强猛勁風，完全是一副强攻硬打的架式。

事實上，小和尚也暗存了一試公主劍招的用心。

一道飛虹荀慧月在武林中的聲譽，一度凌駕於少林、武當之上，這就使小和尚心中有些不服。

這種潛隱的意識如若沒有機會，那就一生不會表現出來，因爲黑羅漢不可能去找荀慧月，要求印証武功，何況小和尚這個身份，也不夠向荀慧月挑戰的資格。

但今日遇上三公主這個身份，小和尚潛在的意識發作了，借機會領敎一下劍招的心願，立刻萌生出來，而且十分强烈，無法遏止，一出手就亮出了看家本領。

這個金環，各重二斤，七環合計，加上連接鋼扣，足足有十六斤重，雖然算不上重兵刃，但比一般的刀劍却是重得多，小和尚全力施展，倒也有橫掃千軍的氣勢，一面低聲說道：「小王，下去照顧白臉道士的傷勢，三公主交給我小和尚了。」

王重山早已用盡了精奇的劍招，內心早已承認不是三公主的敵手，何況劍術高過他甚多的師兄已傷在對方的劍下，不退下去，也幫不了小和尚多大的忙，當下一收劍勢，退出戰圈。

這時，憐花正在幫小道士包紮傷勢，劍傷並不太重，只是傷後仍然力戰不退，失血過多，使小道士的元氣大傷。

原本有些蒼白的臉色，更見蒼白。

黑羅漢大展神威，金環在內力貫注下，抖得筆直，硬封三公主的劍勢。

環劍相擊，火星併射，三公主手中之劍，大都被震蕩開去。

三公主神情似是有點痴呆，竟然連番以長劍封接黑羅漢的金環。

直到吃過三次大虧之後，才改變打法。

但劍勢一變之後，小和尚立刻被迫落下風。

小和尚久走江湖，論見識之廣，實戰經驗之豐，那可是三公主難及萬一，見風轉舵，立刻改採守勢，同時心中也明白了一件事，荀慧月實至名歸，三公主劍法的精絕，非他能敵，如若不是她心神受制，換作平常時刻，他根本無法接下對方十劍。

明白了敵我形勢，小和尚的打法

是只求無過，不求有功了，把門戶守得十分嚴緊。

最重要的是三公主打法有些呆板，很多的精奇劍招，變化不活，才使得小和尚暫時保住了一個勉可不敗的局面。

此刻小和尚心中最大的希望，是小燕子快些回來。

他知道小燕子得天獨厚，爲號稱天下第一奇人垂青，破例收列門牆，傳授絕技，王形一支內宮收藏的千年參王，幫助他突破了時間限制，兩年多的時間，步入了上乘境界。

但小燕子的技藝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小和尚並不清楚，而且也很想見識一番。

今日應該是最好機會。

小道士受了傷，自己也早在心中認輸，如果小燕子能勝得三公主，今後爲他跨刀效命，也就心甘情願了。

就在他心神不屬，略一閃神時，三公主的劍竟如毒蛇一般穿過七巧環，刺向小和尚咽喉要害。

這時小和尚已失去封架的先機，唯一的辦法，只有閃避開去。

他經驗豐富，一吸氣，立刻向後退出了三尺。

但長劍竟如影隨形，疾衝而進。

小和尚暗叫一聲罷了，想不到他自己竟會畢命於此。

因此，他已完全無法擺脫那刺向咽喉的一劍。

王重山看到了小和尚的危機，小道士也看到了，只不過兩個人却無法援救，因爲變化太快了，快得令人措手不及。

但小燕子飛進來了，快得比燕子抄水還快，快得如一陣疾風。

就在劍尖距離小和尚咽喉寸許時，突然停住了。

原來小燕子一隻强勁有力的右手，抓住了三公主的右腕，硬生生把向前推進的劍勢，給穩了下來。

小和尚一側頭，繞過劍勢，拍拍光腦袋，道：「小燕子，你再晚來那麼一點點的時間，小和尚就進了鬼門關了。」

「實在很危險，」小燕子道：「你怎會如此大意，這一劍能架不能閃！」

「爲什麼？」王重山有些愕然的說。

「這是飛虹劍法中的一記絕招，名叫『穿雲射月』，」小燕子道：「是直進劍招，只要被它抵隙而入，就是取命的一劍，不過倒也是有些奇怪……」

「奇怪什麼？」小和尚道：「小和尚命大撞得天鼓響，你才不早不晚的及時而至。」

「我是說三公主這一劍，應該會更快一些的，但竟然被我及時阻止了，」小燕子道：「是不是公主有意的手下留情？」

回頭看去，只見三公主面色鐵青，雙眉緊鎖，一臉痛苦之色。

原來小燕子用力過大，使三公主全身無法掙動。

「公主毒性發作，心神受制，所以劍法自是不似平常靈活，」憐花歎息一聲，道：「她以自己深厚的內功反抗掙扎，但最後還是抗拒不住，受盡了各種折磨、痛苦。」

只見三公主櫻唇一張，一道血箭疾噴而出，正好射在小燕子的臉上。

一張英俊的面孔，立刻血花滿佈。

但三公主的掙扎却更爲激烈了，全身顫動，右手揮甩，希望掙脫小燕子的五指。

小燕子左手疾出，連點三公主三處穴道，才抹去臉上的鮮血，道：「帶路，把公主送入臥房，看看有沒有方法救她。」

憐花回身帶路，小燕子却一把抱起了三公主，跟着行去，一面高聲說道：「小和尚、小道士，你們三個都要來呀！」

和尚、道士、王重山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舉步行去。

王重山一面走，一面想道：「她是公主身份，你這樣抱着她，像什麼話？」

公主的臥室並不豪華，但却非常雅緻，暗香浮動，醉人如酒。

憐花掀開了羅帳，小燕子把三公主放在床上，道：「他們呢？」

「都來了，不過這裏是公主的閨房，不准男人涉足，不能讓他們都進來呀！」憐花說。

「好吧！那就要他們守在這閨房之外，替我護法。」

「好，我去告訴他們！唉！但最要緊的是先救公主，我去太醫院，要他們派太醫來……」

「憐花姐姐，太醫能治公主的病麼？」

「可以，總比我們强一些吧！」憐花說：「公主被你點了穴道，不能掙動喊叫，但我看得出她一定很痛苦。」

「告訴我，公主的傷勢發作之後，可都是這個樣子？」

「不是，」憐花道：「她每次打坐抗拒，但終是屈服在老妖婆的手下，但這一次似是最厲害了，吐出那麼大口血。」

「老妖婆？兩個魔教長老都是女的？」

「一男一女，其實兩個人長相怪異，男女都一樣難看，只不過女的那個十分兇悍，有一次公主和她爭論，她竟然出手摑了公主一個耳光。」

「找不到他們藏身之處，抓他們來替公主療毒，只怕來不及了，」小燕子說：「現在，只有先替公主療傷要緊。」伸手解去公主的衣服。

憐花吃了一驚，伸手攔住了燕春風，道：「小燕子，你要幹什麼？」

「療傷啊！我要先找出她傷在何處，才能下手。」

「可是小燕子，你知道嗎？她是公主啊！金枝玉葉，你脫了她身上的衣服，怎麼得了？」

「要是不脫去她身上的衣服，找不到傷在何處，要我如何幫她治療呢？」

「這個……」憐花沉吟了一陣，道：「小燕子，你知道太醫怎麼替皇后、妃子看病的？」

小燕子搖搖頭。

憐花說：「皇后、妃子們身在羅帳之內，只伸出一隻右手，由太醫把脈，太醫只看到一隻手腕，就可以下藥了，你可以察看公主的頭、手，難道還不能下藥麼？」

「她不是害病，我也不會把脈，我找到她的傷處仔細查看一下，能不能療治還不一定，但如能把她傷勢穩住，我再去抓那老妖婆出來替她醫治，」小燕子道：「這有什麼不對呢？」

憐花道：「小燕子，如果是我，可以隨你高興怎麼擺佈我都行，可是公主不行……」

「妳又沒有受害，受害的是公主啊！妳說脫她衣服重要，還是她的性命重要？」

「我……我不知道，不過我不能作主，這樣吧，」憐花說：「你解開她的啞穴，問問公主的意思如何？好嗎？」

「對呀！我怎麼就想不到呢？」

拍活三公主的啞穴，小燕子理直氣壯的問道：「三公主，我要找出妳的傷在那裏，必須要脫去妳的衣服，可以嗎？」

這種單刀直入的問法，聽得憐花直皺眉頭。

三公主竟也被問傻了，望着小燕子不知如何開口。

其實她被小燕子點中穴道之後，那干擾她的魔音已消失不聞，人已恢復了清醒，她知道被小燕子抱入臥室，但小燕子明說要脫她衣服驗傷，頓覺無法啟齒。

但她究竟是公主之才，沉思了一陣，道：「憐花，妳出去！守在門口，任何人都不許進來。」

聞弦歌而知雅意，憐花已明白三公主的心意，應了一聲，退出房去。

「解開我的穴道，我已完全清醒了，」三公主道：「可以控制自己。」

小燕子略一沉吟，依言解去公主的穴道。

三公主挺身坐起，道：「小燕子，查看傷勢，一定要脫了衣服麼？」

「是啊！我又沒有學過把脈看病的技術，只有用眼睛看了，看過傷勢，才能想辦法呀。」

「小燕子，你可知道，你看過了我的身體，」三公主道：「我以後……怎麼能再嫁人呢？」

小燕子歎口氣，道：「我就不明白了，妳傷勢發作時那麼痛苦，別人如何對付妳，妳也無法反抗，爲什麼不早醫好它呢？死亡和嫁人，比起來那個重要呢？」

「你好滑哪！小燕子……」三公主苦笑一下，道：「你既然覺得那不重要，我就脫給你看吧！」

「我就知道公主比憐花姐姐聰明，」小燕子道：「告訴我，傷在那裏？」

「在小腹地方，每一次發作，都由那裏開始……」三公主寬衣解帶，眞的脫下了衣服。

望着三公主脫下衣衫的粉白肌膚，小燕子竟然像被針刺了一下。

看着如此一個美女脫去衣衫，小燕子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看了一陣，閉上眼睛，不敢再看。

這一陣視覺的刺激，小燕子似是突然長大了不少。

「小燕子，你看這個夠不夠。」三公主的聲音，傳入了小燕子的耳際。

小燕子睜開眼睛，只見三公主却已閉上眼睛。

她的上衣已脫，只有一件紅肚兜，遮住一雙玉乳。

紅肚兜的下面，已翻折上去，露出了一個滑圓的小腹，小腹以下，綠裙掩遮。

小燕子吸一口氣，平靜了一下心情，道：「公主，在下問什麼，希望公主能據實回答。」

「你問吧！我知道的都告訴你。」

小燕子伸手在三公主的小腹之上，道：「每次傷勢發作，皆由此始，對麼？」

「對！好像那裏蟄伏着一個活的毒物，只是無法把牠取出來。」

小燕子暗中運氣，右掌按在三公主的小腹之上，道：「我用本身純陽之火試試，但公主要運氣配合，免得受傷。」

「好吧！我全力以赴，不過我如抵受不住呢？」

「那就告訴我，但我相信荀老前輩門下的弟子，內功造詣必已登堂入室，」小燕子道：「如若能夠一口氣逼出你內腹之毒，就可以放手和魔教中人一戰了。」

幾句話激起了三公主的豪氣，道：「小燕子，我傷勢如能醫好，我要跟你闖蕩江湖，找魔教中人報仇。」

「好啊！」小燕子略一沉吟，又搖搖頭，道：「不行，不行。」

三公主大感失望的道：「爲什麼？」

「你是公主身份，到那裡都有官府中人迎接，我們如何能和你走在一起？」

「不會的，」三公主道：「我和你們行走江湖時，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江湖女子，凡是你們的規矩，我會全力遵守。」

「這就好商量了，等我和小和尚、小道士說好了再答應你，現在我們開始治傷。」

一股熱氣，由小燕子的掌心中透射而出，攻入三公主的小腹之內。

三公主也默運眞氣，和那股熱力

融合，循行於經脈之中。

果然，燕春風感受到三公主內腹中有一物似在蠢蠢欲動，立時加緊施為。

千年參王補助他數十年修為的苦功，在神物和艮師相輔之下，小燕子的功力十分深厚，整個的右掌開始泛成紅色。

但三公主卻已承受不了，全身香汗淋漓，嬌喘吁吁，只不過還在咬牙苦撐。

小燕子也發覺三公主在强力忍受，只是求功心切，希望以本身的純陽眞力，配合三公主的內功，迫出腹中毒物，一面鼓勵三公主全力迎合，一面加緊施為。

只可惜三公主已無法忍受下去，發出了一聲尖叫。

「住手！」一個冷厲的聲音傳入耳中，聲音不大，但小燕子卻聽得心頭一震。

回頭看去，只見一個布衣荊釵的中年美婦，滿臉冷肅的站在房中。

她來得無聲無息，小燕子竟不知她何時進入了房中。

但最使小燕子驚訝的是小和尚、小道士和王重山都守在室外，怎會無聲無息的放進這麼一個婦人？

何況憐花還守在門口處。

三公主似是已暈了過去，緊閉着雙目。

「你這樣會使她經脈受傷，武功全失的，」中年美婦望着小燕子道：「年輕人如此冒失……」

「你是誰？」小燕子吸一口氣，躍下床榻，擺出一副迎敵的架勢，道：「你怎麼進來的？」

「你這點年紀，竟然有如此功力，當今之世，除了老瞎子之外，誰也教不出這樣的徒弟了，說！你師父是不是天雷老人？」

小燕子呆了一呆，道：「你認識我師父？」

中年婦人歎息一聲，道：「也許你是一片好意，但你們這等療傷的方法，可曾想到如何善後？」

小燕子道：「她傷勢發作時十分痛苦，六親不認，不但會殺自己人，也會變得痴呆，長此下去，整個人就會瘋了。」

中年婦人又歎息一聲，道：「這件事以後再說吧！你出去，讓我看看她的傷勢。」

「不行，你如是魔教中人，會害了三公主的，」小燕子道：「我不能讓三公主再受傷害。」

中年婦人淡淡一笑，道：「這幾句話說得有理，老身荀慧月，你聽說過沒有？」

「荀老前輩……」小燕子吃了一驚，道：「晚輩聽師父提過妳老人家。」

「哼！老瞎子如何編排我？」

「我師父說，什麼人我都可以招惹，就是不能惹妳生氣。」

「只說了這些麼？」

「還有啊，」小燕子急急接道：「師父要我見到妳之後，要大禮參拜，對了，我要給你叩頭。」

說叩頭就叩頭，眞的拜伏於地，磕了一個頭。

中年婦人似是已被小燕子鬧得火氣全消，揮揮手道：「出去吧！」

「是！」小燕子又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禮，才退了出去。

目睹小燕子離去之後，荀慧月才冷笑一聲道：「丫頭，起來吧，裝什麼？難道你眞能騙過師父一對眼睛不成？」

三公主挺身躍下床榻，拜伏於地，道：「弟子叩見師父。」

「唉！起來！起來告訴我那小子幫你療傷時，可曾輕薄過你？」

「沒有，」三公主說道：「只是徒兒……」

荀慧月在三公主玉臂上一掠，神色一變，道：「丫頭，你的守宮砂……」

三公主突然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這一哭，似是把心中的委曲痛苦全哭了出來，直哭個哀哀欲絕。

荀慧月也不勸止，讓三公主痛哭了一陣之後，才緩緩說道：「那小子既然佔有了妳的身子，那就嫁給他吧！由為師作主，老瞎子敢不答應，我就殺了那小子。」

「不是他，」三公主穿好衣服，道：「徒兒在西域失身的。」

「魔教？」

「是！徒兒接受了魔教四十九日的考驗，度過考驗之關，就不再逼迫我進入魔教。」

「那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妳渡過沒有？」

「弟子無能，支撐了三十日後，無法再撐下去，眼看就將淪為魔教弟子，卻有一個人願助弟子渡過魔難，」三公主說：「不過他要弟子以清白的身軀作為報答。」

「妳答應了他？」荀慧月臉色平靜，看不出心中想些甚麼。

「弟子衡量利害得失之後，答應了他，因為淪入魔教也無法保持清白身軀，弟子滿腹悲忿，只望留下性命，日後好報此仇。」

荀慧月點點頭，道：「那個人呢？」

「仍在西域魔宮之中，」三公主說道：「他本是魔教弟子。」

「渡過了這次難關之後，他們就放妳重回天朝？」

「那魔教的掌教，倒是說話算數，經過了一場考驗之後，就未再迫我入教，弟子在西域逗留了兩年，才被送回京城。」

「其他的我都知道了，妳是去探望為師時，被他們擄劫去的？」

（未完・七）

上文提要： 陰間秀才正想向展雲飛施辣手，易了容的趙玉嬌上前維護，地冥派的門主卞三娘出現，人絕何方也現身，兩老正在鬥嘴，展雲飛在旁插嘴為小冥女辯護，卻被人絕一掌擲飛，被趕來的淮南一絕接住，原來他是來向卞三娘請罪，隨即離去。武林五秀趁機逃走，丁又常追截中伏倒地，展雲飛和小冥女護送他回府，卞三娘、何方已走，展雲飛只好和趙玉嬌同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情淚染蠻花

未復面容難相見　幾回留戀夢中情

「小冥女」道：「你們二人也枉為我祖父至交，我外祖父為了你們兩人所誘，甘願拋離我外祖母與你們同流合污，去練什麼三絕掌，如今你們倒倚老賣老反而管起我們的家務事起來。」

其實「小冥女」這幾句話是揑造，可是天地兩叟倒頗置信，各忖：「在五十年前，我們的確與何方友好，準備共同練三絕掌，想不到那時候何方原來已經有了妻室。」

「小冥女」趙玉嬌是何等聰明的人，鑒貌辨色，已知被自己亂說一通，已然使天地兩絕難倒，得理不讓人，趙玉嬌故意將嘴一抿，冷笑一聲，說道：「枉你們兩人是我外祖父老友，竟然仗勢欺侮於我，我倒要拚出這條小命，看看天地兩絕究竟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本領。」

說着：「小冥女」趙玉嬌身子一晃，雙掌齊揮，又將那招「為之絕倒」施展出來，右攫「天絕」，左取「地絕」，居然是勢速力勁，何方這三招絕技，已被她運用得似模似樣。

天地兩絕陡見這醜貌少女陡發招來，既不能還手，又不能接招，天絕遂向一邊閃避，用目朝地絕瞪了一眼，像是埋怨他多事生非。而這姑娘咄咄迫人，我們要想一個辦法脫身。

於是想到此間，地絕遂向後退了一步，避開「小冥女」來招，忙道：「妳既是何老頭的外孫女，我們有話好說，休要再動手動腳，快快停手，我還有話要問妳。」

「小冥女」聽得地絕說要問話，心忖：「我好不容易使他們信服，如若被他多問露出破綻，豈非全功盡廢，就道：「你兩個『老而不尊』的東西，我也不聽你們的話，剛才我被你們罵得痛快，如今我以牙還牙，也要打你們一個痛快，除非你們兩人跪下來向我求饒，我才放過你們！」

「小冥女」趙玉嬌橫蠻如此，倒是大出兩絕意外，地絕突然苦笑一聲，嚷道：「元祥，看來咱們唯有一走了之。」

說到此間，陡見矮叟一個轉身，雙足一蹬，竟然躍出店外，瞬即逃去無踪。

高叟見矮叟逃去，只得足尖一頓，人也宛如一縷青烟似的逝去，天地雙絕雙雙的逃遁而去，這一來，倒將展雲飛看得目定口呆。

兩絕逃離而去，正中「小冥女」下懷，當下對展雲飛微微一笑，說道：「咱們已然吃飽了，時已不早，還是回到客棧中去早些休息吧！」

展雲飛只是點了點頭，並不答話，「小冥女」就將飯菜資付了，遂與展雲飛走出食店，回轉客棧。

時已掌燈，剛走進客棧，準備各自回房休息，突見店小二遞一函交與展雲飛說道：「展公子，剛才有一位姑娘來此，留下一函囑小的親手交給公子。」

展雲飛接過此函，甚爲驚訝，心中暗念：「未知是誰知道我來此，竟然留函給我。」於是忙不迭的拆看，抽出信箋，只見箋上寫着兩行楷書：

「誰說從此天涯海角，

莫非就在咫尺之間。」

展雲飛陡然心中怦然一動，一手將店小二抓住驚問道：「敢問這投書送信的姑娘長得是什麼樣的，她可曾留下姓名？」

店小二那裡禁受得住展雲飛倉卒之間大力抓住，痛得他連眼淚都掉了下來，忙道：「展公子，請先放了手，再容小的奉告，這投書送信的姑娘長得很美，年紀約有十七、八歲上下，可是她未有留下姓名，只是囑吩小的將這封書函親手交到公子手裡，這位姑娘留下這封信時，打賞了小的三兩銀子就逕自離去，小的知道的是這麼多了，如今已一一的告訴公子。」

展雲飛虎眉軒起處，臉頰上露出一片若驚若喜又憂之色，漸漸放下了手，雙目投在這兩行字跡之上看個不休。

「小冥女」趙玉嬌在旁見得展雲飛這副既驚又憂的神情，不由芳心一陣迷惘，未知他究竟發生了何事，而這投函的姑娘又是誰？既不能相問，唯有怔在一旁默不出聲。

展雲飛將這封書函放入懷中，鬆手放了店小二，嘆了一口氣，臉頰之上平添了三分沮喪傷感之色，愕然而立，宛如失魂落魄一般。

店小二見展雲飛鬆手釋放，驚出一身冷汗，心中暗道：「這三兩銀子眞是賺得不容易，幾乎斷了手腕。」於是急忙朝展雲飛一揖，乘他不知不覺之際，一溜烟般的退之下來。

隔了半晌，展雲飛宛如大夢初醒，就朝「小冥女」趙玉嬌苦笑了一下，道：「褟姑娘，請回房休息，明天一早我們還要趕路，在下這廂先行告退。」

說罷，不待「小冥女」趙玉嬌答話，轉身就朝西邊廂房中走了進去。

「小冥女」趙玉嬌心下越感詫異，未知這封信是有何內情？心下既有疑問，不由就朝展雲飛房中跟了進去。

展雲飛跨進廂房，正欲回身掩門，突見褟秀瑛跟了進來，不禁甚感驚訝，遂問：「褟姑娘，有何見教？時已不早，有什麼話，明天再談如何？」

「小冥女」趙玉嬌乍聞展雲飛之言，知他持重，不由泛起了一陣紅暈，喃喃道：「我見你剛才接閱了那封信，好似滿懷心事，未知你究竟遇上了什麼困難之事，雖則這次我爲了你放走『小冥女』，強要你陪我前赴潼關找她，這也無非是爲了一時之氣，同路來到此間，一路上我也看你爲人頗爲不錯，只不過是誤入歧途而已，故而你有什麼事，不妨對我直言，如我能替你解決，這豈非也是快事。」

展雲飛聽她所言，心中頗爲感謝，可是卻不便將這書信中的字句對她明言，於是就向她揖了一揖道：「多承褟姑娘如此關懷，在下感激不已，這封書函仍是在下一位知友託人送來的，只是問候而已。」

「小冥女」趙玉嬌知他是推托，又恐再問下去引起他疑心，當下唯有退出，回到自己房中去。

展雲飛待她走後，急忙關上了房門，又從懷中掏出那封書函，湊在燈燭之下，對着那二句似詩非詩，似詞非詞的句子凝望，腦中却泛起了昔日卵石小島之上的「小冥女」趙玉嬌那幕情景。不由如痴如醉，失魂落魄似的怔在燈燭之下。

＊　＊　＊

「小冥女」趙玉嬌既見展雲飛不肯明言相告，唯有回到自己房中，仔細一想：「我易容是志在試探他對自己的眞情，如今經過這數天的耳聞目睹，他果然是對自己極是忠誠憐愛，我又何必再易容對他？不如恢復本來面目，將其中實情對他明言，從速找一個幽靜所在，跳出這恩恩怨怨的江湖是非圈子，逍逍遙遙過此一生。」

趙玉嬌想到此間，暗罵自己太過幼稚，怎麼直到如今方始想通，於是急不待緩，朝懷中探去，準備將「人絕」何方給她那顆「回容丹」服用，以便恢復本來面目，去見展雲飛，向他細說經過，從此隱居一方，不再問那江湖中武林的恩怨是非。

當趙玉嬌探手入懷，左摸右掏，怎麼也找不到那顆「回容丹」來，這一急眞的非同小可，急忖：「這端的是糟了，我怎的會將那顆『回容丹』失掉呢？」

思後想前，突然憶起在鎮上食店中，曾經與天地雙絕交手，或許一時不小心，掉了出來，不如立即前往那食店中找找，主意既定，當下就立即越窗而出登上屋頂，循着食店所在，越屋頂而去。

刹那之間，已到了食店，只見店門已關，小二正與掌櫃在店中清帳，趙玉嬌正欲躍身而下，突聞那店小二嘆了一聲道：「看來我這十兩紋銀是無法賺了。」

這店小二嘆了一聲，却聞那年邁的掌櫃却拈鬚一笑說道：「阿安，常言道得好，三兩黃金四兩福，你一天到晚都是爲着錢銀二字，可是你也該思量思量自己的福份如何？想當年我也與你一般，勞碌半生，積蓄所得也不過是開了這間小食店而已，十兩紋銀並非區區之數，看來你又變成一場空夢了。」

店小二却面露猶疑之色說道：「那兩個一高一矮的老叟說剛才那醜貌姑娘一定會來尋找這顆失落的丹丸，這十兩紋銀，她怎的也不會少我。」

「小冥女」趙玉嬌聞得店小二說出高矮二叟與自己失落的丹九，一聲輕喝，瞬已翻躍下，忙道：「你如將我剛才失落的那顆丹丸還給我，休說十兩

紋銀，就是千兩黃金也會給你。」

店小二乍見那貌醜少女從天而降，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這醜貌少女目露兇光，對着自己瞪視，喜的是，却是十兩紋銀有了着落。

「小冥女」趙玉嬌不待店小二開口，忙從懷中掏出一錠十兩重的紋銀，放在枱上，一邊就道：「銀兩在此，快將我失落丹丸交出來。」

店小二聽得貌醜少女要向自己索取丹葯方始能收取這錠十兩銀子，不由神色頓變，急道：「剛才那兩位一高一矮的老叟留下條字，囑我將它交給妳手，就可得此賞金。」說着，店小二忙從懷中掏出一張摺成四方形的字條，雙手遞給小冥女。

「小冥女」趙玉嬌忙拆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一時失察，致被戲弄，如要此丹，可來洛陽。」

這十六個楷書，看在「小冥女」趙玉嬌眼中，猶如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不由既憤又悲，幾乎掉下了淚來。

店小二見得貌醜少女臉上這副悲憤的神情，那裡膽敢伸手去拿那閃閃發光的銀兩，只得眼巴巴的向她凝視，只覺得嘴裡有一股苦澀的味道，可是心猶未死，顫聲說道：「那二位老叟說是將這條便條交給姑娘手中，你定有銀兩十兩打賞的。」

突然，趙玉嬌雙足一蹬，也不答話，縱身躍出，留下那錠銀兩，持了便箋，就朝屋頂竄去，見她目中流出一層晶瑩，原來已是悲淚盈眶。

奔回客棧，「小冥女」就朝展雲飛房中撲去，意欲將這一切的經過向他傾訴，一同前赴洛陽尋找天地雙絕，索回那顆還容丹，恢復自己本來面目。

怎知趙玉嬌來到展雲飛房外窗畔中，但見燭光斜映之下，窗紗上疊出二個人影，不禁一怔，正在此時，陡聞房中有女子輕笑之聲，「小冥女」更覺驚訝萬分。

時已初更，荒僻小鎮中已萬籟俱寂，這所小客店中也早已燈燭齊滅，「小冥女」乍聞展雲飛房中傳出一陣女子笑聲，急忙循聲聽去，另聞那女子聲道：「展公子，你雖未曾見過我，我却在錢塘樹林之中見過你，而且知道你與那『小冥女』趙玉嬌有師徒之誼，我不辭艱辛，替你東探西尋，好容易將『小冥女』的下落尋找了出來，原來她……」

趙玉嬌藏身窗外，將這女子所說之話，聽得極是清楚，聽她說到自己下落，不由一驚，急忙挨身湊過窗戶，準備聽清楚，怎知窗內那女子嬌笑一聲，笑道：「常言道得好，朝廷不差餓兵，我既替你做了這麼多事，展公子你也應該爲我做一樁事兒。」

此外，只聞展雲飛說道：「小姐既知家師下落，請賜告在下，至於小姐辛勞，在下當願效報，未知小姐有何差遣？能使在下爲小姐效勞？」

那女子却似是邪笑的道：「展公子，明人何必細說，我要你爲我做些什麼事，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敢情嫌我還不夠美麗，故意如此一問？」

「小冥女」趙玉嬌聽得房中女子此語，心頭怦然，腦海中迅速發生一個念頭，心忖：「原來是個不正經的女子，我不如在此靜觀其變，看看展雲飛如何應付。」

想至此間，急忙將身微朝窗左隱去，舐舌在窗紗紙上濕了一小塊，用小指挑穿了，湊目上去向房中觀望。

「小冥女」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却打從耳根羞起，芳心怦怦，只見展雲飛正襟危坐在床上，在床前站着一個貌艷絕世，帶着三分媚態的女子，乍看去這女子似是未滿二十歲，見她蓮步斜站，將身撲近床框之上，面帶春風，一對媚目凝望住展雲飛，眞的極盡挑逗淫蕩之妙。

「小冥女」趙玉嬌看得滿胸怒火，突然有一股酸氣打從心底直冲腦門，可是略一鎮靜，心中暗念：「我不妨乘此機會看看他怎麼樣應付這個淫蕩的女子。」故此强自壓制，依然靠在窗戶之外，用目在那紗紙小洞之中望去，靜觀其變。

此時，却見展雲飛臉頰之上滿是愠色，朝那少女怒瞪一眼說道：「小姐既不肯賜告，時已中宵，男女有別，且請小姐自便吧！」

那女子媚容之上，略爲皺了一皺，見她從懷中掏出一塊粉紅色的紅綢絹來，挾在左手食指之間，朝着展雲飛一甩，突又媚笑說道：「我出於一番好意，怎麼你不識好歹，反而拒人於千里之外，我洪若媚不辭迢迢萬里關山，倒是第一次這般熱心待人，想不到落得一個如此下場，你長得一副忠厚英俊之貌，原來却是一個鐵石心腸的負心負義之人。」

展雲飛突然嗅到了一股似麝非麝，似蘭非蘭的香味，從這自稱爲洪若媚女子手上那塊紅綢絹上送了過來，中人欲醉，頓時，展雲飛突覺體中有一股奇熱無比的暖氣，打從丹田直透腦門。突然神智迷矇，雙目盯住站在床前面的洪若媚望個不休。

「小冥女」趙玉嬌在窗外看得十分清楚，見得展雲飛突朝這個妖媚的少女凝望不休，心中越覺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心念：「我以爲他對我專一不二，原來他並非是個坐懷不亂的君子，如此看來，天下男子都是一丘之貉。」

「小冥女」趙玉嬌那裡知道洪若媚這塊紅綢絹之中藏着的是苗疆奇烈的媚葯「三更亂神散」，休說是展雲飛年少力壯，就算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聞到這「三更亂神散」，也會陡生綺念。

「小冥女」不禁既憤且悲，頓將剛才準備向展雲飛吐露眞言之意打消，

扭轉頭來就朝客棧外竄了出去。

展雲飛此時意志全失，彷彿站在床前這少女有着一股誘力，使自己綺念橫生。

妖女洪若媚見得展雲飛雙目凝望自己，知道他已嗅了「三更亂神散」，不由心中暗喜，心中暗念，不出盞茶工夫，管教他化爲繞指，任由自己如何擺佈。

轉念之間，洪若媚將身子朝展雲飛挨了過去，媚波頻送，嬌笑說道：「展公子，長夜如此寂寞，我們不如就秉燭談心，你我皆武林中人，也毋須學那些世俗兒女而避男女之嫌的了。」

說罷，洪若媚就將身子坐下床沿之上，手中紅綢絹又甩手朝向展雲飛一甩，一邊將左手半撩唇邊，忸怩半羞之態，越覺媚態撩人。

展雲飛自嗅得這苗疆奇烈的「三更亂神散」，早已神魂色授，那裡再禁得住，那洪若媚幻變成小冥女，彷彿又置身在卵石小島之上與「小冥女」趙玉嬌定情的情景。

展雲飛情不自禁伸出雙手，正欲將洪若媚擁抱過來，陡聞窗外傳來三聲木魚之聲，宛如雷劈那般震動心扉。

妖女洪若媚突聞木魚之聲，頓時從床沿之上站了起來，回轉身來，一個箭步朝窗口竄去，身子剛竄至窗口，雙掌揮處，已然將兩扇窗門擊開，舉目一望，只是庭院之中，漆黑一片，那有半點動靜。

饒是洪若媚身爲苗疆天女金生麗的入室弟子，身負苗疆絕學，又備歹毒暗器，理應是有恃無恐，可是說也奇怪，只見洪若媚面露驚慌之色，煞是恐懼模樣，正在此刻，陡聞一聲佛號傳了過來，竟然是神鬼莫測之中由窗畔閃出一個白眉和尚來。

這白眉和尚滿面慈祥，只見他胸口掛着一個粗可合抱的大木魚，右手執着一柄木鎚，朝着洪若媚微微作笑，左手在胸口上舉，又是宣了聲佛號，說道：「老衲有擾女施主清靜，這裡當面謝罪了。」

洪若媚見得這老和尚臉頰之上紅中泛光，兩太陽穴高高隆起，一望而知是個內外兼修的得道高僧，如今聽他如此言講，知道這老和尚有心前來破壞，心念：「如果這老和尚單身前來，我倒能與他週旋一陣，可是他萬一有同伴，那麼我勢必難以應付。」

轉眼之間，這老和尚却已向洪若媚說道：「老衲白眉與令師苗疆天女金生麗原是舊侶，敢請女施主看在老衲面上，就饒了這姓展的少年吧！」

白眉和尚言下之意，已然將洪若媚的心事說了出來。洪若媚却冷冷一笑說道：「原來你就是白眉長老，我聽得師父對我曾經提起過你，想不到竟會在這裡不期而遇，得讓我瞻仰白眉長老的風采，端的是幸會得很，可是我與這姓展少年却有着一段前緣，長老此來，豈不是成了有心撞破我倆的好事。」

洪若媚毫無慚羞之意，說出這幾句話來，白眉和尚不由白眉一皺，正在此時，陡聞一陣微風，在那空中躍出了一團白影，迅如閃電，等待洪若媚朝內望去，豈料床上已失去了展雲飛的影踪。

變生倉卒，休說來人是誰，洪若媚尚未知道，就算挾走展雲飛之人是男是女，也未看清楚。

白眉和尚也爲之皺眉驚異，心忖：「從來人的身形看來，已然是登峯造極，想不到在這荒僻小鎮居然來了一個比自己本領還高的人，可是未知此人是好？是壞？如果是邪派中人，那豈非有負淮南一絕之托。」

此時，洪若媚目睹到口的東西，不翼而飛，一肚子烏氣頓時要全部發作在白眉老和尚的身上，於是，嬌叱一聲，就朝白眉和尚撲擊而去。

* * *

展雲飛正在神魂色授之際，突覺有一股奇寒無比的涼氣直撲腦門，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沒待恢復常態，只覺自己胸中兩穴被人用指點中，全身立即痲癱不能動，身子就被人挾起，耳邊風聲陣陣，約莫隔了個把時辰，始覺身子着地一沉，一個踉蹌，翻出丈餘之外。

就在剎那之間，此人已將展雲飛胸前雙穴解開，故在展雲飛翻落之際，就能轉動，忙不迭的借着這股勁道，將身竄起，身子在臨空中打了一個轉，落下地來，舉目望去，只見丈外站着一人，定神仔細一看，不由爲之大訝。

展雲飛見得挾着自己來到此間的人，竟是地冥派掌門人卡三娘，怎麼不感到驚愕。

卡三娘朝展雲飛微微一笑道：「你是否感到奇怪？竟然是我將你從那魔女的手中救了出來。」

展雲飛本來對卡三娘並無好感，但是見她並無惡意，對自己甚是和氣，倒是甚覺詫異，心中暗念：「地冥派素來是心狠手辣，怎的她會將我救出，不問而知其中定有原因。」

轉眼之間，卡三娘彷彿已知展雲飛的心意，就道：「我將你救至此間，也有我的打算，一則，你怎麼也算是我們地冥派中之人，二則：見你在武林五秀的莊院中對你師父趙玉嬌甚是尊重，故而我非但恕你對我無禮之罪，還將你從魔女之手救了出來。」

展雲飛聽了卡三娘此說，只是半信半疑，正在疑惑之際，又聞卡三娘說道：「我有幾句話要問你，你必須老老實實的說給我知。如若不然，我決不饒你。」

展雲飛見卡三娘在這剎那之間竟然轉變了態度，心中暗想：「如此看來，剛才她的一番好心，原來是別具用心，地冥派善變，果然不錯。」

當下將頭一點，說道：「我又不知道妳問我什麼事，如果我是知道的，定然照實奉告，如果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問來也是枉然。」

卡三娘聽他在言語之中對着自己好似是陌生人那樣，已然心中憤怒，可是不知怎的，自從自己在武林五秀匿居之地遇見了這少年後，却使自己對他倍覺可憐及愛護，而不想嚴厲的將他處置。

正在此刻，突見距離西北百丈之外，半空中射起了一支光亮響箭。箭嘯之聲尖銳刺耳，不由使卡三娘見了一驚，竟連向展雲飛發問也打消了原意，忙向展雲飛道：「想不到苗疆天女金生麗竟然來到了中原，你看這支綠光響箭就是她的訊號。」

展雲飛驚異的問道：「未知這苗疆天女金生麗是怎樣一個人，是正派？還是邪道？」

卡三娘被他如此一問，不由臉上露出一股極其尷尬的表情，怔了半晌，始輕聲嘆息說道：「你也將武林中的事兒看得太淺，所謂正邪之分，並非全憑此人的行爲，有些邪道中的人，偶然正義勃發之時，較諸那些所謂正派的人還要嚴明，何況正派之人也不見得個個一生連半點錯事或壞事都未曾做過，相反的有些外貌忠厚，自稱爲俠義之輩，其實他們是內藏奸詐，背着人的耳目，盡是幹些喪盡天良的事情，這豈非比邪道之人還壞得多嗎？」

展雲飛聽她說出這一番話來，想起自己被武林五秀誣害之事，甚覺有理，正想接口，却見天空中接連射起三支綠光響箭來。

這三支綠光響箭破空高射而起，卡三娘「咦」了一聲，臉頰之上又添了三分驚愕之色，忙向展雲飛說道：「我與苗疆天女素來互不侵犯，剛才爲了你從她的女徒手上把你救了出來，萬一那丫頭去向她師父哭訴，苗疆天女金生麗勢必與我交手，我倒並非是怕她，只因爲我有要事在身，無暇與她週旋，故而避之爲上策，你既獨自一人，不如跟我一齊上路，在路上待我慢慢的詢問你。」

展雲飛心忖：「我怎能與你一齊去，這豈非自討苦吃，不如借些藉口，先避了她再說。」主意已定，就道：「我也有要事，我們就此分手了吧！」

卡三娘聽得展雲飛竟然不肯跟隨自己去，正想出手，將他痲穴點住，那知展雲飛乍然將身暴退五丈，已然躍過一邊，顯然已看破了她的心意。

展雲飛果然在這一年之中有了江湖閱歷，見得卡三娘神色有異，急忙躍身閃避在一邊，忙道：「我不喜歡人家強迫我，如果妳再要迫我的話，我就拚了這條命。」

展雲飛抱着破釜沉舟之心，故而說得聲色俱厲，非但不將卡三娘當作自己的師祖看待，就是明知自己萬難與她交手，也甘冒死而搏。

卡三娘眞是大感驚愕，想不到這個少年的個性固執倔强到如此地步，正想向他發難，陡見遠處傳來一陣細碎步伐的聲音，只見卡三娘面露慍怒之色，兇狠狠的對展雲飛瞪了一眼，就翻身朝東南角飛竄而去。

展雲飛見卡三娘竟然肯捨了自己而去，偶一思念：「大概那苗疆天女金生麗的本領比她還兇，故而卡三娘推托有要事在身，無非是替自己面上貼金，既然卡三娘見了金生麗尚且要退避三舍，如果我再躭在此地被她遇見，豈非成了羊落虎口，就算自己拚着畢生所學之武功與她週旋，亦無異成了以卵擊石之勢，我也不妨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可是轉念：「地冥派素來險詐，倘若我如此懦弱志怯，不見得金生麗會將我活剝生吞，還是等在此地，見她一面，看看她是否長着三頭六臂之人。」

想到此間，展雲飛豪邁之氣大發，竟將恐懼之念拋諸腦後，既然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男子漢，視死如歸，何懼之有，當下將身一轉，面對遠處步聲傳來之處挺胸屹立，果然面露一片凜然鎮定，毫無懦怯之情。

俄頃之間，只見步聲響處，來者竟然是單獨一個人，此時天際半輪明月剛被一朵薄雲遮住，天色暗然，及待此人來到展雲飛的面前，展雲飛方始看清此人的面貌，想不到此人竟是被余牧訛入斷魂洞中的洪天成。

洪天成也看見了展雲飛的面貌，兩人不約而同的「嘎」了一聲，驚愕怔怔的互相凝視。

展雲飛倒並不是見了他驚怕，而是想起了又回到洞中去的余牧，當下就問道：「余老前輩他可安好？」

洪天成呆了一陣，方始恢復常態，聽得展雲飛所問，臉上突然泛起了一層陰笑，說道：「那老賊早已化了灰，我自從離開了斷魂洞之後，到處尋找你，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今天你就是逃到閻王那裡，我也不惜追到十八層地獄將你殺死。」

洪天成話猶未了，雙手一揮，十指宛如鋼刺那般，將那抓、揑、攫、刺化於一招之間，突向展雲飛撲擊而來，好似與展雲飛誓不兩立的模樣，來勢之兇端的是驚心動魄。

展雲飛那裡料到洪天成話猶未了，竟會突然出手，見他雙手一揮，已然感到一陣觸鼻腥風，待得發覺，洪天成的十指已然刺到。

這一驚，展雲飛端的是非同小可，驚忖：「我死在誰的手裡也沒問題，倘若眞的死在這妖魔之手裡，我確是死不瞑目。」

腦海中雖是這樣子想，但形勢事實却眞是對自己致命之擊，一邊忙不迭將手一甩，用盡了自己全副功力，

化於掌間，於是又暗忖：「看來我要避那妖魔突襲之招已然不及，倒不如拚個兩敗俱傷，以命拚命的打法來硬接硬進一招。」

意念已決，展雲飛立即雙掌齊發，突然記起那本八諧秘笈中的一句：「以靜制動非爲上策，死裡求生宜應以動撼動。」

當下雙掌翻處，竟然向洪天成中胸微露隙處劈了過去。

洪天成萬萬料不到展雲飛有此一着，竟然拚着兩敗俱傷之策，不由大驚，雖則自己這十指眼見就能將展雲飛殺死，可是他所發兩掌也屬勁厲，如果自己也硬受這兩掌，就算僥倖能保得一命，所受掌傷却是可使自己就此殘廢一生。」

於是，在萬不得已之下，洪天成唯有收回十指，雙手往左右一撥，一邊將身子微蹲，瞬又推掌翻出，朝準展雲飛雙掌迎了上去。

乍聞「波」的一聲，展雲飛與洪天成兩人雙雙倒退了數步，兩人臉上都露出了驚愕之色，雙目緊緊的互相盯住對方，彼此皆不敢稍有半點鬆懈。

展雲飛後退五步，突然感到自己體中氣血翻騰，胸間有一股悶氣冒冒欲嘔，知道剛才洪天成這一掌的力道勁厲，與他對個正着，自己已然負了重傷。

洪天成乍見展雲飛面上神色逐漸有異，由青轉白，知道他已受了損傷，不由心中暗喜，機不可失，頓時雙手一揮，又是直挺十指向着展雲飛刺了過去。

展雲飛雖然發覺自己受了內傷，以爲既然自己與洪天成倒退了數步，他也定然受了傷，怎知再見洪天成又是十指刺來，較之前招猶勝三分，心中不由一驚，心忖：「此人莫非故意後退詐傷，乘我危急之時再度發難，如此看來，我却成了他掌中之物，性命就此休矣。」

展雲飛雖則自知身陷險境，可是依然心存逃生之念，當下將身一閃，忍住胸口疼痛，循着余牧所授那招斷魂七步之中那式別具巧妙的「魂斷魄散」，身子朝下一蹲，足下着地一蹬，順着這股巧勁，翻躍了出去。

怎知展雲飛身子甫躍，只見洪天成冷冷一笑，十指齊屈，化刺爲攫，將身子也是一閃，竟然循着展雲飛斜躍之際貼了過去。

展雲飛滿以爲用此一招「魂斷魄散」後可暫避一招，想不到自己奮力而避，那洪天成非但急步跟來，而且還識破了自己這一式「魂斷魄散」的巧妙，身子貼着自己肩膀跟隨移動，這一驚，展雲飛眞的是驚出一身冷汗，驚忖：「看他這貼身縱躍之勢，不問而知已盡曉這『斷魂七步』的奧妙，而且又勝自己一籌，莫非余牧眞的被他所迫害了不成？」

轉念之際，洪天成已然右手攫到，眞是快如閃電，展雲飛突覺左肩一疪，身子頓時下沉。

洪天成攫手之間，已然將展雲飛攫到手中，朝着展雲飛冷冷一笑道：「斷魂七步，你在別人面前逞能還可以，在我面前這無異是班門弄斧了。」

說話之際，洪天成左手一甩，竟然朝準展雲飛的腦門之上劈了下去。

展雲飛左肩被他攫住，身子已然休想動彈分毫，如今見他突然下殺手，將那左掌朝自己腦門之上劈下，知道萬難逃避，不由心中一悲，暗忖：「想不到我竟如此不明不白的死在這魔頭的手中。」

展雲飛萬念俱灰之際，索性將目緊閉，從容等死，正在此間，突聞耳畔一聲輕喝，有一女子的聲音急叫：「哥哥，你不可將他殺害。」

展雲飛不由張開雙眼，只見在這月色之下，紅影一閃，竄來一個嬌艷絕倫的少女，纖手朝準洪天成左掌直擋了過去，鼻中嗅到一股奇香，陡地右肩一鬆，洪天成果然鬆手將自己放了下來。

展雲飛見得洪若媚來到，不由又驚又懼，心中暗念：「就算我逃了一命，倘若落在她手中，也是等於一死。」

忖思之際，展雲飛急忙乘着洪天成鬆手之際的一刹那，雙足一蹬，忍住胸口疼痛，猛提一口眞氣，拔足向前飛奔而逃。

展雲飛甫躍身竄去，未及縱得一步，突聞洪若媚嬌聲叫道：「喲，你這個人確是負義忘情之徒。」

其聲未斂，香風已到，展雲飛知道洪若媚見得自己乘着洪天成鬆手之際逃脫而追來。身形之快，休說如今自己身負內傷，就算平時自己也是難以逃脫。

洪天成見他妹妹將展雲飛從自己手下救回一命，刹那之間，看見展雲飛負傷逃逸而去，吭聲大笑了起來，這一笑，越發將洪若媚激得憤怒非常，只聞她嬌叱一聲：「你往那裡走！」身子立即趕到。

展雲飛自知難以逃脫，正在此刻，陡聞丈外一棵大樹之旁，閃出了一個黑影，來勢迅捷，無與倫比，刹那之間，已然竄到展雲飛身旁，就在洪若媚將抓未抓之際，竟將展雲飛手腕抓到，說了一聲：「跟我走。」展雲飛身子頓時飄起躍出丈外。

洪若媚正要得手之際，陡見黑影一晃，竟將到口之物搶去，她怎會不怒？於是雙足着地一蹬，身子就追躍了過去，一起一落，宛如蜻蜓點水那般，既輕又快，眞是輕功不凡，美妙絕倫。

可是，展雲飛心中却是奇怪，暗念：「此人未知與我有什麼關係，竟然會在苗疆天女兩個高徒之手中，將我拯救出來。」心下詫異，只覺幾個起落，已然將洪若媚拋離五丈餘外，不問而知，此人的輕功還要遠勝洪若媚一

籌。

縱躍了約莫盞茶工夫，此人始放緩了腳步，輕輕的將展雲飛放下，展雲飛急不及待，忙向此人打量了一眼，只見月光之下，白鬚拂動，原來竟是卵石小島中捨下魚皮小舟讓自己與小冥女渡江的包老怪。

展雲飛不由驚喜交集，納頭便拜，包老怪拈鬚微微一笑，一邊將展雲飛扶起，說道：「事屬緣份，老夫並非故意前來救你。」

展雲飛被他扶起，仔細再朝包老怪端視一眼，只見他神采依然，精神奕奕，小別半載倍覺親切，包老怪就問：「玉嬌怎麼不與你在一起，她可好嗎？」

展雲飛聽得此問，竟如千頭萬緒，不知從那裡說起，不由引起一陣感觸，雙目之中泛起了一層薄薄的淚水，對着包老怪凝視不語。

包老怪見多識廣，看見展雲飛這副神情，已然心裡明白，不由白眉一皺，微微嘆息了一聲，就道：「這裡並非說話之所，離此不遠有所破廟，我們到那裡再說也不遲。」

展雲飛也無去處，當下點了點頭，正想移步，突覺胸口又是一陣劇痛，就站定了腳步。

包老怪睹狀，知道他身受內傷，就從懷中掏出了一隻玉瓶，倒了一粒丹藥，遞給展雲飛說道：「你將這粒丹藥吞下，讓我揹你前往。」

展雲飛心中甚爲感動，對着這個老人凝望不休，於是伸手接過丹藥，朝自己嘴裡送下，只覺一股甘津之味，丹藥尚在嘴裡，這股香味已然直貫丹田，知是靈奇神藥，不免越覺包老怪對自己恩重如山。

展雲飛當下將這顆丹藥吞下，頓覺有一股奇熱無比之氣，直輸百穴各脈，爲之舒暢無比。

包老怪見他已將丹藥吞下，伸手就將他揹起，雙足微蹬，已然竄出丈外，正在此刻，突聞箭响划破寂空。半天雲中亮起三支綠色的光箭，約莫離身後有百餘丈遠之地。

展雲飛已知道洪氏兄妹已然緊緊追趕而來，當下就伏在包老怪的背上，任憑包老怪縱躍而去。

飛奔了約莫個把時辰，包老怪方始稍放緩了腳步，展雲飛舉目一望，只見前面約莫有一箭之地，果然有一所古廟，雖則遠遠望去，只能隱約可見，可是這所古廟却甚是宏偉。

包老怪緩步走去，行到廟前，始將展雲飛放下，展雲飛抬頭一看，却見這所古廟院牆已塌，只剩下正中的大殿還可以安身，不過殿中野草叢生，顯然此廟荒廢已久，包老怪也不打話，將他拉入了古廟，就朝殿中走了進去。

踏入大殿，展雲飛只見正殿中有一口粗可供五人合抱之大鐘，鐘口已然滿生青苔，包老怪就指了指這大鐘對展雲飛道：「剛才你服了我這顆九玄易筋丹，如今待老夫再替你運功打開脈穴，這口大鐘正是你我行功的好地方，說着，只見包老怪雙手一甩，躍近大鐘之旁，雙手搭在大鐘邊緣，用力一舉，這口少說也有千來斤重的大鐘頓時被包老怪舉起，一邊就向展雲飛道：「你快快鑽進去。」

展雲飛心中驚嘆，當下將身鑽入鐘內，陡見包老怪雙手一鬆，就在這刹那間，將身一躍便飄了進來。展雲飛便聞一聲巨响，這口鐘已然蓋了下來。

包老怪連忙將展雲飛按在地上，盤膝面對坐下，展雲飛不由驚奇，忖念：「我與他藏在這口大鐘之內，四週密不通風，豈不是要悶窒而死？」

正在詫異之際，包老怪伸手在鐘內地上的一塊石磚掀起，右手又將那口大鐘微微一托，將這塊石磚墊在鐘口邊上，露出一道二寸縫隙。

展雲飛雖覺大鐘內空氣並不舒服，可是也不致太過悶窒，包老怪就微微一笑道：「我先將行功之道說給你聽。」

展雲飛盤坐於地，聽着包老怪之言，就點了點頭說道：「晚輩迭蒙老前輩恩賜，大恩不知何以爲報。」

包老怪說道：「如今運功要緊，別說這些客套話，老夫與你原有一段關係，此刻也不便說給你聽，待我將你的內傷治癒之後，你且前往姑蘇，將你血海大仇報了之後，你自會知道我爲何要拯救你。」

展雲飛聽得包老怪如此言講，滿肚疑惑，就問：「未知晚輩的殺父仇人究竟是誰？但願老前輩賜告。」

包老怪微微一笑說道：「我已對你說過，此刻不便說給你聽，等你到了姑蘇之後，自有端倪給你逐步知道。」

展雲飛心中納悶，只得止言不問，包老怪又道：「我以本身眞元灌輸給你，需時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在此四十九個時辰之中，你我均不能受到滋擾，在這口大鐘之內諒也能得到安靜，可是你必須摒棄一切雜念，非但可將你體內一切內傷治好，而內功又會大進一步，如今你且平舉雙手，讓我以掌相貼，就此運功了吧。」

展雲飛心中依然感嘆不止，鑒於包老怪盛意拳拳，當下就平舉雙手，果覺包老怪已將掌心貼了上來，一陣奇熱無比的勁力直透體內。

展雲飛不禁萬分驚異，心中暗念：「怎麼包老怪內功如此了得，單憑他掌心傳來的這股熱力已然超出他的內功，功參造化，已達化境不成。」

轉念之間，展雲飛突然想起剛才包老怪再三叮囑，必須摒除雜念，當下雙目下閉，急忙平心靜氣專心一致的練功。俄頃，果覺心胸之中暢然，靈台澄清，雜念俱斂。

約莫過了兩個時辰，展雲飛突覺包老怪掌心之中傳來的這股熱氣漸漸

降低，但是溫和之中却較之剛才尤勁幾分，只感到週身血液宛如萬馬奔騰那般，如此又隔了幾個時辰，百穴中突覺奇癢，於是閉目靜心盤坐，不敢稍動張聲。

片刻之間，這陣奇癢却越來越劇，饒是展雲飛竭力忍耐，也是熬煞不過，正欲擅動，只聞包老怪鼻中哼了一聲，掌心之中突地透入一股奇冷無比的勁力，頓將這股奇癢止住。

展雲飛突然感到有一陣其暢無比的涼意，宛如春風一般的拂過百穴，突然又感到靈台之間豁然開竅，就在這剎那之際，知覺頓失。

不知隔了多少時候，展雲飛方始甦醒過來，覺得包老怪雙掌却是冰冷一片，不由感到驚異，此時，自己體內舒暢無比，非但內傷已愈，而且自覺體內血氣已然運用自如。

展雲飛知道已然渡過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心忖：「包老怪如此厚待我，在這四十九個時辰之中，使我尤勝練功半世，這份隆恩，眞是使我畢生難以圖報了。」

想到此間，展雲飛倍覺感動，盈眶熱淚，感動不止的道：「老前輩的隆恩，晚輩不知如何言說的好。」

展雲飛說罷此語，隔了半晌，却未聞包老怪開口回答，展雲飛不禁疑惑忖道：「敢情運功尚未屆時。」忙問：「老前輩是否尚未運功圓滿？」

如此的一連問了幾聲，包老怪依然未答一語，展雲飛不禁越感詫異，掌心之中突覺包老怪冰涼一片，忙不迭的放下手來，張目視望，只見從那下邊大鐘縫隙之中露進一道微光照映之下，包老怪雙目緊閉，盤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展雲飛突覺不祥之兆襲上心頭。

這時，展雲飛出於本能，探手朝包老怪鼻際探查，怎料包老怪鼻息已斂，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展雲飛驚愕之際，不由自主雙手就朝鐘頂一托，這口大鐘給他一托，竟然立即被展雲飛揭起，展雲飛此際滿懷驚愕，也不知用了多少氣力，只見那大鐘離地飛出，竟然被拋出丈外，「轟」的一聲巨响，倒落在牆邊，一時塵土飛揚，廟牆也塌了一大幅下來。

展雲飛不顧得塌牆，忙不迭循目在這烈日當空之下朝包老怪望去，只見他口目俱閉，臉上安祥一片，但是已然沒了氣息。

展雲飛不禁悲從衷來，想不到包老怪在這七七四十九個時辰之中將他本身眞元之氣完全貫輸入自己體內，力竭元盡而亡，雖則這是他自己所為，可是他捨了自己性命，如此做法，自己豈非是害了他一命。

正在悲愕之際，突見包老怪雙膝之中夾着一張字條，展雲飛急忙將它打開來看，只見下面寫着：

「余與汝父原屬知交，因余昔日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以致抱憾終身，此事唯有卞三娘知之甚詳，故余將畢生功力貫輸於汝，以謝前罪，余之遺體盼能安葬於此古廟中，汝盡速離此南下，須於元宵佳節趕到姑蘇虎邱山，到時汝便知內情，並可報復大仇。」

展雲飛看完這張便條，心中悲愕之色猶未能斂，怔在一邊良久未能一動，腦海中彷彿千萬感觸，莫衷一是，半晌，方始悲嘯一聲，眼中掉下兩行熱淚，就在廟中找了一柄鐵器，挖了一個深坑，將包老怪的遺體慢慢放下，掩上泥土，撮土為香，躬身下拜，叩了三個响頭，站起身來，掉頭就向廟外奔了出去。

展雲飛心中既悲又疑，情緒紊亂一片，不知奔了多少時候，直到日落西山，方始恢復理智。

展雲飛展目一望，只見前面有一座城墻，當下就緩步朝城中走去，走近城門之時，抬頭一望，只見城墻之上高掛一塊告示，上寫「緝拿兇犯」四個硃紅大字。

展雲飛朝這繪圖人形一看，只見此人甚是面熟，仔細一看，赫然竟是自己的面貌，不由頓覺驚奇，心中暗道：「怎地官府將我繪形緝拿起來？」

當即擠進人羣之中，朝這告示牌仔細望去，即見上面果然寫着自己姓名，竟指自己在羅郡幹下了奸盜劫殺的大罪。

這一驚，展雲飛眞覺得有禍從天降之感，驚忖：「我明明是未到過那座羅郡縣，怎地這裡的府衙却繪畫出我的樣貌來，竟指我是個奸盜殺劫的大犯來，敢情是有人冒名頂替，將我誣害不成？」想到此間，展雲飛立即為之驚疑不已，驚的是平白又遭人誣害，疑的是這誣害之事究竟是甚麼人幹的。又想：「我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好在官府兵丁捕快，皆是平庸之輩，仗着藝高人膽大，展雲飛當下就朝城中走去，也不管自己的容貌已被繪在緝拿告示之上，走進城中。

大街之上，行人甚是寥落，但見兩旁店舖有的開有的閉，顯得此城甚為蕭條，展雲飛不由暗忖：「怎地這座頗為宏大的縣城，竟然比不上僻鄉小鎮的那般熱鬧？」

信步走去，來到一所酒肆，只見座內食客寥寥，只有二三個老叟在裡面低酌，展雲飛在古廟中運功七七四十九個時辰，又是奔跑了竟日，聞了一陣酒飯香味，頓覺飢腸轆轆，當下就朝這家酒肆中走了進去。

踏入店中，自有店小二前來接待，展雲飛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向店小二要了半斤白干、一斤牛肉，囑咐隨便拿幾碟家常小菜來便可。

店小二連聲稱是退下，片刻之間，已將酒菜端了上來，展雲飛一邊飲酒，一邊忖思自己被這羅郡官府繪形緝拿的事來，不由惘然。

用過了酒飯，展雲飛心想：「我不如找一所客店暫且住宿一宵，再設法

探查個究竟。」

想到此間，準備會賬，突然想起了自己原來袋無分文，頓時急出一身冷汗，驚忖：「這眞是自找麻煩了，我在這酒肆中吃喝一頓，如果無錢會賬，萬一驚動了官府，我的容貌繪在告示之上，這豈不是自投羅網？」

轉念之際，展雲飛感到一籌莫展，常言道得好，一文迫死英雄好漢，就算自己武功蓋世，也無法空手變來，不禁長嘆一聲，徒呼奈何。

展雲飛既然袋無分文，無法會賬，可是轉念一想：「我呆在這裡也不是辦法，好歹也要想出一個主意，我看還是老老實實的向店家言明，或許他聽到我是外鄉人口音，同情我出門之人，或可方便一次，也未可料。」

轉忖此際，展雲飛雙手一招，正欲叫喚店小二過來，突見一個相貌甚是醜陋的老叟走進來，手中持着一枝木桿，上面縛着一塊白布，在那白布之上寫着「消除災難」的四個大字。

這相貌甚醜的老叟剛踏進這家食店，宛如瘋瘋癲癲的模樣，向寥寥無幾的食客齊施了一個揖，說道：「老叟姓張名別仙，乃是天宿神仙之一，為了消除人間災難，奉玉皇大帝之命，下凡前去超渡凡間世人，倘有甚麼疑難之處，不妨對老夫坦告，便無不立刻迎刃而解，信與不信便得看我們是否有緣。」

這老叟說到此間，座上食客二三寥寥，不約而同的發出一陣哄笑，展雲飛正處困境，乍聽這老叟之言，却不由頓萌一絲生機，當下就從座椅上站了起來，朝他恭揖了一下，敬道：「老丈既是神仙下凡，謹請這廂小坐，在下有事欲向老丈請教。」

這老叟朝展雲飛上下打量一下，只見他眉頭微微皺了一下，繼而現出笑容，晃晃腦袋，一搖三擺走了過來，邊走邊道：「老夫眞是神仙下凡，怎料凡間世人皆以為我瘋瘋癲癲，不相信我，想不到今日在這羅郡縣城中得遇你這麼一個有緣人，來來來，老夫雖屬天宿神仙，不食人間烟火，可是今天也要開一個戒，先與你喝上幾杯！」

那老叟說到此間，伸手將那枝木桿上的白布收了下來，朝懷中一塞，一邊伸手又招呼店小二來，說道：「你快去替本仙燙上三斤白酒，再來五斤香牛肉，囑咐廚下把最拿手的小菜多燒幾碟上來。」

店小二面露疑色，應聲退了下去，可是，展雲飛不由大驚失色，心中暗忖：「我自己也在白食，如此多了這老叟上來大吃大喝，躭一會兒豈不難向那店家求情。」

左思右想之際，這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的老叟就朝展雲飛哈哈大笑一聲，說道：「我進門之際，就見到你滿面愁容，好似有莫大的心事一般，躭會兒讓我們在酒醉飯飽之時，你再將不如意的事說給我聽，然後我與你解化這愁困。」

說到此間，店小二已將燙熱的三斤白干與五斤牛肉端了上來，這老叟也老實不客氣，斟了滿滿的一杯酒，大杯酒大塊肉的吃喝起來，宛如狠吞虎嚥的那般朝嘴裡送了下去。

展雲飛見他如此吃相，不由疑忖：「他既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理應是不吃人間烟火，怎麼非但不嫌，而且如此量宏，如此看來，這老叟定然是個落泊的老人，無以為生，故此打着神仙幌子，作此訛騙。」

展雲飛轉念一想，「這老頭兒確也可憐，換了平時我袋中有錢之時，就算被他騙了一頓吃喝，也不會計較，可是現在連自己這頓飯都無着落，再加上他這頓吃的，豈不是百上加斤！」

這老叟却在片刻之間已將那三斤白干、五斤牛肉都吃得一乾二淨，此時，店小二又端上三菜一湯來，那老叟的肚兒彷如通達長江的一般，連盡九海碗白飯，將這三菜一湯又是吃個精光，食量之宏，眞是天下少見。

展雲飛看在眼內，越發信了九分，為之氣又不得，惱又不是，反而笑了起來。

這老叟放下筷箸，用袍袖往嘴上一抹，面呈歡容，說道：「原來人間的食物，竟然如此甘美，老夫早知如此，也不做甚麼神仙了。」

展雲飛聽了，忍俊不已，道：「在下聽聞神仙飲食，盡是些瓊漿玉液、仙桃異果，人間食物確佳，那裡及得仙界極品萬分之一。」

老叟哈哈大笑一聲，道：「仙界珍品雖非凡俗之物可比，可是其味千篇一律，吃了這一頓酒飯，就算玉皇大帝要召我回去，我也要借故避開，再吃上幾頓。」

展雲飛聽見那老叟滿口稱讚人間食物，再也不與他多談，心想：「既然那老叟餓成如此模樣，如今他已酒醉飯飽，我自己無錢會賬，不如先行將他遣走，這裡的事還是由自己一人擔當了吧！」

想到此間，展雲飛道：「老丈既已吃飽，在下要留在此間等一位朋友，你就此請便吧！」

老叟乍聞之下，頓時臉色一沉，搖搖頭，說道：「這怎麼行，你們凡塵所言，無功不受祿，老夫不見得吃了你這麼一頓，就此一走了之，難道你認為我是騙你吃的不成？」

展雲飛不禁搖手道：「老丈切勿誤會，在下既有幸得睹仙顏，乃屬三生有幸，區區粗茶淡飯算得了甚麼。」

但那老叟却一味搖着腦袋，說道：「你既是相信我是仙人，我就越發不能吃了一走了之，好歹也要為你做些事兒，以酬謝你這一頓飯之德。」

展雲飛心中想道：「這老叟敢是天良發現，騙了這一頓吃的，不好意思起來，定要為我做些事兒，可是，他

那裡知道我的事兒，是他所辦不到的。」想到此處，不由對那老叟苦笑一下。

展雲飛苦笑一聲後，道：「老丈切勿客氣，區區一頓酒飯算得上甚麼，在下確實約了一個朋友在此商談事兒，老丈請自便吧！」

那老叟緊皺眉道：「老夫已對你說過，我是天宿神仙下凡，超渡世人，怎麼對人不加援手相助，反而要受凡人恩惠，這豈不是笑煞了凡人麼？」

展雲飛見他如此固執，遂道：「如此說來，老丈定然要援手相助於我，在下也不能再三推卻。實不相瞞老丈，在下袋無分文，剛才在此吃上一頓，已然不勝焦急，如今老丈又吃了這些酒飯，在下有恐連累老丈，故此訛稱在此約會一位朋友，實則意欲將這裡的事兒讓我一人來承擔。」

這個自稱天宿神仙下凡的醜老叟，聽得展雲飛之言，臉色頓時大變，忙問：「你說的話是眞的不成？」

展雲飛忙答道：「在下之言句句屬實，並無半句虛言相騙，老丈既身為天宿神仙，諒必有未卜先知之能，在下怎能在老丈之前說謊話。」

那老叟突然一聲嘆息，愁道：「老夫名列天宿神仙，甚麼門法都學過，唯有卜算之一門却未曾學過，故而不能未卜先知，既然事已至此，却錯在我貪戀人間繁華，冥冥之中應有此劫，這樣吧，這裡的事由我一人擔當，我雖沒有未卜先知之能，但却有別家的仙法，這區區幾個凡人的眼睛，我們可以用掩眼法隱去，你切勿為我擔心。」

展雲飛聽罷，心中頗驚異，暗忖：「人說大羅神仙個個品行端正，怎麼他却像個下三濫的鼠輩那般，幹起這偷偷摸摸的行為來，由此可見，他非但不是神仙，而且定是江湖上的宵小之流了。」可是又一轉念：「倘若他是宵小之流，倒也可說義薄雲天，居然肯讓我先行脫身，將這裡的事由他一人擔當，然而這裡的事乃是我的過失，怎能平白由他一人替自己擔當？」

想到此間，展雲飛就朝那老叟微微一笑，道：「多謝老丈仗義幫忙，在下心中實在感激，可是在下鑒於這裡的事兒，都是自己一時粗心大意，忘了自己袋中分文全無所致，何況在下乃是一個凡人，就算因此而惹上官府，也不過是挨幾下板子、坐上幾天牢，在下也能抵得住，老丈身為天宿神仙，怎能受此人間刑罰，是以經再三深思，老丈還是請了吧！」

老叟聞言，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道：「我被你說了一陣，幾乎忘了自己的仙法，雖則我不能未卜先知，可是我却有點石成金之能，何不點上一塊，豈不是甚麼事兒都解決了麼？不過我的法兒凡人是不能目睹的，否則不靈光，如今就讓我變法，你且閉上雙目，休得偷看。」

（未完・九）

龍鳳錯

齊雲飛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飽歷艱險波折　仍未覓得魔踪

上文提要：齊雲飛率衆往全眞觀找永青子，但却不得要領，齊雲飛遂獨自潛回去搜索，却在觀外被犬羣襲擊，於是連同大夥兒再闖全眞觀，豈料觀內只剩六名道人，從他們口中得悉永青子已下山，衆人於是假意離開，實則暗中監視，但見道人在壁上推按，即現一洞，齊雲飛立刻現身，與道人一同鑽進洞內，只發現地洞出口是後山，為免令寇靖等人擔心，齊雲飛與關笛連忙回去……

齊雲飛道：「到地道出口那裡搜索一下，也許能找到踪跡！」衆人到達地道出口，齊雲飛見天色未明，便下令就地休息。

未幾，天色便亮了，他高呼一聲：「大家起來，仔細找尋一下，留意地上的足跡！」

衆人立即爬起來，用手擦擦眼睛，便分散在附近仔細搜查。這一帶除了那高粱地之外，大都是沙泥地，時正是深秋，土地十分乾燥，人走過去毫不留痕，弄了一個時辰，毫無收穫。

關笛沮喪地道：「不要再找了，再花三個時辰也不會有收穫！」

荊紅英接口道：「就算這一段路能找到蛛絲馬跡，也未必有效，莫忘記他們已離開了超過一整天！」其他人亦都意興闌珊。

齊雲飛回頭叫道：「衛廣民，你們在附近還有否同伴？可否去打聽一下？」

秦湘生搶着答道：「沒有了，他奶奶的，全眞觀那干人一定有問題，只是抓不到他們一根毫毛，齊大俠，你還有甚麼辦法？」

齊雲飛何嘗有辦法？忽然腦海中閃過一道靈光，脫口道：「人走過沒有痕跡，但若是一大羣狗兒走過，地上必留下爪痕，路旁的草亦有痕跡！」

這句話又提起羣豪的勁頭來，齊雲飛拿眼一掃，續道：「咱們將人分成兩組，分開搜索，任何一組有收穫，便立即通知另外一組。」

寇靖立即將人分成兩批，仍讓衛廣民和秦湘生跟着齊雲飛，當下分左右兩旁搜索，齊雲飛那一組搜索左邊，由於那些狗兒又大又多，若在路上走過必有痕跡，是故他們搜查的進展很快。走了兩三里，秦湘生便叫了起來：「你們看！」

齊雲飛轉頭望去，只見一條小路兩旁的草，有些是向上斜伸的，就像一個老年人直不起腰來一般，而且不是一整片，而是呈不規則的，證明有人畜從上面跑過！

齊雲飛連忙走前檢視，一看之下，喜道：「那『犬魔』是帶他那些畜牲由這裡逃的！」

秦湘生還不敢肯定的道：「這也不一定，也許是貓……」

衛廣民截口道：「別爭！草上還有狗矢！」

齊雲飛喜道：「綠葉，快去通知寇副幫主，咱們沿跡跟踪，你們從後趕上！」由於狗速快，又相隔了一整天，是以齊雲飛下令衆人快步急追。跑了幾里路，齊雲飛嫌他們跑得慢，便道：「齊某先走，你們隨後追趕，路上若遇到賣馬的，不妨購馬跟踪！」

齊雲飛之輕功，自非那些鐵旗幫弟子能望其項背，是以無人反對，他幾個起落，已將他們拋開，幸好這條路既窄，兩旁草又高，是以痕跡明顯

，不怕追錯了路。

不過走了七八里之後，路便寬闊起來，而且兩旁已無野草，線索突然斷了！齊雲飛躍上一棵樹，登高望遠，見遠處有座小集，便一口氣跑進小集內。

那小集頗爲繁盛，街上人來人往的，幸好只有幾條街道，很快便走遍，而且兩旁住宅還有一大片，齊雲飛走進一家成衣店，既爲買衣服更換，亦順便打探。「掌櫃的，請問昨日可有一大羣狗從南面進集？」

掌櫃道：「有啊，那陣勢，我活了五十多歲還是第一次見到，最奇怪的是牠們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見狀，都跑開躲避。」

「可知他們後來去了何處？」

「這個倒沒聽人提過！咦！公子爺怎會問此？」

「噢，順便問問而已。」齊雲飛邊付錢邊又問：「那帶頭的人，長得甚麼相貌？」

掌櫃哈哈笑道：「就是不見有人指揮，才覺得奇怪！」

齊雲飛急問：「是否您老人家不在意？」

掌櫃忙答道：「人人均這樣說，都覺得沒有主人的狗，能夠這般秩序井然的，實在聞未所聞，咳，剛才還有顧客上門，跟咱們聊這件事呢。」

齊雲飛忙道：「在下相信了，但不知他們後來又往何處去？」

掌櫃道：「往北去了，沒在留賢集上逗留過！」

「這裡叫留賢集？好名字！」齊雲飛取了成衣便走出店子，還不見後面的人追上來，當下先往北走，不料那裡竟然有三條路！

齊雲飛看了一陣，找不到痕跡，一眼見到一棟石屋外面坐着一個老頭，便上前道：「老丈請了，請問昨日來過的那羣狗兒，往那裡去了？」

老頭興緻來了，問道：「那是您養的狗？」

齊雲飛沉吟道：「是位朋友養的，不知爲甚麼，昨天一早，那些狗兒便突然跑掉了！」

「赫！那一大羣眞嚇死人，家裡的孩子遠遠看見便都跑回家，老漢今年已六十多歲，從未見過這麼多的狗，而且那些狗又壯又大！咳咳，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

齊雲飛見他嘮叨不了，恐再拖下去，忙截口問道：「老丈可知牠們從那一條路跑去？」

老頭抬臂向前一指，道：「老漢見牠們向正中那條路跑去……」

齊雲飛恐他說個不停，忙抱拳謝了一聲，向留賢集中心走去，老頭却在後面嘮叨：「小哥，你走錯路了！」

齊雲飛返回集中心，恰好見到秦湘生和衛廣民在那裡東張西望，秦湘生一見到他便叫苦道：「大俠，咱們可沒您的功力，這一段路跑下來，腿又酸，口又渴……」

齊雲飛道：「你倆先跟我來！」他把他倆拉到集北，又道：「某已查過，那些狗是由正中這條路走的，如今某先走，你倆得待後面的人來了之後，再趕上去，齊某仍在前面等候！」

秦湘生道：「咱們知道了，您在前面等，咱好歹先找點吃喝的再說。」

齊雲飛提氣往中間那條路跑去，他倆忙返回留賢集，這時候，寇靖夫婦及其手下方氣喘吁吁地趕到。

秦湘生乃將齊雲飛的話轉述了一次：「他先走了……」

關笛道：「那咱們還不趕快追？」

秦湘生冷冷地道：「不是秦某看不起你們，如今你們還能跑多遠？而他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關笛冷哼一聲：「依你所說，咱們應該留在這裡等齊大哥？」

「當然不是，咱們兩個先追，你們在這裡稍事休息，最好帶備乾糧，集北三條路，走中間那一條！」

＊　＊　＊

齊雲飛忍着飢渴，沿途急馳，走了六七里路，又出現岔路，他仔細檢視一下，找不到踪跡，於是先向正面那一條跑了五六里路，不見絲毫踪跡，又退回去，走左首那一條，可是依然無所發現，他不由懷疑起來：「爲何我一路走過來，都不見有狗隻跑過的痕跡？嗯，會否那老頭看錯還是記錯？」

他考慮了一下，決定返回留賢集，在半路上遇到秦湘生和衛廣民，乃將情況告訴他倆。「兩位先回去，再去問那老頭！」一頓又道：「不管你倆用甚麼手段。」

秦湘生已將一切希望寄託在他身上，聞言即道：「好，咱們先回去，您隨後來！」這兩個平日作威作福的錦衣衛，此時不辭勞苦，又往來路走去。

到留賢集外，又遇到寇靖他們，衛廣民示意秦湘生入屋找人，却將其他人拉到一邊，將齊雲飛的話複述了一下。

關笛跺足道：「大哥怎會這般大意！如今不是白跑了十多里路麼！」

說着，屋內忽然傳來一陣吵鬧聲，衛廣民立即走過去，喝道：「錦衣衛查案，誰敢哭鬧？」

只見屋內有五六個婦孺，那幾個女的都哭着，衛廣民低聲問道：「小秦，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奶奶的，他們說那老頭不知去了那裡，反倒誣賴咱們擄走她們的家翁！」

衛廣民心頭一動，回頭道：「老寇，把人發散，到附近民居裡查一查！」

關笛道：「我去找大哥！」言畢轉身便跑。

寇靖依言下令，却嚴禁手下强迫鎭民，衛廣民可沒這個耐性，喝問：「你們這裡，誰可作主？」

他目光在婦孺臉上掃過，終於一

位少婦指指另一位穿藍衣的中年婦人道：「她是咱們的大嫂……」

「好，此處算你年紀最大，就由你答話！」衛廣民走至那中年婦女面前問道：「大嫂怎樣稱呼？」

到底是婦道人家，剛才又哭又鬧，此刻却有點膽怯，低聲道：「民婦顏氏……夫家姓林……」

「顏氏，你一共有幾個妯娌？」

「夫家三兄弟……」

衛廣民又趕緊問：「你丈夫幹甚麼營生？家翁一向在家？有甚麼近親住在附近？」

「咱們丈夫幹甚麼營生，咱們也不知詳細，只知他們在外面做生意，公公一向在家享福，附近是有幾位親戚，但平日很少來往……」

「把他們的地址姓名一一招來，若有隱瞞，教你們一家大小吃官司。」衛廣民又道：「你家翁知道他兒子在何處做生意麼？快說實話！」

顏氏囁嚅地道：「應該知道吧……平日咱們問他，他總罵咱們有錢就花，何必多問！」

「他學過武麼？」

顏氏結結巴巴地道：「他早上常在屋外打拳……」

秦湘生忽然插腔問道：「你們剛才又吵又哭又鬧？好大的膽子，可知道犯了甚麼罪麼？」那幾個女人只知錦衣衛如虎似狼，怎知道甚麼王法？聞言嚇得直哆嗦，秦湘生冷笑一陣，陰森森地問道：「是你們家翁吩咐的？快答！」

那少婦首先應道：「是……民婦等根本不知道他何事冒犯了官爺們，請明鑑！」

「他叫甚麼名？最近有沒有人來找他？」

「家翁叫林孟剛……咱們這裡一向沒有人上門，他亦很孤獨……脾氣又不好！」

忽然背後傳來齊雲飛的聲音：「胡說！這兩天就有人上門，咱們若沒有幾分把握，也不會上門，看來你們是想到衙門內才說實話！」

少婦忙道：「咱們眞的不知道，只是昨天凌晨忽有人來拍門，把公公喚出去，但大概只有兩盞茶工夫，他便回來了……咱們根本不知道是甚麼人找他！」

齊雲飛趕緊再加一句：「可是你們知道他跟林孟剛說甚麼話！」他運運內力，雙眼似有異光射出，在她們三人面上掃過，身上發出一股懾人的力量。

顏氏道：「民婦卧室較近……他們在民婦窗外說話，只是夜裡風大，窗子關着，聽得不大清楚……」

衛廣民喝道：「你聽到多少便說多少，大爺們沒空跟你們磨菇，快說！」

「民婦只聽見一個男人說……等下有一大羣狗會在這裡經過……底下的話聽不清楚，又聞我公公說：『田堂主，不知老漢可做些甚麼事？』那人說：『這事很易辦，但十分重要，絲毫不能出錯……』他們似乎走到遠處去了，是以後面的話再也聽不到。」

「可還有漏說了甚麼？」

顏氏一驚，跪在地上叩頭：「民婦只知道這幾句……官爺不信，民婦可以咒個毒誓！」

齊雲飛神色陰晴不定，關笛低聲問道：「大哥，你想怎辦？」

齊雲飛對顏氏道：「起來說話，那個田堂主叫甚麼名字？你見過他麼？他到底是甚麼幫會的堂主？林孟剛又怎會跟他勾搭上？」

顏氏忙稱不知道，亦不曾見過一個姓田的男人。衛廣民又喝問：「你們幾個又知不知道？」那兩位少婦也稱不知，衛廣民一頓足：「你們丈夫叫甚麼名字，總知道吧？」

一問之下，方知老大喚林立信、老二立德、老三喚立志！齊雲飛問：「他們多久回來一次？」

「不一定，快者十來天，最久試過三個多月。」

「都是一齊回來？」

「不一定，有時候一齊回來，有時候單獨回來，每次回來都留下家用。」

「家內若有事，去何處找他們？」

「公公會託人去聯絡他們。」

齊雲飛精神一振，再問：「他找誰聯絡？」

顏氏道：「不大清楚，但那人肯定是住在集上的！」

齊雲飛心頭一動，「林孟剛平日總不可能三步不出家門吧？他較常去的是甚麼地方？」

少婦搶着道：「公公有空時，會去街口那家酒家喝酒，偶爾也會在那裡跟人家玩骰子！」

齊雲飛記得街口那家集賢酒家名字好聽，但又髒又小，乃再問：「他爲何不去街中那家隆發酒家？」

少婦道：「集賢那裡有熟人，其中有個小二老何，跟公公是好朋友，賬常算便宜一點！」

齊雲飛道：「諸位肯合作，咱們高興得很，只要你們沒有瞞騙咱們，自然無事，咱們走，打擾了！」

衆人出了門，齊雲飛低聲道：「小妹，你跟綠葉留下來暗中監視。」

關笛叫了起來：「甚麼，殺鷄焉用牛刀！」

「不單只監視她們一家，還恐有人上門殺人滅口，沒有你這聰明伶俐，機警冷靜的女俠在場，誰鎭得住？」

關笛眉開眼笑地道：「得啦，用不着賣口乖！」

齊雲飛率羣豪到集賢酒家，這時候早市已過，午市未屆，酒家裡的夥記們正趁機打掃，驟然見到來了一批客人，又詫又喜。掌櫃連忙走出櫃台，哈腰問道：「客官是要吃東西？」

齊雲飛冷笑道：「到酒家不吃東西，難道來投宿的？快拿些好吃的東西

來！」

掌櫃邊招呼賓客，邊回頭斥道：「還不趕快泡壺好茶來，着灶房先把東西燒幾個出來！」

齊雲飛把掌櫃拉下，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問道：「掌櫃的，問你一件事，你這裡是不是有位喚老何的夥記？」

「噢？客官認識他？」

「有朋友托咱們順道帶點東西給他。」齊雲飛笑容不改，盡量不讓掌櫃吃驚：「可否請你喚他出來一下？」

掌櫃道：「老何在我這裡已幹了二十多年啦，這時候因爲沒有客人，老漢都讓他回家歇一歇，他年紀不小啦，不像那些年輕人，不過他家離此不遠！喂！小張，你去他家喚一下！」

齊雲飛忙道：「不用，反正咱們也不認識他，着小張帶我兩個夥記把東西交給他就好，咱們跑碼頭做買賣的，到處交朋友，有時候朋友交代下來，不辦不好意思。」

掌櫃忙道：「理應如此！」於是着小張帶衛廣民和秦湘生去何家。

齊雲飛又問道：「這老何一直在貴店幹活？嘿，他似乎有不少朋友是跑碼頭的！」

掌櫃道：「這個倒沒聽見，不過他的確頗喜歡交朋友，但那些朋友不是集上的人，就是附近的鄉親，似乎沒有是跑碼頭做買賣的！」

「掌櫃看來還不太了解他，聽說他這人嘴穩得很，也許有很多事瞞着你！」

掌櫃嘆了一口氣：「這也有可能，老何這人做事踏實，雖然喜歡交朋友，但說話的確很有分寸，除了生意上要招呼客人之外，平常很少跟人聊天，有些事老漢不知道也絕不奇怪！不過他可是個老實人！」

「哎，莫非他家內有兄弟？」

「兄弟早死了，丟下兩位嫂嫂，一位弟婦，一家十來口全靠他養活，也眞難爲他，窮得他自己連老婆也討不上，幸虧那幾個女人還勤快，替人縫縫補補，漿漿洗洗，幫補一下，否則他有三頭六臂也無能爲力！」

齊雲飛心頭一動，趕緊再問：「他跟嫂嫂弟婦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還能住在那裡？他兩位哥哥和弟弟到外地做買賣，中了瘟疫全歿啦，那時候老夫人在家，便着他弟承兄職，討了他大嫂，用意是要讓其他兩位孀婦改嫁，沒想到那兩個女人還眞有志氣，寧願在家捱苦，也不肯改嫁，如此反累了老何，還得替她們養孩子。」

齊雲飛心頭一動，再問：「老何的兄弟在外面做甚麼買賣？」

「老漢也不太清楚，他不說，老漢也不好提起他的傷心事！」掌櫃反問：「託你們送禮物給老何的人，莫非也是老何兄弟的朋友？」

「也許是的，朋友們不說，咱也不好多問，」齊雲飛不着痕跡地問：「說不定是他新交的朋友也說不定，他最近可有甚麼朋友來找他？」

掌櫃抓抓頭皮，道：「老漢年紀大了，那還有精神管他們的閑事？喏，菜上來了，諸位慢用。啊，要不要喝點酒？小店還有半瓶陳年的狀元紅！」

「不啦，咱們吃飽之後，還趕着上路！」

這酒家雖破舊，但大概是老師傅燒的菜手藝兒還不錯，衆人又餓了，狼吞虎嚥，這當兒，秦湘生匆匆趕進來，低聲道：「大俠，有點瞄頭啦，快過去一下！」

齊雲飛道：「你在門外等我。」他交代了雲深一下，便匆匆出店，隨秦湘生向左首拐去。老何的家在集外，那裡的房舍亂七八糟，有大有小，有石建的、有磚建的，還有土建的。老何那棟是磚建的，但看得出最近曾經修葺過，自外面看到一些牆舖上新的紅磚，甚是奪目。

不料到屋內又有新發現，横樑和柱子固然是新換的，連牆也塗過新灰。廳內有許多婦孺擔憂地坐在一塊兒，一個五十靠邊的男子坐在桌前，臉色十分陰沉，衛廣民手中緊握着鋼刀。

齊雲飛一至，一屋大小的目光全都落在他身上，齊雲飛向那男子道：「你便是老何？」

那漢子欠一欠身：「在下何老三，請問你們到咱家裡動刀動槍，是何意思？」

「林孟剛在何處？請你交出來。」

何老三道：「他自個有家，跑來我這裡作甚？」

齊雲飛哈哈笑道：「齊某辦事一向不想動刑，但今日却料定你會說實話，因爲你一家大小全在這裡！齊某可以客客氣氣與你心平氣和地談談，但我這兩位朋友却難說得很。」

何老三臉色一變，道：「諸位可以搜索，若能找到林孟剛，何某但憑你們處置，不過若搜不到人又如何？」

「他當然不在你家內，不過你一定知道他去了何處。」齊雲飛見他說得斬釘截鐵，估計他不敢行險着，當然不會上當。繞過他身旁，看看他一家大小，奇怪的是家內十二個人，除了他之外，其餘十個全是女的，最大的已經及笄，最小的也有五六歲。

「這都是你家人？」

「不錯，不是女兒，便是姪女。」

那些婦女都低下頭去，其中一個縮在牆角，身子不斷地發抖。齊雲飛向她招手：「小姑娘，你過來一下，齊某有話問你。」

何老三臉色大變，急道：「你們只想找林孟剛而已，何必難爲小孩子？這算是那門子英雄？何況她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

「哦，原來何兄還是個識時務的俊傑。」齊雲飛心頭一陣狂喜，他當然不會爲難無辜之人，但仍警告他：「希望

你不要玩什麼花樣。」

何老三道：「何某乃無權無勢的尋常百姓，怎敢在你們面前玩花樣？不過先此聲明，何某只知道他會去何處，却不知他做過什麼犯法的事兒。」

齊雲飛道：「有話在路上再慢慢說，走。」何老三立即長身走出去，衛廣民恐他逃跑，伸出一手，抓住其手臂。

何老三回頭道：「大嫂，我去去就回來，不用驚慌……嗯，也許我來不及回來吃飯，你們不用等我了，無事不要出去。」那些女人都嗯嗯地應着。

齊雲飛離開何家，又悄悄留下秦湘生，「你去集賢酒家通知他們，找一個陌生的，暗中留在外面監視，不要打草驚蛇。」

秦湘生到了集賢酒家，恰好寇靖他們都來了，乃問：「老寇，你們那邊可有消息？」他見寇靖搖頭，乃將情況告訴他。

寇靖喜道：「那咱們趕緊去追齊大俠，紅英，你帶個人留下來，到何老三家外面暗中監視。」當下衆人分頭行事。秦湘生至何老三家附近，指出位置，便急忙趕去找齊雲飛了。

＊　＊　＊

何老三向左方直走，齊雲飛忍不住問道：「林孟剛到底在何處？你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只知道他在那裡……嗯，是在傍賢村裡，咱們是朋友，他是集賢酒家的老主顧。」

衛廣民冷笑道：「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這種話只能騙騙孩子，『犬魔』躲在那裡，你必然知道。」

何老三急道：「誰叫『犬魔』，何某根本不認識。」

齊雲飛怒道：「我不想用刑，但你若不合作的，也就莫怪齊某不客氣，說，你們是那一個幫會的弟兄？」

何老三囁嚅地道：「咱們是仁義幫的弟兄……」

「仁義幫？」衛廣民罵道：「放你娘的屁，江湖上那有什麼仁義幫？」

齊雲飛忙道：「暫且相信他，嗯，你們幫主是誰？貴幫組織如何？有什麼重要的人物？又有多少個兄弟？」

「敝幫只成立了兩三年，外面知道的人不多，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只認識一個林孟剛，是他……介紹何某加入仁義幫的。」

「他介紹你？還是脅迫你？還是利誘你？」

何老三結結巴巴地道：「三種情況都有一點兒。」

齊雲飛道：「你對仁義幫什麼也不了解，又爲何會想加入？最低限度也該知道該幫的宗旨。」

「敝幫宗旨是幫助窮困的善良，對付土豪惡霸，而且又用不着交錢，有百利而無一害，何樂而不爲。」

齊雲飛沉着臉道：「閣下太善忘了，你剛才還說林孟剛利誘你和脅迫你，再不說實話，可要讓你吃點苦頭了。」

何老三長嘆一聲：「說來話長，不過這件事總是老林比我還熱心……啊，到了傍賢村了。」

說着話，果然已進入一條村莊，這條村子以前人口看來必少，後來人口遞增，房舍見縫便鑽，是以一走進去，便如入迷魂陣。

齊雲飛問道：「林孟剛如今所居之地還有什麼人？是仁義幫的巢穴？」他邊說邊將衛廣民推到前面去，自己走在最後面，把何老三夾在中間，自以爲十分安全，却不料旁邊一棟磚屋的窗子裡，突然有人撤出一把銀針。

齊雲飛反應夠快，連忙撤退半步，揮袖一拂，將銀針捲飛。

「老衛，你看牢他。」他再退一步，一脚將大門踢開，雙掌護胸跳了進去。

屋內空空蕩蕩，不見一人，齊雲飛慢慢走過去，一時眼睛四處瞟個不停，只要一發現那人的踪影，他便有信心將他截住。

就在此刻，外面傳來衛廣民的驚呼聲，齊雲飛以爲偸襲之人反跳到外面，是以立即倒飛而出！目光一及，又驚又怒，只見何老三倒在地上，眉心插着一根銀針，一張臉黑如墨汁，銀針顯然有毒。

「是否又有人偸襲？」

衛廣民道：「沒有，就是剛才那一次。」原來齊雲飛那一袖因爲人要退後，仍然留了一道空隙，那根銀針便是由空隙處射中何老三的眉心。

齊雲飛怒道：「你且守在此處。」他人又竄進屋內，但衛廣民却躍上屋頂。

那棟磚舍佔地不大，看情況裡面的人早已搬走，是以留下來的，只是一批破舊的傢具，人却不見一個，齊雲飛由後窗跳出去，但見屋與屋之間形成蜘蛛網似的一條條小巷，教人不知自何處下手。

忽又聞衛廣民呼道：「大俠，他們來了。」

齊雲飛退了回去，道：「來得正好，大家分散搜一搜，這條線索不能斷。」

寇靖遲疑地問道：「大俠，這干人肯定有什麼野心，否則手段不會如此狠絕，亦不會這般神秘，但這與太子失踪一案有關否？若然無關，咱們豈不是白白浪費精力？也阻延了查案的時光。」

齊雲飛道：「如今齊某還說不上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與太子失踪一案有關，但內心感覺他們之間一定有關係。」

寇靖點點頭，「如此寇某也再無疑問了。」

衛廣民道：「諸位調查時態度不妨硬一點，還有，派幾個人守住村前村後，不要讓人溜掉也不知道。」

分配完畢，大軍便在傍賢村裡大肆搜索，結果什麼也搜不到，只找到兩三棟空屋，找人來查問也不得要領，只知道原來之主人已遷往別處，把房子賣給別人，但到底新主人是什麼人亦無人知道，以前有人偷偷進過去，劫遇到鬼怪的事，後來便再沒有人敢去佔便宜了。

齊雲飛估計林孟剛必是被送來此處暫避，而何老三帶自己來傍賢村時，必爲對方耳目所知，因此一方面殺人滅口，另一方面又速速將林孟剛轉移，甚至亦已殺了他。

關笛跺足道：「一心以爲抓住一條樹籐，只要順籐便能摸到瓜，誰知這籐又被人扯斷了。」

寇靖、衛廣民和秦湘生也有點意興闌珊。齊雲飛道：「這條籐尚未全斷，還有林孟剛之媳婦、何老三的一家大小。」

關笛道：「她們所知不多。」

「但很可能還有人會上門殺人滅口，對啦，剛才着你守住林家，你爲何也來了？萬一有人去滅口，豈不是失了一個調查的機會？」

關笛哎唷叫了一聲，撒腿便往留賢集跑去。齊雲飛道：「咱們也去吧！」當下衆人又至何老三家外，只見荊紅英和一名手下還在那裡，齊雲飛急問：「可有人進去麼？」

荊紅英低聲道：「連蒼蠅也沒一隻。」

齊雲飛臉上陡然現出失望之色，道：「咱們再進去看看。」他首先叩開了門，開門的是何老三的大嫂吳氏。

「老三被人用毒針殺死了！」

此言一出，衆婦人先是一呆，繼而大哭起來。齊雲飛不耐煩地道：「別光記着哭，把家裡的人全叫出來，若你們想替何老三報仇的，便必須與咱們合作。」

吳氏點點頭，道：「二妹，把她們都喚出來。」未幾，廳內又堆滿了女人。

齊雲飛目光一掃，道：「咦，怎地少了一個？」

吳氏結結巴巴地道：「她生病了，在床上躺着。」

荊紅英道：「咱們也不爲難你，帶我到房內看看。」吳氏雙脚却似被釘住般，一動不動。

齊雲飛再仔細在那些女子臉上掃過，發覺少了的那一個，正是剛才縮在牆角打哆嗦而被自己招手要喚她出來的，當下問道：「她叫什麼名？」

「小……小珠。」

「你害怕什麼？嘿嘿，看來她早已不在家裡了，大嫂膽子可不小哪，醜婦終須見家翁，到此時你還瞞得住麼？」

吳氏霍地又跪下，吶吶地道：「她……她已經走了。」

「走了？」齊雲飛知道事有蹊蹺，立即拉了一張櫈子坐下，「你且起來，慢慢說話。」

「是這樣的，」吳氏邊長身邊道：「早兩天，老三剛回家，便有人來找他。」

秦湘生截口問道：「此人叫什麼名？長得什麼模樣？」

「咱們根本不知道，他在外面呼喚，老三便出去了，不久回來便帶了那個叫小珠的女孩進來，說是朋友相託的。咱們一家十餘口，平日已十分拮据，平白多了一張嘴，當然不大高興，但老三拿出兩錠銀子來，說是人家委託的，過幾天便來領走，還着咱們不許亂嚷。」

二嫂鄒氏接口道：「不但如此，還把她當作寶貝，不許咱們跟她說話，不許咱們接近她，老三回家便先到她房裡嘀咕一陣。」

齊雲飛問道：「老三一絲口風都沒透露過？」

那三個女人一齊搖頭。齊雲飛先不再在這件事問她，他目光反在那幾根重換的樑柱，道：「老三最近發了不少財哪，他做沒本錢生意？」

「沒有，早兩個月問朋友挪的，剛換好幾天。」

「是什麼朋友？」

「不知道，他不說的話，咱們撬也撬不開他的嘴。」

齊雲飛再問：「他最近跟些什麼人來往？」

吳氏道：「咱們只知道他近來跟林孟剛常有來往，林老頭有時也會到咱家裡找他說話，但他們說話時，都不讓咱們在場。」

齊雲飛換了一個話題：「前天，那些狗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吳氏茫然道：「什麼狗兒？民婦等不知道。」

「除了林孟剛之外，他兒子可曾來過？」

「沒有，也許他們去集賢酒家找老三也未定。」

「好，你說小珠去了何處？是誰帶她離開的？」

吳氏道：「適才你們剛走開，屋頂便跳下一個人來，臉上幪着布，只露出一對眼睛，他向小珠招招手，小珠便乖乖跟着他，由後門悄悄溜掉了。」

「這人身材如何？可曾開腔說過話？」

「他身材比你稍矮一點，肩膊似乎稍寬一點，他警告咱們不得洩漏他的事。」

秦湘生不待她說畢便問道：「他有什麼可洩漏的？」

吳氏趕緊道：「其實咱們一點也不知道……」

秦湘生喝道：「你什麼都不知道，可知他帶小珠去那裡？你們對她的身份一點也猜不到，不會悄悄問她？」

吳氏瞥了弟婦一眼，道：「三妹曾經悄悄問過她，但她一個字也不答，便由後門溜掉了。」

吳氏又道：「咱們在家裡，怎知其去向？」

三妹柳氏道：「是的，看來她好像很害怕，以民婦看，她一定是富貴人家的千金。」

秦湘生沒好氣地道：「你怎知道？」

「民婦見她手脚又白又嫩，連穿衣服也笨手笨脚的，一定是平時有人服侍。」

齊雲飛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道：「好吧，暫時問到此爲止，咱們走。」

吳氏忽道：「且慢，你們說老三被人殺死，他屍體在何處？你們好歹也得交代一下。」

秦湘生道：「他死在傍賢村，你們派人去領屍吧。」

衆人出了何家，齊雲飛輕聲交代了荊紅英幾句，便率衆去林孟剛的家，只見關笛沒精打采地站在那裡。

齊雲飛問道：「可有人進去過？」

關笛道：「什麼人也沒有。」

齊雲飛道：「你在外面等。」他伸手敲開了林家大門，開門的顏氏見到他，臉色都變了，齊雲飛忙道：「不必驚慌，齊某再來問你一件事。」

顏氏道：「只要民婦知道的，必定會告訴你們。」

「昨天，那些狗兒由你們家附近經過？」

「是的，向正中那條路跑去了。」

「後來去了何處？昨日令家翁是否有異常的地方？」

顏氏想了好一陣又道：「昨晚公公吃過晚飯不久便出去了，我見他手上提着掃帚，到半夜才回來，但手上的掃帚却不見了，今早找不到，問他他却反罵民婦。」

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林孟剛昨夜拿掃帚出去，分明是去掃除沙上的狗爪，由此可見犬魔根本不是由正中那條路逃走的，當然也有可能他在半路轉到另一條路去。」

關笛輕輕拉他的袖管，低聲問道：「大哥，你在想什麼？」

齊雲飛交代了幾句便道：「咱們走吧！」離開林家又道：「寇兄，咱們就去集上找家客棧歇息吧！」

寇靖一呆，問道：「在集上歇息安全麼？此處必有仁義幫之耳目。」

齊雲飛道：「齊某已想過這個問題，就算咱們此時到別處借宿，一切行動也落在人家眼中，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停在集上，希望還能抓到線索。」

寇靖沒有疑問，當下找了一家客棧，寇靖索性將它包了下來，安置了行李之後，關笛忙拿出易容藥化起粧來，寇靖問道：「你幾時學會了這個玩意兒？」

關笛得意洋洋地道：「待小妹易了容，到集上四處打探一下，也許能找到新的線索。」

「好，最好你能替雲深和雷鳴也易一下容，分開打探比較快。」齊雲飛走出房，找到寇靖，又請他找人去傍賢村暗中打探消息。

寇靖道：「這個寇某親自走一趟。」齊雲飛又着他帶兩位弟兄分開上路，以便有意外時，有人回來通知。

打發了他們，齊雲飛自己也離開客棧，他故意在街上大搖大擺地走着，要引人注意。時已近黃昏，他便走進留賢集最大的隆發酒家吃飯。

酒家碼頭都是最複雜的地方，此處有許多小道消息流傳，亦常有內幕秘密在此流傳，齊雲飛一個人喚了三個菜一壺酒，暗中注視食客。

此刻距晚飯時間尚早，是以店內的食客也不多，但齊雲飛却十分有耐性，慢慢等候。過了一陣，酒家裡的食客漸漸增多，又再過一刻，已高朋滿座。

齊雲飛悠閒地自斟自飲，實際上他腦海中正在推敲幾個疑點：

跟林孟剛接觸的那位田堂主，大概就是仁義幫的堂主，此人是否田中郎呢？從吳氏口中所述，此人身材倒似田中郎。

何老三當然是被仁義幫滅口，林孟剛失踪，是否亦已被殺？林孟剛三個兒子又在何處？

那位女孩小珠，又是什麼身份？是附近大富之家的千金？仁義幫擄了她，是爲了何事？

犬魔要林孟剛替他掃掉地上之爪痕，料他有可能躲在附近，因爲帶了那麼一大羣狗，到處亂跑，目標明顯，而他是否仁義幫中人？

甘泰陽和司空業牽涉其中，他倆是否仁義幫中人？永青子也是仁義幫的要人？

最後一個問題：仁義幫幫主是誰？是不是上述幾人的其中之一？他們與太子失踪之事是否有關？若然，則其意何在？

這些問題都需要齊雲飛去剖析及尋求答案，但他只覺得腦袋裡似塞了一堆草，怎樣都理不清楚。

酒家裡到處都傳來劃拳的叫聲，更有許多人站在一旁等候入席，但齊雲飛仍然慢條斯理，他恐人打擾，在那張小桌上擺了四套杯碟裝作等人的樣子，是以等候位子的食客都不走過來這邊。

「林孟剛會去那裡？會否仍在留賢集裡？」齊雲飛腦海裡不斷盤旋着這個問題，何老三一死，他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林孟剛身上，而且看來他知道的也比何老三多，也許他在仁義幫的地位比何老三高。

他不斷問自己，却沒有答案，只好把這一連串的事從始至終，仔仔細細地回憶了一遍，忽然心頭一跳：「永青子他們會否在此時返回全眞觀？」心念未了，梯口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未完・七）

上文提要：沈公明和萬耀堂等人將狄明揚打至重傷，耿小雲揮劍撲上，但豈是這些掌門人的敵手，正危殆間，明月宮的康宮主趕至，將沈公明等五人制服，將狄明揚護送到另一處地方救治，狄明揚傷癒之後，和耿小雲回到自己家鄉龍堡，只見門庭冷落，父母不知何去，突然有明月宮的人來招待，心裡狐疑……蕭湘雲和狄明揚分手，跟駱長青走在一起……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爲查雙親下落　任由他人擺佈

青衣漢子進來點起了燈。

狄明揚攢着眉道：「爹娘這時候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耿小雲道：「大概也快來了，大哥，我們先吃了晚餐再說。」

這一頓飯狄明揚也有食不下嚥的感覺，匆匆吃畢，只好依舊回到書房裡等候。

時光漸漸接近初更，狄明揚盼望着爹娘回來，已經不知多少次站起來又坐下，也不知有多少次在書房裡轉着圈，耿小雲心頭更像壓着一塊沉鉛，不知今晚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故。

就在兩人心頭各懷心事的當兒，那青衣漢子又走了進來，躬身道：「公子請到大廳上去了。」

狄明揚喜道：「我爹娘回來了麼?」

他不待青衣漢子的回答，急忙叫道：「小雲，我們快走。」

兩人走出書房，由青衣漢子領路，來至大廳，這時廳上早已收拾一新，點起了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

青衣漢子道：「公子請坐。」

轉身走出，端了兩盞香茗送上。

狄明揚忍不住問道：「我爹娘還沒有到麼?」

青衣漢子垂手道：「公子待回自知。」

話聲甫落，只聽一陣整齊的步伐之聲傳了進來。

狄明揚舉目看去，但見從大門外走入兩行手持雪亮鋼刀的青衣勁裝漢子魚貫進入天井，然後在石階左右分兩行站立。

隨在他們身後進來的却是一個長眉朗目，面貌白晰的青衫文士，手搖摺扇，舉止瀟洒，安詳的徐步而行。

這人赫然是明月宮總護法公孫襄。他行近階前，立即急步趨上階來，到達門口就慌忙躬下身去，說道：「屬下公孫襄，見過公主、狄公子。」

直到此時，耿小雲才証實自己確是「公主」了。

狄明揚眼看來的會是公孫先生，不禁大感意外，急忙迎着拱手道：「公孫先生請進。」

公孫襄跨入大廳，拱手道：「公主、狄公子請坐。」

他也在下首一張椅上落坐，接着道：「兄弟奉宮主之命，特地送一個人來給狄公子的。」

耿小雲心中一動，暗道：「看來自己猜測得不錯，他們想利用大哥的雙親脅迫大哥就範了。」

狄明揚問道：「康宮主要公孫先生送來的，不知是甚麼人?」

公孫襄微微一笑，沒有答話，只是舉手擊了兩掌，才喝道：「把人押上來。」

他話聲甫落，階前立即有人接口道：「把人押進來。」

這時大門口就有兩個手持鋼刀的青衣漢子押着一個雙手反背五花大綁

的人，一路走入，一直來至廳上。

耿小雲一直提着一顆心，忐忑亂跳，她希望押進來的人不是大哥的爹，否則這事情就會無法收拾，等到看清楚了押進來的人，她稍稍放了些心，因爲這人總算並不是大哥的爹。

狄明揚目光一注，臉上不禁現出驚異之色，說道：「會是石前輩!」

原來這雙手反背，被五花大綁押進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狄明揚的父執，居住在將軍嶺金槍將石開化!

公孫襄臉露微笑，點頭道：「狄公子，原來你認識他，那好極了!」

耿小雲一雙美目望着公孫先生，不知他葫蘆裡賣的甚麼藥?

狄明揚也同樣測不出公孫先生的心意，望着他問道：「公孫先生，這位石前輩可是開罪了宮主麼?」

公孫襄輕搖着摺扇，含笑道：「石開化和明月宮倒還談不上甚麼過節。」

狄明揚問道：「那麼公孫先生可否看在下薄面，先替他鬆了綁再說?」

公孫襄依然搖着摺扇，含笑道：

「這個只怕不成。」

「兄弟奉宮主之命把此人押來，是爲了要明瞭幾年前一樁公案，狄公子且請坐着，此事還是由兄弟來問他吧!」

說到這裡緩緩站起身，走近石開化面前，摺扇一收，「啪」的一聲擊在石開化身上。

金槍將石開化全身一顫，目光掄動，忽然厲聲道：「你們把石某擒來要待怎的?」

公孫襄站在他面前，看着他微微一笑道：「石大俠認識區區在下麼?」

石開化問道：「爾是何人?」

公孫襄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緩緩說道：「區區公孫襄，忝爲明月宮總護法。」

石開化大笑道：「你們把石某擒來，要殺要剮悉聽尊便，石某決不皺眉，不用多說。」

「聽起來石大俠果然硬朗得很。」公孫襄含笑點頭道：「好像石大俠是白道的英雄，明月宮是無惡不作的黑道，石大俠有正邪不並存，涇渭不同流的凜然正氣!」

石開化道：「石某被擒，夫復何言?」

「哈哈!」公孫襄大笑道：「白道之中有些人固然心存仁義，但有些人却是利慾薰心，狠狽爲奸，賣友求榮，居心叵測，比起黑道中人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人連猪狗畜牲都不如，公孫某想請問石大俠究竟是那一種人?」

石開化聽得臉色爲之一變，昂然道：「石某被擒，要殺要剮可以，閣下不要出言侮辱。」

「哈哈!」公孫襄又是一聲大笑，說道：「你這種人還用得着我公孫先生侮辱你麼?石開化，你可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麼?」

石開化只知身在一處大廳之上，看看周圍沒有紮眼的人，却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公孫襄又是一聲得意的大笑，手中摺扇輕搖，徐徐說道：「我不妨告訴你，這裡是龍堡狄家莊的大廳上，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麼?」

石開化聽到「龍堡狄家莊的大廳上」這幾個字，心頭不期一凜，臉上神色也同時大變，但却依然沒有開口。

耿小雲女孩兒家心思較細，看得心中一動，忖道：「公孫先生的話，莫非有什麼用意?」

公孫襄看他沒有作聲，接着又道：「看來要石大俠不打自招，只怕還不容易呢!」

石開化怒聲道：「你要石某說什麼?」

公孫襄大笑道：「石大俠只要照實直說就好，推諉是沒有用的，我公孫襄奉命行事，今晚非聽到你石大俠的親口招供不可，石大俠最好不要使我心裡不高興。」

狄明揚忍不住問道：「公孫先生，到底是什麼事?」

公孫襄含笑道：「公子聽下去就會明白。」

狄明揚疑惑的看看五花大綁的石開化，沒有作聲，耿小雲心裡却漸漸有些明白了。

石開化道：「石某不知道閣下在說些什麼。」

「哈哈!」公孫襄又大笑一聲，摺扇一攏，指着石開化道：「石開化，看來你眞有些不開竅，可要公孫先生幫你開開竅嗎?」

石開化臉上微變道：「你要嚴刑逼供?」

公孫襄手中摺扇在他面前晃動，徐徐說道：「公孫襄說過，我奉命行事，今晚非要聽你石大俠親口說出來不可，我既非自詡名門正派的人，爲了要把事情辦妥，說不定要用些手段了。」

石開化臉色發白，沒有開口。

公孫襄摺扇指着他，徐徐說道：「我由一數到五，石大俠若是依然不肯實說的話，在下就只好得罪了，好，你聽着了，一……二……三……四……五……」

石開化還是沒有出聲。

公孫襄一直含着笑的臉上，突然沉了下來，口中冷笑一聲，手腕一振，扇頭在石開化胸前連點了五點，手法之快，連狄明揚都沒看清他點了石開化什麼穴道，石開化雙手被反綁着，但他身子在公孫襄扇頭點落之際，不由自主輕輕一顫。

公孫襄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臉上又開始浮起笑容，說道：「公孫襄想聽的話，從沒有人不肯說的，石大俠也未必例外。」

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徐徐扇着。

這一瞬工夫，金槍將石開化身上

顯然起了極大的變化，他本來白晰的臉上，此刻已經脹得通紅，甚至連額上青筋都一根根綻了出來。

不，他站着的人也似乎開始有些站立不穩，那是因爲兩腿起了一陣又一陣的顫抖！

顫抖的不只是兩條腿，而是全身，而且越抖越來得厲害，頭上汗水像黃豆般一粒粒綻出，像水淋一般往下直流，終於一個踉蹌，彎着腰伏到地上！

不，他竟然在地上翻滾起來。

狄明揚眼看公孫先生出手竟有如此陰毒，心頭大是不以爲然，正待開口。

公孫襄似已知道他的心意，立即微微搖頭，以「傳音入密」說道：「狄公子不可代他求饒，此人心思惡毒，不如此他是不肯說出實話來的。」

石開化雙手被反綁着，還滿地亂滾，雙手無處着力，自然更爲狼狽，口中殺豬般哼了兩聲，大叫道：「快替我……解開……穴……道……」

公孫襄好整以暇的搖着摺扇，問道：「石大俠肯說實話麼？」

石開化連聲喘息道：「說……說……快……快解開……解開。」

公孫襄緩緩站起，突然飛起一脚，朝石開化當胸踢去。

石開化滿地滾動的人，口中大叫一聲，翻身跌出去五六尺遠，「啪噠」一聲仰天躺下，胸口起伏，只是喘氣。

公孫先生道：「你們過去扶他坐起來，告訴他，我不喜歡看他這份裝出來的窩囊相，給我坐着說話。」

兩名青衣漢答應一聲，如狼似虎的走到石開化身邊，一人抓住他一邊的臂膀，把他上身提起，砰的往地上一頓，喝道：「咱們總護法的話你聽見了沒有，乖乖的坐着招供，別裝出窩囊樣子，惹咱們總護法生氣。」

堂堂金槍將這回鼻青眼腫，喘息未定，看去不僅狼狽，當眞流露出一股窩囊相來，餘悸猶存，連連點頭道：「我說，我說。」

公孫襄連看也沒朝他看，抬着頭道：「那好，你先說說六年前，你們爲什麼要聯手對付狄元和狄大俠的，誰是主謀？」

狄明揚聽到這裡，不由得心頭猛然一跳，六年前他們聯手對付爹，石開化不是說和爹是多年好友麼？

他幾乎不敢相信，公孫先生折騰了石開化半天，要他招供的，竟會是他們聯手對付爹的事，方才自己差點還忍不住要替石開化講情，認爲公孫先生這樣對付他，手段太毒辣了。

石開化低垂着頭說道：「主謀不是我。」

公孫襄問道：「那是什麼人？」

石開化道：「是……萬耀堂……」

狄明揚又是一怔，他聽人說過黃山萬家是江南武林中的領袖人物，各方景仰，萬耀堂說出來的話，在大江南北差不多比聖旨還靈，他會是對付爹的主謀？

公孫襄道：「萬耀堂領袖江南武林，聲譽卓著，他爲什麼要圖謀狄大俠？」

石開化道：「那是因爲萬耀堂知道狄老哥蒙東海老神仙垂青，賜了一枚老神仙的表記八卦金錢，可以隨時上東海去向老神仙求一件事……」

狄明揚想到自己身邊果然佩着一枚八卦金錢，當時公孫先生就這樣把自己認作是東海門下的。

公孫襄問道：「這和萬耀堂圖謀狄大俠有關麼？」

「有關。」石開化道：「因爲萬耀堂有一個兒子，叫做萬里傳，和狄老哥的兒子狄明揚年齡彷彿，萬耀堂一心想他兒子若能拜在東海老神仙門下，將來就會出人頭地，領袖武林，但要拜在東海老神仙門下，又談何容易？如果有了老神仙的八卦金錢，就可以求老神仙一件事，求他收錄萬里傳，也可不成問題，據說萬耀堂曾和狄大俠當面提過此事，希望狄大俠能夠割愛……」

公孫襄道：「狄大俠不同意，對麼？」

石開化點頭道：「八卦金錢是老神仙親自賜給狄大俠的，狄大俠自然不同意了。」

公孫襄道：「他們兩家就這樣有了嫌隙？」

石開化道：「是的。」

公孫襄道：「嫌隙只是生在心裡，又怎麼會率衆夤夜圍攻狄大俠的呢？」

狄明揚聽得心頭一緊，萬耀堂居然率衆夜襲！

率衆，當然是率領了很多高手，爹一個人如何能是衆多高手的敵手？心頭不期一陣激動，坐着的人也感到身不由己的一陣顫動。

這時但覺一隻綿軟的纖手伸了過來，握住自己的手掌，耳邊同時响起耿小雲的聲音低低說道：「大哥，你不可激動，慢慢的聽下去咯！」

石開化道：「那是萬耀堂親自邀約的人……」

公孫襄道：「石大俠也參預了？」

石開化道：「我也是萬耀堂邀約去的，我是情面難却。」

「哈哈！」公孫襄大笑道：「石大俠和龍堡狄家兩代友誼，就沒有情面了麼？」

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聽得狄明揚心頭有着無比的激動。

石開化白晰的國字臉上不禁一紅，竟然答不上話來。

公孫襄臉色一沉，喝道：「石開化，你放明白些，好好的說下去，不用顧什麼顏面了，如若要想掩飾什麼，明月宮的人出手毒辣，小心剝了你的皮。」

這話如在平時，金槍將石開化豈

是等閒人物？豈會吃你這一套，但今晚他是虎落平陽，昔日的威風已經一掃而空，何況公孫襄是明月宮的總護法，他說得出做得到，石開化心頭一凜，苦笑道：「我還能說什麼呢？」

公孫襄道：「還有些什麼人參加了此一行動？」

這話容易回答。

石開化道：「璇璣手文成章、鷹爪門的申紹先、巽風劍尙昌來、六合門王子奇、其他的都是黃山萬家的人了。」

「好。」公孫襄道：「在你們圍攻之下，狄元和狄大俠和他夫人是否都遇害了？」

這話聽得狄明揚心頭狂跳，有這許多人圍攻，爹和娘武功再高也難以抗衡，莫非爹娘已經被這些惡賊殺害了？他身軀一陣顫抖，幾乎要昏了過去。

耿小雲坐在他身邊，輕聲道：「大哥，你且聽他說下去，此時務須冷靜。」

石開化艱澀的道：「狄兄一身武功，已是爐火純青，雖有多人圍攻他，還是奈何他不得，後來他似中了文成章扇中暗藏的毒針，始被逼落下風，他夫人也是武林世家之女，一手家傳的芙蓉針，也打傷了好幾個人，終因寡不敵衆……」

狄明揚但覺心頭熱血奔騰，再也忍不住，大聲道：「我爹娘怎麼了？」

石開化道：「那時狄兄已負重傷，他夫人竭力保護丈夫，也成了强弩之末，夫婦兩人眼看無法支持，突然間出現了幾個武功高强的蒙面人把他們夫婦接走。」

狄明揚問道：「你知不知道那些蒙面人是什麼人嗎？」

石開化道：「不知道，因爲當時黑夜，雙方都以黑布蒙面，以致難分敵友，就在混戰之中，對方的蒙面人逐漸退去，等到沒人動手了，狄兄夫婦也已不見。」

公孫襄道：「萬耀堂沒派人追麼？」

「追了。」石開化道：「他派出幾路人分頭追蹤，但却沒有一路知狄兄夫婦的下落，甚至連蛛絲馬跡都找不出來。」

公孫襄道：「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找到麼？」

「沒有。」石開化道：「這件事萬耀堂一直耿耿於懷，六年來，他明查暗訪，狄兄夫婦有如石沉大海，從此沒有一點消息，因此，此次狄明揚出現，他就企圖擒住了狄明揚，或可把狄兄夫婦引出來。」

公孫襄冷哼一聲道：「所以他要揑造出謠言來，傳揚江湖，明月宮要橫掃江南各門各派，用意就在於此。」

石開化道：「那也是狄明揚正好參加了必姆山大會，才使萬耀堂有此藉口了。」

公孫襄冷哼一聲道：「你專程趕回將軍嶺來，是不是萬耀堂授意的？」

石開化至此不得不承認，點頭道：「狄明揚不知六年前的變故，要回家探省雙親，故而要在下前來看看。」

「哈哈！」公孫襄搖着摺扇，大笑道：「你不說，我山人也可以猜得出來，你沒在橫峯露面，乃是想以狄公子父執身份，欺騙狄公子加以暗算。」

石開化道：「萬耀堂因狄公子傷得不輕，故而要在下趕來探探他的口氣，並無暗算之意。」

公孫襄目中寒芒飛閃，微笑道：「你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因爲他們並不認識那天救狄公子的正是明月宮宮主，故而要你來探探狄公子的口氣，還有一半呢？」

石開化道：「就只有這樣了。」

公孫襄大笑一聲，從懷中取出兩個青色瓷瓶，往几上一放，喝道：「石開化，你騙得了我公孫先生麼？這兩個瓷瓶中放的是什麼藥？」

石開化臉上神色微變，說道：「這是在下家傳『將軍療傷金丹』和『飛龍奪命散』。」

公孫襄道：「那很好。」

他看瓶上寫着的標籤，取起『將軍療傷金丹』，又道：「你服七顆給我看看？」

石開化道：「這是專治內傷之藥，在下體內無傷，不能服用。」

公孫襄朝他微笑道：「你的意思是認爲狄公子傷得很重，沒有如此快法就會痊好的，故而想來替他療傷的了，但這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用散功散製成的假藥，你們設想的確也很週到，萬一狄公子傷勢已癒，用不着療傷的藥了，於是還有一瓶冒名的『飛龍奪命散』，瓶中裝的却是完完全全的『散功散』，只要狄公子還把你當成父執！你就隨時隨地都有機會在他飲食中下手，你們平日一向自詡白道中人，做出來的事，竟然比殺人放火的黑道中人還來得惡毒，你說，你們這批人該不該殺？」

狄明揚聽到這裡，心中甚是感慨，江湖上人心叵測，竟然一至於此，這些自詡爲江湖名門正派的人，也會有如此卑鄙毒辣的手段，心頭一股仇怒之火不禁油然而生。

公孫先生摺扇一抬，大喝道：「來呀，你們把這瓶『飛龍奪命散』拿下去，分一半給石大俠服下，就可以替他鬆綁了。」

站在石開化身邊的兩個持刀漢子答應一聲，就有一個人走了上來，接過瓷瓶。

石開化聽說要給他服「飛龍奪命散」，一時心頭大急，叫道：「公孫總護法，你要問什麼，石某都照實說了，你要高抬貴手，這藥服下去，石某就完了……」

公孫襄笑道：「你不服下去，本來就已經完了，但如果服下去，還可以

保得住一條命，這不是等於救了你麼？」

那兩個青衣漢子可不管你是誰，他們執行的是總護法的命令，於是一個取來了一碗清水，一個拿着瓷瓶，不由分說，一個揪住石開化的脖子，用手揑開他牙關，一個倒轉瓷瓶，往他口中倒入，再拿起清水倒了下去，然後一個把他牙關闔上，一個擧刀割斷了他身上的五花大綁。

金槍將石開化名動江湖，但此時雙手被反綁着，那能有半點反抗的力氣，明知瓶中裝着的「散功散」，喝下去一身武功就完了，也由不得你不喝，等到身上繩索割斷，他頹然長嘆一聲，裝出一副痛苦之色，嘶啞的道：「只怪我石某一時糊塗，落得如此下場……」

却乘兩人不備，奮力朝青石抱柱上撞去。

兩個青衣漢子都是明月宮久經訓練的武士，身手何等矯捷，石開化身子才一動，左手漢子早已一擧手就抓住他的衣領，一把提了過來。

公孫襄坐着的人連動也沒動，只是淡淡一笑道：「石開化，你是重要人証，不但狄公子要復仇，要你作証，不然江湖各大門派豈不是要說是明月宮的人在江湖上製造是非，濫殺無辜麼？二來明月宮也要你向天下武林作個証，明月宮還沒有作過什麼壞事，而你們自稱白道的大俠，却是如此作惡多端，你這証人，該有何等重要？你石開化如是在公孫先生面前，這麼輕易一死，公孫襄又如何向宮主交代呢？」

說到這裡，一抬手道：「好了，你們可以把石大俠押下去了，好好看住他，別讓他想不開自戕了。」

兩個青衣漢子躬身領命，押着石開化退了出去。

狄明揚一腔激憤，站起身朝公孫襄抱拳作了個長揖，感激的道：「多謝公孫先生，今晚要是沒有先生擒住了石開化前來，問明口供，不但在下還要受他暗算，連家父家母受人圍攻之事都懵無所知呢！」

「哈哈！」公孫襄大笑一聲道：「小兄弟，這是老哥哥應該要做的，何況老哥哥這是奉命行事，你有什麼好謝的？不過老哥哥有一句話想問問你。」

狄明揚道：「公孫先生有什麼話，但請直說。」

公孫襄目光注視着狄明揚，問道：「小兄弟是不是打算立即去找萬耀堂算帳？」

耿小雲心中一凜，暗道：「是了，這是明月宮最好的借題發揮了，這一來，明月宮橫掃江南的預謀，不是正好由大哥出面了嗎？大哥一腔仇怒，對暗算他的人，對黃山萬耀堂還不痛下殺手麼？但這是大哥爲他父母復仇，自己又怎麼說呢？唉，這一來，大哥是陷下去了。」

果然，狄明揚切齒的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在下自然非找萬耀堂算帳不可，但在下家父、家母，至今下落不明……」

「唉！」公孫襄輕輕歎息一聲，說道：「老哥哥有一句話，雖是臆測之詞，不知該不該說？」

這話逼緊了！

狄明揚道：「老哥哥只管請說。」

公孫襄道：「老哥哥說過，這話不過是我臆測之詞，小兄弟不可激動才好。」

狄明揚點點頭，急急問道：「老哥，你快說，在下不會激動的。」

口中雖說「不會激動的」，但神情已是十分激動。

公孫襄看了他一眼，徐徐說道：「根據石開化方才說的，當晚令尊、令堂已經十分危急，突然出現了幾個武功高强的蒙面人，把二位老人家救走，至今六年，始終查不出下落來，這話你認爲可靠麼？」

狄明揚一呆道：「難道石開化說的是謊言不成？」

「石開化說的倒是不假。」公孫襄一手搖着摺扇，取起茶碗喝了一口，接着道：「我懷疑這是萬耀堂在故弄玄虛。」

狄明揚睜大雙目，「哦」了一聲，他想不出萬耀堂弄的是什麼玄虛？

公孫襄微作沉吟，說道：「據石開化說，此次行動除了黃山萬家的人，他怕力量不夠，還約了少林派的胡達、八卦門的尚昌來、六合門的王子奇、石開化等，這些人雖是萬耀堂的死黨，究是外人，萬一殺害了令尊令堂傳出江湖，大家縱然蒙了面，若是有人洩漏口風，豈不損了黃山萬家歷世清譽……」

狄明揚聽得一顆心漸漸絞緊起來。

公孫襄又道：「若是他要幾個武功高强的家奴，或是投靠他萬家的清客蒙起了臉，在緊要關頭從衆人圍攻之中救出令尊令堂，大家只當有人救去了，豈不永遠也不會懷疑黃山萬家了？」

狄明揚身軀一陣抖動，顫聲道：「老哥哥，你是說……是說家父、家母……」

「這只是老哥的臆測。」公孫襄攢起雙眉，思索着徐徐說道：「不然的話，令尊令堂也不是無名人物，失蹤了六年，何以沒有一點消息……」

「這麼說，我爹娘是被這姓萬的老賊害死了！」

狄明揚說到這裡，忍不住流下淚來，虎的站起來，切齒道：「萬耀堂，凡是參與圍攻我爹娘的人，我狄明揚非把你們一個個碎屍萬段不可！」

他雙目包滿了紅絲，一臉俱是殺氣，拱手道：「多蒙老哥哥指點，我這就找萬耀堂去。」

公孫襄伸手一攔，說道：「小兄弟，我說過你不可激動……」

狄明揚神情可怖，厲聲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那天我就應該殺了他。」

公孫襄緩緩說道：「小兄弟，就是要報仇也要謀定而動，黃山萬家豈是好對付的？你功力雖高，究是沒有在江湖上走動，就像那天若非宮主趕去，你豈不毀在這幾個比黑道中人還要心狠手辣的掌門人劍下了？」

狄明揚道：「那麼依老哥哥之見呢？」

公孫先生含笑道：「這個小兄弟只管放心，咱們有石開化作証，就不怕江湖上人誤會，老哥哥自會妥善安排，讓小兄弟不但手刃仇人，還要當着江湖各大門派歷數這些人的罪狀，才能讓事情眞相公諸於世，他們這些白道敗類死得並不寃枉。」

狄明揚感激的道：「在下悉憑老哥哥的安排。」

耿小雲心中想着：「公孫先生要如此轉轉彎彎說話，眞是爲了替大哥報仇麼？」

公孫襄點頭道：「好，咱們那就立刻採取行動。」摺扇一合，朝前指點了下，說道：「你們去叫茅若清、勝百生、戚祖光三人進來。」

話聲甫落，只見矮純陽茅若清、勝百生、戚祖光三人急步從大門外走入，趕近階前，朝上面拱手爲禮，說道：「屬下茅若清、勝百生、戚祖光參見總護法。」

狄明揚正待站起身來，公孫襄回頭含笑道：「狄公子只管請坐。」

一面朝茅若清三人說道：「兄弟有密柬一封，三位可依柬行事，不得有誤。」

說罷，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密柬，抬了抬手，密柬平平穩穩的朝階前茅若清面前飛了過去。

茅若清伸出雙手接住密柬，躬身道：「屬下遵命。」

三人同時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公孫襄接着說道：「叫鄧乾坤，司徒贊進來。」

門口武士高聲叫道：「總護法有請鄧乾坤、司徒贊進見。」

接着獨目神鷲鄧乾坤、司徒贊二人從門外趨入，在階前拱手道：「屬下鄧乾坤、司徒贊參見總護法。」

公孫襄道：「兄弟有密柬一封，二位可依柬行事，不得有誤。」

說罷，也從大袖中取出一封密柬，抬手朝鄧乾坤面前飛了過去。

鄧乾坤雙手接過，公孫襄道：「叫佟祿山、秦鎭海進來。」

門口武士又高聲叫道：「總護法有請佟祿山、秦鎭海晋見。」

飛天豹子佟祿山、綠鷹島主秦鎭海二人從門外趨入，在階下前拱手道：「屬下佟祿山、秦鎭海參見總護法。」

公孫襄如前吩咐，也付與一封密柬。

接着又叫洪大德、巴弼戩、最後是朱化龍。

狄明揚心中暗暗驚奇，這些人原來都到龍堡來了，只不知公孫先生給他們的密柬上，寫了些什麼？

公孫襄點將完畢，「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搖了兩搖，得意的仰首大笑一聲，說道：「好了，老哥哥這五路奇兵，管敎小兄弟大仇人刻日擒到，一個也漏不了網。」

公孫襄道：「公孫先生，他們……」

「小兄弟不用多問。」

公孫襄輕搖摺扇，站起身道：「現在公主和小兄弟，也可以啓程了。」

耿小雲問道：「我們要去那裡呢？」

公孫襄道：「興師問罪，自然要前去黃山找萬耀堂了。」

狄明揚聽說要去黃山，心頭又激動起來，虎的站起，切齒道：「萬耀堂這老匹夫，我決不饒他！」

公孫襄伸出一隻手掌，掌心向天，五指輕輕掄動了幾下，含笑道：「萬耀堂已在我掌握之中，諒他也休想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去。」

狄明揚、耿小雲走出大門，門口早已停着一輛華麗雙轡馬車，兩名青衣使女伸手搴起車帘，狄明揚道：「公孫先生呢？」

公孫襄含笑道：「二位請上車，老哥哥還有一輛車就在後面。」

狄明揚聽他這麼說了，只得和耿小雲登上車廂，公孫襄上了第二輛車。

兩行二十四名青衣勁裝武士魚貫走出，各自騎上了拴在廣場上的牲口，足聲雜沓，首先排成了兩行，等待兩輛馬車啓程之後，才緊隨車後而行。

狄明揚、耿小雲並肩坐在車上，等車輪輾動，耿小雲悄悄附着大哥耳朵，說道：「大哥，我看公孫總護法這一行動，是早有安排的，他雖是說給大哥報仇，但可能別有居心，說不定是利用大哥做藉口，眞的要橫掃江南各大門派。」

狄明揚氣憤的道：「就算橫掃各大門派，我也報了父母之仇。」

耿小雲輕輕歎息一聲道：「但江南各大門派是武林中的白道，今晚公孫先生點將調兵，都是些黑道中人，雖然大哥報了父母之仇，但……但……大哥，我不會說，也不知怎麼說好，我心裡總覺得有些不對……」

狄明揚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報仇，白道中人圍攻我父母，黑道朋友幫我報仇，難道幫我的是黑道中人，我就不報父母之仇了麼？」

耿小雲道：「大哥，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

狄明揚沒等她說完，點頭道：「我知道妳的意思，但這仇我是非報不可

，天下沒有一件事比報仇更大，白道、黑道，我也顧不了許多了，其他的事，且等報了仇再說罷！」

* * *

黃山萬松山莊，不但是江南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也可以說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武林世家，從一百多年前直到現在，已有五代，上四代的萬松山莊莊主，都擔任過武林盟主。

雖然武林盟主每隔五年推舉一次，黃山萬家的若祖若宗，以至萬耀堂的父親爲止，不知連任過多少屆盟主。

只有萬耀堂沒有這份榮譽，那倒並不是他沒被選上，而是近幾十年天下太平，江湖上風平浪靜，沒有發生過血雨腥風的驚人大事，各大門派也漸趨式微，缺乏團結，也就沒有推舉盟主。

雖然萬耀堂沒當過盟主，但黃山萬家的威名，在江湖上依然甚隆，萬耀堂也儼然成爲江南武林中的領袖，事無大小，只要萬耀堂點個頭，大江南北的武林中人沒有不賣他的帳的。

不過最近幾天來，黃山萬家已經感到氣氛有點不對，因爲通向黃山萬家的幾條路上，行人似乎絕迹了。

黃山萬家雖然已經不當盟主，但平日裡只要是江湖上人，道經黃山，不，別說經過了，只要到附近百里之內公幹，沒有人不專程到萬松山莊來投個名帖，以示尊崇，是以一天之中，總有幾撥人上門來拜訪的，但最近幾天都沒有了。

萬松山莊門堪羅雀，這是百餘年來所沒有的事兒！

萬耀堂從橫峯回來之後，就已感覺出來，似乎事有蹊蹺，只是人家不上門來，你又何從查起？

但事情可不止此，萬耀堂手下有兩個得力幫手，一個是通臂門的璇璣手文成昌，一個是鷹爪門的申紹光，平日萬耀堂倚如左右手，他從橫峯回來，這兩人却遲遲不見回轉，一連多天都沒有他們的消息。

還有一件事，則是萬松山莊的總管從弟萬耀祖，到石埭去辦事，一去三天也沒了影子。

萬耀堂心頭不禁泛起一層陰影，派出幾個莊丁去找萬耀祖回來，但派出去的人幾乎全都一去不返，如石沉大海，音信全杳！

這下萬耀堂已直覺的感到事態不妙，他一怒之下，親自挑選了十二名身手矯健，武功較强的莊丁，跨下健馬，到萬松山莊附近一二十里四週巡視，却又寧靜如恒，找不出一點跡象。

等他回到莊上，十二騎健兒，健馬不少，馬上健兒却又少了一名，最後的一騎，只剩了一匹馬跟着回來。

萬耀堂氣得咆哮如雷，再派人去找那莊丁，在三里外發現被綑了脚踝，倒掛在一棵大樹橫幹上，等到救下來，人早已昏死過去。

莊丁們七手八脚的灌了薑湯，人總算清醒過來了，但他却一點也不知道，更說不出所以然來，不過他後心給人用白粉留了一個記號，那是蜘蛛網，網中有一隻白粉的大蜘蛛。

萬耀堂怒哼一聲道：「這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找碴找到我黃山萬家頭上來了？」

副總管王三省湊上一步，低聲的道：「莊主，莫非是蜘蛛島的人？」

萬耀堂鐵青着臉道：「蜘蛛島匪徒，也敢向我黃山萬家尋釁？」

那被救醒的莊丁站在一旁，此時伸手朝懷中一摸，口裡忽然「啊」了一聲。

萬耀堂巨目一掄，回頭道：「你啊甚麼？」

那莊丁嚇得打了個哆嗦，囁嚅的道：「回莊主，小的懷裡，被人揣了一張字柬。」

他已從懷中取出一張柬帖來。

萬耀堂道：「快拿來。」

「是……」那莊丁雙手拿着柬帖，送到莊主面前。

萬耀堂雙手接過，打了開來，只見上面寫着兩行歪歪斜斜的字跡，那是：「本島主奉命封鎖萬松山莊所有通路，三日之內，凡是進出萬松山莊之人不接受勸告者，一律拏下。」

下面沒有具名，只畫了一個黑蜘蛛。

萬耀堂看得大怒，濃眉倒豎，雙手一搓，把字柬搓得粉碎，仰首洪笑一聲道：「果然是蜘蛛島的匪徒在暗中搗鬼，萬某倒是不信，他能封鎖得住黃山萬家的通路？王三省，你要莊丁上馬，隨老夫出去，看看他黑蜘蛛究竟有多大能耐？攔得住我萬耀堂麼？」

話聲甫落，只見一名莊丁慌慌張張奔來，氣吁吁的道：「啓稟莊主，少莊主他……他……只怕出了事了……」

萬耀堂身軀猛然一震，喝道：「你說甚麼？」

副總管王三省道：「萬興，你說得清楚一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莊丁又應了兩聲「是」，說道：「剛才少莊主騎出去的青鬃馬，和三個從人的坐騎都自己回來了，但少莊主等四人却沒有回來，小的特來稟報莊主……」

萬耀堂聽得腦門轟的一聲，幾乎急昏過去，萬里傳是他獨生兒子，若論武功，已可說盡得黃山萬家眞傳，在武林年輕一輩中已是佼佼不羣，居然也落到蜘蛛島人的手裡去了。

他右脚猛然一頓，「啪」的一聲，青石板被他蹬得四分五裂，洪喝道：「好個蜘蛛島匪類，萬某非找他算帳去不可。」

左手一揮，又道：「三省，要他們隨我走。」

舉步往外就走。

王三省跟着揮了揮手，十二名莊

丁立即矯捷的跟着走出大門。

門外早有莊丁牽着馬匹伺候。王三省也跟着上馬。

萬耀堂又急又怒，一抖繮繩，一馬當先，順着莊前大路飛衝馳去，他後面王三省和十二名莊丁也各自縱馬急馳，像一陣風般跟了下去。

離萬松山莊不過三里來遠，猛聽「嗚」的一聲，一支响箭射到了萬耀堂馬前五尺光景，又是「奪」的一聲插到了地上。

萬耀堂一帶馬繮，座下的馬匹唏聿聿長鳴，立時停住，萬耀堂在馬上怒喝一聲：「蜘蛛島匪徒，還不給萬某滚出來？」

你就是不喝，人家也出來了。

只見兩邊松林中，魚貫走出兩行一身黑衣，胸繡白色蛛網的彪形大漢，一個個手持鋼叉，在大路上列成兩行，左右各有十二個人，一共就有二十四名之多，正好是萬耀堂帶來健兒的一倍。

最後一人則是又矮又胖的黑衣人，禿頂濃眉，臉色黝黑，一把刺猬般連鬢短髭，腹大如鼓，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大黑球，此人正是蜘蛛島主黑蜘蛛朱化龍。

朱化龍目光如炬，看到萬耀堂就抱了抱拳，話聲又尖又細說道：「來的可是萬莊主嗎？」

萬耀堂沉哼一聲道：「你是蜘蛛島主？我小兒是你劫持的麼？」

朱化龍淡淡一笑道：「朱某奉命封鎖萬松山莊通路，萬莊主大概已經看過柬帖了？」

萬耀堂怒笑道：「你是奉何人之命而來？」

朱化龍道：「朱某奉何人之命而來，並不重要，一兩日內，萬莊主最好通知貴莊的人，不可出來，給兄弟一個面子。」

「大膽匪徒！」萬耀堂喝道：「憑你區區這點陣仗，就能唬得倒萬某麼？萬某是問你小兒可是你劫持的？」

朱化龍聽他喝出「匪徒」二字，不由面色一沉，冷冷說道：「朱某奉命封鎖萬松山莊三里外的道路，任何人恃强硬闖，都得拏下，萬耀堂，別人把你萬松山莊看成武林顯赫世家，那是以前的萬松山莊，却並不在朱某眼裡，我奉命行事，這三日之內，任何人不得出入，我勸你乖乖的回家去等着，自有正主找你算帳，若想用萬松山莊四個字唬人，那是看錯蜘蛛島了。」

萬耀堂數十年來幾曾受人如此輕視、當面直斥？是可忍，孰不可忍，抬手從馬鞍上抽出長劍，厲喝道：「匹夫敢對我萬某如此說話？我倒要領敎你有多少能耐？」

身形騰空躍起，一下落到朱化龍面前。他這一飛身下馬，王三省和十二名莊丁也紛紛躍下馬背，一陣嗆嗆刀鳴，全部亮出兵刃。

朱化龍仰天尖笑道：「萬耀堂，你區區十二三個人，只要一動上手，我保証你一個也回不去了，你還是稍安毋躁，回到莊上去等着的好，不然的話……」他拖長語氣，下面的話故意不說下去。

萬耀堂目眥欲裂，喝道：「不然又如何？」

朱化龍伸手一指右側林下，尖笑道：「萬莊主只要動一動，我立時要他們開刀。」

萬耀堂朝他手指的右側松林看去，這一看，他一顆心幾乎沉了下去。

原來右側林下，前面站着四個人雙手反綁，正是他獨生子萬里傳，另外三個則是萬里傳的從人，四人身後面也站着四個人，那是一身黑衣的蜘蛛島人，手持雪亮鋼刀，刀鋒就擱在前面四人的頸上，這情形就像綁赴法場待決的重犯！

萬耀堂只此一子，那有不痛心？覩狀當眞急怒攻心，但又投鼠忌器，厲聲道：「你把小兒放了，萬某答應你回莊去。」

朱化龍尖聲一笑道：「萬松山莊少莊主暫時得留在朱某手裡，朱某可以答應你不傷他一根毫髮，一兩日之內，等正主到了，朱某自會親自送上貴莊，要朱某今日放人，却是辦不到之事，朱某恕難從命，萬莊主委屈些先回去吧！」

人在人家手裡，萬耀堂縱是武功通天，也不敢貿然出手，何況他也看得出來，這蜘蛛島主一身武功，只怕不在他之下，一旦動手自己也毫無致勝把握。

心頭這份急怒，可說到了極點，只得切齒道：「好，萬某就回到莊上等候你的主子來，不過萬某也要警告閣下，這一二日之內，你若敢動我小兒一根毫髮，萬某誓必掃蕩你蜘蛛島，不留活口，你給萬某記住了。」

朱化龍大笑道：「你只管放心，朱某言出如山，決不難爲令郎，一二日後，親自送到貴莊，但朱某也要聲明一點，這可不是朱某怕了你萬松山莊。」

「好！」萬耀堂沉喝一聲，返劍入鞘，一躍上馬，率同王三省和十二名莊丁催動馬匹，一陣急驟如雷的蹄聲，捲起一道滚滚灰塵，疾馳而去。

獨生兒子落在匪徒手中，萬耀堂這一二日的日子，當眞心如油煎，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過了一個長夜。

這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光！

一名莊丁慌慌張張的奔了進來，朝副總管王三省躬着腰，氣吁吁的道：「稟報副總管，來了，來了！」

王三省問道：「甚麼人來了？」

那莊丁道：「咱們莊外來了很多人。」

王三省道：「究竟是些甚麼人？」

那莊丁道：「是一個姓狄的公子，他們要莊主出去迎接。」

（未完．十二）

江湖情仇恩斷消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法雲寺前遇強敵　父子一見成永別

昨夜，羣星含羞地躲在如輕紗之霧籠罩中，今晨，一陣濛濛的細雨灑落在碧綠的青山上使它顯得更加嫵媚。

顫動於草尖的露珠，晶瑩渾圓，像是一顆顆的珍珠——那是夜神的淚，昨夜，她曾哭泣。

橙紅的晨光從東方的天之一角射出，映照在大地，給那奔流而去的河水，加添了許多絢麗的色彩。

那激瀉的大河，曲曲折折的繞過一片亂石淺灘，水流之速開始急湍起來，無數的浪花旋放，閃着銀白泛金的光亮……

四面環抱的正峯，像是根根擎天之柱，撑住了蔚藍的穹廬，浮雲綠繞盤旋，任青鳥翺翔其間，朝陽剛剛昇起，燦爛的光芒似萬枝金箭，射向那聳立於溪畔的一座七層寶塔上，塔上的琉璃瓦，立時泛起漾動的光芒。

這是一座沒有門的六角形寶塔，僅僅在最下層的塔底，有一個圓形凹入的金屬板，加之簷角如鳳喙，啣着串串風鈴，似有一股奇特而神秘的氣氛環繞着塔的四周。

紅色的牆，綠色的瓦，金色的風鈴，組合成奇異的形象，構做成了一種悅目的色彩。

一陣微風吹來，飛簷上懸着的風鈴兒動搖曳，響起細碎輕巧的音韻嫣嫣散播在空中。

鈴聲未定，陽光下遠遠奔來了兩個人影。

他們行走在草叢裏的小徑，向着左側的小路奔去，形色似是非常的匆忙。

拍了拍頭上的大涼帽，金雷取下帽子用力的搖了搖，道：「古叔叔，還有多少路可以到爹爹的廟裏？」

他是一個非常健壯的小伙子，現年大約才十八歲，頷下却已有了些微的髭鬚，圓圓的臉龐，濃濃的劍眉，烏溜溜的雙眸，挺直的鼻子以及那紅潤而又豐滿的雙唇，組成了一張動人心弦的臉孔。

此刻，他側首對着右側那個全身皮膚泛着古銅色，身穿一件大紅衣衫的中年大漢道：「這條路眞難走，我們還是歇一歇吧！」

古軍擧起袖子，拭了拭額上的汗珠，在那滿是虬髯的頷下搔了搔道：「怎麼？走這一點路就累了，眞是沒用！」

金雷拉了拉貼在身上的白色衣衫，那被汗水流濕的背上有着一份暫時的清涼。

他皺了皺濃濃的劍眉，長長密密的睫毛一陣搐動，道：「已經趕了兩天一晚的路，難道還不該休歇一下？誰又像你跟條牛似的，就算連趕十天的路也沒關係。」

「哈哈！」古軍爽朗的大笑道：「你這個小傢伙，倒敢罵起我來了，眞是胆子不小！」

金雷道：「本來就是嘛！媽對任何人都是這麼說，雷霆客古軍就跟一條牛的壯，永遠都沒有叫累的時候。」

雷霆客古軍伸出碩大的手掌在金雷頭上擦了擦，臉上掠過一絲黯然之色，沉聲道：「天下唯有你媽最瞭解我，只可惜好人不長壽，想不到沒活到四十歲便已去世……」

金雷道：「想到媽媽，我眞不想去爹爹那裏，他害得媽終日愁苦，無法自遣，久鬱積成病，終至……」

古軍嘆了口氣，道：「其實你媽的個性實在太强了，當年令尊見到令堂替我療傷，而一時誤會我跟她有什麼勾結之事，以致夫妻反目，各走一方……」他搖了搖頭，苦笑道：「當時我在塲苦苦解釋，令尊不但不聽，反而將我打成重傷，令堂爲此更加憤恨，而終以令祖獨傳的唐門『七巧梭』毒藥暗器，將令尊打傷……」

金雷濃眉一揚，道：「所以他們兩人從此分開，十二年之久都不通一點音訊，怪不得媽不肯讓我學武功……」

古軍那黑黝的臉上泛起一個痛苦的表情，道：「當時令尊負創逃出，性命只有六個時辰可活，結果終因夫妻結髮情深，令堂將『七巧梭』的解藥交給你龍叔叔帶與令尊，否則唐門暗器天下無雙，令尊當時便會喪命，還能活到他上五台山出家當和尚？不過說來說去，促使令尊與令堂反目的原因，還應該算是我。」

想到僅三十餘歲已滿頭白髮的母親，金雷心中感到一陣絞痛，忖道：「若不是爹爹不明是非，媽怎麼會這麼早就死去？」

他雖是有些憤恨父親當年之錯，可是却又渴望着能見到父親，因爲在他有記憶以來他便沒看到過父親一面。

古軍嘆了聲，道：「由於令堂當時是以唐門獨傳的暗器打傷令尊，所以從此以後，她便絕口不提武功！唉，雖然她不對任何人說，可是我也曉得她對令尊是時刻不能忘懷的。」

金雷哼了聲，沒說什麼。

雷霆客古軍瞥了金雷一眼，道：「若非我跟你龍叔叔苦苦哀求，令堂還不讓你跟龍步雨學習華山嫡傳的玄門正宗內功心法……」

「哼！」金雷又是哼了聲，道：「學了十年內功，連半招招式都不會，又有什麼用？」

古軍搖搖頭道：「雷兒，你這樣就不應該了，須知華山的武功雖然不行，這玄門正宗的心法，却是練武人奠基之石，此去法雲禪寺找到你爹爹，再看看他的意見吧……」

金雷皺了皺眉道：「爹爹他跑到五台山當和尚便也罷了，爲什麼又要遠到雲南來？天下的和尚廟那麼多，什麼地方不好住，偏偏要住到這烏蒙山來？」

他們邊說邊走，已經轉過山麓，來到距小溪不遠的一片草地上。

晶瑩的露珠被他們踐踏得碎去，唯有倔强的小草被壓倒後，却依然挺起腰幹抬起頭來。

金雷抹了一把汗，回頭望了望那緩緩挺起的小草，像是感覺出一點什麼道理，可是在他思索時，却又想不起來。

古軍解開胸前的衣襟露出毛茸茸的結實胸膛，迎着一陣微風，揚聲大笑道：「哈哈！爽快呀！爽快！」

風中帶來輕脆的鈴聲，如同少女的低語，輕巧地縈繞於耳邊，金雷臉上浮起一絲微笑道：「這鈴聲眞正好聽，就像是來自虛無縹緲的穹空……」

古軍用手在胸毛上抹了兩下，詫異地轉過頭來，道：「你說什麼聲音？是不是聽到了流水聲？」

金雷搖了搖頭，細細一聽，耳邊全是流水奔騰之聲，那有剛才的柔細鈴聲？

他疑惑地忖道：「怎麼我剛才明明聽到了鈴聲，現在却聽不見了？」細細一聽，水聲淙淙，確實沒有鈴聲響起。

古軍揚聲道：「前面大概是瀾滄江的支流，我們已經進入烏蒙山中段……」指了指左側的高聳入雲的山峯，說道：「那第二座山峯便是羊角峯，你沒看到上面分岔出去的兩支峯脈？是不是跟羊角一樣？你父親便是在那個分岔的地方建了座法雲禪寺。」

金雷望着那有如羊角伸展入空的山峯，道：「那便是爹爹主持的廟？古叔叔，金兒眞不曉得他老人家爲什麼要出家當和尚？」

「唉！」古軍道：「其實令尊個性驕傲倔强，他雖然身入佛門，心却依然留於江湖，當年的名號是霹靂杖金沼煥，現在則是霹靂不空大師，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他的話聲方了，一陣微風吹來，風中又傳出細柔輕靈的鈴聲。

縱然水聲湍急，滔滔而流，却沒能夠掩蓋住那一縷清新的鈴聲，這縷鈴聲出現在洶湧的水聲裏，彷彿是粗獷中帶着纖柔之音，另有一種說不出的和諧。

金雷臉上一喜，道：「你聽，這不是鈴聲又出現了嗎？」

古軍一愣道：「什麼鈴聲？」

金雷也沒想到爲何古軍會聽不到夾在流水裏的鈴聲，他加快脚步，躍身向那鈴聲來源處奔去。

古軍愕然大叫道：「喂！雷兒，你怎麼啦？」

眼見金雷向左邊的碎石灘奔去，他只得跟着飛奔而去。

愈往前行，水聲愈是響亮，飄洒的水氣彌漫而來，像是一層淡淡的薄霧，置身其中，有一種清凉之感。

古軍爽朗地哈哈大笑，忖道：「我怎麼沒想到先下河去洗個澡再趕路……」

一念未了，他突然看到在白白的水氣後，隱隱約約的顯現出一座寶塔的影子。

他愣了一愣，飛身穿出水氣，來到滿是碎卵石的河邊，果然在那水流曲折處，看到一座七層的寶塔。

金雷站在塔前一丈之處，怔怔地望着那座沒有門，而且簷角上懸着許多風鈴的怪塔在出神。

他喃喃道：「這是一座什麼塔？」

古軍搔了搔頭，惑然道：「我可沒見過有這種塔，連個門都沒有……」

金雷抬頭望了望那晃動的風鈴和那斜入穹空的飛簷，失聲道：「你看，那簷角上掛風鈴的地方，鑲着七顆紅寶石……」

古軍定睛一看，果然看見形成鳳嘴喙的飛簷，鑲着七顆閃着紅色光芒的寶石，映着陽光，閃出燦爛奪目的亮光。

他發出一聲驚嘆，道：「嗯！這眞是紅寶石鑲成的簷喙……」

金雷的目光投視在那塊凹進去的圓形金屬板上，道：「古叔叔，你看那兒，是不是進門之處，讓我去看看！」

古軍一拉金雷，沉聲道：「江湖上有很多隱秘事，千萬不要介入，我看這寶塔建在這裏，有股神秘怪異的氣氛，而且你看那塔上簷角竟然能鑲以寶石，而不怕人搶劫……」他神色凝肅地道：「你想想在這荒野之地，他既敢築這麼一座寶塔，必然是有一番原因，而這種人也最忌別人窺探他的隱衷……」

金雷道：「古叔叔，你讓我去看看，有什麼關係，我又不到裏面去！」

古軍搖頭道：「不行……」

金雷還沒有說話，突然聽到一聲有如野獸樣的號叫，沉悶地混在流水聲裏，撞進耳裏。

他雙眉一揚，側首道：「古叔叔，你聽到沒有？」

古軍臉上色變，沉聲道：「塔裏有人住着，那不是野獸的聲音……」

金雷右手一揮，掙脫了古軍的握持，向着寶塔奔去。

古軍怔了一下，大聲喝道：「雷兒，不要去！」

金雷奔到塔前，只見那正面向陽處，凹進去的一面圓圓的金屬板，被陽光照射，耀起一片金黃的光芒。

他立身在那板前，彷彿是面對着一面鏡子，清晰地將自己的形像顯現在那塊鏡面上。

這使得他激起天性中最喜歡探尋隱秘之心，他伸出手去將那面圓形金鏡敲了兩下。

「噹噹」兩聲，古軍已趕到他的身邊，一把拉住金雷，怒道：「雷兒你不要命了？」

金雷笑道：「這有什麼關係……」

突地，他的笑容似一片落葉般從臉上飄落，換上怔愕震駭的表情，睜大了眼睛，死盯在那面金鏡上。

敢情古軍身形魁梧，一走到鏡前，剛好將射到鏡上的光線擋住，留下一片陰影。

可是在陰影中，鏡面上突然顯現出一個少女的臉靨來。

她長得鳳目柳眉，菱形的嘴唇，小巧的鼻子，梨渦浮現在豐滿的臉頰上，牽動着的櫻唇，嘴角微上翹，笑靨如花……

金鏡是平的，可是那個隱約的少女笑靨却似浮萍一樣的，似是要自鏡裏探首出來。

金雷心頭小鹿怦怦跳動，整個精神都融化在她的微笑裏……

古軍詫異地望了望金雷道：「你怎麼啦……」

可是他的目光隨着金雷望去，方一投視在金鏡上，立即如遇雷擊，震愕在當場。

那浮現鏡上的少女並沒有動一下，可是那長長密密的睫毛後流露出來的眼波，却使人沉醉不已……

那凝住的笑容有着嫵媚與端莊，純潔與妖艷，使人看了心旌搖動，魂飛魄散，無法控制自己。

古軍只覺自己一生闖蕩江湖，從沒有見到有如此美的女人，注視了一下，他的整個心神已被迷惑住，全身酥軟，幾乎立身不住。

他伸出雙臂想要去摟抱那鏡中人影，可是一股自慚的情緒湧進心裏，他却不敢向前，反而退了兩步。

陽光射在鏡上，反射出一片光芒，閃亮了金雷的眼睛，那個鏡上少女立即消失無影。

金雷睇了下眼睛，看到鏡上反視自己一幅痴迷震愕的神情，他心頭一凜，忖道：「怎麼啦？我是不是着了魔？」

側首一看，他見到古軍也像是大夢初醒的樣子，一臉迷惘之色，兩隻手臂張開，像要抓攫什麼……

他惑然問道：「古叔叔，你怎麼啦？」

古軍哦了一聲，趕緊放下手，道：「沒什麼，沒什麼！」

他面對金雷那烱烱目光的注視，心裏一動，臉上立即紅了起來。

好在他皮膚泛黑，金雷並沒想到他的尷尬情形，只是詫異地望着他道：「叔叔，你剛才有沒有看到這面金鏡上突然浮現出一個美麗無比的少女臉孔？」

「你也看到了？」古軍脫口而出，立即覺察出不對，而趕緊閉上嘴巴。

金雷嚮往地道：「那少女好美，小巧的鼻子，微微上翹的嘴唇，圓圓的梨渦，帶醉的微笑，清澈的眸子……」

古軍閉上眼睛，思緒又回到那個少女的笑靨裏，只覺她伸出柔軟纖細的玉手，輕輕的撫着自己的臉頰，那長長的玉指瑩潔如玉，帶着一股淡淡的處子幽香。

他沉醉在幻想裏，突然被金雷叫

醒，睜開眼來，他發覺自己已不曉得何時仰臥在滿是卵石的河灘上，金雷正俯視着自己。

心神一震，他暗暗爲自己墜入幻境而驚奇。

金雷惑然道：「叔叔，你怎麼啦？」

古軍搖了搖頭，方待起身，目光掃處，只見到那塔簷之上，用硃砂寫的三個大字。

他霍地跳了起來，臉都變青了，顫聲道：「快走！」

金雷詫問道：「爲什麼？」

古軍恐懼地道：「那是傷心塔！」

「傷心塔？」金雷仰首看着飛簷之下的三個硃砂大字，這才發覺剛才從正面來爲什麼沒看到的原因。

敢情這塔是六角形的，每一層塔簷都是如同鳳翼般地斜斜伸出，而那六枝伸出的飛簷則是嘴喙，是以從正面平視望去，字跡被垂簷擋住，非要自下而上仰視才能看得見。

金雷喃喃地唸了兩聲，對着金鏡道：「仙女姐姐，妳有什麼傷心呢？妳生得那麼美，我敢說天下沒有第二個比妳更美的了，這世上還有誰會惹妳傷心？」

古軍恐懼地望着金雷在喃喃自語，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雷兒，你怎麼啦？」

金雷雙眉一皺，左手往後一揮，怒道：「別來吵我！」

古軍手掌被打了一下，微微一楞，心中驚慌地忖道：「糟糕，雷兒他果然被這個塔，將心神攝去了！」

他跑遍江湖，當然曉得武林中傳言的兩大恐怖地方是如何的凶惡，但他却不知道傷心塔會在這人跡罕至的雲南邊境的瀾滄江邊。

雖然沒人從傷心塔裏出來過，可是這傷心塔的威名像個鬼樣似的，使得武林人物爲之心驚。

古軍暗忖道：「傷心塔在這兒，不曉得碎心谷又在何處？」

金雷並不曉得古軍心中所想，他喃喃地道：「妳有這樣美麗的容貌，又有美妙的青春，還有什麼事會使妳傷心？還有什麼人會傷妳的心……」

他的話聲未了，塔裏突地響起一聲幽幽的嘆息。

古軍臉色鐵青了，咬了咬嘴唇，大喝一聲，一掌將金雷打昏，扛起了他，頭也不回便往山上飛奔而去。

一陣風來，風鈴響起，叮叮之聲像是要向穹空訴說着它的寂寞……

古軍一聽那細碎的鈴聲，宛如遇上鬼魅一樣，拚命的飛奔上山，高一脚低一脚的根本不辨方向，便往有樹林之處竄去。

一直跑了有兩盞茶的工夫，他才氣喘吁吁的停下脚來，定了定神，這發覺自己是奔進一座密密的森林裏。

心裏一慌，暗忖道：「糟糕，我怎麼跑到這裏來？據說烏蒙山原始森林最多，往往數十里都不見天日，而且還有瘴氣。」他不禁全身一凛，十餘年前在貴州遇到金銀瘴的往事，又重回到他的腦際。

那時若不是遇見金雷的母親——江湖上有名的女扁鵲唐儀，他可早就沒性命了。

可是也就因爲那次，而使得霹靂杖金沼煥與唐儀夫妻反目，而造成他內疚終身痛苦的結果。

他暗忖道：「這次金沼煥連發三封信，要雷兒到烏蒙山法雲寺來，不曉得有什麼要緊之事。唉！但願當年的那場誤會，現在能夠澄清，否則我終身都會不安。」

一聲低沉的喝聲自他背後傳出：「你可以放下我來吧？」

「哦！」古軍一拍前額，把扛着的金雷放了下來，道：「我倒忘了你被我扛在肩上，雷兒，對不起，叔叔出手太重了！」

金雷摸了摸脖子後面，搖頭道：「這倒沒什麼關係，只不過我在奇怪你天不怕，地不怕，怎麼倒怕起那個美麗的少女起來？」

古軍臉色微凜道：「我並非怕那個少女，而是害怕那個塔！」

「你害怕傷心塔？」金雷撇唇一笑道：「我倒對那座塔很感興趣呢！」

古軍臉色大變，道：「雷兒，你可千萬不要走到塔邊，尤其是晚上不能去，若是去了，你將不會活着離開傷心塔三十步的距離！」

「哦！有這種事情？」

古軍臉色凝重的道：「江湖上除了武林九大門派之外，還有一帮二門，此外便是綠林的豪傑了……」

金雷插嘴問道：「那一帮可是丐帮，二門除了四川唐門之外還有什麼門？」

「雲南百毒門！」古軍頓了頓道：「可最令江湖人物震懾的還有一谷一塔，那就是傷心塔跟碎心谷兩個地方！」

古軍倚着樹幹望了望凝神諦聽自己說話的金雷，暗忖道：「他既要踏入江湖，便應對江湖之事了解，我若不告訴他這些事，將來他被那塔裏的人像把魂勾掉，我豈不罪大惡極？」

他生性耿直，秉性強硬，自是對於那等邪惡之事不甚明瞭，更不會運用心機去騙人了，此時一心爲金雷着想，便將江湖上傳言的忌憚之處全給忘了。

金雷哦了聲，道：「剛才我們見的是傷心塔，那麼還有一個碎心谷又是在什麼所在？」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古軍話一出，立即便想起了江湖傳言不得妄論傷心塔與碎心谷事的忌憚之處，他四處張望了一下，忖道：「但願傷心塔裏的鬼魂沒有聽到我在背後議論他！」

金雷見到古軍那種慌張的樣子，問道：「叔叔，什麼事？」

他左右望了望，只見自己立身在

一座密林裏，濃密的枝葉將日光都遮住，僅有一些細碎的斑駁光影透下，還可辨明四週的形象。

那些樹每有兩人合抱的樹幹，挺直地聳立着，時而散發一陣潮濕夾着腐葉的氣息，傳進鼻中不大好聞。

他皺了皺眉道：「古叔叔，你走錯路了是不是？」

古軍嗯了聲道：「只要認淸方向，我們不會迷路的，走吧！」

金雷噗地一笑道：「叔叔，你曉得那裏是北方？那一個方向是法雲禪寺？」

武林中人趕路，往往是可藉風向與星星或太陽來測定方向，辨別路徑。

可是現在處身於密林中，既無陽光，又無微風，全都是樹，又有什麼辦法來測定方向？

古軍尷尬地道：「這個……」

「別這個那個了！喏！」金雷笑着自懷裏掏出一個指南針出來，道：「媽在決定讓我跟你到烏蒙山來的時候，便將這個指南針給我，她老人家說：『雷兒，你古叔叔一生魯莽，毫無機心，你在跟他趕路時，必定會迷失路途，所以爲娘的將這個指南針交給你……』」

他學的聲音好像，古軍回想起唐儀那高雅的風姿，與對自己的關照，不禁眼眶一紅道：「唯有你媽才最了解我，我是個粗人，從來都沒多考慮……」

金雷撇了一下嘴，將手中指南針交與古軍，道：「叔叔，你拿去吧，算我說錯了話……」

古軍接過指南針，還沒說話，便聽到遠處傳來陣陣急促的鐘聲。

「叔叔！」

古軍一拉金雷道：「那就是令尊的法雲禪寺傳來的鐘聲，我們距寺不遠了！」

金雷道：「聽那鐘聲急促，好像廟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古軍默不吭聲，拉着金雷，向着鐘聲傳來之處飛奔而去，林中枯葉被他們踩得沙沙作響。

他們才奔出三十餘丈，遠遠看到樹林稀疏處的一條山道，突然那陣急驟的鐘聲倏地停止。

古軍肅然道：「恐怕寺裏眞發生了什麼事！」

金雷急道：「我的爹爹，他……」

他們加快速度奔出這座密林，踏上山道，只見路旁一片血漬，竟然倒了兩個死屍！

那兩個屍體都是光着頭顱，身穿法衣，顯然還是個和尚，他們皮膚發青，臉上浮腫，死相悽慘無比。

金雷叫了一聲，要上前察看，被古軍一把拉住，道：「那兩個和尚是中毒死去，你別過去！」古軍吸了口涼氣，道：「莫不是百毒門侵犯法雲禪寺？」

金雷一把掙脫古軍的手掌，死命的飛奔上去，一路上屍體狼藉，把道旁的小草都已染得變了顏色。

古軍道：「雷兒，別跑，小心……」

金雷繞過一個山坳，突地全身一震，停下了步子，喃喃道：「法雲寺被燒掉了！」

古軍仰首一看，只見兩座山峯的中間分岔處，疏林掩蓋裏，紅牆綠瓦的一座古寺，正自冒出丈許長的火舌，一股濃烟沖入天空……

金雷望着跳動飛揚的火燄，突地又放開脚步，向着山路飛奔而去。

古軍微微一怔，已見到道旁閃出兩個黑衫勁裝的漢子，擋住了金雷的去路。

他大聲一喝，橫空跨出二丈，雙掌翻處，兩股洶湧的掌風發出，空中響起一聲悶雷，那兩個大漢還沒閃身，已被擊得飛出丈外，跌落草叢。

他身形一落道：「雷兒，沒有什麼不舒服吧？」

金雷搖了搖頭，問道：「剛才你就是施出的『雷霆十二掌』？好剛强的掌勁，改天你教我好不好？」

古軍搖頭道：「我只是外門掌勁，並無什麼出奇之處，不值得你學……」

「嘿！」一條黑影飛奔而來，發出冷笑道：「閣下頗有自知之明。」

古軍神色一變，怒道：「你是何人？」

那個身穿黑衫，臉色慘青毫無面色的瘦長漢子，冷笑一聲道：「本人百毒門弟子藤伽里！」

古軍撇了撇唇，笑道：「原來是個苗子！」

藤伽里怒道：「你敢侮辱本座？」

古軍道：「你們今日來這法雲禪寺是爲什麼？」

藤伽里冷哼一聲道：「不空賊禿得了一枝大理國傳寶之劍，我們門主受大理國當今皇后陳娘娘之聘，來取回碧血劍……」

古軍焦急的道：「不空禪師呢？」

藤伽里不屑地道：「他豈是我們門主跟大理山武相龍林的敵手？」

金雷一聽父親性命危險，大叫一聲，飛奔而去。

藤伽里面色一沉道：「回去！」手掌一翻，一股陰寒腥臭的掌風發出，向着金雷拍來。

古軍怒喝一聲，移步上前，雙掌交互劈出，一式「雷行電馳」發出，隆隆聲裏，將藤伽里打得身子搖晃了一下。

藤伽里發出一聲怪叫，身形如風，悄無聲息又是一掌擊來，那伸出袖外的手掌倏然變爲漆黑。

古軍曉得這大概便是百毒門的「五毒掌」功夫，他吐氣開聲，連續擊出三掌，全都是雷霆十二掌中的招式。

一時氣勁飛旋，輕雷隆隆，藤伽里在這雷霆掌下連退八步，依然立不住身形。

突地，金雷發出一聲驚叫，古軍心神一驚，抬頭望去，只見另一個與藤伽里相像之人，正擋住了金雷去路。

他正待用全力將藤伽里毀於掌下，可是藤伽里此時却趁他稍一疏忽之際，自右脅悄無聲息的拍來一掌。

那一掌神奇之極，全然不是剛才他所施出的五毒掌招式，是以古軍還沒察覺，已被打了一掌。

他悶聲一哼，身形微挫，已吐出一口鮮血。

藤伽里大喜，側身道：「藤格里，這招大理國功夫不錯，我把他打傷了……」

話聲未了，古軍已怒喝一聲，在剎那裏連發五掌，向他劈來。

這五掌是古軍凝聚全身功力，施出「雷霆十二掌」裏的最後一招「五雷轟頂」，迫得藤伽里連退了五六步。

藤伽里沒想到古軍中了自己毒掌，還能夠反擊，一時被那雄渾浩瀚的掌勁迫得他連退了五六步。

這六步一退，他的身前四周已凝聚着古軍發出的掌勁，古軍大喝一聲道：「你跑到那裏去？」

掌式一引，轟然一聲巨響，藤伽里已經慘叫一聲，全身被那掌勁震得飛裂成數片，洒得滿空血水。

古軍雙眼俱赤，也不管身中毒掌，深吸口氣，冒着洒下的血水，又是一式「五雷轟頂」劈出。

他神威凜凜，如同雷神下降，加上藤格里眼見自己弟弟被古軍劈成數片的慘狀，心中一寒，連忙飛掠退身，向着山上奔去。

古軍那還容他走開，進步撩身，五掌又發，全都劈在藤格里背上，將他擊得肢斷身飛，慘叫而死。

金雷被這凶殘的情形嚇得臉都青了，他見得古軍頭上汗水流下，不禁問道：「古叔叔，你怎麼啦？」

古軍摸了摸脅下，只覺毒氣隨着自己這一陣出力而迅速的瀰漫開去，此刻半邊身子都已痲木了。

他苦笑了一下道：「我沒什麼，只是受了點輕傷……」他深吸口氣道：「雷兒，你趕緊躲到林裏，我去看看你爹爹如何，那大理國武功秘傳，厲害無比，恐怕他不是敵手……」

三條人影飛奔而下，陡然在草叢之間出現了數十個黑衫勁裝的大漢。

古軍瞥了一下燒得半邊天空都成紅色的法雲寺，曉得大勢已去，他咬了咬嘴唇，怒喝一聲道：「雷兒，快點回去！」

話聲裏，他連續劈出十掌，浩瀚的掌勁飛旋激盪，換來慘叫連連，那擁上來的百毒門弟子，被劈死十名之多。

金雷何曾見過這等殘忍的情形，看到滿地屍體殘肢，鮮血成渠，他心中發痲，竟忘了逃走。

古軍連揮數掌，又劈倒了四個毒門弟子大喝道：「你還不跑，作什麼？」

金雷一震，正要返身逃進密林裏，突然聽到一聲悽厲的呼喚道：「雷兒！」

他聞聲轉首，只見一個滿身血污，光頭虬髯的中年和尚，身形蹌踉的奔了下來。

古軍大喝道：「是金兄嗎？小弟來幫忙你了！」

不空大師悽慘笑道：「古老弟，晚了一步……」

他大聲一喝，手中長杖急揮，如同瘋魔樣的衝了過來，杖起落下，像是一片潮水般的擊倒了八個百毒門弟子。

金雷一看，只見不空大師背上衣衫已裂，一枝長劍刺進，自肩骨伸出，鮮血染紅了半邊身子。

他慘叫道：「爹爹！」

不空大師苦笑了下，大叫道：「孩子！你來晚了，爹爹對不起你！」

他連攻七杖，將那自後攻來的兩個老者逼退兩步，大喝道：「你的仇人是百毒門和大理皇室！孩子，快逃命去吧！」

話聲一了，他手中長杖一挑，將金雷挑得飛起五丈，落向密林而去。

金雷身在空中，只聽到一聲慘叫，驚懼之中，他睜開眼睛，只見自己父親已被一個身穿金色甲胄的大漢用一柄閃着綠光的長劍劈成兩半。

他呻吟一聲，已跌在樹叢之上，身形一震，頓時昏了過去……

淙淙水聲流去，落花飄零，輕逐着水波在小小浪花中旋轉，旋轉在漩流中，然後流瀉逝去。

突然幽谷中揚起一陣大風，林葉簌簌抖飄，但見落花和枯萎的葉子隨風墮落，落在這條小溪裏……

澄藍的溪水泛起片片粼粼水光，映着葱翠的山影，空中的浮雲，斑駁的盪漾在水面上。突然，穹蒼的白雲中出現了點點黑影，這點點黑影由遠而近，遠遠看去，但見這是一羣獰厲的大兀鷹，迅若急矢，瞬快的投落在溪旁的那片綠黃的叢林中。

此刻，溪旁的一個髮灰若銀、皺紋滿面的老嫗正手持烏黑的大拐杖，佝僂着微駝的肩背，凝視着溪中的倒影，她在溪水中發現了這一羣凶厲的兀鷹不禁大笑道：「兀鷹，兀鷹——」她將大拐杖在地上重重一搥，高聲叫道：「小藍，小藍。」

話聲蒼勁，雄厚有力，簡直不似一個老太婆發出的，她的吼聲在幽谷中嬝嬝的消逝，但聞一聲輕笑，一個滿身綠衫的少女蹦蹦跳跳奔來，投進這老嫗的懷中。

她輕笑道：「奶奶，什麼事？」

那老嫗輕揚大拐杖，指着落日的盡頭，道：「你看，滿空兀鷹結羣而來，這裏一定有了死人，小藍，妳給我

看看去，不要是發生了……」

小藍搖搖頭道：「兀鷹有什麼了不起，奶奶何必大驚小怪。」

那老嫗突然凝重的道：「小藍，鷹啄人屍，鳥追小蟲，這本是自然法則中求生之理，但，妳瞧今日，羣鷹遍空，若不是死去之人太多，豈會招來這麼多兀鷹……」她輕嘆一聲道：「小藍，妳去沉沙溝看看去！」

小藍不願的道：「沉沙溝終年沒有人跡，何來死屍……」

那老嫗凝重的道：「沉沙溝上面是法雲禪寺，不空禪師靜修之地，今日羣鷹皆往沉沙溝飛去，莫非是法雲寺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故。」

少女搖頭道：「那更不可能，不空禪師是參道高僧，素不與武林人物來往，怎會發生江湖仇殺之事，他終日望風興嘆倒是眞的，若說他那種人也有仇敵，我死也不信……」

那老嫗苦笑道：「小藍，我和不空禪師幾次交談中，我曉得他不但是個高僧，還是一個武林中的高手，看今日情形，這老禪師莫非是避仇隱世，藏匿在這烏蒙山裏，小藍，有許多事我們不能以常事逆料，妳還是去看看的好。」

小藍小小的嘴唇一嘟，道：「奶奶，妳陪我一齊去。」

那老嫗輕笑道：「妳這孩子，如今都這麼大了，做點事還要奶奶陪妳去，萬一有一天奶奶離開妳，那時……」

小藍不依道：「我不要離開奶奶，永遠不離開……」

那老嫗傷感的道：「但願沒有那一天，小藍，一個人該自立的時候，一定要自立，萬不可依賴別人，世上之事俱不可料，有時候事情發生得很微妙。」

她凝望着雲空，牽着小藍的手道：「小藍，我們看看去。」

小藍眸珠一轉道：「奶奶眞是好人，死人有什麼好看，看了嘔心……」

那老嫗長嘆道：「妳還太小，不懂佛在心頭這句話，奶奶這輩子沒去憐惘過一事一物，可是，自和不空禪師論道之後，才曉得善心善報這話的眞義，在我有生之年，若能多做幾件善事，也可稍稍減少我一點罪孽……」

她們身形有若輕風一縷，長大的衣衫在風中搖擺，掠過一片密林，青山突然變黃，令人不敢相信，山前是一片翠綠，山後是一片枯黃，若非親見，當眞不信大自然有迥然不同的兩種絕大變化。

小藍手指遠處的黃山，道：「奶奶，這裏怎麼草木不生？」

她雖久居此地，並沒眞正在後山玩過，驟見這裏光禿禿的草木，不知不覺感到格外的好奇。

那老嫗輕嘆道：「小藍，滄海桑田，桑田滄海，大自然的神奇變化是沒有一刻停止的，妳看這裏會覺得十分奇怪，怎地一根草葉都沒有，而我們那裏則滿山葱綠，這是自然的輪換，生物界的淘汰，自然界正如我們的生命，隨着時間在變，有歡笑，也有愁苦，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醜惡的一面！」

小藍咧嘴笑一笑道：「奶奶，我不懂什麼自然人生，我只想知道這裏爲什麼連一根草都沒有，奶奶只顧講自然輪換原則，並沒講出它的原因。」

那老嫗哦了一聲道：「這兒本來是個熄滅的火山，經過千百年的變化後，火山突然又冒出了焰火，岩漿流處，草木皆死，因此妳看到的全是黃土……也許時間久遠，這裏還會長出草木，可惜我們再沒機會見到了……」

小藍那雙大眼睛中有些迷茫之色，道：「爲什麼沒有機會？」

那老嫗輕笑道：「傻孩子，這裏要長草木，也得千百年後，我們還能再活那麼多年麼？萬物之生，皆會一死，先註死後言生，唉，孩子，時間太遠了……」

小藍似懂非懂的怔了片刻，只覺奶奶今日所說，全是令人不易了解的事情，她抬頭朝那黃禿禿的山望去，只見數十隻黑色的大兀鷹全臨空而直下，直往一道沙溝之中瀉落，不時還有縷縷悽厲的鷹叫遙空傳來……

她全身一顫道：「奶奶，妳看那些鷹。」

那老嫗髮絲一散，神情頓時緊張的道：「果然是法雲寺遇劫了……」

小藍詫異的道：「妳怎麼會知道？」

那老嫗手指山坳之處，道：「妳沒看見法雲寺煙火蔽空，若不是發生事情，法雲寺怎會如此，小藍，我們快去沉沙溝看看……」

她那佝僂的身子旋空飛起，掠過空中，直往遠遠一個沙溝之中撲去，身形若矢，快得竟是眩人眼目。

小藍飛躍着追去，轉過山坳，但見這是道深長的鴻溝，長溝中顆顆沙礫俱是金黃，長溝兩壁，高聳入雲，直通天表，大壁之上，一幢灰茫的廟宇，此刻正烟火蔽天，一片紅光，烏黑的濃煙盤旋而上，騰空飛舞。

那老嫗遙遙仰望，長嘆道：「法雲寺果然遭了天劫！」

小藍突然低呼道：「奶奶，妳看……」

那老嫗目光一瞥，蒼老的面上突然湧起一絲怒意，大喝道：「畜牲，竟敢摧殘死人。」

但見數十隻黑大兀鷹在十餘個灰袍和尚身上啄食，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這些灰袍僧人身上俱中長劍，腦漿四溢，顯見他們中劍之後，被人推下絕壁深淵之中時，跌得屍首不全，再經兀鷹的啄食，更不成人形。

她喝聲一落，手中長拐倏翻疾落，「呱呱」之聲隨着兀鷹的哀鳴響起，那枝拐杖疾點之處，兀鷹翻身而斃，僅在舉手投足之間，她便殺死了七八

隻大鷹。

小藍隨手拾起十幾顆石子，抖手迎空擊去，但見碎石的去處，十幾隻兀鷹被擊落下來，羣鷹一見有人偷襲，紛紛凌空而起，翱翔盤旋，俱捨不得離去。

那老嫗沉聲道：「小藍，挖個坑把這些人埋了！」

小藍終究是個少女，一見這些人的死狀，不覺粉面蒼白，她嘔心的倒退幾步，搖手道：「奶奶，好可怕！」

那老嫗哼聲道：「人死如燈滅，沒有什麼可怕的！」

她揚起手掌，揮手對着地上拍去，只聽一聲巨大的響聲響起，泥沙迎空飛揚，沙石濺處，立時陷落一個深深的大坑。

這十數個灰袍僧人無一能保全屍體，俱血肉淋淋，猙獰醜惡，她抖起手中烏拐，輕輕一挑，一個僧人便滾進深坑之中，不多時這些屍體俱進了沙坑。

小藍目光一瞥，詫異的道：「奶奶，妳看那個人怎麼沒遭兀鷹……」

在淡黃的沙坑之上，一個滿身灰土的少年靜靜的躺臥在地上，這少年髮絲蓬亂，面色蒼白，嘴角淌流着一絲血絲，在他身畔，一個死狀悽慘的灰眉大和尚則死去多時，一僧一少並肩而卧，使這沉沙溝顯得特別淒涼。

那老嫗身子劇顫，道：「這孩子沒有死！」

小藍一呆道：「沒有死……」

那老嫗身形急掠而去，道：「不錯，兀鷹雖然惡劣，但絕不啄食未死之人，小藍，快點看看他，也許還有救！」

小藍晃身飄去，向少年身上一試，只覺他身上還有一絲餘溫，她雙眉一軒，運指點了這少年身上三處穴道，那少年身子一顫，嘴中發出一聲低低的呻吟。

她喜上眉梢，道：「奶奶，他果然還活着！」

那老嫗此刻正在那死去的老僧身上凝視，聞聲之後，並不回頭，只見她雙眸微現濕潤，沉嘆道：「不空，不空，你怎會落得這個下場！」

她想起法雲禪寺住持不空禪師昔日論道時的金言，至今猶繚繞在自己耳際，突見這一代高僧遭此慘死，心中正是有着無限傷感，不禁要掉下淚來。

她黯然回過身子，那雙灰黯的眸光緩緩瞥過那個少年的身上，但見這個少年面無人色，此刻正發出低低的呻吟，心弦一顫，忖道：「這小子好像不是法雲禪寺裏的！」

她急忙行過去，蹲下了身子，凝重的試了試這少年的脈搏，只覺此人一切正常，僅僅是受了一點內傷，顯然是由高處地方摔下來，閉過氣去而已。

小藍緊張的問道：「奶奶，妳看他還會不會……」

那老嫗苦笑道：「沒關係了，只是這人是那裏來的？倒是費人思疑。」

她緩緩伸出一掌，抵住那少年的身上，運起她數十年修爲的眞元，將那源源的眞力自這少年身上穴道傳送了進去，直達玄關十二重天。

那少年此時神智漸漸恢復，他在迷迷糊糊之中，彷彿覺得有一隻大手伸來，握住了自己的身子，接着便從那隻大手內傳來一股炙人的熱淚，遍傳全身，通達七經八脈，他呻吟一聲，全身骨骼彷如散了一樣，急忙運起丹田中那一縷幾乎震散的眞元和傳來的內力遙遙相接。

漸漸的，他面上由蒼白轉爲紅潤，呼吸也由急變緩，手足皆可隨意的伸動，暗中一喜，少年忖道：「我還活着！」

當他曉得自己還活着的時候，腦海中不禁浮現出許許多多獰惡的影像，首先他想到滿身血汚的父親，接着便是身受重傷的古軍叔叔，還有那些凶厲的苗子——藤格里、藤伽里兩大高手，這些影像一一閃進他的腦子裏，是那麼清晰而難忘。

他緩緩張開自己雙目，首先映進眼中的是一張俏麗明艷的面龐。一個稚氣十足的少女張着那兩隻大眼睛，滿臉詫異的望着他，他呻吟一聲道：「這是人間還是地獄……」

小藍俏皮的道：「是地獄，我是閻羅王！」她噗嗤一笑道：「喂，你怎麼會躺在這裏……」

少年心中彷如被重重擊了一拳，目中一黯，陡現淚影，他腦海正盤旋着那些恐怖而令人遺恨之事。

那老嫗輕輕拍着他，道：「不要哭，有話慢慢說。」

少年長嘆道：「在下千里尋父，不想並沒和父親說了兩句話，便遇上他的仇家尋上門來，晚輩因不小心被打落！」

那老嫗哦了一聲道：「令尊是誰？」

少年黯然的道：「家父是金沼煥——」

那老嫗一震道：「那是不空禪師！」

少年頷首含淚道：「不錯，不空禪師正是家父……」

那老嫗眸光轉注了地上的不空禪師一眼，面上立時一黯，她不忍將不空禪師的屍體暴露在這白日之下，輕嘆道：「孩子，你不要太傷心……」

少年眼中一片濕潤，毅然的道：「我曉得如何把傷心化爲力量……」

小藍輕嘆道：「這才是勇敢的人！」

少年那雙淚影掠浮的眼睛，緩緩的投落在遠方，他望着遠處的黑山，黯然的暗自傷感，突然，他發現在自己身後有一個長袍僧人倒卧在地上。

他心中一顫，忖道：「這是爹

爹！」

他頓時面上陡變蒼白，額上冷汗直流，忘却自身的痛楚，大吼一聲：「爹爹！」飛身往那個僧人身上撲去。

但覺無限的傷心塞滿心頭，陣陣悲痛無法自遣，伏在不空禪師身上放聲悲泣起來，悲傷的低泣聲彷彿是幽靈鬼吼，繚繞在這道沙溝之中。

那老嫗搖搖頭嘆道：「孩子，人死不能復生，你要節哀……」

少年仿如未聞一樣，呆呆地抱起父親的屍體，望着滿天的白雲，淚若雨珠，顆顆從腮上掉落下來，滴在那老僧的臉上。

然後，他茫然的朝那沙泥之中行去。

小藍一笑道：「喂，你要去那裏？」

那老嫗急忙一抓小藍的手臂，輕聲道：「小藍，不要去驚擾他，一個人在最傷心的時候，最需要的便是冷靜和沉思，他此刻心神俱碎，神智已有點混淆不清，這時所做之事，斷不可以常理度之，先讓他一個人靜一下，以他那倔強的性格，斷不會自尋短見！」

小藍恐怖的道：「奶奶，妳看他好可怕！」

那老嫗黯然的道：「這是人性自然流露的至高表現，想當年奶奶在最傷心的時候正和他一樣，抱着自己最親近的，只想避開這個人世，或是在這人世之中消逝，等他這股哀傷完全發洩掉之後，他便會再恢復以往的雄心和感情……」

小藍哦了一聲道：「奶奶，我懂了，他現在是在哀痛之中……」

那老嫗面上突然一寒，道：「有人來了！」

小藍全身一震，急忙探首望去，只見兩道黑影自那山壁之上瀉落，這兩個人俱是苗人裝束，凶厲的瞪着他們的獸目，在這沉沙溝中凝視，似是正在搜索什麼。

小藍冷冷的叱道：「喂，你們在找什麼？」

這兩個苗人御空而來，閃身落在小藍的身前，他便在這少女的身上略略一瞥，目光便又瞥着正在茫然而行的少年身上。

左側那個巴利道：「巴戈，你看這小子是不是不空的……」

巴戈嗯了一聲道：「不錯，他正是不空賊禿的那個兒子！」

他呀地一聲大喝，大聲叱道：「呔，小子你給我站住。」

沉重的吼聲直如雷鳴一般，震得沙泥飛揚，繚繞不絕，那少年却有若未聞，依然朝前走去。

那老嫗雙眉一皺，冷冷地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巴戈冷笑道：「我兄弟奉了百毒門門主之命，來沉沙溝看看有無活人，老太婆，這裏沒有妳的事！」

那老嫗哼地一聲道：「百毒門是什麼東西？」

巴戈大怒道：「妳敢看不起我們百毒門！」

他聞聲大怒，手掌一揚，一蓬黑霧便自掌心之中湧了出來，在一揮一拍之間，那絲絲黑霧凝結成氣的湧向那老嫗的身上。

那老嫗哼了一聲道：「區區五毒掌也敢拿來神氣。」

她不閃不避，揚起那枝烏黑拐杖，倏地朝巴戈身上點去，這一杖迅快而來，巴戈只覺眼前一花，便被一杖擊倒在地上。

巴利問道：「巴戈，你沒受傷吧！」

巴戈面色蒼白，顫聲道：「巴利，這是紫衣妃！」

巴利全身如中巨錐，嚇得連着倒退幾步，那老嫗冷冰冰的笑了笑，眼望着遠遠的天際，道：「回去跟你們門主講，這個人我留下了，他要是覺得不服氣，隨時可來百陽小樓找我！」突然一聲喝叱道：「滾！滾！」

巴戈和巴利在這老嫗之前，當真是嚇得不敢吭聲，他倆俱知道烏蒙山的紫衣妃是這左近最難惹的女怪，除了傷心塔，碎心谷外，便是這個紫衣妃了。

他倆顫了顫身子，急忙的縱身逃去。

天漸漸的暗了下來，沉沙溝一片蒼茫。

明星寥落，大地上已漸漸瀰漫起淒迷的白霧，氤氳在暗淡的山林間，遙遙傳來一聲聲牧童的短笛聲，嫋嫋地飄散在淒迷的霧裏。

三杯白酒，一坯新土。

漫天灰雲漠漠，蒼茫的曙色裏，尚餘留着昨夜的殘痕，金雷含淚端起了墳頭上的第一杯酒。

他木然持杯跪立，心中有着說不出的悲苦蕭索，任憑眼眶中的熱淚無聲流下，淚影模糊中，他艱澀而傷痛的默默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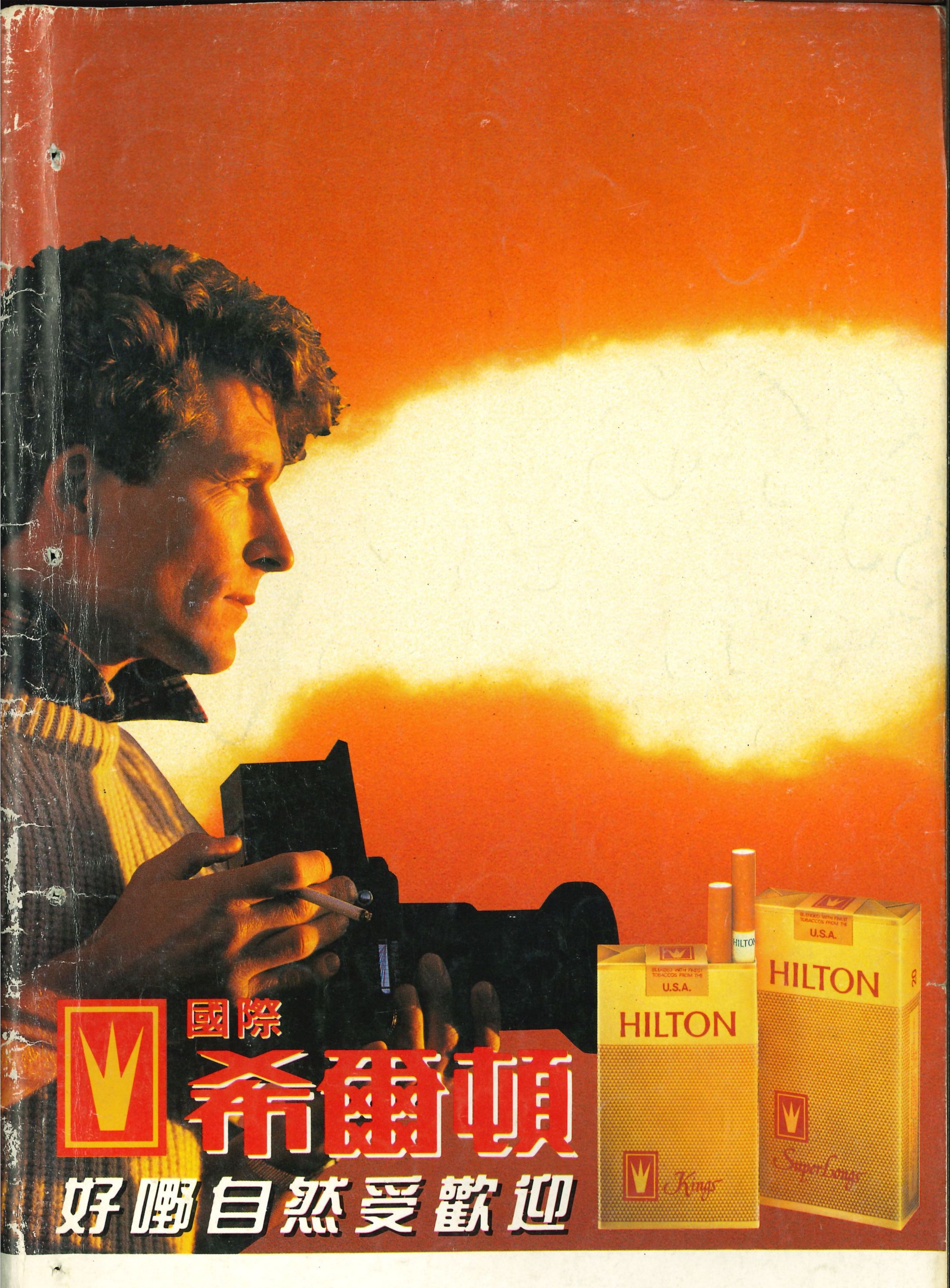
良久，他自言自語地道：「復仇——」

僅僅兩個字，却有如堅鐵擊在石板上一樣有力，宿在林中的夜鳥驚悸的發着長鳴振翅飛去。

轉目而望，碧草長樹，因風而動，宛如鬼哭。眼下一無人跡，只是在墳旁一堆淺草間，放着一件鮮血斑斑的灰袍，他留下這件僧袍，是爲了回憶爹爹昔日的英雄時光，和憶起這不可磨滅的仇恨。

草木皆悲，霜露有如情人的眼淚，混着宛如鬼哭的風嘯，便形成可憐的秋日蕭索了。金雷深長的嘆了口氣，望着微露的曙色，忖道：「我要給爹爹復仇……」

他揮手抹去了眸中湧滿的淚水，突然忍不住心中的鬱傷和悲哀，伏倒在墳上大聲哭泣起來。（未完．一）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
20